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

秦汉·魏晋卷

主编 王小方 郭贵金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

秦汉·魏晋卷

本卷主编：王小方　郭贵金
撰 稿 者：王小方　鲁庆中
　　　　　陈建魁　郭贵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耿相新等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1
ISBN 7－80153－224－4

Ⅰ.中… Ⅱ.耿… Ⅲ.文化－名人－书信集－中国－古代
Ⅳ.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0753号

书　名：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
（秦汉·魏晋卷）

策　　划：耿相新
本卷主编：王小方、郭贵金
责任编辑：方　鸣
封面设计：吴本泓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安阳市华豫印刷厂

字　　数：2341千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5.5
印　　数：3000册
印　　次：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3－224－4/G.129
全套定价：105.00元;（本册定价：15.00元）

前　言

中国人最重感情，最富有亲情，情感世界丰富多彩。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先人留下了一笔笔彪柄史册的情感史话。他们那激情昂扬的文字，温情绵绵的话语，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的顾恋的情怀，饱含着对故乡、亲友的丝丝眷恋。每当我们翻阅这些文字，品尝其间的情话时，无不为先人们的高尚的情怀，充满人生意味的乡情、亲情、爱情、友情所感染。读这些文字，可以激起我们的爱国之心，激发起我们对故乡、亲友的丝丝眷恋。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正在于此，这种感情是人生的写照，是对社会生活的宣泄，是对枯燥人生的反叛。一个人如果没有感情，就等于行尸走肉；一个人如果抛弃了故乡、亲人的呵护，就等于漂浮在水面上的草萍，无根无源，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一个人如果长久得不到亲人的温暖，就如同冬天的枯草，凋零死亡，自不待言。生活中不能没有感情，没有感情的人生是枯萎的花朵。

商品经济时代的社会，纯粹的感情消陨了许多，一切都以价值来衡量，一时的快乐难保永久的孤独，今朝有势，宾朋满座，它日沦落，门可网雀。至今，迷途的羔羊们似乎仍没有醒悟，追名逐利。人心浮躁，精神萎靡，社会充满了铜臭气，人的情感正一点点地被蝇营狗苟所蚕食，人的精神越来越变得少气无力。

人是不能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的，社会不能没有一点正气。

转型的社会呼唤新型的价值趋向，呼唤新的人格魅力，呼唤新的人伦情操。

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远是人生追求的真谛。

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对国家、民

族的担忧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对乡情、亲情、友情、爱情的眷恋是传统知识分子一贯追求的目标。生活不能失去目标，人生不能没有追求，美的东西永远是好的。在转型的社会里，我们需要继承传统美德，同时也需要弘扬传统美德。这就是我们撰写此书的目的，也可以说是生活在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对时代的一种精神回应。我们无力建构新的人际关系，建构新的伦理道德，只是想采撷传统中国人的一些高尚情怀，来感悟社会，来教育现实的人们。

传统是一面镜子，可以反照过去，也可以昭示未来。糟粕肯定要清除，精华一定要吸收，这是我们对传统的态度，也是对社会、人生的理解。

中国人的感情世界太丰富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蕴藏着中国人丰富的情感世界，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东西奉献给读者，只能采撷其中的一部分，或许是很少的一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奉献给关心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命运的人们。

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书信是最能体现中国人感情的东西。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对故乡、亲友的眷眷思念，对理想人生的不懈追求，对事业成功的喜悦，对前程失望的苦恼，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未来人生的憧憬，一切之一切，都充分暴露在用心血、用良知写就的书信里。阅读中国历代名家硕学的书信，可以增添无穷的智慧，可以启迪愚昧的心智，许多书信会使我们读后长叹不已，许多感人的语言能使我们掩面哭泣，这不仅仅是心智的写照，而更多的则是对他们人生品格的敬仰和倾慕。司马迁是一个千秋颂扬的历史学家，他的《史记》不知曾倾倒多少名家硕学，但谁能想到他曾遭受的不幸和耻辱。读一读《报任安书》，你会体会出司马迁内心世界的痛苦，也能感受到一个身处逆境、又不愿甘心沉沦的伟丈夫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勇气。汉武帝恼火司马迁替李陵说好话，一气之下对司马迁施以宫刑，宫

刑可以摧残一个人的躯体，但弥灭不了一个人对理想、对正义事业的追求；欧阳修是宋代的大文豪，其人生性耿直，敢于直言不讳，宋代庆历新政失败以后，革新派首领范仲淹被贬，而身为右司谏的平时又号称为范仲淹知己的高若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欧阳修是何等的气愤，一气之下写下了《与高司谏书》。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个伟丈夫的坚持正义、不苟世俗的博大的胸襟，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为正义可以不顾性命，不顾名利仕途。在这些人的书信中，他们是坚持正义、坚持真理的代言人，他们的刚烈正气可以鼓舞人们为真理而奋不顾身。再读读苏轼等人的信，你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化精英们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为了宣扬儒家精神，他们可以隐居山林，淡泊功名，一生探讨学问。他们视富贵如草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孜孜不倦教书育人，辛辛苦苦传播文化，令人深深敬佩。还有大量的书信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视金钱如粪土，把国家、民族安危置于生命前沿的气概，范仲淹的万言书、王安石的政论书信等，无不表现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他们对国家的忧虑，对民族的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关注自己的人生荣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何等的气吞山河。在那些名人的书信里，你能感受到做人的原则，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的怀恋，可以领略到他们对祖国山川大河的秀丽美景的讴歌，感觉到他们对乡情、亲情、爱情、友情的真挚的追求，更能感觉到他们诲人不倦的涓涓细流。那温馨的话语，那充满人情味的叮咛，是何等的催人泪下。《傅雷家书》可以开启一代人的心扉，传统名人的书信更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只有埋首于这些无价之宝之中，才能感觉到温情，才能感觉到世外桃园的芬芳。

中国人书信，充满智慧、学识和理想，它们是优秀的教科书，可以教给我们许多东西，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可以锻铸我们的意志，可以洗涤我们的灵魂。

每个人写每封信，都有不同的境遇，或言志，或抒情，或写景，或怀旧，只有我们置身于其中，才能品味其中的滋味。

这是我们撰写此书的目的，也正是我们的厚望。

耿相新　郑强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报燕惠王书

乐　毅

题解：

这是一封乐毅答复燕惠王指责他的信，是一封著名的信。

乐毅，生卒不详。战国名将。中山国灵寿（今河北平山）人。乐羊的后代。原是赵国人，在魏国做了大臣。后来出使燕国，受到了燕昭王的优待和信任，便留而不去，被封为亚卿。燕昭王二十八年，乐带兵大破齐国，因功被封为昌国君。但昭王死后，其子惠王解除了他的兵权，乐毅又逃回了赵国，赵王封之为望诸君，老死于赵国。

燕惠王，战国时燕国国君。燕昭王之子。公元前 278—前 272 年在位。

公元前 314 年，齐国乘燕国内乱侵入燕国。齐宣王杀死燕王哙。昭王于国难当头之际而登极，广招人才，准备雪耻。乐毅来到燕国，深为重用。昭王听从乐毅联楚与魏共同伐齐的策略，于公元前 284 年大破齐军，乐毅在齐纵军“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替昭王报仇血耻。当此，昭王去世。惠王继位。齐国大将田单借此机会，实行反间计，故意派人劝说乐毅在齐地称王。惠王害怕，派人接去了乐毅的军权，乐毅被迫逃到赵国。齐军见乐毅出逃，大举进攻，势如破竹。惠王很后悔，又害怕乐毅助赵攻燕，便派人写信谴责乐毅背燕投赵是不义之举，把接去乐毅军权的事说成是别人做的，责备乐毅逃走是自己多疑，责备乐毅忘恩负义，反想让乐毅回燕。乐毅以此信回复了燕惠王。

针对惠王的责难，乐毅表白了他的一切都是忠于昭王的，他

逃亡免害，既可以保全先王知人之明，又可以不让惠王陷于不义的境地。文章详细地摆明了他与先王的关系，说明了君臣不平凡的偶遇；君臣合力，相得益彰，取得为主雪耻、为臣建功的胜利。背燕奔赵，完全是在于惠王未能继承其父的遗志和缺乏先君的气度，以至于多疑猜忌，刻薄寡恩，在关键时刻逼走自己。接着又以伍子胥的事例说明了昏君不用贤臣的可鄙，表明自己既不悔背燕奔赵，也不再弃赵返燕。最后明确告诉惠王，归赵可以免祸全功，以告慰先王，返燕就会毁先王之名，以示对惠王不再尽忠。作者有力地回击了惠王的责难，回击中饱含羞忧愤，饱含着对先王的一片赤诚与对惠王的一腔愤怒，充分地抒发了他受到压抑和自己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本文破立结合，赞美先王与谴责惠王同时进行，幽愤怨怒，情可感人。

（《史记·乐毅列传》）

原文：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曰："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

且又淮北、宋地[1]、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以为然，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2]。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3]。齐王遁而走莒[4]，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5]，故鼎反乎磿室[6]，蓟丘之植植于汶篁[7]，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命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

臣闻圣贤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畜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世。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恻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

注释：

①淮北、宋地：淮河以北、宋国，在今江苏铜山、河南商丘、山东曲阜间的广大土地。

②济上：济水西的齐国边境。

③国：国都临淄。

④莒：齐国城邑名。

⑤元英：燕国宫殿名。

⑥磿室：燕国宫殿。

⑦蓟丘：燕国国都，相传即今北京德胜门外的土城关；亦蓟门。汶篁，汶水上的竹田。

译文：

乐毅不才，没有接受大王的命令，而顺从您身边大臣的意见，很担心我回到燕被杀之后，既损害了先王知人善任的明察，又怕伤害您给您蒙上不重信誉的名声。为此，我暗暗逃到了赵国躲避。现在您派人来责备我，我担心您身边的亲信不明白先王所以厚待他的臣子的道理，又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侍奉先王的忠心，因此，冒昧写信答复您。

我听说英明的君主不把禄位偏给他亲信的人，对群臣，应该论其功劳大小而行赏，按其能力高低而分职。所以，对经过考察认为实有才干而决定任命官职的君主，才能称得起能成就事业的君主；对经过了解，知道品质真正高尚而开始结交朋友的人，才能算得上是名望的士人。我凭自己的见识看来，先王的行为确实有高出一般君主的地方，所以我借着替魏王出使燕国的机会，使自己能够被燕王所了解。先王破格任用我，把我安排在宾客中间以礼相待，担任了高于群臣的官职，没有同王室大臣商量，便封我为亚卿。我没有自知之明，自己认为接受君主命令和教诲，便侥幸不会犯错误，所以接受任命而毫不推辞。

先王曾说："我们同齐国有深仇大恨，我不考虑燕国力量的弱小轻微，也要把对齐国的报仇雪恨做为主要事情。"我劝先王说："说到齐国，当年称霸做盟主时所建立的基业一直保持到今天，其余威还一直保持到现在。他们晓通军事，习惯打仗。大王

要想征服齐国，必须同天下各国诸侯一起图谋它。同天下诸侯一起图谋它，不如同赵国结为盟国。而且又有淮北和原宋国的土地，正是楚国和魏国所愿意占领的。赵国假如能同意，而与四国联合起来进攻齐国，齐国是可以打败的了。”先王认为我说得对，我便带着昭王的命令，持着燕国的符节出使赵国。回到燕国向先王复命后，便发兵同诸侯一起进攻齐国。由于天意的帮助，先王神威的震慑，赵、魏等国跟随燕王的大军全部占领了齐国黄河以北的土地，进军到济水边上。济水边上的军队接受命令攻打齐国，把齐国打得大败。轻装的精锐士卒长驱远征直达齐国国都临淄，齐湣王逃亡到了莒邑，仅仅是单身逃脱；珠玉财宝车甲珍器等都全部被燕国接收。齐国祭器摆设在燕国的宁台之上，齐国的大吕钟陈设在燕国的元英殿里，被齐国抢去的大鼎又重新归还在磿室之中。燕国的旗帜插遍了齐国的原野。自春秋五霸以来，功业没有能赶上先王的啊！先王以为我能顺应他的意愿，担负了他托付的使命，所以给我封地、封爵位，使我能够与小国诸侯地位相当。我私下缺乏自知之明，自以为接受命令和教诲，便侥幸不会犯错误，所以我便接受命令而不推辞。

我听说，英明的君主事业成功就不会废弃，所以便会记载于史册；有预见的人士声誉远扬就不再去破坏，所以要流传于后世。像先王报仇雪耻的活动，铲平了拥有万乘战车的强大齐国，接受了八百多年积蓄起来的财富，等到了他离开群臣去世那天，他遗留下来的政策法令还不能废弃，掌权执政管理国事的臣子整顿法令、谨慎安排了庶孽事宜，国家的恩泽延及到一般人民。先王的行事，是全能够用它来教育后代的。

我听说，善于开创事业的人不一定有好的收场；有良好开头的事情，不一定有好的结局。从前伍子胥的意见被吴王阖闾所接受，而吴王便能南征楚国到达郢都；夫差不以伍子胥的意见为是，害死了他还把尸体装进袋子扔入江中。吴王夫差不明白发表

正确意见就应该立功的道理，所以把伍子胥沉到江中从不后悔；伍子胥没有发现两个吴王的不同才气度量，而死在江中态度也不改变。

我能脱身全祸而能保全功劳，以护卫了先王知人善任的贤名，这是我的上策；遭受诽谤责难和侮辱，以至损害先王的英名，这是最大的恐惧；面临不可捉摸的大罪，又想侥幸助赵伐燕以自利，这种不义的行为是我的道义所不容许的。

我听说古代的君子断绝友谊的时候，不能说对方的坏话；忠臣离开他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也不能为表白自己而诽谤国君。我虽然没有才能，也曾屡次求教于君子仕人。我担心侍御者会同意身边人的意见，而不了解我这被疏远人的心意。所以胆敢献上这封信请您鉴察，希望您能详细地考虑考虑吧！

献秦昭王书

范　雎

题解：

这是一封自我推荐的信。

范雎（？—前255），战国时魏国人。秦国的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在魏国时由于须贾进谗言，受到权贵魏齐的迫害，几致死。在魏人郑安平帮助下，被秦使者王稽带回秦被举荐给秦昭王。入秦后改名叫张录，说服秦王，驱除了专权的魏冉。昭王拜他为相，封他为应侯。对巩固昭王的地位、发展秦国的实力等做出相当的贡献。他亦很明智，报完恩仇后，及早功成身退，谢病归相印而远遁。

这封信写于王稽将他举荐给秦昭王时。当时秦昭王不相信范雎有什么才能，对他并不感兴趣。因此，开始的时候冷落他，慢待他，推迟时日不愿召见。当时执政者的穰侯、华阳君等都是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这些人都是保守势力，他们出于保卫自己的权势，排斥东方来的外国人，把他们看成是危险分子。在这种局面下，范雎顶着这种沉重的保守势力，写了这封自荐于昭王的信。秦昭王读后，很是高兴，立即召见范雎，凡事请教，拜范雎为相。

范雎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抓住了昭王与母后之间的矛盾加剧的时刻并利用了它，这就使自己的举荐易于为昭王所接受。本文首先高扬明主立政的精神，在于用贤去奸，不埋没人才。并以明主与庸主进行对比，迫使昭王愿为明主，从而接受自己的主张。也暗示了秦的现实有用庸才而弃贤才的不合理性。其次，劝说秦昭

王应该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作者抓住昭王对自己将信将疑的矛盾心理，力劝秦昭王不妨对自己了解一下。最后再次求见，语言恭敬，充满信心。此信颇有战国纵横家论辩气度，气势奔放，逻辑严密，比喻铺排，述理明晰，充分显示了范雎作为一个政治家对自己的治国方略的自信和气魄。

（《史记·范雎列传》）

原文：

臣闻明主涖政，有闻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

语曰："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不然，赏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而要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哉！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于王耶？且臣闻周有砥砨，宋有结绿，梁有县藜，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

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而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舜禹复生，弗能改矣。

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贱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

译文：

臣听说：英明的国君执政，有功劳的人不能不给予奖赏，有才能的人不能不给以官位；功劳大的人，他的奉禄就必须丰厚，功勋卓著的人，他的爵禄就越尊显。管理的事情越多，他的官职就越大。所以无才能的人不应该被任用，有才能的人更不应该被埋没。如果大王认为我说的话正确，希望您能推行下去，而且肯定会有好处；认为我的话不正确，而长期地把我留在这里，也是无所作为的。

俗语说：昏庸的君主奖赏他喜欢的人，而责罚他讨厌的人。英明的君主则与之相反：奖赏必须给有功的人，刑罚必须给有罪过的人。现在，我的胸膛不能忍受行刑的刀斧，我的腰身更不能挺受行刑的斧具。哪敢用游移不定的事情来尝试大王的刑罚呢？纵然认为我微不足道而轻蔑侮辱，难道不重视推荐我的人对您始终不渝的忠心吗？况且我还听说过，周有砥砨，宋有结绿，梁有悬藜，楚有和璞。这四件珍宝，都是大地上生长的，虽然没有得到良工的鉴别，而确实是世上的珍奇宝贝，丝毫也不能降低它们的声价。那么被圣明的君王所遗弃的有才能的人物，难道他就够不上有益于国的人了吗？

我听说善于肥益私家的人，就会损耗王室的财富；善于增大国力的君主，就会广揽诸侯各国的人才。天下出现英明的君主，那么诸侯就不应该独占厚国的利益。什么原因呢？就因为诸侯独占厚国的利益，就能够分割君主的声荣啊！优秀的医生能够判断病人的生死，而英明的君主应该掌握事情成败的关键：认为有利，便该行施；认为有害，便该放弃；有所怀疑，不妨稍做尝试一下。这个道理，就是大舜和夏禹再世，也是不能改变的啊！

我想说的最重要的话不便于写在这里，浅近的道理又不值得汲取采纳。想来，是因为我愚钝不堪而不合乎大王心意呢？还是

由于推荐我的人地位卑贱而不值得听信呢？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希望大王能抽出点游览观赏的时间，当面听听我的意见。一句话不符合实际，情愿伏罪。

谏逐客书

李　斯

题解：

本文是李斯给秦王嬴政进谏的文书。

李斯（？—公元前208），战国时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人。是著名的思想家荀子的学生。公元前247年西行入秦，受到嬴政的重用。帮助秦王统一了中国，官至丞相，为始皇定郡县之制，下禁书令，以小篆为标准统一书体。始皇死时，李斯听信赵高的阴谋，假造诏书杀掉了太子扶苏。二世登位，赵高用事，诬蔑李斯谋反，杀李斯于咸阳。

据史载，当时，韩国借秦国大举建设之机，派了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工赴秦，劝秦王修筑一条工程浩大的灌溉渠，目的在于消耗秦国的财力，使秦国不能对外用兵。不久此计被发觉。秦宗室大臣皆对秦王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时为客卿，亦在被逐者之列，就上此书，历叙客的有功于秦，力陈逐客之失。秦王乃除逐客之令，恢复李斯的官职。此事发生在始皇十年，即公元前237年。

本封上书开门见山提出全篇主旨，然后分三层进行阐述，先列举秦国史实证明客卿对秦有功；再说秦王的诸多爱好都是不分畛域取而用之的，这正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最后直陈逐客对秦国的危害。作者抓住秦王谋图六国一统的战略问题，举例比喻，申明利害，有力地批驳了逐客的错误主张。文中运用铺张排比的手法，反复论证，说理透辟。语言形象，词意委婉，音韵有味。

（《史记·李斯列传》）

原文：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①，西求由余于戎②，东得百里奚于宛③，迎蹇叔于宋④，来丕豹、公孙支于晋⑤，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⑥，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⑦，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⑧，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⑨，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⑩，废穰侯⑪，逐华阳⑫，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⑬，有随和之宝⑭，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⑮，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⑯，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⑰，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谓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⑱。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注释：

①穆公，即秦穆公，名任好，公元前 659 年至前 621 年在位，为春秋五霸之一。

②由余，祖先是晋国人，流亡入戎。由余后来归秦，秦穆公用他为谋臣。

③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后，晋献公把他送给秦国。秦穆公知道他有才能，便任他为大夫。

④蹇叔，百里奚的好友，原寓居于宋国，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接来，任他为上大夫。

⑤丕豹，晋大夫丕郑的儿子。丕郑为晋惠公所杀，丕豹逃到秦国，秦穆公任之为大将。公孙支，字子桑，原在晋国居住，后归秦，秦穆公任他为大夫。

⑥孝公，即秦孝公，名渠梁，公元前 361 年至前 338 年在位。商鞅，姓公孙，名鞅，卫国人，也称卫鞅。他入秦后，因功封于商（今陕西省商县），号商君，又称商鞅。在秦为相十年，变法革新，奖励耕织，发展了封建经济，加强了军事力量，为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⑦获楚魏之师：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310 年），商鞅大破魏军，俘虏了魏公子卬，同年又南攻楚取胜。

⑧惠王，即秦惠文王，名驷，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张仪，魏国人，后入秦，秦惠文王任他为相，用连横之计，破坏六国的合纵，六国因此被秦国各个击破。

⑨成皋，又名虎牢，古代著名的军事要塞，在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西。

⑩昭王，即秦昭王，又称秦昭襄王，名稷（一作则），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范雎，字叔，魏国人，后入秦被任为相，封于应（在今河南省宝丰县西南），号应侯。他提出用“远交近攻”的策略蚕食诸侯。

⑪穰侯，姓魏，名冉。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异父弟，为秦相，执政30余年，使昭王事实上处于傀儡地位。封于穰邑（在今河南省邓县），故称穰侯。

⑫华阳，宣太后的同父弟芈戎，封于华阳（在今陕西省），故称华阳君，他同穰侯一起在朝专权。

⑬昆山，也叫昆冈，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古代著名的美玉产地。

⑭随和之宝，随侯珠、和氏璧都是有名的珍宝。随，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在今湖北省随县。传说随侯救活了一条被斩为两截的大蛇，后来大蛇从江中衔来一颗大珠报答他。世称随侯珠。和，即春秋时期的楚人卞和。传说他曾在山里采得一块玉石，献给楚王，后琢成美玉，世称和氏璧。

⑮太阿，剑名，名剑。传说为春秋时期吴国名匠干将和越国名匠欧冶子合铸。

⑯阿缟，齐国东阿（今在山东省东阿县境内）所出产的丝织品。

⑰韶虞武象，韶虞，即箫韶，虞舜时的乐曲。武象，周武王时乐曲。

⑱五帝三王，《史记》称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王为夏、商、周三代开国帝王，指夏禹、商汤、及周文王、周武王。

译文：

我听说官员们议论着要赶走客卿，私下认为这样做是不对头的。

当年穆公访求人才，西边从戎族选拔了由余，东边从宛城得了百里奚，从宋国迎接到蹇叔，从晋国招请了丕豹和公孙支。这五位人士，并不出生在秦国，可是穆公重用他们，就吞并了二十个小国，在西戎地区成为霸主。孝公采纳了商鞅变法的主张，改革旧习气，树立新风尚，人民因此繁盛，国家因此而富裕强大，老百姓愿意效劳出力，列国都向秦国表示亲善和归顺，俘虏了楚、魏两国的大批将士，拿下了千里的疆土，到现在国势越来越安定强盛。惠王采用张仪的计谋，攻克了大河、洛水、伊水汇合的流域，向西边并进巴郡和蜀郡，向北方收得上郡，向南面夺取了汉中，兼并广大夷族地区，控制着鄢都和郢都，向东方占据了成皋的要塞，割据了大片肥沃的土地，就这样拆散了六国的南北联盟，迫使他们倾向西方，折服秦国，功效一直延续至今。昭王得到范雎，罢除了穰侯，放逐了华阳君，加强了王家的权力，阻止了私人的专横，逐步侵蚀列国的领土，帮助秦国完成皇帝的基业。这四位国君，都是依靠客卿的功劳。从这些事例看起来，客卿对秦国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呢？当初四位国君如果拒绝客卿而不肯留用，疏远人才而不能信任，那就弄得国家不会有富裕顺利的实际好处，秦国也不会有强大威武的显赫名声。

如今陛下搞来了昆山的宝玉，占有了随侯珠、和氏璧，悬挂着夜光珍珠，佩带着太阿宝剑，驾车的是纤离骏马，竖立的是翠凤采旗，安放的是鼍皮大鼓：这许多宝贝，秦国本土一样也不出

产，可是陛下却很喜爱它们，这是为什么？一定要秦国土生土长的才算好用，那么夜光的宝玉不该用来装饰朝堂，犀角、象牙的器具不该拿来使用玩赏，郑、卫两国的美女不该住满后宫，一日千里的名马不该饲养在外厩，江南地区的铜、锡不该用作原料，西蜀一带的丹砂不该用来采画。用来装点后宫、充当歌妓、娱乐心意、顺耳悦目的，一定要出产在秦国的才算好用，那么，嵌着宛珠的簪子、镶着小珠的耳环、东阿丝绸的衣衬、织锦彩绣的装饰就不该进呈到面前，还有那些随俗变化、优雅艳丽、婀娜娉婷的赵国姑娘就不该站立在身边。敲打那些瓦制乐器，一面弹着秦筝一面拍着大腿在呜呜地歌唱呼喊让耳朵感到好听的，才真是秦国的本地腔啊，郑国、卫国桑间调儿，箫韶、武象这些古代的雅奏，都是外来的音乐歌曲呀！如今抛弃掉那些敲打的瓦制器乐，却来亲近卫国、郑国的调门儿，让弹筝靠后，却来选择箫韶和武象，像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只是为的摆在眼面前、听着看着叫自己称心如意，满足欲望罢了。如今选择人才就不肯这样做，不去查问适宜不适宜，不去思考正确不正确，只要不是秦国本土的就一律排斥，只要是外来的客卿就一律赶走。那么就说明您重视的在于女色、音乐、珍珠、宝玉，可是看轻的倒是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样的话，就不是什么兼并统治全中国、控制压服六国诸侯的好法术啊！

我听说土地广阔的粮食就丰富，国家广大的人民就众多，武装精强的兵士就奋勇。因此，泰山不嫌弃一块土壤，于是就能造成它的崇高；大河大海不挑剔一条小流，就能够成就它的渊深，帝王不排斥广大的人才，也就能够光大他的德业。所以说地区不分东西南北，人民不分本国外国，一年四季都充足美好，连鬼呀神的都来向他降福，这就是五帝三王打遍天下没有敌手的根本原因。如今却不顾老百姓的利益，让人才去辅助敌国，拒绝客卿，让他们去帮助诸侯各国立功业，使得天下有才能的人往后退却、

不敢倾向于西方，停止脚步不进入秦国。这种做法就叫做借给敌人武器，送给敌人粮草呀！

物资不出产在秦国，值得宝贵的很多；能人贤士不出生在秦国，可是愿意效忠的却大有人在。如今赶走客卿来帮助敌国，损害人民来让仇人得益，内部自己空虚了，外部又到处都引起怨恨，这样做，想要求得国家不发生危机，也是办不到的。

上韩王书

李 斯

题解：

本书是李斯送给韩王的一封信。

韩王，指韩王安（公元前238年—公元前230年在位）。公元前230年，秦国攻破韩国，俘获韩王，韩国灭亡。韩王安是韩国最后一位国君。

秦王政闻韩非之名，读韩非之文，深为震动，恨不一见。为求韩非，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韩王安五年）大举进攻韩国。韩国派韩非使秦。韩非到秦国后，力谏秦王存韩攻赵。秦王将韩非意见示与李斯，李斯则极力主张灭韩。秦王看到李斯的《议“存韩”》的上书后，采纳了李斯先“威擒”韩国，除掉心腹之病的主张，遂派李斯出使韩国，对韩国发动政治攻势。李斯到韩国后，因韩王拒不接见，就给韩王上了这封书信。

文章表面谈的是一定要求韩王接见自己，而深层的意义却是威慑韩王让韩王投降。前后有两层意思。前层责备韩国忘恩负义曾经做过对不起秦国的事，为秦攻打韩国寻找借口。后层先述赵国也将要攻打韩国，现在韩国又拒绝秦国使节更是无视秦国，必将激怒秦王，韩国大祸将要临头。继之以设计韩国灭亡的过程来威逼韩王。文章表达委婉，却绵里藏针，针针扎在韩王的心上，可谓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极尽用术之阴狠。

（《韩非子·存韩》）

原文：

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侯尝相与共伐韩，秦发兵以救之。韩居中国[①]，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②]，以向秦军于关下矣。诸侯兵困力极，无奈何，诸侯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天下共割韩土地十城以谢秦[③]，解其兵。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臣之浮说，不权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

今赵欲聚兵士卒，以秦为事，使人来借道，言欲伐秦，其势必先韩而后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夫秦、韩不得无同忧，其形可见。魏欲发兵以攻韩，秦使人将使者于韩。今秦王使臣斯来而不得见，恐左右袭曩奸臣之计，使韩复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欢心，愿效便计，岂陛下所以逆贱臣者邪？臣斯愿得一见，前进道愚计，退就菹戮，愿陛下有意焉。今杀臣于韩，则大王不足以强，若不听臣之计，则祸必搆矣。秦发兵不留行，而韩之社稷忧矣。臣斯暴身于韩之市，则虽欲察贱臣愚忠之计，不可得已。边鄙残，国固守，鼓铎之声闻于耳，而乃用臣斯之计晚矣。且夫韩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败军，则反掖之寇必袭城矣。城尽则聚散，聚散则无军矣。城固守，则必兴兵围王一都，道不通，则难必谋，其势不就，左右计之者不用。愿陛下熟图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应事实者，愿大王幸使得毕辞于前，乃就吏诛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使臣斯来言，愿得身见，因急与陛下有计也。今使臣不通，则韩之信未

可知也。夫秦必释赵之患而移兵于韩。愿陛幸复察图之，而赐臣报决。

注释：

①中国：战国七国，韩国的位置在中间。

②先为雁行：处在雁飞行列的最前面。指韩国充当诸侯国攻打秦国的先锋。

③上地：指上党之地（今山西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

译文：

过去秦、韩两国友好，同心协力，互不侵犯，天下也就没有谁敢来侵犯的，像这样有好几代了。从前五国诸侯曾一起攻伐韩国，秦国就发兵救韩。韩国处在各国诸侯的中间，地域不满千里，而所以能和其它诸侯共存天下，君臣相安无事，还不是因为得力于代代相教侍奉秦国的缘故！可是从前五国诸侯共同攻伐秦国时，韩国充当了诸侯攻打秦国的先锋，和秦军对抗于函谷关下。后来诸侯兵困力尽，无可奈何，只好罢兵而去。杜仓做秦国相国的时候，调兵遣将以报天下的仇怨，而先攻楚国。楚国令尹为此忧虑地说："韩国对秦不守信义，它和秦国本来是兄弟关系，同甘共苦于天下。过后，又背叛秦国，充当诸侯伐秦的先锋而攻打函谷关。韩国地处各间之间，竟这样反复无常不可捉摸。"于是，天下一起割取韩国上党之地十城而向秦国承认过错，才算解了秦国的兵。韩国曾一度背叛秦国，结果使国家危急，丧失土地，以至于兵力削弱，直到今天。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韩王）听信奸臣的无稽之谈，而不衡量事实，虽然杀了奸臣，也不能使韩国再强盛起来。

现在赵国想聚集兵力与秦国为敌，使人来向韩国借道，说想

攻打秦国。攻打秦国这就势必先取韩而后攻秦。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唇亡则齿寒。"秦、韩两个邻国不能没有共同的忧患，这是显而易见的。魏国想发兵攻打韩国，秦国欲使人把魏国派到秦国来的使臣送给韩国。现在秦王专门派我前来而得不到陛下的接见，恐怕陛下又沿袭过去听信了奸臣的谗言，这将使韩国再有丧失土地的危险。臣李斯不得与陛下相见，将要回去报告秦王，秦、韩的邦交必然要断绝了。我出使到韩国来，是带着秦王满怀喜悦的心情的，愿意献出对韩国有利的计划，难道陛下拒绝的单单是我个人吗？我希望能得陛下一见，上前陈说臣下愚昧之计，见罢就是把我杀了也可以。希望陛下能予以考虑。现在把我在韩国杀了，大王也不能强盛起来，假若不听我的计谋，灾祸就会必然到来。秦国必然迅速发兵，而韩的国家就难保了。我若被杀暴尸在韩国的街市，那时虽想用我的忠于韩国之计，也就不可得了。等到边境被攻破，退兵固守国都、听到战鼓金铃的声音，才想用我的计谋，那就晚了。今天韩国将要受到天下的攻伐，这是完全可以料得到的，何况又背叛了强大的秦国呢！（韩国）军队失败弃城而走，则在旁的敌寇就必然要乘虚而入袭城了。城被攻破，那么，聚居的老百姓就要四走奔散，聚居的老百姓一逃散，（韩国）也就没有军队了。若是固守城池，秦就一定发兵围困，道路不通了，就难以作出解除祸患的决策来，形成不可挽救的败局，左右大臣的计谋也就断难周密。希望陛下加以考虑。假若我说的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希望大王让我在你面前把话说完，然后把我杀了也不算晚。秦王饮食不香甜，游玩不快乐，专心在对付赵国，特使我前来议事，希望得到亲见，急于和陛下有所计议。今若使我不能得见，韩国的信用就不可得而知了。这样，秦国就必然把赵国与秦为敌之患暂放一边而移兵攻韩。希望陛下再作考虑，迅速作出决定，及时给我一个答复。

狱中上梁王书

邹　阳

题解：

这是一封为自己辩白冤情的书。

邹阳，生卒不详，西汉时齐（今山东东部）人。是当时的游士，有智谋，有远见。曾在吴王刘濞门下做客时，就觉察出吴王有造反的兆头，即上书劝阻。吴王不听，他便离吴奔梁，在梁孝王刘武门下做门客，但梁王也有争继王位的野心，遭到袁盎的反对，梁王就同羊胜等谋士密谋，刺杀袁盎。邹阳对此表示反对，因此罪罚入狱。梁王的事情败露后，羊胜等人被杀，而梁王也很危险，于是，邹阳又为梁王策划而脱险，受到了梁王的优待。邹阳的信除此封外，《上吴王书》也很著名。

这封信写于邹阳到梁孝王门下不久。由于邹阳的智谋胆识和慷慨不苟合的态度，深遭梁王门下其他人的忌恨。尤其他反对梁王密谋刺杀袁盎后，羊胜等人便乘机向梁王说邹阳的坏话，挑拨其关系，激怒了梁王，遂将邹阳投入监狱，准备处死。邹阳在狱中便写了这封信。梁王读后，立即放了他。后来事实证明，邹阳的预见是正确的。

邹阳在本信中抒发了他抱忠而受囚的不平，流露出其怀才而不遇的愤慨，表达了他志死而不屈节的气节。信以反复述君臣关系的忠信为中心。首先就指出他过去相信的“忠无不报，信不见疑”是口头的空话，而信而见疑，忠而获罪才是生活的实情。揭露梁王压抑人才、赏罚不明的不公平不英明。第二，若想做到“忠无不报，信不见疑”，必须君臣相知，特别是君主要了解臣

子，正因为梁王对他不太了解，才非但不听自己的正确意见，反而加害自己。实际上是希望梁王了解自己，对之加以释放，重新重用。最后表明其志：为士应该怀抱忠信，虽未“得报”而“见疑”，也要气节不变，他并没有为乞求赦免而做哀怜状，而是要梁王去掉偏信、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要真正做到与士真心相知，才能君主协心，共图大事。本信在艺术上很有特色。首先信是为了辩冤，但却没有为自己评功摆好，又没有向梁王鸣屈，表面上是阐说事理，却事事都曲折地与自己有关，都联系着其冤屈。表达可谓委婉。全信亦大量用典，旁征博引，很具说服力。且辞采绚丽，气势奔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悲愤激越，时露锋芒。确是一篇情文并茂的佳作。

（《史记·邹阳列传》）

原文：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①，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②，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熟察之！

昔玉人献宝③，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④，恐遭此患。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勿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语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⑤，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⑥，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

于天下，为燕尾生[7]。白圭战亡六城[8]，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

苏秦相燕，人恶之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词哉？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9]，徐衍负石入海[10]，不容身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穆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11]，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意，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

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而囚墨翟[12]。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13]，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14]。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霸不足侔，三王易为比也。

是以圣王觉悟，捐子之之心[15]，而不悦田常之贤[16]，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仇[17]，而强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18]，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佳于心，此不可以虚词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仲之谋[19]，禽劲吴而霸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20]；於陵子仲辞三公而为人灌园[21]。今人主诚能去骄傲

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愫，隳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七子[22]，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之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客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逄比干之意[23]，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客，虽竭精神，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枋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24]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周文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拘挛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沉于谄谀之辞，牵于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此鲍焦所以忿于世[25]，而不留富贵之乐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诱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掘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注释：

①荆轲：战国时卫国人。为报燕太子丹的厚遇，自愿去刺杀秦王为太子丹报仇。白虹贯日，古人认为这是战争的兆头。

②“卫先生”三句：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秦将白起在长平大破赵军，便派卫先生见昭王请求增兵，以便一举灭赵。这时出现太白食昴的天象，昭王对卫先生的请求产生了疑虑，不发兵粮，至使灭赵不成。长平，赵邑，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太白，即金星。太白食昴，古人认为金星是主兵革的将军，昴星又在赵地，所以是主赵地有兵事。

③玉人：指卞和献玉被断足的事。

④箕子：名胥余，他是殷纣王的叔父，谏纣王淫乱不被采纳，便假装疯狂。接舆：是陆通的字，楚国的隐士，因不满现实而装疯狂以避世，时人称为楚狂。

⑤樊於期：秦将，因罪，全家被秦王所杀，自己逃到了燕国，受到太子丹的礼遇。为报答太子丹，便将头借给了荆轲，以增加秦王对荆轲的信任。

⑥王奢：齐臣，因罪逃离齐国赴魏，受魏礼遇。当齐兵伐魏、齐军压境时，他登城对齐将说：“今君之来不过以奢之故也。夫义不苟生以为魏累。”遂自刭。

⑦尾生：传说古时候一个守信用的人，他曾与一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可是女子未到时河水突然暴涨，他坚守信约不肯离去，最后抱柱淹死。

⑧白圭：中山国将领，作战时失去六城，中山国君要杀他，他逃到魏，受到礼遇，后助魏灭掉了中山国。

⑨申徒狄：传说为殷末人，谏君，不被采纳，负石自投于河。

⑩徐衍：周朝末年人，因不满于乱世，负石自沉于海。

⑪宁戚：春秋时卫国人，有才不被用，做了商人。一次喂牛时，一边拍着牛角，一边唱着歌：“南山岸，白石栏，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后来被齐桓公听见，发现了他很有才干，

便任用为大夫。

⑫季孙氏：当时鲁国的执政大臣，为排挤孔子便让鲁君观看女乐，结果鲁君三日不朝，孔子便辞去司寇而离开鲁国，冉子，孔子学生，即子罕，他怎么囚禁了墨翟，不太清楚。

⑬子臧：春秋时越人，被齐任用。使齐威王、齐宣王两代君主都强盛起来。

⑭朱：丹朱，尧的儿子，不善良，尧不传位给他。象：舜的后母弟，曾陷害舜。管：管叔；蔡：蔡叔，都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死后，他们曾谋反叛乱，后被周公镇压。

⑮子之：战国时燕王哙的相，曾使燕王让王给他，结果造成内乱，齐国乘机入侵，燕国几乎灭亡。

⑯田常：春秋时齐简公的相，又称陈恒，他杀了简公，取得了政权，后又夺了齐国王位。

⑰晋文公亲其仇：《左传》载，晋文公做公子时，曾受到骊姬的谗害，晋献公派寺人披去杀他，他被寺人披砍掉一只袖子。后来晋文公回国做了国君；宽赦了寺人披，寺人披就告发了晋文公的仇人要杀害他的阴谋。

⑱齐桓公用其仇：齐桓公，即小白，他曾同公子纠争取王位。管仲替公子纠阻击齐桓公，射中了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即位后，任管仲为相，使齐国称霸中原。

⑲大夫仲：即文仲，春秋时越国的大夫，曾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完成霸业，后来被越王所杀害。

⑳孙叔敖：楚国令尹，三次被任命，并不喜欢；三次被割职。

㉑於陵子仲：即陈仲子。传说其兄为齐相，他同妻子跑到楚国，居于陵，改称於陵仲子。楚王闻其贤，而要用之为相，他又逃走给别人灌园。

㉒要离：春秋末年吴国人，为替吴王去刺杀公子庆忌，便让吴王砍断其右手，烧死其妻子，后刺杀了庆忌，自己也自杀了。

㉓伊管：伊尹、管仲，古代被认为最能代表有才能者。龙逢：关龙逢，夏桀时的贤臣，因谏诤而被杀，古人常将之与比干一起比喻对君王忠心耿耿的人。

㉔蒙嘉：秦国宠臣，荆轲到秦国时，先用财物贿赂了他，他向秦王代燕国说了好话，才使荆轲得见秦王。

㉕鲍焦：春秋时人，他愤世疾俗，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甘心过困苦的生活，后竟抱木饿死。

译文：

臣听说：忠诚都会得到报答，守信义不会被人怀疑。我常常认为这话是对的。然而（现在看来）它只是一句空话而已。从前，荆轲为燕太子丹报仇去刺杀秦王，出发时白色长虹横穿太阳，太子丹认为这是凶兆，而对荆轲此去害怕起来。卫先生请秦昭王发兵长平，以便一举吞没赵国，太白金星在赵国上空侵犯了昴星，秦昭王却怀疑到了卫先生的头上。看来荆轲、卫先生的行动诚是感天动地，使天象显示出了征兆，可是他们的忠诚却不能被燕太子丹和秦昭王所了解，难道不算悲哀吗！如今臣尽表忠心，竭力信诚，把一切计议无保留地说给您听，希望大王早日了解我，可是您左右的人并不了解您的心意，终于使我受到了狱吏的审判，被许多人所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荆轲、卫先生再活过来，而燕太子丹、秦昭王也不能觉醒啊！希望大王您能认真考虑一下。从前卞和献宝玉，楚王说是石头而将他的脚砍了；李斯为秦始皇一统天下而尽心竭忠，胡亥把他投入监狱用酷刑处死。因此，箕子假装疯狂，接舆隐居避世，都是害怕遭到他们那样的祸患。我希望大王您详细考察卞和、李斯的心意，而先不要

像楚王和胡亥那样听信坏话，不要让我的命运被箕子、接舆所嘲笑。我听说比干因进谏而被剖心，伍员被杀后被盛入袋中扔到江里，开始听说还有些不太相信，到现在才明白它是实有其事的。盼望大王仔细考察，请稍给予些同情吧！

俗语说：有的人虽然相处到老，仍然等于陌生人；有的人即使路上相逢，却能亲同旧友。这是为什么呢？相知与不相知是不同的啊！所以，樊于期逃离秦国到燕国后，把自己的头颅借给荆轲，来成就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大事；王奢离开齐国跑到魏国，登城楼望着齐国攻魏的军队而自刭，为的是阻止齐军的进攻而保存魏国。那樊于期、王奢，他们并非同秦国、齐国是新交，而同燕国、魏国是老朋友啊！他们所以离开齐、秦二国为燕、魏二君献出生命的原因，是他们的行为表现了自己的思想，而追求信义就可以牺牲一切呀！因此，世上著名的没有信义的苏秦，竟能同以守信约而死的尾生一样对燕国表现出忠诚；白圭在中山国时连打败仗，后来却替厚待他的魏君消灭了中山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因为他与魏君是真正的相知啊！

苏秦在燕国做相时，有人在燕王面前说他的坏话，燕王对说坏话的人手按宝剑十分恼怒，不仅不相信谗言，反而把最好的马杀掉给苏秦吃肉；白圭替魏国灭掉中山国后，地位尊显起来，有人在魏文侯前说白圭的坏话，魏文侯不仅不信谗言，反而将珍贵的夜光之璧赠给了白圭赏玩。什么原因呢？这两位君主和两位臣子，他们能做到推心置腹，披肝沥胆般地互相信任，怎么能够被流言蜚语所动摇！所以女人不管美丽丑陋，选入宫内就会被人嫉妒；士子不论有才无才，进到朝中必然遭人反对。从前司马喜在宋国受刑被挖去了膝盖骨，后来逃到了中山国做了宰相；范雎在魏国被折断了肋骨，敲掉了牙齿，后来逃到秦国被封为应侯。这两个人都能遵守约好的信义，抛弃了个人的怨仇，怀抱不与人交往的态度，所以他们不能避免别人的嫉妒。因此，申徒狄谏殷王

不被听信，便自投雍水而被溺死；徐衍不满于周末的乱世，就负石沉海而身亡。他们都是不能容身在世的人！应该坚持大义，不能在朝廷随随便便地取不应取之物，结不应结之党，用正派的行为去感动君主之心。所以，百里奚在路上讨饭，秦穆公却把重要的政务委托给他处理；宁戚在车下喂牛，齐桓公将整个国家交给他掌管。这两个人难道就一直在朝做官、靠着国君的亲信替他说好话之后才得到二位君主信任的吗？他们在思想上共鸣，在行动上一致，团结得像膝胶一样坚固，亲密得像兄弟手足一样不可分离，哪里能被大家的谗言所迷惑呢？

所以，偏听偏信就要出现奸人，独断专行就会造成乱事。从前鲁君听从季孙氏的坏话，赶走了孔子；宋国信用子冉的计谋，囚禁了墨翟。就凭孔子、墨翟的辩才，不能够为自己在谗言媚语下免除祸患，而两国因此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为什么呢？众人交口谗毁，连金石都会被它熔化；多次进行诽谤，是骨肉也能被它销毁。秦穆公任用由西戎来的由余，征服西戎而称霸中原；齐国任用越国人子臧，使国势强盛到威王、宣王两代君主。这两个国家用人难道是受世俗之见所影响，而偏听偏信片面的漂亮的言辞了吗？公正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问题，在当时就留下了善于明察的好名声。所以思想感情一致，就是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越人都会成为好兄弟，由余、子臧就是这样；思想感情相反，即使骨肉亲人也会变成仇敌，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这样。现在的君主真能以齐、秦的明察为明，以宋、鲁的误听为鉴，那么，“五霸”不值得比拟，而三王也容易效法了。因此圣明的君主清醒明白，抛弃子之的欺主野心，不喜欢田常的篡权本事，加封比干的后人，修葺被害孕妇的坟墓，这样圣明的君主所建立的功业才能覆盖整个天下。为什么这样呢？君主要做的好事是没有满足的时候啊！晋文公能亲近他的仇人，才能称霸于诸侯；齐桓公任用他的仇人，而使政局得到了稳定。对人的慈爱仁德、优待厚

遇，真正地发自内心，这是决不能靠虚情假意的说来表达的。

说到秦国凭借着商鞅变法，向东方削弱韩、魏等国的力量，成为当时国富兵强的大国，最后商鞅却遭车裂酷刑而惨死；越国实施了文仲的复仇谋划，消灭了强大的吴国，势力扩张到了中原一带，结果文仲又惨遭越王杀害。因此楚国的孙叔敖被三次免去令尹，自己去丝毫不后悔，于陵子仲宁愿辞去丞相，给人去灌溉菜园。现在的国君真正能抛弃骄傲的思想、抱着值得效忠的感情与臣下能推心置腹、倾吐真情、披肝沥胆、施恩惠厚，不管处顺境还是处逆境都能同忧患、共享乐，态度始终如一，对士毫不吝啬，那么就能让夏桀的走狗去咬圣王帝尧；让盗跖的门客去刺杀贤人许由。何况凭恃君主的权力，依仗圣王的名义呢？虽然是这样，而那荆轲还是被灭了七族，要离也烧死了妻子。难道这些还值得一一向大王叙说吗？

我听说明月之珠，夜光的宝璧在黑暗的路上拿它们投向他人，没有人会不按剑警惕着。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弯曲的树盘旋曲折，十分离奇，能制成供君王观赏的珍贵器物，是由于国君的工匠先对之进行加工雕刻的缘故。所以，没有缘由而出现面前的东西，即使是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也只能结下怨恨而不能被看作恩惠。如果说有人先进谏而被采纳，即使他是老朽不堪的人，也能建立伟业被人永志。现在世上平民百姓中，甘于贫贱的人，他们缺衣少食、身形瘦弱，即使承袭唐尧、虞舜的治国方法，凭恃伊尹、管仲的政治才能，怀有关龙逢、比干的对君主的忠诚，而平素缺乏对树根那样的雕刻修饰，虽然尽心竭力想效忠于当代的君主，而君主照那按剑警惕地斜眼看人的样子去做，这就会使清贫之士不能做个枯木朽株般的人了。

因此，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改造社会、独自运用政权来管理天下，就像陶工操作制陶机器那样操作自如，而他们不受无识

见的言论所影响，不限制大多数人的言论。所以秦王听信了中庶子蒙嘉的进言，接见了荆轲，匕首却从暗中露出；周文王在渭水打猎遇到了姜尚，用车载着姜尚同归，靠着他的帮助，终于完成了帝业。秦王听信了臣子的话，险些被刺死；周文王偶然遇见了知遇之人，竟然国家兴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周文王能去除无益的恶言，采纳高明的建议，才能出众地掌握无比明白的事理。现在的君主沉浸在阿谀奉承的声音之中，甘愿被宠爱的小人所包围，至使不愿受约束的志士与牛马同在一起生活，这就是鲍焦所以愤世恨俗、而不愿享受富贵生活的原因呀！

我听说穿戴讲求上朝的人，不会用私情来损害正义；注重名声修养的人，不能因利而伤害品行。所以用“胜母”命名的里巷，讲究孝义的曾子不愿进去；以“朝歌”为名的城色，主张非乐的墨子驱车绕行。现在，要使天下抱负远大的志士被执掌权势的人所约束、受地位显贵的人所抑制而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走上邪恶之途，以此效法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以获得君王的欢心与信任，那么，有志者只有死在岩穴与山泽之间就算了，哪里有志存忠信而服务于权贵门下的呢？

报任少卿书

司马迁

题解：

这是司马迁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西汉武帝时人。司马谈之子。早年游踪遍迹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辑传说。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遍览史官所藏图书，并决心写部史书。太初元年（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改革原来历法。后来因李陵降匈奴，司马迁替李辩解，触怒武帝，被处以死刑。因无钱自赎只好用接受宫刑的办法免除死罪。出狱后，他怀着满腔幽愤，以极大的毅力继续写作，终于写完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写完《史记》之后，他便辞别人世，不知去向。班固评其书“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史记》虽为史书，却充满着文学的手法，不少记传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正如鲁迅先生所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全面概括了《史记》的价值。

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他在做皇帝禁军的北军使者护军时，发生江充诬谄太子刘据、刘据起兵讨江的事件。刘据败后自杀，汉武帝认为任安在这次事件中按兵不动，是有“二心”的表现，因此把他腰斩了。

这封信写于太始四年（前93年）。当时，司马迁因李陵事件

已遭宫刑，出狱后又任中书令，是皇帝的近臣。任少卿曾写信劝他以职务之便，应该推贤进士。司马迁因公务繁忙，没有及时回信。后来任少卿已下狱，情况很危险，所以司马迁写了这封回信，再后来武帝赦免了任少卿。褚先生述武帝的话说："安有当死之罪甚众，我尝活之。"大概即指此次事件。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极为激愤的心情，表述了自己委屈不幸的遭遇，抒发其内心无限的痛苦，大胆地揭露了当朝皇帝刘彻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通达的生死观，并表现了他为了实现自己完成史书的宏伟理想而忍辱负重，坚劲苟活的战斗精神。文章语言通畅，感情直切激愤，极具威染力。亦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对了解司马迁的生平思想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汉书·司马迁传》）

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谁与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①]，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隋、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

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②]；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③]；同子参乘，袁丝变色[④]：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以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耶！嗟呼！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⑤]，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半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

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败陷，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6]，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7]，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穽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

地，视徒隶则正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8]；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9]，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10]，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11]，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12]；季布为朱家钳奴[13]；灌夫受辱于居室[14]。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由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忍辱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15]，仲尼厄而作《春秋》[16]；屈原放逐，乃赋《离骚》[17]；左丘失明，厥有《国语》[18]；孙子膑脚，《兵法》修列[19]；不违迁蜀，世传《吕览》[20]；韩非囚秦，《说难》《孤愤》[21]；《诗》三百篇[22]，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

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上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会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彫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而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注释：

①伯牙、钟子期，皆春秋间楚国人。一同游学，很是友好。伯牙鼓琴时志在高山，子期听后，说："巍巍乎若泰山。"一会儿，伯牙志在流水，子期说："汤汤乎若流水。"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毁掉了他的琴，终身不再鼓琴。后世人们将二者比喻成知音。

②卫灵公和他的夫人同车出游，让宦者雍渠参乘，孔子为次乘。孔子感到很耻辱，说："我没见过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于是离开了卫国，去了陈国。

③商鞅是靠着秦孝公宠信的宦官景监引见而得官的。赵良，当时秦国的贤者。他认为商鞅得官的方法不当，而且伤王族过甚，曾劝说商鞅引退，商鞅不听。

④同子：指汉文帝的宦官赵谈，司马迁为避父讳，改称他为同子。袁丝，姓袁名盎，丝是字。汉文帝时人，官至太常，以敢于直谏闻名，后来被梁王派人刺死。在他任中郎时，见赵谈参乘，就伏在汉文帝的车前谏阻说："我听说

天子只和天下的豪杰英雄同车。现在汉虽缺乏人才，陛下怎么偏偏与宦者同车呢?”

⑤李陵：汉景帝、武帝时名将李广的孙子，善骑射。率兵入匈奴，被匈奴包围，矢尽援绝，而投降。

⑥贰师：指贰师将军李广利，其妹为武帝宠妃。贰师本是当时大宛国的地名。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派李广利到该地去夺取良马，因而以贰师为李广利之号。天汉二年，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匈奴，使李陵为助。李广利出兵祁连山，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兵延北，以分散匈奴兵势。李陵被围，李广利却按兵不动。此次李广利功少，武帝就以为司马迁存心诋毁李广利。

⑦剖符：分剖之符。古代符分作两块，君臣各执其一，以示信守。丹书：又称丹书铁券。是在铁券上用硃砂写上誓词，作为后世子孙免罪的凭信。这些都是颁发给功臣的。

⑧五刑：据《汉书·刑法志》，汉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汉初系承用秦制，秦时五刑亦应如此。

⑨彭越：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字仲，最初事项羽，不久降刘邦，多建奇功，封梁王。后来被人诬告谋反，夷三族。张敖：张耳之子。张耳死，张敖被立为赵王，他曾因人诬告谋反而被囚。

⑩绛侯：周勃，最初从刘邦起事，多有军功，高祖、惠帝时两任太尉。诸吕：刘邦之妻吕后的亲族吕产、吕禄等。惠帝、吕后死后，吕禄为上将军，吕产任相国，将要颠覆汉朝，周勃与陈平等共谋诛吕，迎立刘邦次子代刘恒，是为文帝。

⑪魏其：魏其侯窦婴。吴楚七国乱时被拜为大将军，有功而

被封魏其侯。后被丞相田蚡诬陷至死。

⑫关三木：戴上颈枷、手铐、脚镣三钟刑具。

⑬季布：楚人，以任侠闻名于世，随事项羽，曾多次窘辱汉高祖，高祖灭项羽后，悬千金重赏购求季布。季布听濮阳周氏计，剃发束颈，卖给朱家做奴隶。后被汉赦免。朱家：汉著名大侠客。

⑭灌夫：汉初平定吴楚七国乱时有战功，拜为中郎将，他与窦婴联合共同对付丞相田蚡，后被田诬陷致死。

⑮“盖文王”句：周文王被拘于羑里，曾推演了《周易》。相传文王根据伏羲所画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即成为《周易》这部书的骨干。

⑯“仲尼”句：孔子困顿不得志而作了《春秋》。

⑰屈原：战国时伟大诗人。楚国人，政治家。后被楚怀王疏远流放，他写出我国第一部伟大的长篇抒情诗《离骚》。

⑱左丘：即左丘明。鲁国史学家。《国语》相传为左丘明作的一部春秋时的国别史。

⑲孙子：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膑。他和庞涓向鬼谷子学习兵法。后庞涓事魏惠王，孙膑事齐威王。孙用齐军大败魏军，射死庞涓。庞涓因嫉妒孙膑才能，曾把他骗到魏国处于膑刑，即挖掉了孙膑的双膝盖骨。《兵法》即《孙膑兵法》。

⑳不韦：吕不韦，秦庄襄王时丞相，后被秦始皇流放到蜀地，终因罪自杀。《吕览》即《吕氏春秋》，为吕不韦组织其门客所编。

㉑韩非：战国时著名的思想家，法家的集大成者。韩国公子，被拘于秦，李斯将其害死。《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名篇。

㉒《诗》：即《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分风、

雅、颂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

译文：

牛马之仆太史公司马迁再拜少卿足下：从前有辱于您给我写信，教导我应该以小心谨慎于待人接物和推贤进士作为要务。心理和言语都要表现出诚恳，好像埋怨我没听您的话，而按一般世俗说法做了。我是不敢这样啊。我虽然愚蠢，也曾经私下了解到品德高尚的人留传下来的好作风，只是自以为身遭宫刑而居于羞辱之位，一有动作便受到指责，打算把事情办好，结果却适得其反，所以常常心中郁结愁闷，向谁诉说呢？谚语说："我替谁去做呢？又让谁听我呢？"所以钟子期死了以后，伯牙再也没有兴趣鼓琴了，因为他失去了知音了。为什么呢？凡士人为理解自己的人效力，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打扮，像我身体已经亏残，虽然才情像怀有隋珠卞璧，品德像许由、伯夷，再也不能以此为荣耀了，恰恰会被别人耻笑而自召屈辱罢了。对您的来信，我应该答复，刚好跟从皇上从东方巡狩回来，又忙于小事，彼此见面的时间少了，急急忙忙整天无些许小空使我能够详细地给您说明我内心的想法。现在少卿您遇上无法恻度的灾祸，过一个月，临近了十二月，我觉得又接近了跟从皇上到雍地去的日子，真担心您会仓猝之间遇到不幸。这样最终我也不能够表达我心中的郁闷不平让您知道了，那么一去不返的人也会因为得不到我的回信而遗恨难遣了。请让我谈谈我的浅陋见识。隔了好长时间未能回信给您，希望您不要怨责我，这我就感到心幸了。

我曾听说过：能够自求修养是明智的见证；爱好施与的人是仁爱的起点，善待给与与取得是义气的标志；对待耻辱的态度，是检验勇敢的标尺；树立名誉是人的行为修养的最高目标。士人有此五行，然后可以托身于世间而位列君子之中了。所以祸事没有比贪求财利更为惨痛的了，悲伤再没有比伤心更令人痛心的

了，行为举措再没有比辱没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再没有比受宫刑更让人无法忍受的了。受刑后幸存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与之放在一起来谈论，这也不是一世的事，已是由来很久了。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乘坐一辆车子，孔子觉得跟在他们后面是一种耻辱，便离开卫国去了陈国；商鞅是由于宦官景监的推荐才得其位的，隐士赵良就深为这件事而感到寒心；汉文帝与宦官同车共行，大臣袁盎立即愤怒地加以制止。自古以来，人们就以同宦官交往为耻辱，就拿一个中等才能的人来说，与宦官之类的人办事，没有不感到懊恼丧气的，更何况意志坚强、抱负远大的人物呢！现在朝廷虽然缺少人才，怎么能让一个在刀锯下逃生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呢？我依仗先人的业绩，才得以在皇帝身边惶恐地听唤，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自己常考虑：从高要求看，不能对朝廷效忠尽信，获得出奇力，显示才能和美名，并以此来结识当今英明的圣上；从低点看，又不能解决朝廷小事，以补正君王偶尔出现的疏误，招贤纳士，举荐人才，使那些隐居山林的贤士为朝廷献力；从对外的要求看，不能身列行伍之中，攻打敌人的城池，同敌人激战在原野，建立斩杀敌将、拔取敌旗的功勋；从最起码的要求看，不能用自己常年累月的微小功劳换取高官厚禄，来为父母、亲友增添光彩与荣耀。四个方面没有一样成功。用苟且的态度去迎合皇上的欢心，求得收容自己，没有些微的效验，从这里就能了解到了。以前我也曾经参与下大夫的同列之中，陪着同僚在外廷发表一些无关宏旨的议论，并没有在这个时候根据国家的法令有所论述发挥，充分表达自己的思虑见解。现在我已成了身残的扫阶奴隶了，处在下贱的人们中间，再想去昂首扬眉无所顾忌评论朝政的是非得失，不是也太轻视朝廷、羞辱当代的士人了吗？唉呀！唉呀！像我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况且事情的始末还不是容易搞清楚的。我从少时抱负不羁之

才，成年以后在乡里也没有获得很好的声誉。侥倖主上因为先父的原因，使我才能奉献自己些小能耐，出入宫庭里面。我自己也感到头顶盆子是不能望天的，所以断绝了与友人的交往，忘掉家庭中的各种事务，日日夜夜都在考虑着要竭尽自己微才，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以求得对主上的亲近，博得皇上的满意。但是，结果出现了大错，完全不像原来自己想象的样子！我与李陵，为官时都曾一起出入宫门之中，平常没有太密的关系，各人的爱好和志趣也大不相同，从来也没有在一起喝过一杯酒，没有在一起聚会过。然而我看他的为人，确是很有操守的人物：侍奉父母孝顺，与人交往真诚，遇财能廉洁自守，对待给与与获取都能以义行事。遇事能分清是非，推轻拣重，为人谦恭俭让，屈己待人。经常想奋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的危难而敢于牺牲。就他平常表现出的品行看，我认为他早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度。作为人臣能有万死不顾一生的打算，一心急于国家危难，这确是一种很不平凡的行为。可是现在做事偶然不妥善，而那些只知保全自己和妻儿的大臣，就随意夸大他的缺点，而酿成大罪，我真有些为他痛心！况且当时李陵领兵不足五千人，深入敌后，脚踏敌人君主居住的地方，就好像虎口里垂着诱饵一样到最危险之处去诱敌，向强悍的匈奴勇敢地纵横挑战。仰身向上抵挡亿万军队，同单于连续作战十余天，杀伤的敌人的数字大大超过了自己军队一半以上，使敌连抢运伤亡都顾不过来。匈奴君主震惊害怕，就命令左右贤王以下的所有军官，又全征集了能拉得弓的百姓，集中全国力量围攻他们。李陵军辗转在千里战场上浴血苦斗，箭射光，退路断，援兵不到，士兵纷纷战死，尸骸堆积如山，然而李陵已放声呼喊，慰劳士兵，鼓舞士气，就没有一个不奋不顾身而起的。他们从地上爬起，流着泪，淌着血，泪水往肚子里咽，举着没有箭头的强弓，迎着敌人砍来的刀锋，向北争着与敌人拼死搏斗。当李陵还没有全军覆没时，曾派使者回来报告皇上，朝廷

中的宫卿王侯都举着斟满的酒杯向皇上祝贺进军的胜利。几天后李陵大败的消息传来，皇上为此吃饭不香、听政忧虑，大臣们都担忧害怕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没有估量自己人微言轻，看到皇上神情凄凉惨痛，直想向皇上表达一下自己内心里忠实恳切的诚意。我认为李陵平常与同僚们总是拒绝享用好的东西，分散财物也总是把多的让给别人、少的留给自己。打仗时能得到将士拼命效力，即使是古代的优秀将领也不过这样罢了。他虽然兵败被俘，我看他的意思可能是在等待机会准备立功报答汉朝的。这事虽然后来发展到了没法收拾的地步，但他大大地回击了匈奴的军队，这些功劳也应该让人知道的。我想找些机会陈述一下我的看法而没有机会，恰好皇帝召见我问我，我立刻把自己对李陵的看法陈述出来，多述了李陵的功绩，想来宽解皇上的心胸，堵塞那些趁机对李陵打击报复的话。我的想法还没有完全说出，皇上还没有清楚了解，就认为我是在破坏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功劳而替李陵开脱罪责。于是将我交给了司法官审判，我的谨慎与忠诚之心，最终也没有得到明白的分辨。因而被判定了欺君罔上的罪名，结果依照了法官判决的罪名定罪。我家里贫穷，财产不够赎我的罪行；也没有朋友出来营救，皇上的亲信也没有人替我说话。我这不是木石的身躯竟然同狱吏做伴，被囚禁在监狱之中，我能向谁表白我的隐痛呢？这都是您亲眼所见的，我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是投降而没有为国战死，败坏了他家族的声誉，接着我也被禁囚于受刑后的室中，被天下人所讥笑。可悲啊！可悲啊！我们事情不容易为俗人道出一二啊！

我的祖先没有立过被赏赐掌有符约与丹书那样的大功。他们所从事的掌管文化、史籍、天文、律历的太史令工作，是一种差不多同古代掌管占卜和祭祀的人一样卑贱的职务。本来是被皇上看作无足轻重的玩意儿，就像对乐工歌伎一样，是被世俗所轻视的职业；如果我依法被判死刑，就像九牛身上少了一根毫毛一样

无足轻重，也与蚂蚁蝼蛄的死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假如我不甘受辱而自杀，世俗的人又不会拿我同死节相比，只能认为我是智虑消失、罪恶深重，估计自己不能得免才最后不得不自寻死路罢了，为什么呢？这是平常我自己的职位和所作所为给人造成的印象啊！人都有一死，有的人死亡意义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人死的目的不相同啊！对于死，最好的是死得不要辱没了先祖，其次是不使自己身体受到屈辱，其次是在道理和面子上不能受到侮辱，其次是不受人言语诉斥的羞辱，其次是被人捆绑身子不能伸展而受辱，其次是戴上刑具受到鞭笞的屈辱，其次是被剃光了头、脖子上带着刑具去做苦工而遭受侮辱，其次是伤害身体，被砍掉手足而受到侮辱。最坏是被处以宫刑受到的屈辱，这是达到顶点的屈辱啊。《礼记》上说："刑罚不能加在大夫身上。"这意思是说士大夫不受刑罚加身的侮辱的气节不能不受到鼓励。猛虎处于深山，百兽都惊慌恐惧；它跌进了陷坑之中或关到笼子里，也会摇起尾巴乞求食吃；长时间用威力控制它，年深日久猛虎的野性也会被驯服。所以，既使就地划圈当作牢监，就凭那种情形，士人也不进去，即使雕个木头法官，士人也害怕与他对案被审。所以君子在入监狱受刑以前就作好自杀的打算。现在犯人手足交叉地被捆绑起来，剥去衣服光着身子受刑，受到鞭挞，囚禁在监狱里面。在这个时候，看见狱官就会用头触地，看见狱卒也害怕得不敢喘气。为什么呢？因为给人以暴力，日久自然就造成了这个样子。等到了这个份上，再说自己不受辱，那就成了厚脸皮了，哪里可以称得上可贵呢？况且，西伯文王本是西方诸侯之长，也被囚禁在羑里；李斯是秦相，饱尝五刑之苦；淮阴侯韩信是身居王位的人，在陈地手脚也都戴上了刑具；彭越、张敖也是作为孤寡的梁王与赵王，也都被关进监狱判刑；绛侯周勃镇压了吕党阴谋的叛乱，其权比春秋时五霸还要大，也被廷尉逮捕囚禁在待罪之室；魏其侯窦婴，是平定七国之

乱的功臣，也穿上了红褐色的囚衣，戴上了枷索等三种刑具；季布是项羽英明善战的名将，为了躲祸不得不做了大侠朱家的剃光头发、脖挂链索的家奴；汉将灌夫得罪了丞相，在宴会上被捆绑起来受到屈辱。这些人都身为王侯将相，名声传到邻国，等到犯了罪以致法刑加到头上的时候，不能自杀决断，就被投进了监狱。古往今来这类情况都相仿，哪里能说没有受侮辱的呢？由此来讲，一个人是勇敢或怯懦，是由人的权势地位决定的；一个人是强悍或软弱，是由具体的形势造成的。懂得了这些，还有什么值得怪异的呢？大概人不能在法刑制裁之前及早自杀，就已经渐渐使意志颓丧起来了，到了受刑的时候才想守节而自杀，这不也太晚了吗？古人之所以对大夫慎重用刑的缘由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一般来说，没有人是不追求生存而厌恶死亡的，他们怀念父母、怀恋妻儿。但是，人一受到了正义的激励，就变了样子，这是由于他不被常情所驱使的原由。现在我很不幸，过早地失去了父母双亲，也没有兄弟手足之亲，孤独地一个人活在世上。少卿看我是对妻子儿女是什么态度？况且真正勇敢的人不一定为名节而死，怯懦的人才单纯追慕义。哪里不勉励自己为名节奋斗呢？我虽然是怯弱的人，也想要苟且偷生，但也知道去辱就义的道理，哪里能自甘受牢囚之辱呢？况且，像男女奴隶尚且能自杀不受屈辱，我遭此奇耻大辱自然也想过自杀以成名节。我之所以接受屈辱，苟且偷生，被囚禁在牢狱污秽的地方不能离开的原因，是恨怨我内心里有许多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实现。陋卑之人死后他的文采和才华不能流传后代。古代富贵的人声名渐渐消失，是不可尽数的，唯有哪些才气纵横、超群拔俗的人才能名扬后世。相传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推演成了有关卜筮的《周易》；孔子困顿一生有志不得伸，写成了历史著作《春秋》；屈原被放逐之后，创作了传诵千古的名篇《离骚》；左丘明眼睛失明，撰

作了记述春秋时代的国别史《国语》；孙膑被挖去膝盖骨，却发愤著述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被流放到了蜀地，促成了著名的《吕氏春秋》的问世；韩非被囚于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的优秀篇章；三百篇的《诗经》大都是圣人贤者一时的发愤所创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心怀郁闷，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追述以往的事情，希望将来人能从中了解自己的心意。至于像左丘失明、孙膑斩足，总因不能被重用，便回家论列己见、著书立说，以抒发心中的激情，想通过留下文章来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我很不谦让，近来依靠自己的无才的文辞，收集了散乱的古籍和散乱的旧事，考订了上代人的所作所为，综合了事情的发生和结果，探索了他们事业的成败和国家兴亡的规律，写出了从黄帝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为止的一部通史，其中有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三十篇世家，七十二篇列传，总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借此探究天道与人事之关系，阐明古今的政治、经济等的历史变革，使它成了一部有自己体系和见解的著作。书还未完全定稿，恰好遭到了这次大祸，我惋惜书没有写完，为了它我接受腐刑而表面上没有流露丝毫怨恨的颜色。我果真写出这部书来，寄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那些可以信任的人们，以至广泛地流传到四通八达的城市，就可能偿还我从前受刑受辱的这笔债了。这样即使受一万次的屈辱，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了！然而，这话只能向贤智之人谈，是不能与俗人说的啊！

况且，受罪压身，生活确是艰难，处于污辱的声名中更会招来人家的毁谤议论。我由于讲话不慎，招来了大祸，深深地被故乡人所耻笑，污辱了祖先的声誉，还有什么面目再去拜扫父母的坟墓呢？哪怕是日积月累地过了百代，我受污辱的名声也会与日俱增地流传下去！所以天天被忧愁困绕，在家里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门外自己竟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每当想到自己的奇耻大辱，没有不汗发于背而不沾湿衣裳的时候啊！我简直成宦官一类

的人了，哪能隐身而退、深藏于岩穴之中去做清高的隐士呢？所以姑且随流俗或升或降，与时人相俯仰，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悲愤情绪和矛盾思想。今天少卿先生教导我把谨慎与人交往和推荐贤士当做应该做的要事，这不是同我的内心太违背了吗？如今我虽然想自我修饰一番，用漂亮的言辞来美化自己，但这对于风气毫无好处，也不能见信于人，只能招来耻辱罢了！总而言之，只有死后，是非才能有个定论。信里不能充分表达我的心意，大致谈到这些粗疏的意见。谨于此再拜。

报孙会宗书

杨 恽

题解：

这是杨恽答复友人孙会宗劝告的信。

杨恽（？—前54年），字子幼，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司马迁的外孙。素有才干，好结交豪杰儒生，在朝廷中很有名望。宣帝任他为郎。霍氏（霍光的子孙）造反，杨恽先得其消息，上报皇帝。霍氏被诛后，被封为通平侯，不久迁升中郎将，后来官至诸吏光禄勋（即郎中令）。杨恽为人坦率，但自大而又刻薄，好揭人阴私，得罪了很多人。后来与太仆戴长乐不和。戴长乐告他出语不敬，因此被贬为"庶人"。恰正逢日食，有人说是由于杨恽骄奢不悔过所致，宣帝便将他下狱治罪，后又搜得他写给孙会宗的信，宣帝看了很不高兴，便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处以腰斩，妻子儿女被流放到了酒泉郡。

此信写于杨恽在与戴长乐斗争中。杨恽由于戴长乐的弹劾，失去了爵位，免职归乡。他开始广治产业，大修宅院，"以财贸自娱"。他的友人孙会宗见他如此，便写了封信告诫他不能这样，大臣犯了错误，应该闭门思过，天天表现出畏罪的样子，不应该"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杨恽不以为然，就写了这封信作答。

全信以针锋相对地文辞回复了孙会宗作为朋友的善意的忠告，总述回信意旨，交待了遇祸的经过，描述了罢官的生活，对孙会宗的指责一一分辨。信有四层意思：首先表述自己与孙会宗不同的意见，概括回信大旨。次层表述其归乡置田兴财闲居，自

甘卑贱是其最后的退路，指责孙会宗不理解他，不该对此加以嘲讽。第三层描写他乡居生活的自由快乐，当个百姓是另一种生活境界，指责孙会宗不该再拿一个卿士大夫的规矩来要求他。最后表述人各有志，祝愿孙会宗鹏程大展，讽刺了孙会宗汲汲于功名的势利而浅薄。全信锋芒毕露，锐气逼人。以叙立论，笔调轻快。行文顿挫跌宕，前呼后应，曲折有致，确是一篇美文。

（《汉书·孙会宗传》）

原文：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矇，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则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其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亡罪。窃自会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

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粜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之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①]，文侯所兴[②]，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③]，凛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侯。安定山谷之间[④]，昆夷旧壤[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无多谈。

注释：

①西河魏土：按战国时魏的西河，在今陕西郃阳一带，与汉代的西河郡不同。杨恽这样说是为了讽刺孙会宗。

②文侯：即魏文侯斯。

③段干木：魏文侯时人，守道不仕，文侯请他做魏相，他不接受，于是文侯以客礼相待，把他当成老师，极为尊敬。田子方：也是魏文侯的老师。

④安定：汉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固原县。当时孙会宗任安定郡守。

⑤昆夷：殷及西周时期西方的一个种族。

译文：

杨恽我无德无才，文采与实言也没有什么成就，侥幸仰仗先父的余业，才能够充数做个皇上的侍卫官。正遭逢上霍氏谋反的事，才因揭发此事而被封了爵位，终究是不能称职，最后还是遭

人诋毁而遇祸。足下您哀怜我的愚鲁与矇昧，赐赏给我书信，指导督促我明白所不及的东西，关怀周到，情意很深。但是我私下里恼恨足下您不去深入地思考这件事的始末，便随随便便地跟着俗人诋毁我。我说出我浅薄的看法，就好像是要违背您的意旨而掩饰自己的过错；无声息地不说了，又恐怕违背了孔子名言自己志向的大训，所以，我才粗略陈述自己的愚见，希望君子仔细分辨。

我家正当昌盛的时候，以朱轮为车的人达十人之多，位在诸卿，爵位为通平侯，总领侍从官员，参与国政大事。可惜我们在此时不能对国家有所建树，有所建议，以此来宣扬皇上的德政与教化，又不能与同僚同心合力，陪同群臣辅佐朝廷裨补遗漏缺失的事情，自感已经很久负有白吃饭的罪名了，心存禄奉贪得权势，不能自退其位，于是遭了变故，意外地遭到别人的诬陷，自己也被幽禁于宫殿北面的观阙，妻子儿女也被送进了监狱。当这个时候，自己感到自己就是被杀了也不足以抵销自己的罪过，哪里想到能够保全自己，再能到先人墓上去孝奉先人呢？伏地细想圣明的君主的大恩不可尽量。君子修道就是要求得快乐以忘记忧愁；小人生活是为了保全生命，喜欢的是无罪就行。我私下里想自己的罪够大的了，行为也亏败了，准备做个农夫以求淹没于世俗中。所以自己率领妻子，齐心协力耕地种桑，灌溉田园，修治产业，照章纳税。真没想到我就这么一点些小的作为却召来了讥刺。

人的常情所不能禁止的东西，圣人也不能够禁止它。所以，人对君主最尊敬，对父亲最亲近，但给他们服丧，也只有三年的期限；而我得罪被免为庶人，都已经三年了！农业的劳动是很辛苦的，一年的夏祭和冬祭的时候，烹了肥羊，烤熟了羊羔，斟满杯酒便自我慰劳。我的老家华阴本属过去秦地，我能唱秦地的歌子，我的妻子是赵国人，很会弹琴鼓瑟，奴婢之中也有几个人善

于喝歌，酒后乘兴，举头向天，伸手击打起瓦盆，“呜呜”地唱起歌来。那歌辞说：“在那南山坡上种田，杂草丰茂苗儿稀；辛勤种上一顷豆，豆落只剩秸杆立；人生行乐就是了，等待富贵是何时?”那一天我高兴得掀起了衣襟，举起了袖子上下舞动，抬起了脚翩翩跳起了舞来，确是荒唐没有节制了，不知道有些事儿是不能够做的。杨恽我幸亏还有些没有花完的薪俸，正好用来贱买贵卖，放债而获得十分之一的利息，这完是卑贱商人的行为、污秽耻辱的活动，我也亲自干了起来。一个地位低下的人，许多诽谤都会聚集到他的身上，真使人不寒而慄感到可怕。即使最了解我的人还会随风而倒地附合众人的毁谤，更哪里有什么对我的称誉呢？董仲舒先生曾说过：“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道德的人，常常担心不能教育人民的事情，这是卿大夫的思想；急急忙忙地追求财货物利的人，常常害怕自己困难贫乏的生活，这是贫民百姓的事情。”所以，孔子说：“观点不一样就不能相互商量出一致的意见。”现在您还怎么能用卿士大夫的标准来要求我呢？

那西河本是魏国的国土，魏文侯曾在这里兴盛，那里还有段木干、田子方等名人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显出可敬畏的样子，都保存高尚的节操和气度，懂得对事情取舍的尺度。近来您离开故乡，来到安定做了太守。安定的山谷之间本是西方羌族的老家，那里的子弟贪婪而浅陋，难道地方的风俗习惯也能改变人的志向吗？在今天就看到您的志趣了！现在正处在汉朝的兴盛大好时机，愿您在这方面努力做事。余下不再多说。

为兄上书

班　昭

题解：

这是一封代兄进呈给皇上的书信。

班昭（约49—120），字惠姬，又名班姬，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汉代女文学家、史学家。她是著名的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班固修撰《汉书》未完，班昭奉和帝之命续修并最后定稿。时《汉书》初出，人多不明晓，她又教授著名的学者马融等诵读，使《汉书》传播开来。丈夫曹世叔早死，和帝召之入宫，让她教授皇后、诸嫔妃和公主，因此时号曹大家（gū），著有《东征赋》、《女诫》七章。

班超是班昭的次兄，是东汉的名将，他在西域活动达31年。他抵御外族侵略，镇压内部叛乱，使西域得到了安定，并且使“丝绸之路”畅通。为中外交流和巩固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但年达迟暮，仍留守任上，不准许回家，他多次提出要辞职，朝廷不理。班昭便替兄长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有四层意思：首先感谢皇恩使班超能位列公卿。次层为正文，先略述班超不畏艰险，为国舍身的精神，继述现在他已年龄老大，行迟思钝，不堪重负，请求朝廷放还。三层引证汉律、古训等说明班超年迈应该准归。最后述她们兄妹亲情却老而不能相见，班超将老死于大漠之惨状，以图感动皇上，使之恩准班超还归。本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意旨明确，表述含蓄委婉，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后汉书·列女传》）

原文：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①]，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两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

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②]，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③]，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捐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

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匄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家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④]，子方哀老之惠[⑤]。《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光请之贷[⑥]。

注释：

①班超（32—102），字仲升。东汉名将。少有志，因家贫为

人抄书以养老母。后曾投长叹："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于是投笔从戎，率三十六吏卒深入西域，保卫了汉朝的政权。公元91年，被封为定远侯，任西域都护府都护。

②陈睦之变：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死后，龟兹、焉耆等国趁机攻陷西域都护府，都护陈睦被俘。

③诸国：指当时的鄯善、于阗、疏勒、月氏、龟兹等国。

④周文王修筑灵台，挖地控出死人之骨，就让人重新安葬。此指文王慈善，恩及枯骨。

⑤战国时田子方是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见国君将老马丢弃，便说："少尽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于是，国君将老马收回饲养。

⑥赵母、卫姬：赵母指赵奢之妻，赵括的母亲，她担心赵括会打败仗，便事先声明请求宽恕赵括之罪，后果未获罪。卫姬，即齐桓公夫人，桓公与管仲商议伐卫，卫姬为了保护卫，便先向齐桓公代卫请罪，于是桓公终于停止了伐卫行动。

译文：

我的同胞兄长——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侥幸凭着些小功劳，蒙皇上特殊赏赐：爵位列于通平侯，官奉到达两千石。皇恩如此殊大，确定不是小臣所能承受得了的。

班超兄长开始出征，立志捐出身家性命，希望能为国建些小功，并自己陈述了要效力祖国的意思。正赶上陈睦之变，道路被隔断。班超凭其自己一人，辗转于西域绝境，代表天汉安抚诸国。由于敌人兵多，每遇到攻战，就冲锋在前，身被创伤，不畏死亡。全凭靠着陛下的神灵护佑，才能够在沙漠中生存，至今年积月累已经三十年了。亲情骨肉的生生分离时间既久，见面时也

已认不出了。所有与他相随的人，当时很多，现在皆死去了。班超年龄最大，今年已经七十岁了，衰老多病，头发已经全白了，两只手也已不听使唤了，耳朵聋了，眼睛也花了，走路须柱杖才行，即使想竭尽其力来回报皇恩，可是被老迈的年纪所迫，牙齿落光，已经力不从心了。那些蛮荒之地的人性情野蛮，背理犯上，欺负和侮辱年纪大的上级，而班超是个早晚间就要死亡的人，很长时间不见有人代替他，我担心一些奸诈小人会犯法作乱，生出逆乱之心。可是卿大夫诸官胸怀一切，却没有远大的考虑。假使遇到突然发生暴动事件，班超的力量也不能按着他的思想而活动，就会向上损失了国家几代几世建立的功业，对下抛弃了许多忠臣拚命拚力付出的代价，实是令人哀痛的事啊！

所以班超从万里之外诚恳提出归乡的请求，已经自己陈述了他的苦状与急难，正在伸着脖子踰望朝廷音信，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还没有被朝廷省察通过。我私下里听说：古时候，十五岁去当兵，六十岁就准许回家，也有休假不再被任职的情况。因为陛下是以至孝理天下，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不遗漏小国的臣民。况且班超已位侯爵，所以我才敢冒死替他求哀，乞求在班超晚年，能够活着回来，再在朝廷上拜见皇上。使我们国家不再有担心远方不安全的顾虑，西域也不会有突然事变的忧患；班超永远得到了文王葬骨的深恩，田子方哀怜老马的仁惠。《诗经·民劳》说：人民已经很疲劳了，应尽量让他们稍稍喘喘气，先要施恩于近郊的人民，然后才能得到四方的安定。

班超有信曾与我诀别，担心不再能够相见。我真伤感班超凭着少壮之气竭诚尽忠于沙漠，等到老了却捐躯于旷野，这确是令人哀怜的。如果他得不到救护，班超此后一旦有了什么变故发生，希望能得到像赵母替儿预先请求免罪、卫姬先替卫国请求免罪的优待。请皇上饶恕，以求宽免罪过。

为曹操与孔融书

路　粹

题解：

枭雄究竟还是枭雄。在曹操的世界里，他还没有看到他的部下有谁敢怎么着。秉持着“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这一理念，他曹操把权术玩得实在太漂亮，太洒脱。在这封书信里，他讲得那么楚楚动人、娓娓动听，可是又那么的专横跋扈、盛气凌人。难怪一介文士孔融不得不讨好般地再“报曹公书”一下。

（《后汉书·孔融传》）

原文：

盖闻唐虞[1]之朝，有克让之臣[2]，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3]。后世德薄，犹有杀身为君[4]，破家为国[5]。及至其弊，睚眦[6]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报[7]。故晁错念国，遘祸于袁盎[8]；屈平悼楚，受谮于椒、兰[9]；彭宠倾乱，起自朱浮[10]；邓禹威损，失于宗、冯[11]。由此言之，喜怒怨爱，祸福所因，可不慎与！昔廉、蔺小国之臣，犹能相下[12]；寇、贾仓卒武夫，屈节崇好[13]；光武不问伯升之怨[14]；齐侯不疑射钩之虏[15]。夫立大操者，岂累细故哉！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16]，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怃然[17]，中夜而起。昔国家东迁[18]，文举[19]盛叹鸿豫[20]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21]，又明《司马法》[22]，鸿豫也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

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注释：

①唐虞：指历史上尧舜时期。帝尧，陶唐氏，名放勋，简称唐尧。帝舜，有虞氏，名重华，简称虞舜。

②克让之臣；指大臣们都互相谦让、辞让。如舜以伯禹为司空，伯禹让给稷、契和皋陶；以益为朕虞，但他让于朱虎和熊罴；以伯夷为秩宗，但他让给夔龙。

③此句是说，由于大臣们都有互相谦让的美德，所以那些麒麟、凤凰等瑞禽都来称颂。

④指齐人孟阳代替国君躺在床上等待贼寇的故事。

⑤指刘邦部将纪信诳项羽、勇救刘邦的故事。

⑥睚眦：音崖自（yá zì)，发怒时瞪眼睛，借指极小的仇怨。

⑦此句出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范雎，战国时魏人，初为魏中大夫须贾家臣，因受须贾诬陷，被魏相魏齐笞击。后在秦使王稽帮助下逃往秦国，任秦相。为感激王稽襄助，特举荐他为河东守官。

⑧晁错：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初从伏生受《尚书》，后任太子家令，以善辩获得景帝信任，号称“智囊”。景帝继位后，他建议削夺各诸侯王封地，从而引起七国叛乱。以后为袁盎所谮，被杀。

⑨屈平：即屈原。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时楚人，著名文学家。他学识渊博，明于治乱，官至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修明法令、选贤任能和联齐抗秦，而遭到楚上层贵族的反对。最后面对楚国政治衰败，无法实现理想而愤然投汨罗江自尽。　椒、兰：指楚怀王子子椒与子

兰。曾勾结大臣上官大夫，大肆谗谮屈原，使屈原被迫流放江南。

⑩彭宠：字伯通，东汉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初为郡吏和更始皇帝偏将军，曾佐助刘秀击败王郎，封建忠侯。后因对所得职位不满和幽州牧朱浮产生矛盾，遂起兵反叛。

朱浮：字叔元，东汉沛国萧（今属江苏）人。曾随刘秀平定河北，拜为大将军幽州牧，与彭宠关系不洽。彭宠叛乱时，他曾写信骂斥。光武帝时，任执金吾，转太仆，官至大司空。

⑪邓禹：字仲华，东汉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刘秀密友，东汉初大将之一。曾率军攻取河东，以功封酂侯。后经营关中，为赤眉军所败。　宗、冯：即宗歆与冯愔，东汉初将领。邓禹攻打赤眉军时，曾派他两人守栒邑，但两人争权相攻，冯愔在杀掉宗歆后，又反叛邓禹。

⑫廉、蔺：即廉颇与蔺相如。蔺相如因出使秦国，成功地使和氏璧"完璧归赵"，获得极大声誉，但因此又为老将军廉颇所忌恨，处处与他为难。而蔺相如心胸开阔，不予计较。后廉颇醒悟，肉袒负荆至蔺相如门前谢罪，两人遂成刎颈之交。

⑬寇、贾：即寇恂与贾复。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今属北京）人。东汉名将，官河内太守、颍川太守及执金吾等。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今河南邓州）人。东汉将领。官执金吾、左将军及胶东侯等。贾复部将在颍川杀人犯法，被寇恂处决，引起贾复不满，扬言要对寇恂"必手剑之"。而寇恂则不予计较，用重礼迎接贾复。后在汉光武帝刘秀调解之下，两人重归于好。

⑭伯升：即刘縯，汉光武帝刘秀长兄，字伯升。初参加绿林军，大败王莽部将甄阜、梁丘赐，后受到更始皇帝猜忌，

被杀。刘秀听到这一消息后，为避免再受到更始帝疑心，遂忍痛不去吊丧，假装饮食谈笑如平常。更始惭愧，便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

⑮齐侯：即齐桓公，公子小白。公元前685年，他与兄弟公子纠一齐赶回齐国继位。为了阻止公子小白继位，公子纠手下管仲途中偷袭小白，一箭射中小白腰带钩上。小白佯装死去，借以麻痹公子纠，并最终做了齐国国君。公子小白继立国君后，并没有怨恨管仲，反而以优厚的礼遇对待他，并封他为大夫，和鲍叔一起共理国政。

⑯此句是指山阳人郗虑因弹劾孔融，孔融由此被罢官而引起两人的矛盾一事。介，同芥，芥蒂。

⑰怃然：失望的样子。怃，音五（wǔ）。

⑱指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以京师"饥乏"，迎汉献帝刘协迁都至许（今河南许昌）。

⑲文举：即孔融，字文举。

⑳鸿豫：即郗虑，字鸿豫，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西北）人。

㉑郑玄：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著名经学家。曾入太学学习今文《易》和公羊学，后从张恭祖习《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因党锢之祸受牵累，遂潜心著述。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等。

㉒《司马法》：中国古代兵书。共150篇，今本存五篇。因战国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并将穰苴兵法附其中，故也称《司法穰苴兵法》。

译文：

我听说尧舜时代，有许多具有彼此谦让官位美德的大臣，所

以连那些麒麟、凤凰等祥禽瑞鸟也都飞临，共唱赞歌。以后的时代，道义德品没有那么深厚，但还有为国君甘愿献身、为社稷牺牲自己的生动事例。至于要谈到他们的弊端，也还是有一些，明明是很小的恩怨，却当成一世仇敌；仅仅得到一顿饭的小惠，却一定要加倍报偿。所以晁错削夺各诸侯国，被袁盎嫁祸于人；屈原哀悼行将衰败的楚国，却被公子椒、公子兰谗言；彭宠背叛汉朝，源起于朱浮和他的矛盾；邓禹被赤眉军打败，威风尽损，实在是因为宗歆、冯愔互相攻斗的过失。由此说来，喜怒哀怨，就是灾祸和福气的因由，怎么可以不慎重对待呢！从前，廉颇和蔺相如都是小国的臣僚，他们还可以彼此谦让；寇询和贾复都是赳赳武夫，也能屈从于礼节追崇好的风尚；汉光武帝为了实现大业，忍辱不去过问兄长被杀的仇怨；齐桓公为了得到治国之才，不去追究管仲曾经途中暗害过他的事情。立志作大事业的人，怎能可以积攒这些细小的事故呢！以前我听说你们两位因为争论执法是否公平而以此小有芥蒂，希望你们重归于好，但不曾想到你们的恩怨渐渐积重，心理都想加害对方。听到这种情况，我非常失望，彻夜难眠。过去我们国家由洛阳迁到许都时，文举先生你盛赞感叹鸿豫先生名副其实，精通经学，出自郑玄一门，又详明《司马法》兵书。鸿豫先生也称赞你奇逸博闻。但真奇怪的是如今和当初完全不一样。我和文举先生你既不是旧时故好，也和鸿豫先生没有恩义的记录。然而希望人人都能相互友爱，不喜欢人人之间相互伤害，这就是我小小的想法并想调解你们复归于好的缘故。我又知道两位先生的芥蒂全是因为宵小挑拨的。我作为人臣，上不能使天下教化，下不能建立道德和睦人与人之间关系，但是抚慰、养育将士，为国杀身成仁，识破虚浮、狡诈之徒，盘算得还是绰绰有余的。

与曹操论酒书（其一）

孔　融

题解：

文人喝酒，是在喝朋友、喝牢骚、喝诗赋、喝情感。所以当曹操借口民饥兵兴，打算禁行喝酒时，身为建安七子之一、孔子二十世孙的孔融头一个跳出来反对。于是也便有了这一议酒书、再论酒书。这封信里，孔融以他博涉的学识，上下纵论，广征博引。酒，在他神来的笔端下，涂抹出一个英雄、太平、威灵的神话。

作者孔融（153～208 年），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以博学敏对闻名于当时。

（《后汉书·孔融传》）

原文：

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①]，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②]之耀，地列酒泉[③]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④]，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⑤]，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⑥]，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⑦]，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⑧]，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⑨]，无以开中兴[⑩]。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⑪]。定国不酣畅一斛，无以决其法[⑫]。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⑬]；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⑭]。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注释：

①类：古代祭天之礼。　禋：祭祀。禋，音因（yīn）。

②酒星：古星名，即酒旗星。位狮子座。《晋书·天文志上》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

③酒泉：郡名。治所在禄福，今甘肃酒泉。

④尧：传说中上古部落联盟首领。号陶唐氏，名放勋。　钟；酒器。《孔丛子·儒服》有"尧舜千钟"。

⑤孔：指孔子。《孔丛子·儒服》载"孔子饮百觚"。

⑥樊哙：秦末汉初沛县（今属江苏）人。初以屠狗为业。秦末随刘邦起兵，以军功升为部将。鸿门宴上，他直入营门，面斥项羽，使项羽谋杀刘邦密谋破产。后平定陈豨、韩信叛乱，封舞阳侯。　鸿门：亭名。今陕西临潼东北阴盘镇东。公元前207年，项羽根据谋士范增意见，计划在此以聚会名义，暗杀刘邦。正在危急时刻，樊哙闯入，生吃猪肩和大啖美酒，怒斥项羽背信弃义，从而解救刘邦。

⑦此句出自《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赵王被燕将囚执，张耳、陈馀多方营救，均失败。后一位厮养勇闯燕营，对燕将晓以道理，赵王遂被燕人释放。　赵：指赵王武臣。秦时陈县（今河南淮阳）人。初参加秦末农民起义军，任将军，后在张耳、陈馀劝说下，自立为赵王。　厮养：析薪养马之役为厮，给事烹炊之役为养。

⑧高祖：即刘邦，字季，沛（今属江苏）人。初为泗水亭长，后在沛县起兵反秦。曾与项羽进行长年战争，最后战胜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史记·高祖本纪》记，刘邦任亭长时，曾醉酒于泽中怒斩白蛇，因而获得赤帝子名号。

⑨景帝：即汉景帝刘启，文帝之子。公元前157年继位，实

行“与民休息”政策，鼓励发展农业。并力主对诸侯国进行削藩，平定七国叛乱，从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史称“文景之治”。此句出自《史记·五宗世家》：景帝打算进御程姬，但程姬因月红而让侍女唐儿代替，景帝醉酒不辨，使唐儿有孕，生子刘发。唐姬：即汉景帝程姬侍女唐儿。

⑩中兴：指“文景之治”。此时是西汉时代社会经济最空前发达时期。

⑪袁盎：字丝，西汉楚人，后徙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初为郎中，后历任齐相、吴相。因接受吴王贿赂，隐瞒其反迹，被晁错告发免职。七国叛乱时，他借机向景帝建议诛杀晁错。《史记·袁盎列传》载，吴王刘濞飞扬跋扈，袁盎终日饮酒，不予弹劾，最终受吴王厚待而免祸。

⑫定国：即于定国，字曼倩，西汉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西南）人。初为狱史、决曹、廷尉史，迁御史中丞。汉宣帝继位，因为谏昌邑王，颇受霍光看重。为人宽平，善断狱。

⑬郦生：即郦食其。秦末汉初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人。秦末农民战争中归附刘邦，充任说客，被封为广野君。楚汉战争期间，力劝齐王田广归汉，并劝刘邦坚守敖仓。《史记·郦生列传》载，郦食其嗜酒，自称“高阳酒徒”。

⑭屈原：名平，战国时楚国贵族，著名文学家。餔：音不（bū），食。歠：音啜（chuò）通啜，饮。醨：音离（lí）薄酒。

译文：

酒作为一种恩惠之物已经存在很久了。上古先代的圣哲君王，祭祷上帝祀酹祖宗，和悦神灵安定人民，周济万国，没有酒

就不能成功。所以上苍垂照酒旗星的光耀，大地置有酒泉郡的地名，人世间享有美酒的恩惠。帝尧如果没有千钟的酒量，就不能缔造太平盛世；孔子如果没有百觚的酒量，就不能承受高尚的圣人；樊哙解救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危险，如果不去吃猪肩饮美酒，就不能奋发他的怒怨；赵王武臣的仆役向东入燕营勇救他的主人，如果没有饮酒，就不能激发他的勇气；汉高祖如果不是醉酒斩百蛇，就不能畅伸他的威灵；汉景帝如果不是酒醉幸御唐姬，就不能开拓中兴的局面；袁盎如果不是沉迷于醇醪的酒力，就不能保全他的性命；于定国如果不是酣畅一斛酒，就不能公允决断刑律。所以郦食其自称为"高阳酒徒"，在汉朝立下显赫的大功；屈原不食醇酒和薄酒，在楚国饱受谗害之困。由此看来，酒有什么负累于政事呢？

与曹操论酒书（其二）

孔　融

原文：

昨承训答，陈二代[①]之祸，及众义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②]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③]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④]；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⑤]，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

（《后汉书·孔融传》）

注释：

①二代：指夏、商两代。

②徐偃王：周穆王时徐国国君。他因为行仁义而受到其他诸侯的拥戴，但最后被周穆王所灭。

③燕哙：战国时燕国国君。公元前321年即位。在任上，用子之为相，专断国柄。后听从鹿毛寿建议，将国君禅让给子之。三年后燕国大乱，而燕哙亦被前来攻伐的齐国杀死。

④文学：孔门四科之一，即文章博学。

⑤此句是指夏代末帝桀宠爱妃子妹喜，商代末帝纣王宠幸妲己。两人均为贪财好色、生活淫逸的著名暴君。

译文：

昨日承蒙您的教诲训答，陈述夏、商两代祸败的因由，以及诸多前人失败的缘故，的确如您所说。虽然如此，但徐偃王奉行仁义而亡国，可如今的法律并不禁止仁义；燕王哙将国君禅让给子之而失去社稷，可如今的法律并不禁罢谦让禅让；鲁国因为举国好儒而损害国家，可如今的法律并不摒弃文章博学，夏、商两代都因宠爱美人而失去天下，可如今的法律并不禁断男女婚姻。那么为什么偏偏把酒作为急切单独的禁罢对象，我怀疑仅仅是吝惜粮食罢了，并非是以灭亡国家和国君作为鉴戒。

报曹公书

孔 融

题解：

或许，这是一封让作者酸楚流泪的书信。

官场上，有许多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是非事。比如性格鲠直的孔融就和御史大夫郗虑合不来。本来这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可曹操偏偏要从中充当调解人。他用那双既杀人又赋诗的手，写下一封充满诡谲的信。表面上他像一位和事佬，和蔼可亲，侃侃而淡，实际上他在警告孔融慎言自重。孔融惊呆了，也惶恐了，他平日的玩世不恭，豪言壮志不见了，于是我们目睹到一位可怜兮兮又必恭必敬的弱者。明明是郗虑不讲理地弹劾他，他还要口口声声地赞美郗虑；明明是直言敢谏的美德，他还要严厉地谴责自己。在这封书信里，它唯一告诉我们的是文人的无奈与悲凉，也许，其间隐隐含蓄着的不满与牢骚还可聊以告慰。

（《后汉书·孔融传》）

原文：

猬[①]惠书教，告所不逮[②]。融与鸿豫州里比郡[③]，知之最早。虽尝陈其功美，欲以厚见私，信于为国，不求其覆过掩恶，有罪望不坐[④]也。前者黜退，欢欣受之。昔赵宣子朝登韩厥，夕被其戮[⑤]，喜而求贺。况无彼人之功，而敢枉当官之平哉[⑥]！忠非三

闾[7]，智非晁错，窃位为过，免罪为幸。乃使余论远闻，所以惭惧也。朱、彭、寇、贾[8]，为世壮士，爱恶相攻，能为国忧。至于轻弱薄劣，犹昆虫之相啮，适足还害其身，诚无所至也。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9]。性既迟缓，与人无伤，虽出胯下之负[10]，榆次之辱[11]，不知贬毁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子产谓人心不相似[12]。或矜势者，欲以取胜为荣，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炉不欲令酒酸也[13]。至于屈穀巨瓠，坚而无窍[14]，当以无用罪之耳。它者奉遵严教，不敢失坠。郗为故吏，融所推进[15]。赵衰之拔郤縠[16]，不轻公叔之升臣也[17]。知同其爱，训诲发中。虽懿伯之忌[18]，犹不得念，况恃旧交，而欲自外于贤吏哉！辄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终身诵之。

注释：

①猬：谦词。

②不逮：不及，指言行欠妥。

③孔融与郗虑家乡相邻。

④坐：因罪犯法。

⑤赵宣子：即赵盾，春秋时晋国公卿，赵衰之子。公元前622年，代父为晋国执政。执政期间，与秦国数次战争。　韩厥：春秋时晋人。韩武子三世孙，晋六卿之一。公元前589年，与郤克率兵攻伐齐国，败齐顷公于鞌。此句出自《国语》，赵宣子向晋灵公举荐韩厥，灵公遂任命为司马。后来赵宣子车仆犯法，被韩厥处决。赵宣子臣僚颇为不满，赵宣子却为自己举荐的人才得当而高兴。

⑥当官：当值高官，指曹操。　平：调合，调解。

⑦三闾：即三闾大夫屈原。

⑧朱、彭、寇、贾：即朱浮、彭宠、寇恂、贾复。

⑨晋侯：即晋平公，名彪。公元前558年即位。曾伐齐，与齐灵公战于靡下，大败齐军。晚年骄奢淫逸，政出私门。

师旷：春秋时晋国乐师。此句出自《国语》，秦使到晋国媾和，晋叔向命子员接待，不料子朱也争着前往。晋平公认为诸臣为国家大事争先恐后效力，非常高兴。而师旷却认为个人力争善行不如用心争逐于道德与忠义。

⑩此句指韩信贫贱时，从淮阴少年胯下爬过受辱之事。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⑪此句指荆轲游榆次时，和盖聂论剑，盖聂怒目而视，荆轲认为受到屈辱而愤然离去。见《史记·刺客列传》。

⑫子产：即公孙侨、公孙成子。名侨，字子产，春秋时郑国人。曾出任郑相，改革内政，发展农业，不毁乡校。执政数载，郑国大治。

⑬此句出自《韩非子·外储说》。一卖酒的宋人，所酿之酒味道醇美，卖酒时又不缺斤短两，然而他养了一条凶猛的狗，让人不敢前去沽酒，以致酒酸坏败。炉，通垆，放酒瓮的土台子。

⑭此句也出自《韩非子·外储说》。齐国一位名田仲的隐士，从不靠他人为食。有一位叫屈榖的人送给他一个坚厚无窍的葫芦。田仲认为此葫芦厚而无窍，故拒绝接受。

⑮故吏：旧属下之吏。　推进：推荐、举荐。

⑯赵衰：字子余，史称成季。曾随公子重耳流亡国外，重耳继位后，他被封为原大夫，辅佐文公整顿政治、军事。

郤縠：春秋时晋国大夫，曾受赵衰举荐。

⑰公叔：即春秋时卫国大夫公叔文子。《论语·宪问》记：公叔文子认为他的家臣僎有非常优秀的德行，特地举荐他为大夫，和自己的官职一样。

⑱懿伯：春秋时鲁国大夫。《左传·昭公三年》载，叔弓和惠

伯赴滕国为滕定公吊丧，正赶上惠伯的叔父忌日，叔弓请求暂缓一天再去吊丧，但惠伯认为应以公事为重，不能随便更改日期。

译文：

有辱您惠赐的书信给以教诲，告诉我个人的不当之处。我与鸿豫先生的家乡相为邻居，了解他也可称最早。虽然我曾陈述过他功德壮美，也曾想用厚意举荐这位私友，显示我对国家的诚信，并不是将来请求他为我掩饰过错，有罪希望不受到惩罚。从前因为他而罢免了我的官职，我欣然接受。以前赵宣子早上举荐韩厥，而到晚上自己的车仆被韩厥处斩，赵宣子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恭贺自己用人得当而请求众人祝贺。何况我没有他那样的功劳，怎敢枉劳曹公您的调解呢！我的忠诚不如三闾大夫屈原，智慧不如晁错，本来窃据官位已为过错，而今免于罪罚已属万幸。然而让我的议论远远传开，因此我时常惭愧和恐惧。朱浮、彭宠、寇恂、贾复都是当时的豪杰壮士，他们有的因为好恶恩怨相互攻伐，有的为国担忧摒弃前嫌。至于说到那些轻浮懦弱、刻薄卑劣的小人，就像昆虫一样互相啮噬，恰恰反害其身，确实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晋平公盛赞他的臣子为国家大事互相争做，而师旷却认为这样做还不如彼此争逐仁义道德。我的性情迟缓舒慢，与人交往时不去伤害对方，即使像韩信当年从人胯下爬过去那样屈辱，像荆轲在榆次遭到盖聂冷遇那样羞耻，我也不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贬斥诋毁，就像蚊虻从身上飞过一般。子产认为人的心性各不相同。有些自恃有势力权势的人，只是想以取胜为荣，却不想如当年宋人招待四方宾客，但没有人走近他的酒垆，致使酒卖不掉发酸变质的教训。至于说到屈縠的葫芦，坚硬且厚没有孔，应当以无用的名义开罪它。其他方面会遵奉您的教诲，不再

敢有过错和闪失。郗虑先生为过去的故吏，我的确推荐过他升职。您既注重赵衰提拔郤縠的事例，又不轻看公叔文子提升他家臣的典故。知我和郗虑同被您所爱，教诲发自心中。即使是懿伯的忌日，尚不能得到惠伯的顾念，何况我依恃着往日的交情，而想自取见外于贤吏呢！就此表达宣布我的真诚心意，愿意和郗虑修好如初，对您的诚心诚意和苦口婆心，我将终身默诵不忘。

论盛孝章书[①]

孔　融

题解：

不知旁人以为如何，反正在我看来，这封书札实在称得上是建安时期的佳品之一。说起来，它不过向曹操推荐了一位叫盛孝章的人才，不过说了些别人都会说的重贤纳士、选拔人才之类的话，的确没有什么新奇。但是我不知道当时还有几位能写出如此高质量的文章。它的文辞并不靡丽，也不像吴质那样，恨不得一句一个典故。看上去平平淡淡，自然而然。然而正是这种淡入淡出，却恰似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决无赘疣、滞重之感。

据《三国志·孙歆传》注载，此信写于建安九年（204 年）。

（《昭明文选》卷 42）

原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②]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③]，零落殆尽，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④]，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传》[⑤]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⑥]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吾祖[⑦]不当复论损论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⑧]。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

名，九牧[9]之人，所共称叹。燕君[10]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11]也。惟公匡复汉室[12]，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13]，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14]，剧辛自赵往[15]，邹衍自齐往[16]。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难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也，因表不悉。

注释：

①盛孝章：名盛宪，字孝章，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人。官至吴郡太守。与孔融友善，后被孙权所害。

②公：此处指曹操。

③知识：有知识的读书人。

④孙氏：指三国时东吴孙策、孙权。

⑤《春秋传》：书名。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删增而成。与《公羊》、《榖梁》合称三传。

⑥桓公：即齐恒公小白，春秋时齐国国君。继位后，任用管仲、鲍叔牙、隰朋等人，实行改革，国势渐盛，成为春秋时第一位诸侯霸主。

⑦吾祖：指孔子。儒家创始人。

⑧朱穆：字公叔，西汉人。桓帝时有感于世人交友不讲道义，遂愤然作《绝交论》。绝交：即指朱穆所作《绝交论》。

⑨九牧：即九州，泛指全国。

⑩燕君：指燕昭王姬平。战国时燕国国君，在任上招贤纳士，休养生息，国家遂殷富。

⑪绝足：千里马。

⑫汉室：指西汉朝廷。

⑬郭隗：战国时燕人。曾劝阻燕昭王招贤纳士。伯乐和千里马的比喻故事，即出自其口。

⑭乐毅：战国时中山灵寿（今属河北）人，燕国著名将领。曾率军击败齐国。

⑮剧辛：战国时赵人。在燕国主于国政。

⑯邹衍：战国时齐人，著名哲学家。曾提出“五德终始”说，将战国时期流行的“五行”学说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更迭上。

译文：

岁月流逝，时间行如流水。人之五十年，倏忽已至。曹公您刚满五十岁，而我孔融又过去了二年。天下的读书人都零落衰亡已尽，只剩下会稽的盛孝章先生独存。孝章现受困于孙氏那里，妻子儿女流离失所，独自茕茕而立，孤独危难又饱尝着人间的愁怨苦困。倘使忧郁愁闷能伤害人的肌肤，这位先生就再不能享受长寿了！《春秋传》里说：“诸侯间有互相攻伐戮杀的战争，作为霸主的齐桓公不能救助危难于一方，那是他的耻辱。”而今孝章先生实在是天下英豪俊杰、男子汉大丈夫，天下清谈之士靠着他播扬自己的名声，而孝章却不免于幽拘囚禁，生命不保于旦夕之间。孔子没有必要再去论什么损友、益友标准，而朱穆愤然作《绝交书》也是颇可理解的了。曹公如果能派遣一名使者，写下一封短简，则孝章便可以迎救回来，做朋友的道义也可以弘扬了。

如今的小年轻人喜欢轻蔑前辈，有人也会讥讽谈论孝章被囚的事件。但是孝章作为天下的大学人，受到举国上下百姓的赞许。过去燕昭王买骏马的尸骨，并不是想用来驰骋道里，而是为

了招诱千里马。而曹公您志在匡复汉室，当刘氏宗社、国家社稷将要绝亡的时候，是您力挽狂澜，纠正了它。纠正它的方法，实在是必须纳贤。珠宝美玉没有脚而自己来到，是因为人们喜爱它，何况贤能之士本身还有脚可以行走呢？从前燕昭王修建楼台来尊崇郭隗，郭愧虽说只是小聪明却遇上大恩，他竟能弘扬流播明君圣主的至诚之心，所以造成名将乐毅从魏国前来投奔，剧辛自赵国投奔，大学者邹衍从齐国投奔。假如郭愧身体倒悬而昭王不去解救，临危难而昭王不去伸援，那么贤能善士也将远走高飞，没有人再会向北眺望，走在通往燕国的驿路上。以上所言，本来就为曹公所熟知，而我不厌其烦地再次唠叨，就是希望您能追崇笃信人类友谊的信义，因此上表赘言不尽。

与朝歌令吴质书①

曹 丕

题解：

读曹丕给吴质的信，让人感发的是友情的弥贵。你看他们聚在一起，又是探究着六经百家，又是设局博弈，又是畅快淋漓地游玩，又是倾听悠扬悦耳的美乐。生命在洒脱豪放优雅的情趣里升华，友情在倾吐闲侃高谈间泛彩。只可惜，这样的时光实在太短太暂，他们还要到那个政治怪圈里去面对实际的人生。曹丕仍要做他的太子，吴质还要到元城任县令。朋友间的情感唯有透过一封封信札彼此交融，滞重的惆怅与哀伤也就不奇怪了。

作者曹丕（187～226 年），字子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子。初立为太子，曹操卒后嗣位丞相，后代汉建国魏。其为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才思敏捷，著述颇丰。

本篇约写于建安二十年（215 年）五月。时曹丕在孟津小城（今河南孟县），吴质已由朝歌令迁元城令。

（《昭明文选》卷 42）

原文：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涂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②，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③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④，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⑤，高谈娱心，哀筝顺耳⑥。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⑦于清泉，沈朱李⑧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

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9]，参以无声，清风夜起，悲笳[10]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11]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方今蕤宾纪辰[12]，景风扇物[13]，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14]，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15]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16]，故使枉道相过[17]。行矣，自爱。丕白。

注释：

①吴质：字季重，济阴（今山东定陶）人。三国魏时文学家。官至振威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才学通博，受到魏文帝曹丕的赏识。

②愿言之怀：意即思念之情。

③南皮：地名，今属河北。

④《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

⑤六博：古代一种博戏。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博，每人六棋。

⑥哀筝：动人的筝曲。

⑦甘瓜：即甜瓜，瓜果一种。

⑧朱李：即李子，瓜果一种。

⑨舆轮徐动：车轮慢慢地启动。

⑩笳：乐器名。即胡笳。

⑪元瑜：即阮瑀。字元瑜，东汉末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⑫蕤宾：十二律中第七律。蕤宾纪辰，指仲夏时日。

⑬景风：指东南风。或指南风、东风。扇：即搧。

⑭河曲：河岸。

⑮文学：官名。又称文学掾、文学史。职掌地方教育，汉代始置。

⑯邺：地名。治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

⑰枉道相过：绕道而过。

译文：

五月二十八日曹丕告白：季重你别来无恙！我们相距得虽然不远，但彼此为官守责而不能常常相见。思念之情，实在是难以承负。先生在偏僻的地方做官，写信相与问候不多，更增添了我的愁苦思念。每每想起我们从前在南皮的那番游历，真让人不可忘怀。苦苦探究着六经里的微言大义，洒脱优游地议论百家，悠闲风雅地设局对弈，尽情淋漓地玩耍博戏，一边爽快地高谈阔论，一边聆听动人的筝乐。在北场游猎，在南馆喝酒，清泉上漂浮着甜瓜，冰水里沉放着李子。明亮的太阳下山了，皎洁的月亮升起，我们共同乘坐车舆，游览美丽的花园。车轮徐徐起动，随从的宾客悄然无声，清风夜起，悲凉的胡笳隐隐传来，想到乐往哀来，禁不住怆恨伤怀。于是我转过头，感叹这样的欢乐还能有多长，先生的随从宾客，都默然点头。如今我们果然分别，各在一方，元瑜兄溘然长逝，化为无生命的异物，每每想到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再说呢？而今正是仲夏时节，轻风拂物，天气和暖，万物繁茂，我又驾着车舆外出游历，沿着蜿蜒的河岸朝北。随从的侍者奏着胡笳在前面开路，那些文学掾们在后面押车，时节相同而时间却变了，景色相同而朋友却换了，我该有怎样的忧愁惆怅！现在我派驿使到邺都去，所以让他多走一些路绕道而过，以便带上我这封信和我的殷殷之情。好了，努力地工作吧，请先生多加保重。曹丕告白。

与钟大理书①

曹　丕

题解：

文化人的情趣总是和其他人有着太多的不同。一块美玉，如果到了司空或太守、将军手里，也许更多考虑的是该值多少金钱，但文人却将它联想得多么丰富，多么富有诗意。这篇短简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谢答应承，它包含着朋友的情意、君子的品德、社会的理想。其间细腻而光彩的文辞闪烁得让这块美玉也会黯然失色。

据唐李善注引《魏略》载，此书约作于建安二十年（215年）。当时在孟津的曹丕听说钟繇手中有一块美玉，便托人述说索要之意。当钟繇送上之后，曹丕便写下这封书简。

（《昭明文选》卷42）

原文：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见美诗人②。晋之垂棘③，鲁之玙璠④，宋之结绿⑤，楚之和璞⑥，价越万金，贵重都城，有称畴昔⑦，流声将来。是以垂棘出晋，虞、虢双禽⑧；和璧入秦，相如抗节⑨。窃见玉书称美玉，白如截肪⑩，黑譬纯漆，赤拟鸡冠，黄侔蒸栗。侧闻斯语，未睹厥状。虽德非君子，义无诗人⑪，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然四宝邈焉已远⑫，秦汉未闻有良比也。求之旷年，不遇厥真，私愿不果，饥渴未副⑬。

近日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玦⑭，闻之惊喜，笑与抃

俱[15]。当自白书，恐传言未审，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16]。乃不忽遗，厚见周称[17]，邺骑既到，宝玦初至，捧匣跪发，五内震骇，绳穷匣开，烂然满目。猥以曚鄙之姿[18]，得睹希世之宝，不烦一介之使，不损连城之价，既有秦昭章台之观，而无蔺生诡夺之诳[19]。嘉贶益腆[20]，敢不钦承。谨奉赋一篇，以赞扬丽质。丕白。

注释：

①钟大理：即钟繇。字元常，三国时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曹操时官至侍中、司隶校尉，曹丕称帝后，任廷尉。为官颇有政绩，被誉为汉之萧何。他本人还是著名书法家。曹丕写这封信时，钟繇正担任大理官，故称钟大理。

②珪璋：均为古玉器名。　见美诗人：意为被《诗经》所赞美。

③垂棘：地名。以盛产美玉著称，故以此名代称美玉。

④玙璠：音与繁（yú fán），美玉的名称。

⑤结绿：美玉的名称。

⑥和璞：美玉的名称，因楚人卞和而得名。相传卞和擅长识玉。

⑦畴昔：往昔，过去。畴，音酬（chóu）。

⑧禽：即擒。春秋时，晋国伐虢，打算借道于虞。于是将垂棘之玉作为礼物，送给虞侯。后晋国灭掉虢国后，又转而灭掉虞国。

⑨相如：即蔺相如。此处典故即指蔺相如持和氏璧入秦国，后完璧归赵的故事。

⑩截肪：细腻油滑如脂肪一样。

⑪义无诗人：意为比不上《诗经》里那些君子。

⑫四宝邈焉以远：指垂棘、玙璠、结绿、和璞这四种宝玉距今天已经相当遥远。
⑬未副：没有着落。
⑭美玦：古时佩带的玉器。玦，音决（júe）。
⑮抃俱：高兴地得到美玉。抃，鼓掌。
⑯子建：即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建安七子之一。
荀仲茂：即荀宏，字仲茂，曾为太子文学。
⑰周称：指钟繇写给曹丕的信。
⑱猥：谦词。　矇鄙：愚陋。
⑲此句是指完璧归赵的故事。
⑳贶：音况（kùang），赠，赐。　腆：音舔（tiǎn），丰厚，丰盛，此处指礼仪用词，意即不好意思。

译文：

曹丕告白：君子的品德可以和美玉相比喻，珪璋为《诗经》的诗人所赞美。晋国的垂棘，鲁国的玙璠，宋国的结绿，楚国的和璞，它们的价值超过了万金，它们的珍贵重过了都城。从前人们称颂它，它们的美名还会流传到将来。所以当垂棘从晋国作为礼物拿出来，虞、虢小国便双双就擒灭亡了；当和氏璧从赵国拿到秦国，也便有了蔺相如坚持气节的感人一幕。我暗下随便翻了翻记载美玉的书符，那上面称美玉洁白的就像细腻脂肪，黝黑的就如纯色的墨漆，红红的好似鸡冠，澄黄的仿佛蒸过的栗面。侧闻这些诱人的语言，只是没有目睹它的芳影。我虽然德才不如那些君子，也不如《诗经》里的君子，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私下里我还是很景仰他们的风范。然而那垂棘、玙璠、结绿、和璞四宝距今已经十分遥远，秦汉以降也没有听说过可以和它们匹敌的美玉。所以我苦苦觅求了许多年，也没有相遇，个人的心愿未有达到，如饥渴难忍没有着落。

近来相遇南阳的宗惠叔，称先生从前有一块珍贵的美玉，听后十分惊喜，禁不住喜笑颜开，希望得到。本当亲自写信诉说我的心情，又恐怕传言不周密详细，所以让舍弟子建靠荀仲茂先生转达我的意思。我知道君侯赠予并非轻易，因此郑重地见到你有关美玉的书信。邺都的骑驿已经来到，珍贵的宝玉也送来，捧着匣子跪着打开，连五腑六脏都感到了震骇。绳子慢慢解开，匣盖缓缓开启，果然看到灿烂夺目的宝玉。我以迂拙的身姿，得以观看稀世珍宝，不必麻烦像蔺相如那样的一介使臣，也不必花费损失几座城池的价钱。既如秦昭王在章台之上观赏美玉的那副得意神态，又不用担心出现蔺相如借口诡称夺回宝玉的情状。适逢嘉赐余心不安，敢不敬承！谨奉上赋文一篇，来赞美宝玉的天然丽质。曹丕告白。

与杨德祖书[1]

曹　植

题解：

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式人物，曹子建完全有资格对文学和他周围的文人评头论足。这篇写给杨修的信札，实际就是文学批评与创作的煌煌巨制。书中，他论述了文学风格多样化的命题，阐发了文学批评家们所具有的创作基础，并且提出从乐府民歌中汲取艺术养料的独特话题。

本来这是一个复杂而纷繁的理论话题，但曹子建却神奇般地将它浓缩于千字的空间。也许只有对文学的执著追求与心灵的感悟，才能做到这一点。

作者曹植（192～232年），字子建，曹丕同母弟。先后封鄄城王、雍丘王与陈王。曾数次上疏，议论朝政，颇受其兄曹丕猜忌。后抑郁而卒。工诗善文，文学成就极高，是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昭明文选》卷42）

原文：

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2]，想同之也[3]。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4]，孔璋鹰扬于河朔[5]，伟长擅名于青土[6]，公幹振藻于海隅[7]，德琏发迹于此魏[8]，足下高视于上京[9]。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10]，家家自谓抱荆山

之玉[11]。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12]，顿八纮[13]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14]，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15]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16]同风，譬画虎不成，仅为狗也[17]。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18]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忘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19]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20]，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21]吾文者邪？"吾尝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22]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23]，游、夏[24]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25]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26]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27]；有龙泉[28]之利，乃可以论其断割。刘季绪[29]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30]利病。昔田巴毁五帝[31]，罪三王[32]，呰五霸于稷下[33]，一旦而服千人，鲁连[34]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35]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36]，兰茝荪蕙[37]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38]，众人所共荣，而墨翟有非之之论[39]，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好所著辞赋一通相与[40]。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41]，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42]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43]，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44]，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45]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注释：

①杨德祖：即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阳（今属陕西）人。出身大族，有文采。任曹操丞相主簿，与曹植友善。后因谋立曹植为太子不成，遭曹操猜忌，借故将其杀害。

②劳：苦。

③恐同之也：你的心情大概和我一样。

④仲宣：指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建安七子之一。初事刘表，后被曹操辟为丞相掾，官至侍中。　独步：独一无二。　汉南：地名。今湖北汉水以南荆州地区。

⑤孔璋：即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建安七子之一。初事何进，为主簿，后跟随袁绍，任典掌文书。归附曹操后受重用，官方文书檄文多出自此手。　鹰扬：成名。　河朔：地名，泛指黄河以北。

⑥伟长：即徐幹，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昌乐）人，建安七子之一。曾被曹操任命为军谋祭酒、五官将太子文学。博学多识，有文名。　青土：即青州。

⑦公幹：即刘桢，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人，建安七子之一。初为曹操丞相掾属，后以不敬罪受刑罚。　海隅：指海边。

⑧德琏：即应玚，字德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建安七子之一。初为曹操丞相掾属，后为五官将文学。　此魏：即许昌（今属河南）。

⑨上京：即京师，指今河南洛阳。

⑩灵蛇之珠：古代传说中的明珠。

⑪荆山之玉：即和氏璧。据《韩非子·和氏》载：楚人卞和在荆山得一璞玉，献给厉王，厉王以欺君之罪断其左足。

武王时，卞氏又献，又被武王以欺君之罪断其右足。后文王继位，卞和抱玉于荆山下哭三天三夜，文王使人剖玉，果得罕世之璧。

⑫天网：包举天地大网。 该：并蓄兼收。

⑬八纮：八方极远的地方。纮，音洪（hóng）。

⑭飞轩绝迹：飞到极高远的地方。

⑮不闲：不擅长。

⑯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武帝时，以中郎将出使略定西南夷。有《子虚赋》、《上林赋》等问世。

⑰此句出自《后汉书·马援传》诫兄子书："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喻为好高骛远，反贻笑柄。

⑱钟期：即钟子期。传说他善于听琴音。

⑲丁敬礼：即丁廙，字敬礼，沛郡（治所今安徽濉溪）人。以文才博学知名。曹操时为黄门侍郎，与曹植友善。

⑳若人：那人，指丁廙。

㉑定：修改删定文句。

㉒尼父：指孔子。

㉓《春秋》：书名。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相传为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㉔游、夏：即子游、子夏。他们两位均是孔子的学生。

㉕过此：除此之外。

㉖南威：古代美人。《战国策·魏策》载："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

㉗淑媛：美人。

㉘龙泉：古代宝剑名。

㉙刘季绪：汉末刘表之子。

㉚掎摭：音己直（jǐ zhí），指摘。

㉛田巴：齐国辩士。他曾在齐国都稷门大发议论，诽谤五帝、三王和五霸。　　五帝：指上古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另有两种说法。

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㉝呰：音紫（zǐ），同訾，说人坏话。　　五霸：指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另有他说。

㉞鲁连：即鲁仲连。战国时齐人，善于谋划。常周游各国，为人济危解难。秦军围困赵都邯郸时，他向赵、魏两国晓以利害，劝其坚守，不向秦昭王投降。

㉟刘生：指刘季绪。

㊱好尚：爱好。

㊲兰茝荪蕙：均为香草名称。茝，音蹅（chǎi）。

㊳《咸池》、《六茎》：《咸池》为古乐舞名，《六茎》为古乐名。相传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　　发：陈奏。

㊴非之之论：指墨子著有《非乐》篇。

㊵此句意思是：现在送去我小时候所作的一卷辞赋相赠与你。

㊶风雅：指《诗经》中的《风》《雅》。

㊷杨子云：即扬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善辞赋，以文章名世。有《甘泉赋》、《校猎赋》、《长扬赋》传世。

㊸戮力上国：替朝廷尽力做事。

㊹金石之功：将功绩镌刻在金石上。

㊺惠子：即惠施。战国时人，庄周的友人，曾为梁惠王相。

译文：

曹植告白：几日不见，想你想得好苦，你大概也有我同样的心情。

我小时候喜欢写作文章，从开始到现在，有二十五个年头了。对于现在的作者，我很想简略地评价一番。从前王粲在汉南独一无二，陈琳扬名于河朔一带，徐幹在青州最有名，刘桢以文章成名于海边，应玚在大魏一带最盛名，而先生名声誉满京城。在此之时，人人都认为他们创作才能如手握灵蛇之珠，怀才自负，坐等重用，而个个又认为他们文学业绩是怀抱和氏之璧，奇货可居。我们的大王于是包举天地大网，吸收接纳人才，搜访四方，如今都集中我们这个国家。然而这些文人好像再没有远大的成就，名闻遐迩。以陈琳的才华，不能精通于辞赋，却自已认为能和司马相如有同样的文采风格，这就好像是画虎不成反成狗，好高骛远的表现。以前我写文章嘲笑他，他反而作书说我称赞他的文章。以前钟子期有从伯牙鼓琴声中听出人的心志，至今仍被人所称道，我也不能随便称赞陈琳，害怕后世之人耻笑我。

世间人的著述并非没有毛病疵瑕的。我常常喜欢别人批评我的文章，凡有不好的地方，随时改正。从前丁廙曾作一篇小文，让我替他润色，我自认为才能比不过他，便推辞不去做。丁廙对我说："先生有什么顾虑迟疑呢，文章好坏，我自已清楚，后世读书人有谁知道删改修定我的文章呢？"我曾叹喟他的直言，以为美谈。以前孔子先生对一般文字常与别人斟酌，但作《春秋》时，即使是像文笔好的子游、子夏，也不让他们参与修改一个字。除此之外，说文章没有疵瑕的，我从来没有见过。

大概有南威那样漂亮容貌的美女，便可以议论美人的长相，有龙泉剑那样锋利无比的名剑，便可以议论剑刃的锋利。刘季绪才能不及他人，却好指摘批评人家的文章，挑挑毛病。从前齐国

辩士田巴在国都西门稷下诽谤五帝、责怪三王、诋毁春秋五霸主，众人与他辩论，一日竟折服千人。然而等鲁仲连一开口说话，田巴从此便闭口不言。刘季绪的夸夸其谈，不过就像田巴一样，如今的鲁仲连也不难寻求，我宁愿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人自有他的爱好习惯，兰茝荪蕙等诸香草发出的芬香人人都喜欢，却还有嗜好怪僻，与众不同的；《咸池》、《六茎》等乐曲互相鸣奏，人人都感到很优美，但墨子却有《非乐》的议论。怎么可以相同呢？

现在送上我小时候所写的辞赋一卷，赠给先生。街谈巷议一定有值得采纳的地方；敲着车辕唱着民歌，也有合乎《诗经》风雅的艺术韵味；即便普通人的意见也不能轻易抛弃。辞赋这样的雕虫小技，固然不能足以宣扬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彰显揭示未来。从前扬雄在西汉做过执戟的郎官，还说“壮夫不为也”。我虽然德性浅薄，位在藩侯，但还是希望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惠及百姓，建立永世事业，留下不朽功名，怎能白白地以写文章为一生功业、以辞赋妄称君子呢！如果我的志向没有达到、我的目标没有实现，那么我将采摘史官的秉笔直书，辨析时代风尚的得与失，制定恰当的道德仁义标准，自成一家之言。即便是不能藏之于名山，也将打算传播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那里。不是生死之交，哪能对你发出像今天这样的议论呢？我的话有些大言不惭，全仗着惠施这样的人了解我。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曹植告白。

与吴季重书[①]

曹 植

题解：

我可以肯定无疑地说，曹子建在写这封信之前，一定思量了许久。因为这封信既不是写给他老友的，也不是写给他手下的，而是他政坛上的敌手。众所周知，曹子建一向与他兄长曹丕不和，这位吴县令偏偏又是曹丕的朋友，在政坛上支持曹丕。

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我们大可不必被那表面上的美妙词语所迷惑。你看那曹子建，又是忧愁离别思念相聚，又是奉承他文采秀丽娇美。但是反复哦吟数遍，还是能体悟出他的不满、讽刺，甚至更多的是忌恨的情绪。起码，他对吴质的为官政绩拐弯抹角地微辞一番。

所以，他遭受吴质激烈地辩驳也就不奇怪了。

但我们还是要欣赏他文辞里跌宕着的冲天大气魄："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以及"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濛汜之谷"。只可惜，这文辞里的大气与他实际中的举止太不相衬。

这是吴质在担任朝歌令时曹植写给他的信。

（《昭明文选》卷 42）

原文：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虽因常调[②]，得为密坐[③]。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若夫觞酌[④]凌波于前，箫

笳[5]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叹虎视[6]，谓萧、曹不足俦[7]，卫、霍不足侔也[8]。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君子壮志哉！过屠门而大嚼[9]，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泰山[10]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11]之竹以为笛，斩泗滨[12]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13]。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14]，面有逸景之速[15]，别有参商之阔[16]。思欲抑六龙[17]之首，顿羲和之辔[18]，折若木之华[19]。闭濛汜之谷[20]。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

得所来讯，文采委曲[21]，晔若春荣[22]，浏若清风[23]，申咏[24]反覆，旷若复面[25]。其诸贤所著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可令憙事[26]小吏讽而诵之。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家有千里，骥[27]而不珍焉；人怀盈尺[28]，和氏[29]无贵矣！夫君子而知音乐，古之达论[30]，谓之通而蔽。墨子[31]不好伎，何为过朝歌[32]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想足下助我张目也。

又闻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辙易行，非良乐之御[33]，易民而治，非楚郑之政[34]，愿足下勉之而已矣。适对嘉宾，口授不悉，往来数相闻。曹植白。

注释：

①吴季重：即吴质，字季重，济阴（今山东定陶）人。以文才受到魏文帝曹丕赏识。官至振威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

②常调：指地方官员在一定时期内向朝廷述职。

③密坐：坐在一起。

④觞酌：均指酒杯。

⑤箫笳：乐器名。箫是一种竹制的管乐器，笳即胡笳，类似

于今笛子。

⑥凤叹虎视：叹，唱歌。喻为引吭高歌。

⑦萧、曹：指萧何与曹参。萧何，秦末汉初沛县（今属江苏）人。初为沛县吏，刘邦与项羽楚汉战争中，他推荐韩信为大将，又收取秦政府律令、户籍、档案，为建立西汉王朝做出贡献。西汉建立后，他被封为酂侯，任相国。

曹参：秦末汉初沛县（今属江苏）人。楚汉战争中屡立战功，被封为平阳侯。萧何死后，他继位丞相，实行黄老"无为而治"，恪守萧何的为政之策。

⑧卫、霍：即卫青、霍去病。卫青，字仲卿，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本平阳公主家奴，后因击匈奴，战功赫赫，被封为长平侯、大将军。一生先后七次北击匈奴，为西汉解除匈奴威胁做出重大贡献。　霍去病：卫青外甥。初随卫青北击匈奴，被封为冠军侯、骠骑大将军，后又数次北伐匈奴，收复河西地区，从而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　俦、侔，均为匹敌之义。俦，音酬(chóu)。

⑨此句取自桓谭《新论》："人闻长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对屠门而大嚼。"

⑩泰山：山名。今在山东泰安境内，五岳之一。

⑪云梦：地名，地跨今湖北新州、安陆、云梦、钟祥、荆门、枝江、松滋、监利、洪湖等地。

⑫泗滨：即泗水之滨，今江苏西北部一带。

⑬濯：清洗，音茁（zhuó）。　漏卮：古代盛酒的器皿。卮，音脂(zhī)。

⑭曜灵急节：曜灵，太阳。急节，迅疾，意为迅疾前行。

⑮面：见。　逸：奔。

⑯参商：即传说中上古时代部落首领帝喾的两位儿子阏伯和

实沈。兄弟俩因不和而相互为仇，于是帝尧将阏伯安置于商丘（今河南商丘东南），将实沈安置于大夏（今山西太原附近）。《左传》载阏伯“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实沈“主参，唐人是因，其季叶为唐叔，故参为晋星”。 阔：远。

⑰六龙：古代传说指驾日车的“六龙”。

⑱顿：舍去。 羲和：驾日车的神人。

⑲若木：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树，生于昆仑山的极西处，日落的地方。

⑳濛汜：即蒙汜，古代谓日落的地方。

㉑委曲：佳丽、美丽的样子。

㉒晔：盛大，繁盛。 春荣：春花。

㉓浏：清。 清风：取自《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清美雅韵之风。

㉔申咏：再三哦吟。

㉕旷：明朗。

㉖憙事：好事。 憙，音昔（xī）。

㉗骥：骏马，好马。

㉘盈尺：指盈尺之璧。

㉙和氏：即和氏璧。据《韩非子·和氏》载，楚人卞和，于山中得一璞玉，献于厉王，厉王让玉工辨识，认为是石头，遂以欺君之罪，断和氏左足；后和氏又献武王，武王仍以欺君之罪断其右足。最后和氏抱璧哭于荆山之下，文王问明情况后，使人剖璧，果得宝玉。

㉚达论：通论。

㉛墨子：即墨翟。战国墨家学派创始人，相传为宋人。一生主张尚贤、节用、非乐、非攻等，与儒家并称“显学”。

㉜朝歌：地名。在今河南淇县。

㉝良乐：即赵国王良，秦国伯乐，他们都是相马的好手。御：驾驭车马。

㉞楚郑之政：指楚国的孙叔敖、郑国的子产均有惠政。孙叔敖，名敖，字孙叔，芳姓。曾任楚国丞相。在任上教民上山采伐，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子产，即公孙侨，公孙成子。春秋时郑国人，曾出任郑国丞相，在任上改革内政，整顿田地疆界沟洫，不毁乡校，制定法律，郑国大治。

译文：

曹植告白：季重先生。前日只因上朝述职，得以和先生坐得很近。虽然宴会上饮酒时间很久，但毕竟我们之间还是相逢的时间少，离别的日子多，依然让人不禁思念忧愁。至于说到盛满美酒的酒杯放在坐客前，箫笳的优美曲音从后面传来，先生神采飞扬，仰首伸眉，引吭高歌，那真以为萧何、曹参不足以匹敌，卫青、霍去病不足以并论。左顾右盼，神使颐指，以为目中无人，这难道不是君子的雄心壮志吗？经过肉店而大嚼，即使没有吃上肉，也贵在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快感。当此之时，希望举起泰山作为肉，倾尽东海作为酒，砍下云梦的竹子制成笛，伐倒泗滨的大树作为筝。吃得时候就像填充巨大沟壑，喝的时候就像洗濯酒杯。这些乐趣固然难以衡量，难道不正是大丈夫的豪情狂乐吗！然而时不与我，迅疾流逝，相见如光阴星驰，离别有参商一样遥远。我很想按住那驾日车的六龙之首，抛弃那羲和手中的缰绳，折断若木拂击蔽日，关闭濛汜阻住太阳落山。上天的征程又高又远，长久地没有因缘，苦苦地思念，忧虑不安，怎么办？怎么办呢？

看到先生的来信，文采秀丽娇美，繁盛得像春天的花朵，清秀得如徐徐婀娜的清雅之风，哦吟再三，玩味反复，清晰得就好似见到先生一样。然而，那些先生们的文章想必不过是在朝歌的

任上再三哦吟而成的，只可让好事的小吏去背诵朗读。文章写作之难并不只在今日，古代的读书人依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弊病。家中有千里马，再好的骏马也不感到珍贵；身上揣有盈尺之玉，连和氏璧也不感到弥贵了！读书人通晓音乐，古代都持这样的通论，认为虽然通晓而不知道掩饰。墨子不喜欢歌妓，主张非乐，为什么经过朝歌还要把车舆调头呢？先生喜欢歌妓，正好又在墨子调转车舆的县里做官，想必是先生为了帮助我拓展视野吧。

又听说先生在那里为官时，有不少惠政。大概想得到的而往往得不到，不想得到的偏偏又得到了。何况改变车向、更改方向并不一定非要有王良、伯乐驾驶；对百姓的治理也并不一定非要有孙叔敖、子产的惠政，我诚恳地希望先生努力吧。正面对着嘉宾，口授令人记录，没有说尽，往来几次相闻。曹植告白。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阮 瑀

题解：

朋友之间的书札往往倾吐着真切的感情，或悄悄渲泄着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政客间的书信往来却不同：在那漂亮美丽的文辞下含藏着虚伪、谲诈。请看由大作家阮瑀替曹操给孙权所写的信，很让人感慨万千。此信一开始就假仁假义地谈到两个人的友谊，曹操会对孙权“恩如骨肉”吗？接着又谈到自己在谯县修舟船，不过是为了观览巢湖的美丽湖色山水，傻瓜才会相信呢！最后又要求孙权，只要击退刘备，江南还是孙权你的江南，果真会如此吗？最让人感到虚伪的是，明明赤壁之战，你曹操不敌大败，偏偏说什么是烧毁战船，自行班师。沽名钓誉到何种程度，连阮瑀怕也要脸红一阵。

以孙权的政治头脑，当然不会俯首就范，而且此类伎俩很少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但，尽管如此，政客们还是喜欢去做。

作者阮瑀（？～217 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与王粲、徐幹、陈琳友善，工文，为建安七子之一。

（《昭明文选》卷 42）

原文：

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①。亦犹姻媾②之义，恩情已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孤怀此心，君岂同哉！每览

古今，所由改趣，因缘侵辱，或起瑕衅[3]，心忿意危，用成大变。若韩信[4]伤心于失楚，彭宠[5]积望于无异，卢绾[6]嫌畏于已隙，英布[7]忧迫于情漏，此事之缘也。

孤与将军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属本州[8]，岂若淮阴捐旧之恨[9]。抑遇刘馥[10]，相厚益隆，宁放朱浮显露之奏[11]。无匿張胜贷故之变[12]，匪有阴构贲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衅[13]也。而忍绝王命，明弃硕[14]交，实为佞人所构会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动听；因形设象，易为变观。示之以祸难，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无愤发？昔苏秦说韩，羞以牛后[15]，韩王[16]按剑作色而怒，虽兵折地割，犹不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壮气盛，绪信所嬖[17]，既惧患至，兼怀忿恨，不能复远度孤心，近虑事势，遂赍见薄之决计，秉翻然之成议。加刘备[18]相扇扬，事结衅连，推而行之。想畅本心，不愿于此也。

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国朝将泰之运，荡平天下，怀集异类[19]，喜得全功，长享其福。而姻亲坐离，厚援生隙，常恐海内多以相责，以为老夫苞藏祸心，阴有郑武取胡之诈[20]，乃使仁君翻然自绝。以是忿忿，怀渐反侧。常思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荣，流祚后嗣，以明雅素中诚之效。抱怀数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21]，遭离疫气，烧舡[22]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23]水师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24]，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荆土本非己分，我尽与君，冀取其余，非相侵肌肤，有所割损也。思计此变，无伤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复还之。高帝设爵以延田横[25]，光武指河而誓朱鲔[26]，君之负累，岂如二子？是以至情，愿闻德音。

往年在谯，新造舟舡，取足自载，以至九江[27]，贵欲观湖漅之形，定江滨之民耳[28]，非有深入攻战之计。将恐议者大为己荣，自谓策得，长无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回情。然智者之虑，虑于未形，达者所规，规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苏之有麋鹿[29]，

辅果识智伯之为赵禽[30]。穆生谢病，以免楚难[31]；邹阳北游，不同吴祸[32]。此四士者，岂圣人哉？徒通变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观孤术数，量君所据，相计土地，岂势少力乏，不能远举，割江之表[33]，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战，临江要塞，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越为三军，吴曾不御[34]；汉潜夏阳，魏豹不意[35]。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

凡事有宜，不得尽言，将修旧好而张形势，更无以威胁重敌人。然有所恐，恐书无益。何则？往者军逼而自引还，今日在远而兴慰纳，辞逊意狭，谓其力尽，适以增骄，不足相动，但明效古，当自图之耳。昔淮南信左吴之策[36]，汉隗嚣纳王元之言[37]，彭宠受亲吏之计[38]，三夫不寤，终为世笑。梁王不受诡胜[39]，窦融斥逐张玄[40]，二贤既觉，福亦随之。愿君少留意焉。若能内取子布[41]，外击刘备，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长以相付，高任重爵，坦然可观。上令圣朝无东顾之劳，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荣，孤受其利，岂不快哉？若忽至诚，以处侥幸，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谓小人之仁，大仁之贼，大雅之人不肯为此也。若怜子布，愿言俱存，亦能倾心去恨，顺君之情，更与从事，取其后善。但禽刘备，亦足为效。开设二者，审处一焉。

闻荆、扬诸将，并得降者，皆言交州[42]为君所执，豫章距命[43]，不承执事，疫旱并行，人兵减损，各求进军，其言云云。孤闻此言，未以为悦。然道路既远，降者难信，幸人之灾，君子不为。且又百姓国家之有，加怀区区[44]，乐欲崇和，庶几明德。来见副使，不劳而定，于孤益贵。是故按兵守次，遣书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愿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应诗人补衮[45]之叹，而慎《周易》牵复之义[46]，濯鳞清流，飞翼天衢，良时在滋，勖之而已[47]。

注释：

①前好：指曹操和孙权分裂前的友好情谊。

②姻媾：互相联姻。曹操曾将侄女许配于孙策之弟孙匡，又让曹彰娶孙坚兄子孙贲女为妻。

③璺：音汶（wèn），器物上的裂痕。

④韩信：淮阴（今属江苏）人，西汉著名将领。曾追随刘邦剪灭项羽。西汉建立后被封为楚王，因为人告其谋反，被贬淮阴侯。

⑤彭宠：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初著名将领。因功被光武帝刘秀封建忠侯，赐号大将军。后以功高赏薄，心怀积怨，起兵反叛。

⑥卢绾：泗水沛（今属江苏）人，西汉初重臣。因功封长安侯，后又立燕王。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与反将陈豨暗中勾结，高祖刘邦遣樊哙击之。

⑦英布：即黥布。秦末安（今安徽六安）人，西汉初著名将领。曾封为淮南王。中大夫贲赫上告英布谋反，刘邦派人调查，英布以为事情败露，遂起兵反叛。

⑧本州：指扬州。汉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和合肥（今属安徽）。

⑨淮阴：地名。今属安徽。　捐：除去。

⑩刘馥：字元颖，东汉沛国（今江苏沛县）人。官至扬州刺史。

⑪朱浮：字叔元，东汉沛国萧（今属江苏）人，官至大将军幽州牧。曾向汉光武帝告发彭宠谋叛一事。

⑫张胜：燕王卢绾部将，受卢绾派遣出使匈奴。时陈豨反叛刘邦，张胜认为陈豨败而对卢绾不利，便劝匈奴协助陈豨，而卢绾隐瞒了张胜此次之行，加深了与刘邦间不和。

⑬贲赫：见注⑦。　　燕王、淮南：即卢绾和英布。

⑭硕：通石字，即喻牢固般的友情。

⑮苏秦：字季才。洛阳（今属河南）人，战国时著名纵横家。曾到赵、燕、韩、魏、齐、楚，游说六国合纵共同御秦。　　牛后：即牛屁股。此句指苏秦用牛屁股来羞辱韩王。

⑯韩王：即韩宣惠王。公元前333年即位。在任上屡次与秦国进行战争。

⑰仁君：即指孙权。　　嬖：音必（bì），宠人。

⑱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蜀汉建立者。幼时与母亲贩履织席为业，后先后投奔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等。曾三顾茅庐，以诸葛亮为军师，在赤壁与孙吴联军共同击败曹操。公元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

⑲异类：即夷狄，对少数民族的蔑称。

⑳郑武：即春秋时郑武公。姓姬，名掘突。　　胡：即胡国，在今河南郾城西南。郑武公为取胡国，将女儿嫁于胡君，以此麻痹，后乘其不备灭掉胡国。

㉑赤壁之役：即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刘备联合孙吴，利用曹操北人不习水战和船首相连的弱点，一举击败曹军，从而奠定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㉒舡：音湘（xiāng），船。

㉓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舒城）人，三国时著名将领、计谋家。曾亲率大军大破曹军于赤壁。官至偏将军、南郡太守。

㉔江陵：地名。今湖北江陵。赤壁之战后曹操败走，留曹仁在此卫守。曹仁与周瑜相峙一年多，因弹尽粮绝而弃城北归。

㉕高帝：指汉高祖刘邦，西汉王朝建立者。　田横：秦末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齐国贵族，齐王田荣之弟。西汉建立，率500人逃亡海岛，汉高祖命他返回洛阳，因不愿俯首称臣，于途中自刎。

㉖光武：即汉光武帝刘秀，东汉王朝建立者。　朱鲔：淮阳（今属河南）人。初为刘玄大司徒，曾劝刘玄杀掉刘秀之兄刘縯。后刘秀围攻洛阳，派人劝说朱鲔归顺，并对黄河发誓，表示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

㉗谯：地名。今安徽亳县。　九江：地名。即九江郡，在今安徽淮河以南，瓦埠湖流域以东，巢湖以北地区。

㉘漅：即今安徽巢湖。　江滨：指扬州沿江各郡县。

㉙子胥：即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人。因父遭费无忌谗害被杀，出奔宋国，后入吴。协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整顿吏治，训练军队，国势日强。　姑苏：台名。吴王夫差所建。　麋鹿：兽名。俗称四不象。伍子胥曾借“麋鹿游姑苏”讽谏吴国将要灭亡。

㉚辅果：即智果，春秋时晋国贵族。　智伯：即荀瑶，一作知伯，又称知襄之。晋六卿之一。公元前472年曾率韩、魏两家共同攻赵。后韩、魏被赵君收买，智果得知，力劝智伯采取措施，不听，智伯被赵军擒杀。

㉛穆生：西汉楚元王刘交中大夫。初事刘交，受其礼遇。后刘交孙刘戊继位，穆生知其不可辅佐，便称病辞官。之后刘戊与吴王刘濞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叛乱失败，刘戊自杀，穆生得以免灾。

㉜邹阳：西汉齐人。初与严忌等人仕吴王刘濞。见吴王与楚、赵、胶西等王阴谋叛乱，力加劝阻，不听，遂投奔梁孝王，免去灾祸。

㉝江之表：指长江以南地区。

㉞三军：即上、中、下三军，春秋时诸侯军队常用建制。

吴曾不御：指越王设计迷惑吴军，最后突袭，吴军大败。

㉟夏阳：地名。今陕西韩城南。　魏豹：即魏王豹。战国末年魏国公子，魏咎之弟。曾向楚怀王借兵3000，复攻魏地，自立为王。后韩信设计偷袭魏军后路，大败魏豹，被俘。

㊱淮南：即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在任上，曾暗中整治武器军队，觊觎汉武帝帝位。后因阴谋败露，自刎身亡。　左吴：刘安谋士，曾与其一同谋画反叛汉武帝的阴谋。

㊲隗嚣：字季孟，西汉末天水（今陕西陇城）人。初从刘玄，后与诸将谋劫更始东归，事泄，逃往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　王元：隗嚣手下大将。曾劝说隗嚣谋反割据。

㊳彭宠不满汉光武帝对自己的礼遇，遂听从妻子及手下劝言，起兵反叛，后被部下所害。

㊴梁王：即西汉梁孝王刘武。父汉文帝刘恒，母窦太后。因大臣袁盎反对立他为太子，便纠集亲信公孙诡、羊胜刺杀袁盎及议臣十余人。后景帝追查，逼公孙、羊两人自杀，自己入朝谢罪。　诡：即公孙诡，梁孝王中尉。

胜，即羊胜，梁孝王谋臣。

㊵窦融：字周公，扶风（今陕西兴平）人，世代仕宦河西。历任冀州牧、大司空、行卫尉事等职，因功封安丰侯。隗嚣曾派使臣张玄前去劝阻他，共同谋反刘秀，遭窦融斥逐。　张玄：隗嚣使臣。

㊶子布：即张昭，字子布，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东汉末避乱江东，被孙策任命为长史、抚军中郎将，颇受信任。赤壁之战前，曾主张投降曹操，为孙权不满。

㊷交州：地名。治所在今广东广州。

㊸豫章：郡名。属扬州。 距：与据同。

㊹区区：诚挚，爱惜。

㊺补衮：衮，指帝王穿有绘制龙纹图案的礼服。补衮，寓意对帝王过失行为进行规谏阻劝。

㊻《周易》：书名。儒家经典之一。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透过以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土山泽等自然现象来阐释自然与社会的变化。 牵复：《周易》中吉卦之意，寓意被人指点迷津，而归返正途。

译文：

自从我们的友情断绝以来，到今天已经三年了，我没有一天敢忘记过去的那一段友情的时光。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有姻缘的情份，彼此友爱感情已深，违弃离异的怨恨依然尚浅的缘故。我怀着这样的心绪，君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每每观览古今的事理，目睹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趣向，或是由于受到侵凌和羞辱，或是因为有了过失与污点，心中愤懑而且心虑身危，因此形成大的变故。就像韩信对失去楚王的封号黯然神伤，彭宠没有得到特殊的礼遇而积怨愤怒，卢绾由于结交陈豨而受到刘邦的猜忌疑神疑鬼、畏畏惧惧，英布阴谋泄漏而忧虑不安，这些都是产生变故的因由。

我和将军恩如骨肉，割让江南之地送给你，使之不再受扬州的管辖。你难道会像淮阴侯韩信那样因失去楚王故地而心怀怨恨吗？我遏制住刘馥的权力，以使我们之间厚情更加深远隆重，我宁可搁置如朱浮那样揭发彭宠阴谋的露骨奏告。这样既不会再有像贲赫告密英布谋反那样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像卢绾、英布那样的窘迫忧绪。然而我不能忍受的是，你居然悖违皇上的命令，公

然摒弃我们两家深厚的交情，这实在是奸佞之人从中播弄是非所造成的。大凡貌似正确的语言，没有不悦耳动听；依据形状制造的假象，容易混淆视听。把灾难公开展示，用耻辱激将双方，男子汉大丈夫干云豪气怎能不勃勃喷发？从前苏秦为合纵抗秦游说韩国，又用牛屁股羞辱韩王，韩王按剑作色，怒气冲天，即使折将损地，也毫不后悔，这是人之常情。仁君你正值年壮气盛，所以宠幸小人的意见，既惧怕灾祸临头，又怀有被唆使起的仇怨，不能很认真地思考遥远的我的那颗心情，只考虑眼前的事态形势，于是身怀疏远我的决心，坚持改变我们从前的友谊，再加上刘备从中煽动拨弄是非，由此使我们之间嫌隙不断，且仍就呈蔓延之势。我非常希望敞开我的心扉，不愿意让我们的纠结再继续下去。

我曹操以浅薄的品德位居重要的岗位，肩负重托，任重而道远。幸而仰仗国家将要转向好运，荡平天下，羁縻蛮夷，喜得全功，长享福祉。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两家婚姻亲戚互相嫌隙，亲厚而相互帮助的情谊疏远生隙，为此我时常担心天下人士会以此事来责备我，认为我包藏祸心，私下有郑武公偷袭胡国那样的阴谋谲诈，从而使你断然与我绝交。为此，我忿忿不乐，忧心忡忡，侧转难眠。常思想摒弃我们之间那些小的嫌隙，重新申扬以前的友谊，使我们两家共同发达繁荣，福祉延续后代，以表明我真诚的心愿。我抱有这样的想法已许多年，一直没有向人敞开过。数年前的那场赤壁大战，我军遭受瘟疫，被迫烧毁战舰撤军，以避开恶劣之地，并不是周瑜水师所能遏制挫败的。我军在江陵的守城部队也是因粮草耗尽，不便再继续坚守，才率领百姓迁徙回师的，也不是周瑜所能击败的。荆州本来就不是我的地盘，我打算尽悉拱让给你，希望能得到其他的地方，并不想相互间龙虎相争，共受损害。仔细考虑一下这种变化，对我没有损害，何必非要占据荆州，而不送还于你呢？过去汉高祖设置官爵来招引田

横，汉光武帝指着黄河对朱鲔盟誓。你们承担的罪过，哪里能和田横、朱鲔相比呢？现在我去函表达心情，愿能闻听到你的回覆。

前年在谯县，我新造了一些船舰，目的是载上我自己，以便到九江各郡县观览巢湖的秀美景色，安抚长江沿岸的百姓罢了，并非有什么攻伐征战的打算。然而我最担心的是你的谋士尽情表现自己，自以为谋划得当，从此长久不会有来自西边的隐患；更因此缘故，使你不肯与我叙谈旧情。然而聪明的思虑，考虑的是未发生的事情；通达者的规划，规划于没有先兆的事情。所以伍子胥预知吴国将要覆亡，辅果预见智伯被赵君所杀；穆生假称生病，躲过七王之乱的灾祸；邹阳弃职北游，避免与吴王遭受相同灾难。这四位士者，难道都是圣人吗？不，不过是通达权变，老于深谋远虑、从微小的征兆预见大的变故而已。凭借你的聪明才智，观察我的战略，衡量一下你所据有的地方，再计算一下我的地盘，难道是我的势力不足，力量太弱，不敢远征它方，不得已将长江以南地域相让于你，自求安逸快乐吗？根本不是这样！如果你依恃着水战的优势，沿长江把守要塞，指望堂堂圣朝的军队最终不能渡江，那肯定不能如愿以偿。大凡水战千里之地，军情幻化万端，从前越国三军曾使吴国抵御不住；汉军暗渡夏阳，魏豹没有料到。长江河道虽宽，但其太长也难以守卫。

任何事情都有与它相适宜的情况，不再一一赘言。我希望修正从前的友情，扩张各人的势力，而不是以武力威胁你。但是我很是有些担心，担心这封信不会产生好处。为什么？从前我率军攻逼而又撤军回师，现在我在遥远的地方反而勉慰劝纳，而且辞意谦逊，意愿要求不高，若是以此认为我力量耗尽，恰巧助长你的高傲，不足以打动你的心，那我只能显明地援引古人事例，让你认真地思考一下吧。从前淮南王刘安轻信左吴的计谋，隗嚣采纳王元的劝言，彭宠接受亲信的计策，三个人头脑不开窍，终为

世人所耻笑。而梁孝王不包庇公孙诡、羊胜，窦融赶走说客张玄，这两位贤人既能觉悟，福祉也随之而来。我希冀你对此稍加留意。倘若你能对内争取张昭，对外痛击刘备，以此表明你对朝廷忠心耿耿，再来恢复我们从前的友谊，那么江南的重任就能长久地托付给你，高官厚爵斐然可观。对上使朝廷没有顾虑江东的劳忧，对下则保障百姓安宁与幸福，你享受荣华富贵，我也得到利益，难道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吗？但倘若你忽视我的至诚之心，心存侥幸，亲近张昭、刘备那两人，不忍心施加罪责，这正是所说的小仁的仁慈，是对大仁的残害呀，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再说，倘若你真的怜悯张昭，愿意与他荣辱与共，那么我也能做到摒除我从前对他的恩怨，依顺着你的感情，继续同意他为你做事，希望得到他今后将功补过。其实，你只要擒拿刘备，便足以证明你的诚心。我开列出这两个方案，你审时度势居处其一吧。

我听说荆、扬诸州的将领，得到许多投降的士卒，他们都说交州刺史被你囚执。豫章一地的百姓又拒绝服从你的命令，不肯负担劳役，同时你管辖的地方瘟疫旱灾并行，百姓和士兵死亡很多，他们都纷纷要求我出兵南进，所言大致如此。我听到此言，并不以为愉悦。不过因为道路相距遥远，来降士卒的话未必难以全信，但庆幸他人灾祸的亦不是君子所为。况且百姓是国家的臣民，若对他们爱抚关心施恩，他们会乐于仁爱，崇尚和睦，差不多就近乎完美的道德。近来得到你的襄助，使我不费力气安定江南，如此形势对我十分有益。所以我屯兵固守原地，写信向你致意。古来兵战，双方使臣穿梭其间。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回心转意，以应诗人对“补衮”的赞叹，慎重地思考一下《周易》中“牵复”一语的含义。在明净清澈的流水中洗濯鳞甲，在辽阔的太空中展翅翱翔，良机正在此刻，你要自励而行呀！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1]

吴 质

题解：

吴质的博才，在他每一篇华章里都可以得到尽情的流溢。这是一篇纯属朋友之间的聊天之作，谈谈欢宴的情景，谈谈他到任后的所见所闻和感喟。文辞是那么的华丽自然，而用典又是那么的深邃、广博。幸而阅读这封信的人也是才华横溢的大文士，否则恐怕真要一知半解。

但是仔细地品评咀嚼一番，又感觉吴质在发牢骚。他借助了那么多的典故，似乎在说明他对他这个元城令的小芝麻官根本看不到眼里。是啊，他是堂堂太子的朋友，又学富五车，文采飞扬，元城已无法容纳他高远的心志和思欲。

作者吴质，字季重，济阴（今山东定陶）人。官至振武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和曹丕友善，以文采深蒙他的赏识。

据唐李善注引《魏略》知，此信写于建安十九年（214 年）。当时吴质迁元城令，路经邺城，到元城时给曹丕写下此信。

（《昭明文选》卷 42）

原文：

臣质言：前蒙延纳，侍宴终日，耀灵匿景[2]，继以华灯。虽虞卿适赵[3]，平原入秦[4]，受赠千金，浮觞旬日，无以过也。小器[5]易盈，先取沈顿[6]，醒寤之后，不识所言。即以五日到官[7]。

初至承前，未知深浅。然观地形，察土宜，西带常山[8]，连

冈平、代[9]；北邻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10]。重以泜水[11]，渐渍疆宇，喟然叹息：思淮阴之奇谲[12]，亮成安之失策[13]；南望邯郸[14]，想廉蔺之风[15]；东接钜鹿[16]，存李齐之流[17]。都人士女，服习礼教，皆怀慷慨之节，包左车之计[18]。而质闇弱，无以莅之。若乃迈德种恩，树之风声，使农夫逸豫于疆畔[19]，女工吟咏于机杼[20]，固非质之所能也。至于奉遵科教[21]，班扬明令[22]，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赋事行刑，资于故实[23]，抑亦懔懔[24]有庶几之心。

往者严助释承明之欢，受会稽之位[25]；寿王去待从之娱，统东都之任[26]。其后皆克复旧职，追寻前轨。今独不然，不亦异乎？张敞在外，自谓无奇[27]；陈咸愤积，思入京城[28]。彼岂虚谈夸论，诳耀世俗哉？斯实薄郡守[29]之荣，显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30]，先后不贸[31]。焉知来者之不如今？聊以当覲，不敢多云。质死罪死罪。

注释：

①元城：地名。治所在今河北元氏。
②耀灵：太阳。　匿景：日光隐没，指太阳落山。
③虞卿：亦作虞庆。战国时游说之士。他曾以布衣身份入赵，劝说赵孝成王，被任命为上卿，故称虞卿。此句即说此事。
④平原：即平原君赵胜。战国时赵国贵族，赵惠文王之弟。他曾三次任赵相。公元前259年秦军围邯郸时，他坚守三年，后在楚、魏救援下，一举击败秦军。唐李善注引《史记》载："秦昭王为书遗平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布衣之交。君幸过寡人，愿与为十日之饮。'平原君遂入秦见昭王。"
⑤小器：意为酒量小。

⑥沈顿：疲惫不振，此指醉酒。

⑦此句指吴质迁任元城令，五天后才到元城上任。

⑧常山：即恒山，五岳之一，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汉代因避讳（孝文帝名刘恒）而改常山。

⑨平、代：地名。即平、代两县。平县，在今河南孟县东。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⑩柏人：古地名。治所在今河北隆尧西。高帝：指汉高祖刘邦。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初为泗水亭长，后聚众杀沛县令，树起反秦大旗，经过楚汉战争，于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建立西汉政权。据《汉书·高帝纪》载："上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还过赵，赵相贯高等耻上不礼其王，阴谋欲弑上。上欲宿，心动，问：'县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即指此事。

⑪泜水：水名，今槐河。源自今河北赞皇西南，东流经元氏南，至晋宁入滏阳河。

⑫淮阴：指淮阴侯韩信。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项羽郎中，后投奔刘邦，委任大将。在楚汉战争中战功卓著，为最后消灭项羽势力主将之一。因功封齐王，改封楚王。后被人密告谋反，降淮阴侯。据《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载，公元前207年，韩信率兵攻打赵国成安君。战中他故意假装败退，引诱成安君率兵追杀，然后派精兵从后偷袭赵国空城，将城上赵旗换成汉王旗。赵兵见自己城池已被韩信占领，顿时丧失作战勇气，全军被俘，此句即讲述此事。

⑬成安：即成安君主将陈馀。秦朝大梁（今河南开封）人。陈胜农民大起义爆发，他投奔陈胜，任为校尉。后又攻下赵地，与陈耳立赵王歇为王。韩信率兵攻打赵国，他兵败被杀。　失策：据《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载，广武君

李左车曾建议用诈谋奇计取胜，但陈馀却奉行儒术，不听李左车建议，结果兵败韩信手下。

⑭邯郸：地名。在今河北邯郸。战国时赵都，战国和秦汉时期北方重要的市镇。

⑮廉蔺：即战国时期赵国大将廉颇和大臣蔺相如。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蔺相如在完璧归赵和赵秦渑池相会中表现出色，被赵王封为上卿，位于廉颇之上，引起廉颇不满，廉颇曾信誓旦旦地说："我见相如，必辱之。"蔺相如为使国家安定，大肚忍让，有意回避。后廉颇醒悟，负荆请罪，两人终成莫逆之交。

⑯钜鹿：地名。在今河北平乡西南。

⑰李齐：赵国贤将。《汉书·张冯汲郑传》载：汉文帝对冯唐说："吾居代时，吾尚食监（官名）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吾每饮食，意未尝不在钜鹿也。"

⑱左车：即李左车。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他投奔赵王歇。韩信攻打赵国时，他曾向大将陈馀建议，率军死守城池，而他则率军阻断韩信粮道。陈馀不听，遂大败，他本人也被俘。

⑲逸豫：安乐，享受。　　疆畔：田头。

⑳女工：从事纺织的妇女。　机杼：织布的机器。杼，音著（zhù），织布机的梭子。

㉑科教：法律条令。

㉒班扬：颁布宣扬。

㉓故实：效法前人的先例。

㉔懔懔：危惧、恐惧的样子。懔，音临（lǐng）。

㉕严助：西汉会稽吴（今江苏吴县）人。曾官至会稽太守、侍中。因与淮南王刘安友善，受他谋反事泄牵累被杀。

承明：即承明庐，汉宫承明殿旁小屋，主要为侍臣当值

宿所。此处指朝官。《汉书·严助传》载，严助曾向孝文帝表达了想做地方太守官的意愿，于是孝文帝任命他为会稽太守，还赐书说："君厌承明之庐，劳待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

㉖寿王：即吾丘寿王。字子赣，西汉时赵（今河北邯郸）人。据《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载，吾丘寿王以擅长下棋被召为待诏，迁侍中中郎，后因犯法免官。他上书谢罪，要求养马黄门，未得到允许；又要求守边塞抵击匈奴，又未允许。后东郡盗贼起，他被起用为东郡都尉。

㉗张敞：字子高，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初为太守卒史，宣帝时，任豫州刺史、太中大夫、平尚书事。因得罪大将军霍光，被贬出京城，担任函谷关都尉及山阳太守。据《汉书·循吏传》载，张敞任胶东相时，曾给北海太守朱邑写有一封信，信中说："直敞远守剧郡，驭于绳墨，匈（胸）臆约结，固亡（无）奇也。"即指此事。

㉘陈咸：字子康，西汉沛郡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曾为御史中丞。宦官石显独揽朝权，他上书指责石显。成帝时，任北海、东郡、南阳太守，以杀伐立威。后困贿赂陈汤，被丞相翟方进弹劾。据《汉书·公孙田王杨蔡陈郑传》载，陈咸曾给陈汤写信，说："即蒙子公（陈汤字）力，得入帝城，死不恨。"

㉙郡守：官名。郡中最高行政长官。汉景帝时郡守改称太守。

㉚揆：尺度，法则。揆，音逵（kuí）。

㉛贸：变。

译文：

臣吴质我告白：前次承蒙您延请，陪宴一天，一直到夕阳落山，华灯初上，即使虞卿访问赵国得到百金馈赠；平原君入秦，昭王一连宴请十天，也不能超过君王您的厚待。我酒量有限，先行醉倒，酒醒之后，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醉话。五天后才到达任所。

初来乍到，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辨善恶。但观看此处的地形，考察风土人情，不免有很多值得谈论的。这里西边恒山如带，连接着平、代两地；北面和柏人接壤，那正是汉高祖忌讳的地方。此地又有泜水流过，润滋着肥沃的土地，让人感叹喟然：追忆淮阴侯韩信智取赵歇的奇计；相信成安君陈馀不用李左车之策的失误；南边眺望邯郸，缅怀廉颇、蔺相如的高风亮节；东靠钜鹿，遗存着赵将李齐贤德的遗志。都市里的男男女女，熟悉礼仪教化，个个心怀慷慨正义的气节，人人含蕴李左车的奇谋妙计。然而我吴质却愚昧懦弱，没有临位治理的本领。至于说到行善施德，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让农夫村汉安逸于田间地头，织妇纺女吟唱于机杼旁，本也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至于再说到遵守法律条规，颁布宣扬朝政命令，下无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官衙无横行霸道的流氓奸雄，做事依照刑罚规定，效仿前人的事例，或许还有谨慎做到的可能。

从前，严助放弃了做朝官的欢乐，接受了会稽太守的职位；吾丘寿王离去了当近臣的美差，统领东郡都尉的大权。之后他们都能恢复旧职，追寻着升职的途径。但如今我却不行，不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张敞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自己认为并不奇怪；陈咸积郁着怒怨思念着回京城做官。那些难道是虚谈夸论、欺世盗名吗？实在是轻视了地方官的荣耀，看重帝王近臣的显赫。古今同一标准，前后并无改变。怎知道后来的人不像今天这样？聊作觐见之语，不敢赘言。吴质我死罪死罪。

答东阿王书[①]

吴 质

题解：

平心而论，这篇《答东阿王书》真可称得上是绝美的书札精品，比之于大文人曹植那流丽的华章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文采相当精丽，语言相当优美，结构相当紧凑，用典相当自然，读罢如行云流水，波澜壮阔，宛如一曲玄妙的乐歌。能读到这样的书札实在是一种文化的享受，亦可见吴质的笔下之功该有多么的纯厚。

然而细细地品评，又觉着漂亮的文辞下隐隐着一股火药味颇浓的政治味道，吴质与曹丕是老朋友，曹丕、曹植兄弟又不和，因此可以想象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该有多么的微妙。果不其然，吴质对曹植的来函，均予以委婉又毫不客气地针锋相对。开始一段，吴质借贬低自己，暗中嘲讽曹植。而最后一段，对曹植对自己政绩轻描淡写、不屑一顾大为不满，因此牢骚之言也不觉溢于言表："今处此而求大功，犹绊良骥之足，而责以千里之任；槛猿猴之势，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李北洛一句"往还两书皆足以府（腑）怨不如其已"评语，可谓一语破的。

此书作于吴质任朝歌令后，当时曹植曾写信给他。这是吴质的回覆。

（《昭明文选》卷 42）

原文：

质白：信到，奉所惠贶[2]。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3]乎！夫登东岳[4]者，然后知众山之逦迤也；奉至尊者，然后知百里[5]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羡宠光之休，慕猗顿[6]之富。诚以身贱犬马，德轻鸿毛，至乃历玄阙，排金门[7]，升玉堂[8]，伏虚槛于前殿，临曲池而行觞[9]。既威仪亏替，言辞漏渫[10]，虽恃平原养士之懿[11]，愧无毛遂耀颖之才[12]。深蒙薛公折节之礼[13]，而无冯谖三窟之效[14]。屡获信陵虚左之德[15]，又无侯生可述之美[16]。凡此数者，乃质之所以愤积于胸臆，怀眷而悁邑[17]者也。

若追前宴，谓之未究[18]，倾海为酒，并山为肴，伐竹云梦，斩梓泗滨[19]，然后极雅意，尽欢情，信公子之壮观，非鄙人之所庶几也。若质之志，实在所天[20]。思投印释黻[21]，朝夕侍坐，钻仲父[22]之遗训，览老氏[23]之要言，对清酤[24]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25]出帷，嫫母[26]侍侧，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观，实荡鄙心。秦筝发徽，二八迭奏[27]。埙箫[28]激于华屋，灵鼓[29]动于座右。耳嘈嘈于无闻，情踊跃于鞍马。谓可北慑肃慎[30]，使贡其楛矢[31]；南震百越[32]，使献其白雉；又况权、备[33]，夫何足视乎！

还治讽采所著，观省英玮，实赋颂之宗，作者之师也。众贤所著，亦各有志。昔赵武[34]过郑，七子赋诗[35]，《春秋》[36]载列，以为美谈。质小人也，无以承命。又所答贶，辞丑义陋，申之再三，赧然[37]汗下。此邦之人，闲习辞赋，三事大夫[38]，莫不讽诵，何但小吏之有乎！

重惠苦言，训以政事，恻隐之恩，形乎文墨。墨子回车[39]，而质四年，虽无德于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众，不足以扬名，步武之间，不足以骋迹，若不改辙易御，

将何以效其力哉！今处此而求大功，犹绊良骥之足，而责以千里之任；槛[40]猿猴之势，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

不胜见恤，谨附遣白答，不敢繁言。吴质白。

注释：

①东阿王：即曹植。建安七子之一，曾封东阿王。

②贶：音况（kuàng），赐与。

③绸缪：用绳索缠捆。此处喻为牢固、深厚之意。

④东岳：五岳之一，指泰山，在今山东泰安。

⑤百里：指管辖仅百里之地的地方小官。吴质写此信时，正在朝歌作县令。

⑥猗顿：春秋时鲁人。《史记·货殖列传》载其以经营畜牧和盐业，十年之间成为暴发户。

⑦玄阙：即玄武阙，在西汉皇宫内未央宫北。　金门：又称金马门，汉宫门名。

⑧玉堂：汉代宫殿名。在西汉皇宫建章宫南。也用为宫殿的通称。另汉侍中有玉堂署。

⑨行觞：依次斟酒。觞，音伤（shāng），喝酒用的酒具。

⑩漏渫：漏洞。渫，音谢（xiè），淘去污泥。

⑪平原：即平原君赵胜。战国时赵国贵族，惠文王之弟。曾任赵相，喜养门客，有门客三千。　懿：美德。

⑫毛遂：平原君门下食客。公元前257年，秦围赵邯郸，赵王让平原君向楚求救，毛自荐随行，用勇力与机智说服楚王，与赵联合出兵救赵。

⑬薛公：即齐国孟尝君田文。齐国贵族，田婴之子。因嗣袭其父爵封于薛地，故称薛公。曾为齐相，联合韩、魏先后打败楚、秦、燕三国。此句是讲孟尝君在秦国时为了逃走曾潜入秦宫为昭王爱妾偷白狐皮袍一事，见《史记·孟尝

君列传》。

⑭冯谖：战国时孟尝君门下食客。曾借助为孟尝君到薛地收取债息之际，将不能还息的贫苦者债券烧掉，以此替孟尝君收揽民心。《战国策·齐策》载，冯谖对孟尝君说："狡免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后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后又为孟尝君谋得两"窟"。

⑮信陵：即信陵君。本名魏无忌，战国时魏国贵族。礼贤下士，门下有食客三千。公元前257年，秦围攻赵，他用计谋窃得虎符，遂率兵救赵，击退秦军。此句是讲，信陵君为护城门老人侯嬴驾马车，让他去会见朋友，借以表明自己礼贤下士的决心，事见《史记·信陵君列传》。　虚左：空出车舆的上座。

⑯侯生：即侯嬴。

⑰悁邑：忧郁。悁，音捐（juān）。邑，同悒。

⑱见曹植《与吴季重书》。内有"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前宴即指此事。

⑲此四句是吴质引曹植《与吴季重书》一文中语。

⑳天：此处指君主。

㉑黻：音伏（fù），官印上的丝带。

㉒仲尼：即孔子，字仲尼。

㉓老氏：即老子。

㉔清酤：美酒。酤，音估（gū）。

㉕西施：春秋时期越国苎罗（今浙江诸暨）人。越王勾践曾将她献予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吴亡后，相传她与范蠡泛舟五湖。此处泛指美女。

㉖嫫母：丑女。相传为黄帝妻子。

㉗出自屈原《楚辞》："挟秦筝而弹徽。""二八齐容起郑舞。"

徽：美音。　二八：女乐队以八人为一队，二八即两队。

㉘埙篪：埙，古代吹奏乐器，多为陶制，故又称陶埙。埙，音勋（xūn）。　篪：古代的管乐器，用许多竹管排在一起做成。

㉙灵鼓：古代乐器，一说六面鼓，另说四面鼓。

㉚肃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亦作息慎、稷慎。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一带，主要从事狩猎。

㉛楛矢：用楛木制成的箭簇。楛，音户（hù），木名。

㉜百越：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主要从事农耕、渔猎，有断发文身习俗。

㉝权、备：即孙权与刘备。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孙坚子。初任讨虏将军、会稽太守，拥有江东六郡。后在张昭、周瑜辅佐下，联合刘备于赤壁大败曹操，夷陵之战中又大败刘备，黄武元年（229年）称帝，国号吴。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汉宗室。曾先后投奔过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联合孙权大败曹操于赤壁，占领关中、益州等地。公元221年称帝，国号汉。

㉞赵武：即赵文子，春秋时晋国大夫，赵盾之子。著名的“赵氏孤儿”故事就指的是他。抚养成人后，曾任晋国正卿，执掌国政，为晋国势力最大的六卿之一。

㉟七子：即郑国的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叔段、公孙段。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郑国之地），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荣耀）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恩赐），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奔奔》，子西赋《黍苗》中四章，子产

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叔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

㊱《春秋》：书名。

㊲赧然：脸红羞愧的样子。赧，音腩（nǎn）。

㊳三事大夫：官名。周朝指三公，汉朝以后谓宰相之职。

㊴墨子回车：唐李善注："《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过胜母里；墨子非乐，不入朝歌。'邹阳《上书》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墨子不喜欢音乐，所以走到朝歌便乘车返回。

㊵槛：关野兽的笼子。

译文：

吴质告白。信使已到，手捧着您惠赐的信札。打开信封，展铺书信，看到文采是何等的华美娇丽，而慰解的情意又是多么的深厚呀！人登上泰山，然后才知道众山的连绵不断；事奉至尊的天子，然后才感受官职的卑贱。自从我从邺都归来，思念了五六天，到了半个月时，还心猿意马，茫然若失。我从不敢去羡慕那恩宠光耀的福份，心仰猗顿那样的富有。诚然以身驱贱如犬马，德操轻如鸿毛，登上玄武阙，走入金马门，荣升玉堂殿，凭栏杆于前殿，临曲池而宴饮；然而自已完全不懂做官的礼仪，言辞谈吐还常有漏洞，即使凭恃着平原君那样养士的美德，也自我惭愧没有毛遂自荐的脱颖光耀之才。深蒙孟尝君不惜屈尊折节的礼遇，可缺乏冯谖狡兔三窟的谋略。也许屡屡得到孟尝君那样虚在的德操，却没有侯嬴可以称赞的美行。以上这些，都将会让吴质我积淀在胸中，身怀眷恋又郁郁不快之所在。

如果追忆起那次的宴请，可谓是太不尽兴，倾倒大海作为美酒，合并山峦作为佳肴，把云梦的竹子砍伐造笛，将泗水的木材制筝，然后穷极雅意，尽情欢乐，这的确是公子您的壮怀豪迈，

不是粗俗之人所能相比的。像吴质我的志向，实在是在于事奉君王。寻思着丢弃官印，解下绶带，朝夕相伴于老师的旁边，诵默着孔子的遗言圣训，披览着老子的要义大言，面对飘香的美醪不去斟饮，抛弃着美味佳肴不去享用，让美女走出睡觉的帷幕里，让丑女安然地侍奉在身边，这才是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所追求，明智聪慧之人的操守。至于像从前宴饮的情形，确实激荡着我的心绪。秦筝不断地发出悠扬的声音，两队女乐频频地交递演奏。埙和箫在高大华丽的宫殿里激响，灵鼓在坐席旁咚咚震响。耳畔响起嘈杂的乐声，心情就像马背上的鞍子上下跳动。真可谓威慑北方的肃慎，迫使他们进贡楛矢；震颤南方的百越，迫使他们进献稀有的白雉。更何况孙权、刘备，还值得一瞥吗！

返回朝歌吟诵着光采的大作，观览体味着其间的精华远邃，它确实是赋颂的宗祖、作者的榜样。众人的著述，也各有其言志。从前赵武与诸侯盟会后顺访郑国，郑国七子赋诗言志，《春秋》特地将这件事叙述在内，成为美谈。吴质我不过一介小人物，不能以文采秉承君命。又那些奉答之作文辞粗糙内容简陋，哦吟再三，不禁汗颜羞愧。此地之人娴熟辞赋，就连做官的三事大夫们也无人不能诵读，岂止只有小吏才能呢！

大王您再赐苦口良言，以政事相训导，怜悯之恩充分洋溢于笔墨之间。墨子主张非乐，所以走到朝歌便掉转车头，而吴质我在这里任官四年，虽然对百姓没有什么恩惠，但百姓生活却载歌载舞。儒家与墨家不同，本来由来已久了。然而只有一旅的百姓，不足以扬名；咫尺之间，不足以纵马驰骋。如果不改任官职、更换地方，那么将怎样效力呢！如今身处朝歌，要求建树大的功业，就像绊住了骏马的足蹄，而要求它担负日行千里重任；将猿猴关进笼中，而期望它施展轻捷灵巧的本领。

不胜大王见怜之情，谨遣书奉答，不敢赘言，吴质告白。

答魏太子笺[1]

吴 质

题解：

一场大瘟疫悄然而至，一群文化的生命殒落了。文化圈里只剩下吴质和曹丕，再也没有那种畅快的游历了，再也不能置酒高欢吟诗了。面对悲恸和寂落，他吴质只能浸满泪水，叩问天地："臣独何德，以堪久长？"

然而毕竟还有曹丕那华美的诗文给寂寥的文化枯萎中增添姹紫嫣红，毕竟还有他吴质喷射出一道光亮。我特别喜欢吴质的文章，又特别厌烦他的聒噪，借助对朋友的追忆与悲情，借助为朋友的高歌与叹赏，实在是展示他那颗骚动不安的心和孤芳自赏的情致。

据唐李善注引《典略》载，此信写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建安七子中有不少人死去，曹丕为此写给吴质一封信，此为吴质覆答之作。

（《昭明文选》卷 40）

原文：

二月八日庚寅[2]，臣质言：奉读手命，追亡虑存[3]，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岁不我与。昔侍左右，厕坐[4]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5]，效节明主[6]。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

陈徐刘应[7]，才学所著，诚如来命[8]，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9]，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10]，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11]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12]，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13]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14]。其唯严助寿王[15]，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16]，卒以败亡，臣窃耻之。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17]，以著书为务，则徐生[18]庶几焉。而今各逝，已为异物矣。后来君子，实可畏也。

伏惟所天[19]，优游典籍之场[20]，休息篇章之囿[21]，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22]下笔，鸾龙之文奋矣[23]。虽年齐萧王[24]，才实百之。此众议所以归高，远近所以同声。然年岁若坠[25]，今质已四十二矣，白发生鬓，所虑日深，实不复若平日之时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过之地，以为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可追。臣幸得下遇之才，值风云之会，时迈齿截[26]，犹欲触匈奋首[27]，展其割裂之用也。不胜慺慺[28]，以来命备悉，故略陈至情。质死罪死罪。

注释：

①魏太子：即曹丕，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被立为太子。

②二月八日：指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八日，即公元219年。翌年，曹丕代汉称帝。

③追亡虑存：追悼亡友，思念离朋。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谈及“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此句即指此情。详参见曹丕《与吴质书》一文注解。

④厕坐：杂置一旁。此为谦词。

⑤骋：恣意发挥。　材力：材干。

⑥明主：指曹操。

⑦陈徐刘应：指陈琳、徐幹、刘桢、应玚，皆为建安七子之一。详见曹丕《与吴质书》一文注解。

⑧来命：来信。指建安二十三年曹丕写给吴质的信。

⑨雍容侍从：喻这几位建安七子以自己的文才事奉在帝王左右。

⑩有虞：有战事。虞，忧虑。

⑪羽檄：檄，古代征战时的文书，在文书上插羽毛，叫羽檄，表示事态紧急，迅速传递。

⑫孝武之世：指汉武帝刘彻在位统治期间。汉武帝刘彻，字通，景帝之子。初为胶东王，公元前140年继位。在任期间，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算缗与告缗，冶铁、煮盐、铸钱收回官营，促进农业发展。此外还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用卫青、霍去病为将，北伐匈奴。国家得到空前大治，社会经济进一步得到繁荣。

⑬东方朔：字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东）人。性情诙谐滑稽，善辞赋。初为常侍郎，后官至太中大夫，是汉武帝身边著名弄臣。　　枚皋：字少孺，西汉淮阴（今属江苏）人。著名文学家枚乘之子。好诙谐嫚戏，类似东方朔。初为梁共王郎，后获罪逃至长安。武帝时任为郎，出使匈奴。善于作赋，其作品多于司马相如。

⑭阮陈：指阮瑀与陈琳，建安七子之一。　俦：类。

⑮严助：西汉会稽吴（今江苏吴县）人，严忌之子。武帝时任中大夫，参与军国大政。后官至会稽太守、侍中。与淮南王刘安友善，淮南王谋反事泄，他受牵累，被杀。严助善辞赋。　　寿王：即吾丘寿王，字子赣，西汉赵（治所今河北邯郸）人。初从董仲舒受《春秋》，后官至侍中中郎、东郡校尉、光禄大夫侍中等。汉武帝常让其与大臣辩论国事。

⑯指严助因淮南主谋反被牵累一事。

⑰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著名文学家。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武帝时以中郎将出使西南夷。好读书，善辞赋。曾和卓文君逃至成都，临街当垆卖酒。《汉书·司马相如传》几次记载了他称疾避事的事例，如："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

⑱徐生：指徐幹。建安七子之一。　　庶几：相比。

⑲天：此指曹丕。敬称之词。

⑳场：讲艺之所。

㉑休息：逍遥自在。　　圃：讲艺之所。

㉒摛藻：铺陈、散布词藻。摛，音吃（chī），散布。

㉓虬龙：鳞羽上有五彩斑纹的龙。此喻文采斐然。　　奋：振。

㉔萧王：即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初加入绿林起义军，大败王莽。更始年间，势力发展壮大，经营河北。后于公元25年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刘秀在更始政权中曾被封为萧王。

㉕坠：比喻极快。

㉖耋齿：指年老。耋，音迭（dié），同"耋"，老。

㉗意即挺胸昂首。匈，同"胸"。

㉘偻偻：谨敬。书信中常用客套语。

译文：

二月八日庚寅，臣吴质我言：奉读大札，那种追念故友、思恋良朋的殷殷之情实在是深厚，充盈于字里行间。时光缓缓地流逝，岁月不再与我。从前陪伴您身边的，可有一群文才出众、品德善良的人啊。我们外出穿着便装，入室倾听着音乐的欢快，安排酒宴，把盏畅饮，赋诗作文，相聚不离。自以为可以保持终生

友谊，施展才能，报效国家和明主。哪曾想仅仅数年之间，朋友个个地离开人世。我自己有什么德行，得以活的长久？

陈琳、徐幹、刘桢，应玚这些故友才华横溢，学富五车，确实如您信中所言。可惜他们没能遂愿，真让人痛扼长叹。这些人以自己的才华服侍在您的左右，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假如边境发生了战事，民间酿成了骚乱，军中文书从四面八方传来，羽檄频频送到，如果不是这些诸贤才子们妥善处理，没有人可以担此大任。从前汉武帝时代，文章繁盛、辞赋多彩的要属东方朔、枚皋这样的人，而不能独立地提出个人见解的，即如阮瑀、陈琳之辈。那时只有严助和吾丘寿王参与国政，但都不能很好地善待其身，去参与什么谋划反叛之事，以致事败身亡，我私下里真为他们感到羞耻。至于谈到司马相如，他有意借口有病逃避政事，以著书立说为事业，徐幹和他差不多。但如今这些人全都溘然逝去，化作魂灵清风。后来的这些才人君子，确实是令人可畏啊！

而我们尊敬的太子您，却从容遨游于典籍书山，悠逸于文章之林，立言论辩，通达物理，精邃高妙，下笔走蛇，诗文流丽，文采花簇如五彩斑龙。虽然年龄和萧王相同，但才气却百倍于他。这就是众人议论服从于高见、远近呼声和君王相应的缘故。然而年岁无情，弹指一挥间，如今吴质我已年过四十二岁了，双鬓布满白发，考虑得也日渐深重，确实不像我平日那样充满朝气了。因此我只想保存躯体，安度晚年，再不去涉足什么是非之地，以免为自己增添烦累。如今往昔的那种郊游宴聚的欢乐很难再遇；壮年一过，实在无法追回。但我以我的拙愚幸遇太子的栽培，虽我已年迈耄耋，但值此风云之际仍要挺胸昂首，展示我效忠君王的才能。不胜惶恐，大札奉悉，所以略陈心志。吴质我死罪死罪。

答东阿王笺[1]

陈　琳

题解：

建安文学的座座殿堂，曹子建构筑得最为富丽堂皇。他的诗赋文当可领一代风骚，登峰造极。难怪当他将自己的《龟赋》展示给陈琳时，便引起这位文坛高手的阵阵惊呼。在这封短简中，陈琳几乎调动了他头脑里最赞美的文句，使用了最时髦的比喻。其中兴许也有甜媚、奉谀的味道，但文人对作品的情感应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陈琳（？～217 年），字孔璋，汉末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建安七子之一。初为何进主簿，后附袁绍，典掌文书。袁绍败后，归附曹操。

（《昭明文选》卷 40）

原文：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龟赋》[2]，披览粲然。君侯[3]体高世之才，秉青萍[4]、干将[5]之器，搅钟无声，应机立断。此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焰炳[6]。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骧[7]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哉？夫听《白雪》[8]之音，观《绿水》[9]之节，然后《东野》《巴人》[10]，蚩鄙益著。载欢载笑，欲罢不能。谨韫椟玩耽[11]，以为吟颂。琳死罪死罪。

注释：

①东阿王：指曹植。自太和三年（229 年）至太和六年间，曹植曾封为东阿王。

②《龟赋》：即《神龟赋》，曹植作品名称。其自序中说："龟寿千岁。时有遗余龟者，数日而死，肌肉消尽，唯甲存焉！余感而赋之。"

③君侯：陈琳对曹植的尊称。当时曹植被封为平原侯、临淄侯。

④青萍：一作青荓，春秋时豫让之友，著名侠士。豫让曾让其隐匿桥下，刺杀赵襄子。但青萍既不愿意刺杀君王，又不愿失信朋友，便毅然自杀。

⑤干将：春秋时吴人，善铸剑。

⑥焱：音艳（yàn），火焰。 焰炳：明亮的样子。

⑦飞兔：古代骏马名。 龙骥：飞龙和千里马。

⑧《白雪》：古曲名，据说为师旷所作。

⑨《绿水》：古舞曲名。

⑩《东野》《巴人》：古代民间通俗歌曲。

⑪韫椟：音运读（yàn dú），珍藏在柜中的珍宝。 玩耽：专心研习欣赏。

译文：

陈琳我死罪死罪。昨日多蒙受您加恩辱命，并拿出《龟赋》让我看，我披览后真感到光彩四射，粲然辉煌。君侯您体兼超乎旷世奇才，秉持青萍、干将的器度，拂钟弹奏无声之乐，适应天机果敢立断。这真是上苍赋予的奇禀异才，不是景仰者所能比拟的。佳音高义且远，清雅的词句，奇妙的句子，已使文章光亮多

彩。就好比骏马如飞驰流星，超山越海，连飞龙和良骥还不敢去追赶，何况于那些能力低下的驽马怎能和它齐驱并足呢？聆听《白雪》的高雅之音，观赏《绿水》的优雅舞节，然后再听听《东野》《巴人》的粗俗乐曲，其拙鄙庸卑越发显现。可是再阅读您的大作，有欢乐有畅笑，欲罢不能。谨将它妥善珍藏柜中以供反复哦吟欣赏，并以此作为美吟佳颂。陈琳我死罪死罪。

为曹洪与魏文帝书

陈　琳

题解：

战争从来是恶魔的化身，是人类彼此间自相毁灭的游戏。但战争有时又给人带来自信与雄迈，一种从喋血里走出的壮志神话。现在，曹洪打败了张鲁，绽出了胜利者的笑容，自豪与欢快的同时又忍不住向魏文帝、他的子侄写下一封信，可以爽朗大笑般地炫耀一下自己的雄姿，也可以夸张地再现他军队的沙场搏战。当然感叹一下古今战争的历史画卷很有必要，再表达个人凌云壮志很是时机。

这一切都该感谢那位善于写作挑战性文章的陈琳。经他的手轻轻一挥，一副奔放气魄的画面倾刻凸显。和那些老是在惆怅、情感、呻吟、浩叹中打圈圈的墨客不同，陈琳总是在铺排着一种豪爽与霸气，沉浸于久久不停的思辨里。

据史载，张鲁是建安二十年（215 年）被曹操率兵打败的，当时陈琳随军从征，因此这篇书信大约写于此时。

（《昭明文选》卷 41）

原文：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贼，情奓意奢[①]，说事颇过其实[②]。得九月二十日书[③]，读之喜笑，把玩无厌。亦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念欲远以为欢，故自竭老夫[④]之思。辞多不可一一，粗举大纲，以当谈笑。

汉中[5]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6]，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人挥戟，万人不得近。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7]之触鲁缟[8]，未足以喻其易。虽云“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不义而强，古人常有。故唐虞[9]之世，蛮夷猾夏[10]；周宣[11]之盛，亦仇大邦。《诗》《书》[12]叹载，言其难也，斯皆凭阻恃远，故使其然。是以察兹地势，谓为中才处之，殆难仓卒。来命[13]陈彼妖惑之罪，叙王师旷荡之德，岂不信然？是夏、殷所以丧，苗、扈[14]所以毙；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败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敌哉？昔鬼方[15]聋昧，崇虎[16]谗凶，殷辛[17]暴虐，三者皆下科[18]也。然高宗[19]有三年之征，文王[20]有退修之军，盟津[21]有再驾之役，然后殪[22]戎胜殷，有此武功。焉有星流景集，飙夺霆击，长驱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观之，彼固不逮下愚，则中才[23]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则谓不然。

而来示乃以为彼之恶稔，虽有孙、田、墨、氂[24]，犹无所救，窃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敌国虽乱，尚有贤人，则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还师[25]；宫奇在虞，晋不加戎[26]；季梁犹在，强楚挫谋[27]。暨至众贤奔绌，三国为墟[28]。明其无道有人，犹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萦带为垣，高不可登；折箸为械，坚不可入。若乃距阳平、据石门[29]，摅八阵[30]之列，骋奔牛之权，焉肯土崩鱼烂哉？设令守无巧拙，皆可攀附，则公输已陵宋城[31]，乐毅已拔即墨矣[32]。墨翟之求何称？田单之智何贵？老夫不敏，未之前闻。

盖闻过高唐者，郊王豹之讴[33]；游睢涣者，学藻缋之綵[34]。间自入益部[35]，仰司马、杨、王[36]遗风，有子胜斐然之志，故颇奋文辞，导于他日。怪乃轻其家丘[37]，谓为倩人，是何言欤？夫绿骥垂耳于林坰[38]，鸿雀戢翼于污池，亵之者固以以为园囿之凡鸟，外厩之下乘也。乃整兰筋，挥劲翮[39]，陵厉清浮，顾盼千里，岂可谓借翰于晨风，假足于六驳[40]哉？恐犹未信丘言，必大

噱也。洪白。

注释：

①贼：指张鲁。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汉末占据汉中郡。建安二十年（215 年），曹操曾率兵西征张鲁。爹，音耻（chǐ），与侈意同。

②此处指讨伐张鲁一事。

③指曹丕九月二十日来信。此信已佚，《文选》李善注引残句二句。

④老夫：曹洪自称。

⑤汉中：郡名。今陕西南部，治所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张鲁曾改名为汉宁郡。

⑥四岳三涂：四岳是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三涂是指太行、轘辕、崤渑三山。

⑦兕：音四（sì）。雌性犀牛。

⑧鲁缟：缟，音搞（gǎo）。鲁地生产的细绢。

⑨唐虞：即上古部落时代的陶唐和有虞氏。泛指盛世。

⑩蛮夷：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蔑称。猾：扰乱。

⑪周宣：指西周时宣王姬静。在任上革除厉王时弊政，励精图治，史称"宣王中兴。"

⑫《诗》《书》：即《诗经》和《书经》，儒家经典五经之一。《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书经》即《尚书》，我国古代最早的政治档案汇编。

⑬来命：即来信。

⑭苗：古代部族名称，也称三苗。扈：古国名。在今陕西户县一带。

⑮鬼方：商周时期西北部落名称，活动于今陕西西北境，与商朝屡有战争。

⑯崇虎：即崇侯虎，古代崇国首领。

⑰殷辛：即殷纣王帝辛，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⑱下科：下等。

⑲高宗：殷王武丁的年号，在任上，国家大治，史称中兴之君。

⑳文王：即周文王姬昌，在任上统一渭水流域，将都城迁到丰邑（今陕西洋水西岸）。

㉑盟津：古地名。今河南孟津东。

㉒殪：音谊（yí），杀死。

㉓中才：中等才能。

㉔孙：即孙武，春秋齐人，著名军事家。　田：即田单，战国齐人，著名将领，曾用火牛阵大破燕军。　墨：即墨子，墨家学派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薄葬等。　氂：音毛（máo）。即牦牛。

㉕三仁：指殷纣王时期三位贤人：微子、箕子、比干。他们因谏阻殷纣王贪暴，或被戮，或逃走。　武王：即周武王姬发，曾大会诸侯于孟津，征讨纣王。

㉖宫奇：即宫之奇，春秋时虞国大夫，曾劝阻虞君向晋献公借路。

㉗季梁：春秋时随国大臣，曾设计挫败楚武王侵随阴谋。

㉘绌：黜废。　三国：指殷、虞、随三国。

㉙阳平：关隘名。今在陕西勉县西。　石门：关隘名。在汉中郡西部。

㉚八阵：即方阵、圆阵、牝阵、牡阵、冲阵、轮阵、浮沮阵、雁行阵八种兵阵。

㉛公输：即公输盘，鲁国人，善工程技术，发明过许多生产工具，也称鲁班。　陵：升登。

㉜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曾率师伐齐，连克70余城。

即墨：地名。治所今山东平度东南。

㉝高唐：春秋时齐邑名。今山东禹城西南。　王豹：春秋时卫国人，善歌，居于淇水之滨。

㉞睢：古水名。在今河南境内。　涣：古水名。在今河南境内。　藻缋：具有文采饰物的礼服。

㉟益部：即益州，治所今四川成都。

㊱司马：即司马相如，西汉著名文学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著有《子虚赋》等。　杨：即杨雄，也作扬雄，西汉著名文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曾著有《甘泉赋》等。　王：即王褒，西汉文学家，字子渊，犍为资中（今四川资阳）人。以辞赋著称。

㊲家丘：即东家丘，孔子，字仲尼，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人。

㊳绿骥：即绿耳和赤骥，马名，周穆王“八骏”之一，相传能日行千里。　林坰。坰，音迥（jiǒng），郊外原野。

㊴兰筋：马目上的筋名。　翮：音合（hé）。鸟翼。

㊵六驳：传说中的兽名。

译文：

十一月五日，曹洪告白：

先前初次大败张鲁，将士群情高昂，述说战事经过，颇有些言过其辞。得到您九月二十日来函，读后心喜颜笑，细细品味把玩无以为厌。也想让陈琳代我作一回覆。然而陈琳公务繁忙，没有写信的时间。思念企盼的心情越远越觉得渴望，所以便勉为其难地耗尽我的文思，繁赘鄙辞不可能一一剔除，粗粗略举大纲，权作谈笑。

汉中的地理形势真的是具备了险阻坚固，不管是四岳、三涂，都不可比拟。敌人虽然有精锐兵甲数万人，临高坚守冲要，

一个人挥舞着剑戟，万人攻不上来。然而我方大军过此，就像惊骇的鲸鱼冲破细网，就像狂奔的犀牛顶撞鲁缟，也不足以比喻它致胜的容易。虽然有人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但是多行不义而称霸逞强的事，古来常有。所以唐尧虞舜之世堪称天下太平，可还有蛮夷他族在侵扰华夏；周宣王时代国泰民安，但那些蛮夷们还是和它成为仇敌。《诗》《书》里令人感叹的记录，就是在表明战胜蛮夷是多么的艰难。这都是由于凭恃着险阻和遥远路途，才使他们敢于为所欲为。因此，察看这里的山川地势，即使让那些具有一般才能的人把守，也不会很快被攻破的。来信中陈述他们犯有妖言惑众的罪行，记叙我大军旷达浩荡的恩德，难道不可相信吗？这就是夏桀、殷纣之所以亡国，三苗、扈国之所以覆灭，我军之所以接连取胜，敌人之所以濒濒失败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商汤、周武王的大军何以所向披靡呢？过去鬼方昏昧成乱，崇侯虎谗邪凶狠，纣王残虐无道，此三者都是才智低劣之属。而殷王高宗经过三年的征战，周文王有退修礼教的军事美德，周武王有第二次兴兵孟津、伺机讨伐纣王的时机，这才最后覆灭蛮戎战胜殷商，获得如此巨大的战功。哪有像今天这样，似流星飞骤，日光聚集，狂飙席卷，雷霆万钧，长驱山河之间，早晨发兵傍晚报捷的浩荡壮观。由此看来，对方之敌确实不及愚笨之辈，如果是一般才智的人来守备城池，也不至于如此，这是很明白的事理，即使在一般人看来，也会认为不至如此。

但是，您的来信却认为敌人的凶暴已经形成，即使有孙武、田单、墨子这样的大军事家、骁将或者当年的火牛阵，犹然不可挽救。我私下里又有了疑惑不解。为什么？古来用兵，敌国虽然动乱，但有贤能之人在那里主政，则不能出兵征伐。所以微子、箕子、比干三位贤人没有离开殷纣，周武王便班师返回；宫之奇在虞国主政，晋国便不加征伐；季梁还在随国，强大的楚国便放弃它的谋划。等到各位贤人被贬退奔亡，三个国家遂也变成废

墟。这说明国家虽然无道却有贤人，尚可以拯救。何况还有墨子的守城战略，环绕腰带作为城垣，高不可攀；折断筷子作为守城兵械，坚不可入。假如让他们固守阳平之险，据守石门之要，布下八阵兵法，安排驰骋冲杀的火牛阵，怎么会肯土崩鱼烂呢？假如守城据险并无巧拙的方法，进攻者都可攀援而上，那么公输盘已经登上了宋城，乐毅也拔取了即墨。墨子的守城战略何能获得称赞？田单的火牛阵何能让人珍视？鄙人才思不敏，这之前的事情没有听说过。

听说经过高唐的人，模仿王豹的歌声；游历睢、涣两水间的人，学习礼服服饰的文彩。不久我来到益州地方，仰望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的遗风，具有了著述写作的斐然之志，所以全力奋扬文辞，不同于他日。有人奇怪地轻视我的笔力，正如当年邻人不识孔子，称为东家丘一样，认为是请人代写的信函，这算是什么话？绿耳、赤骥垂耳于莽莽郊外林野，鸿雁在清水池塘收敛双翼，轻亵的人一定认为这是苑囿间普通的鸟雀、外间马厩里劣等的马匹。等到它们整治兰筋，挥动着强壮的翼翅，升登于清澈的浮云之上，顾盼眺望千里之外，难道可以说它们是借翰羽于晨风、凭着六骏的足蹄吗？真害怕您不相信我的话，开怀大笑。曹洪告白。

答魏太子借廓落带书[1]

刘　桢

题解：

文人毕竟是文人，说话属文总让人看着别扭。明明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太子向他索借廓落带，倘若换上别人，甜媚肉麻怕还来不及呢，可这位建安七子之一、大文人刘桢却讥味浓浓地表示不满。什么“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鼲貂之尾，缀侍臣之帻”；什么“尊者所服，卑者所修”，“贵者所御，贱者所先”。幸亏曹丕也是一介感情奔放的大文人，“文人相通”嘛，很可能也就苦笑一番罢了。不过刘桢后来还是因平视曹丕妻甄氏而被曹操判行苦役。

作者刘桢，字公干，东汉末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人。曾官司空谋祭酒、丞相掾属等职。其文学创作最有特色的是五言诗。

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典略》载：“文帝（曹丕）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云：‘夫物因人为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至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返）。’”于是便有了刘桢的这篇牢骚之文。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典略》）

原文：

桢闻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2]；随侯之珠[3]，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4]之尾，缀侍臣之帻[5]：此四宝者，

伏朽石之下，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⑥]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⑦]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⑧]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

注释：

①魏太子：指曹丕。　　廓落带：又称钩络带，一种装饰用的革带。本篇书信写作的起因是曹丕曾向刘桢索取他先前赐赠的廓落带，并写信嘲笑刘桢，因而引起刘桢不满，特回信覆答。

②荆山之璞：指楚人卞和在荆山下得到的那块美玉。璞，未雕饰、磨琢过的美玉。　　元后：指天子。

③随侯之珠：传说中的罕世明珠。干宝《搜神记》载，随侯行路，见一条受伤的蟒蛇，便为它治病，蟒蛇遂衔宝珠作为报答。

④鼲：音混（hún），鼠名，又称黄鼠。　　貂：又称貂鼠。

⑤帻：音责（zé），古代的一种头巾。

⑥畴昔：从前，往昔。

⑦夏屋：大屋。

⑧嘉禾：生长特别旺盛的庄稼，古人将其作为吉祥物看待。

译文：

刘桢我听说，荆山上的璞玉照耀着天子的诸多珍宝随侯的宝珠，烛照着众士的奇珍玩物；南方的黄金装饰在窈窕美女的头上；鼲貂的尾毛悬缀在侍臣的头巾上：这四种奇珍异宝无疑都匿伏于朽石之下，潜藏于污泥之中，而传扬光采在千年之上，播发夺目在往昔之外，也都未能一开始就到至尊之人手里。大凡尊者

所妆戴的都是卑贱者所修造的；高贵者所使用的都是低下者事先试用过的。所以大屋刚落成而施工的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半熟而农夫先品尝米粒。所恨的是，刘桢我佩戴的廓落带没有什么奇妙的装饰，如果确实与众不同，您可以取回去。

为郑冲劝晋王笺①

阮　籍

题解：

应该说，这是一篇令人作呕、极其恶心的笺表，稍稍具有人格与操守的，大概都不会看重它。写信的目的有许多，有回忆友情的，有切磋学问的，有抒发感情的，有礼节性表示谢忱的，也有这种不顾人格的刻意阿谀奉迎的。

请看，高贵乡公打算封司马昭为晋公，进位相国，备礼九锡，而司马昭推辞不受。果真是推辞不受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是虚情假意地表演一番罢了，谁人不知“司马昭之心”呢？然而偏偏却有一些大臣与文人，也假模假样地去替司马昭喊“冤”、“劝阻”。于是如这样怪模怪样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便粉墨登场了。

此篇对司马昭所谓的丰功伟绩大大地、夸张似地进行了宣扬，可以说，该用的肉麻之语全部用上，该写的奉承之话一点不漏。冠冕堂皇的背后隐藏着虚与委蛇，炫目的光圈下堆叠着寡廉鲜耻。真不知大将军司马昭看完这封信，其脸上的喜色该怎样绽放？

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出热闹的活剧中，一介文士、大学问家阮籍却心甘情愿地研墨挥毫，充当捉刀人；而被史书上称作“卓尔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经史”的郑冲也变得俗气起来。看来，文人的那种口口声声的“澹泊心志”之类洒脱之言，有时不可全信。

作者阮籍（210～263 年）字嗣中，三国魏陈留尉氏（今属

河南）人。因官至兵部校尉，故亦称“阮步兵”。工诗文，为竹林七贤之一。

（《昭明文选》卷40）

原文：

冲等死罪。伏见嘉命显至[2]，窃闻明公[3]固让，冲等眷眷[4]，实有愚心，以为圣王作制，百代同风，褒德赏功，有自来矣。昔伊尹[5]，有辛氏之媵[6]臣耳，一佐成汤[7]，遂荷阿衡[8]之号；周公藉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9]，光宅曲阜[10]，奄有龟蒙[11]；吕尚磻溪之渔者[12]，一朝指麾[13]，乃封营丘[14]。自是以来，功薄而赏厚者，不可胜数。然圣哲之士，犹以为美谈。况自先相国[15]以来，世有明德，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阙政，民无谤言。

前者，明公西征灵州[16]，北临沙漠，榆中[17]以西。望风震服，羌戎东施[18]，回首内向。东诛叛逆[19]，全军独克，禽阖闾之将[20]，斩轻锐之卒，以万万计，威加南海[21]，名慑三越[22]。宇内康宁，苛慝[23]不作。是以殊俗畏威，东夷献舞[24]。

故圣上览乃昔以来礼典旧章，开国光宅[25]，显兹太原[26]。明公宜承圣旨，受兹介福[27]，允当天人[28]。元功盛勋，光光如彼[29]；国土嘉祚，巍巍如此。内外协同，靡衍[30]靡违。由斯征伐，则可朝服[31]济江，扫除吴会[32]；西塞江原[33]，望祀岷山[34]。回戈弭节[35]，以麾天下。远无不服，迩无不肃。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36]；明公盛勋，超于桓文[37]。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38]，登箕山而揖许由[39]，岂不盛乎！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何必勤勤[40]小让也哉！冲等不通大体，敢以陈闻。

注释：

①郑冲：字文和，开封（今属河南）人。三国魏时任文学

掾、太保等。司马炎建晋朝后，拜为太傅，封侯。晋王：即司马昭。字子上，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司马师死后，继其职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独揽朝政大权。他曾出兵平定诸葛诞，废杀曹髦，立曹奂为帝。后封相国、晋王。

②嘉命：指景元四年（263 年），司马昭被加封晋公一事。

③明公：对司马昭的敬称。

④眷眷：诚心诚意。

⑤伊尹：名阿衡，一名挚。出身低下。有莘氏女嫁商汤，他作为陪嫁媵臣事奉商汤。后任以国政，协助商汤灭夏，佐太甲继位。

⑥媵臣：古代随嫁的奴仆。媵，音映（yìng）。

⑦成汤：即商汤。他利用伊尹辅政，率诸侯攻伐夏桀，灭夏并建立商朝，自称武王。

⑧阿衡：官名。位属三公，职责是辅佐帝王，主持国政。

⑨周公：姬姓，名旦，周武王胞弟。因其采邑在周，故又称周公。曾辅佐武王灭商，成帝时，由他摄政，出师东征，伐灭武庚、管叔、蔡叔叛乱。后又经三年苦战，平定东方诸国叛乱。　藉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指武王完成王业，天下既安，故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一事。

⑩光宅：覆盖。　曲阜：地名。在今山东曲阜西北，周公就封于此。

⑪龟蒙：指龟山、蒙山，在今山东境内。

⑫吕尚：即姜太公，名望，又称姜子牙。相传他曾在渭水支流钓鱼，被文王赏识。文王被囚羑里时，他和散宜生等一起用美女赎回文王。后以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

磻溪：水名。在今陕西宝鸡东南。相传姜太公曾垂钓于此。

⑬此句指周公、吕尚辅佐伐纣一事。

⑭营丘：地名。今山东临淄一带，吕尚封地。

⑮先相国：指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魏文帝时，拜抚军将军、录尚书事。文帝死后，他辅佐明帝。以后领兵伐蜀、杀曹爽，平定王凌叛乱，独揽曹魏大权。

⑯此句指司马昭平定新平羌胡，耀兵灵州一事。见《晋书·文帝纪》。　灵州：地名。今宁夏境内。

⑰榆中：地名。今属甘肃。

⑱羌戎：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名称，分布于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　东施：指东来向汉朝廷臣服。

⑲此句指司马昭于甘露二年秋七月（公元257年）率兵东征诸葛诞一事。（诸葛诞时任镇东大将军，杀扬州刺史乐綝后，据淮南叛乱）见《晋书·文帝纪》。

⑳禽：同擒。　阖闾，春秋时吴王，春秋五霸之一。因其统治地区在三国时正好为孙权所占据，故此代指孙权。

㉑南海：郡名。秦始皇时置，治所在今广东广州。

㉒三越：指吴越、南越、闽越。今江苏、浙江、福建等地。

㉓苛慝：残暴肆虐。慝，音特（tè）。

㉔东夷：古代对东方少数民族的称呼。李善注引《后汉书》："东夷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献其乐舞。"

㉕光宅：意为安定天下。

㉖太原：郡名。秦时置，治所在今山西太原。

㉗介福：洪福。介，大。

㉘允当：平允适当。　天人：天遂人愿。

㉙光光：光明照耀。　如彼：指伐蜀大败姜维。

㉚衍：过失。

㉛朝服：不战而治服。

㉜吴会：指孙权占据的东吴。
㉝塞：意为酬报神灵的恩德。江原：地名。今四川崇庆东南江源镇东。
㉞岷山：一作汶山，在今四川松潘北。
㉟弭节：停止交往。弭，音迷（mí），靡。节：指符节。
㊱唐虞：指尧、舜。尧号陶唐氏，舜号有虞氏。
㊲桓文：指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小白。在位期间，任用管仲、鲍叔牙。实行政治经济改革，选贤举能，国力日渐强盛。成为春秋时第一个诸侯国霸王。晋文公，晋国国君。姬姓，名重耳。在位期间，实行宽农通商，赏罚分明等政策，国势渐强。春秋五霸之一。
㊳此句指舜曾禅让天下给子州支伯、支伯断然拒绝的故事。
㊴许由：尧、舜时人。相传尧曾想将天下让给他，许由于是逃跑到颍水北岸箕山下隐居。见《史记·伯夷列传》。
㊵勤勤：忠诚的样子。

译文：

郑冲等人死罪死罪。目见册封的皇命圣诏显耀而来，私下里却听说明公打算坚决地辞让。郑冲等诚心诚意，确有一片忠心耿耿。我们认为帝王建立的制度，历代同俗，褒德赏功，一向如此。从前伊尹不过是有莘氏陪嫁的奴仆罢了，但一旦佐助成汤，便戴上了阿衡的桂冠；周公借助天下已定的大势，靠着武王的成功帝业，册封曲阜，占有龟蒙；而吕尚原不过是磻溪边的钓鱼者，一经辅佐武王，便受封营丘。从此以往，功薄而厚赏的，不计其数。可那些德才兼备的人还将此看作美谈。况且自先相国以来，司马氏世代都有显耀美德，辅弼魏室，以安定天下，朝廷里没有过失的执政，世间没有怨言不满。

从前，明公向西征伐灵州，北到沙漠，榆中以西的地方望风慑服；羌戎两胡向东前来臣服。明公又向东诛灭作乱的诸葛诞，使他们全军覆灭。生擒孙权的大将，斩首精兵强卒数以万计，威风施加南海，声誉震慑三越。四海之内安宁康乐，残暴肆虐不再兴起。所以远方各个民族畏惧神威，东夷只好前来贡献乐舞。

因于此，圣上便披览了历代以来的礼仪典章，封侯册王以安定天下，显耀于太原。明公您理应承接圣旨，受纳这样的洪福，以酬答天遂人愿。功勋卓著、光耀辉煌似破姜维；封国册侯、巍巍峨峨如高原。内外协调，里外一心，毫无过失和不当。从此征伐天下，就可以不战而胜渡长江，廓清东吴；西报神恩，酹祷岷山。不靠外交而靠武力，来一统天下。远处之人没有不顺服的，近境之地没有不敬重的。如今我大魏的仁德比尧舜时代还要光耀；明公功勋比桓公、文公还要盛大。如今又像子州支伯不受舜的禅让、许由为逃避尧的禅位而隐居箕山之下，这难道不是更伟大、更光彩的吗？最公最平，谁能与之相比呢？何必诚心诚意地谦逊推让呢！郑冲等不识大体，敢于将自己的想法向您陈述。

与晋王荐卢播书①

阮 籍

题解：

这是一封向晋王司马昭举荐人才的书信。为了使这位同乡小老弟获得朝廷重任，担当要职，大文人阮籍不惜再展他博学的风采，用典肆意迭出，韵味绵软悠长，书生的意气和情趣一览无余。令人理应想到的是，晋王司马昭读罢这篇被才华装点得久久炫目的文章，焉敢不向卢播报以爱怜的微笑？

不知这位卢播事后如何。

（《阮步兵集》）

原文：

盖闻兴化济治，在于得人；收奇拔异，圣贤高致。是以八士②归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③，元凯④咸事。

伏惟⑤明公公侯，皇灵⑥诞秀，九德⑦光被，应期作辅⑧。论道敷化，开辟四门⑨，延纳羽翼⑩贤士，以赞雍熙⑪；是以英俊之士，愿排皇闼⑫，策名委质⑬；真荐之徒，辐辏大府⑭。诚以邓林、昆吾⑮，翔凤所栖；悬黎和肆⑯，垂棘⑰所集。

伏见鄜州别驾⑱同郡卢播，年三十二，字景宣。少有才秀之异，长怀淑茂之量。耽道悦礼，仗义依仁；研精坟典⑲，升堂观奥⑳；聪鉴物理㉑，□通玄妙。贞固足以干事，忠敬足以肃朝，明断足以质疑，机密足以应权。临烦不惑，在急弥明。若得佐时理物，则政事之器㉒；衔命聘享㉓，则专对之才；潜心图籍，文

学之宗；敷藻[24]载述，良史之表。然而学不为人，行不求达，故久沉沦，未阶太清[25]。诚后门之秀伟，当时之利器，宜蒙旌命[26]，和味鼎铉[27]。孔子曰："如有所誉，必有所试。"播之所能，著在已效。不敢虚饰，取谤大府。

注释：

①晋王：即司马昭。字子上，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司马懿之子。官至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执掌曹魏大权。甘露五年（260年），废杀曹髦，立曹奂为帝。死后追赠为文皇帝。

②八士：指周代八位才士，即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和季騧。

③虞舜：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首领。号有虞氏，名重华。在任上选贤进才，剪灭作乱的共工、驩兜、三苗等。后南巡死于苍梧。　　登庸：登用。

④元凯：即八元、八凯，传说中的八位才子。《左传》记高阳氏时有才子八人，即：苍舒、隤敳、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又高辛氏时有才子八人，即：伯奋、仲堪、叔献、季种、伯虎、仲熊、叔豹、季貍。

⑤伏惟：下级对上级的敬词。

⑥皇灵：指天灵。

⑦九德：九种品德。即：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⑧作辅：作宰辅。

⑨四门：四方之门。

⑩羽翼：喻为左右辅佐之士。

⑪雍熙：和平。

⑫皇闼：皇家之门。闼，音踏（tà），门。

⑬策名委质：将自己的姓名书写在书策上，把生命委托给君主。喻为忠君报国，愿意充作死节之士。

⑭大府：指晋王司马昭的府第。

⑮邓林：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树林。《山海经·海外北经》记：夸父与日逐走，口渴欲饮，但饮完黄河和渭水后，仍然干渴难忍，只好去北饮大泽。不料走到半道，便干渴而死。化为邓林。　　昆吾：山名。《山海经·中山经》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

⑯悬黎：古代美玉名。　　和肆：出售宝玉的市场。

⑰垂棘：地名。晋国产玉的地方。后将垂棘喻为美玉名称。

⑱别驾：官名。为州刺史之佐吏，汉时建置。

⑲坟典：即《三坟》、《五典》，均为古代的书名。后指古籍的泛称。

⑳堂：古代宫室的前部份。所谓前为堂，后为室。　　奥：宫室的西南隅，人休息的地方。此句喻为学问研究已达到深邃的程度。

㉑物理：事物的道理。

㉒器：才能，才华。

㉓聘享：走访宴席。

㉔敷藻：布藻。藻，文采。

㉕太清：道家所说的太空。

㉖旌命：褒扬征召。

㉗鼎铉：铉，指鼎扛，此处喻鼎。

译文：

我听说振兴国家治理社会，在于要得到杰出的人才；收选奇才提拔异人，那是圣贤们高尚的情趣。所以说八位才子来到了周朝，周朝的大道得以盛隆振兴；虞舜继承了尧的王位，又有八位

才士都来事奉他。

明公您身为尊贵的公侯，天庭里诞生着灵秀，身上披着九德的光芒，顺应着上苍的安排作了宰辅。谈论道义，播布教化，广开四门，延请招纳佐命之士，以帮助国家的兴盛祥和。所以天地间仁人豪杰都愿意推开皇家的门扉，尽忠报国，贡献生命。而且还由于您真心地举荐人才，您的府上辐辏聚集，挤满了前来自荐的士人。这果真可以用邓林和昆吾山上栖息着飞来的凤凰、卖美玉的市场上摆放着众多的五彩缤纷的美玉来形容。

我见到了我的同乡别驾卢播先生，他年仅三十二岁，字景宣。自幼就有迥异于人的才气和灵秀，长大以后又身怀善良而宽容的器量。他沉醉于道义，喜欢礼仪，依仗高义凭恃仁德；精心钻研古代典籍，由浅臻深，已达到精邃的程度。他聪敏善于鉴别事物道理、精通深奥的玄理和精致的妙论。他的气节牢固足以处理大事，他的忠心慎重足以使朝廷整肃不迫，他的明察判断足以让人正其是非，他的机敏缜密足以应付各种事端。面临繁琐事务他不会迷惑，在紧急时刻他会更加心明眼亮。如果让他佐理当时的物理情状，他就会成为为政的优秀人才；让他受命参加接待宾客的宴会，他就会成为专问独对的能人。让他潜心研究图籍，他会成为文学界的宗师；让他去撰述历史，他会成为良史之才的表率。然而由于他的潜学从不为着别人、行为不求通达，所以长时间默默无闻，没有晋升到朝廷要职。但他果真是才识卓著的优秀后备人才、当代最有用的杰出才子。因此应该承蒙到征召旌扬，担当起大任。

孔子说：“如果有所赞美的，那也一定经受过考验。”卢播的才能和本领已明显地得到了效验。我不敢在晋王您面前虚浮装饰来毁谤大府。

报庞惠恭书

应玚

题解：

故友的情感总是十分珍贵的。但蓦然有一天，一位显贵的故友用轻蔑的眼光投向你，睨目你，你会做何感想？如果是一位政客，他会选择时机陷害你；如果是位武将，他会拔剑与你格斗；如果是个乡村田汉，他会破口大骂；而文人却不同，他会给你写上一封绝交信，引用一大堆令人生涩的典故，或讥刺，或痛恨，文文绉绉、斯斯文文和你道声"拜拜"。起码，大作家应玚就是这样。

作者应玚（？—217），字德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初为曹操丞相掾属，后官至五官将文学。为建安七子之一，有文赋数十篇。

庞惠恭此人生平不详。从书信内容看，大约此人原是应玚的朋友，因显贵而瞧不起应玚，故应玚作书与他绝交。

（《艺文类聚》卷21）

原文：

夫萧艾[①]之歌，发于信宿[②]；《子衿》[③]之思，起不嗣音[④]。况实三载，能不有怀？虽萱草[⑤]树背，皋苏[⑥]在侧，悒[⑦]愤不逞，秖以增毒[⑧]。朝隐之官，宾不往来。乔木[⑨]之下，旷无休息，抱劳而已。足下剖符南面[⑩]，振威千里，行人子羽[⑪]，朝夕相继。曾不枉咫尺[⑫]之路，问蓬室之旧。过意赐书，辞不半纸。慰藉轻

于缯缟[13]，讥望重于丘山，是《角弓》[14]之诗所以为刺也。值鹭羽于宛丘[15]，骋骏足于株林[16]。发明月之辉光，照妖人之窈窕[17]。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视听，亡声命于知友者也。

注释：

①萧艾：即野蒿。屈原《离骚》中有“今直为此萧艾也”。

②信宿：连宿两昼夜，此喻两日。

③《子衿》：篇名。见《诗经·郑风》。

④嗣音：传递音信。

⑤萱草：又名忘忧草，系多年生草本植物。

⑥皋苏：木名。相传汁味甘甜，饮之不饥，解除劳累忧思。

⑦悒：音邑（yì），忧愁不安。

⑧秖：义通只。　毒：痛苦、悲恸。

⑨乔木：本指枝干长大的树木，此处喻指权贵之人。

⑩剖符：古时帝王分封诸侯或功臣，将符节剖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作为信守的凭证。　南面：指天子。

⑪行人：使者的通称。　子羽：即公孙挥，春秋时郑国大夫。

⑫咫尺：咫，音纸（zhǐ），比喻距离很近。

⑬缯缟：轻薄的丝织物。

⑭《角弓》：篇名。见《诗·小雅》。这首诗主要对周王朝贵族因种种矛盾而兄弟亲戚相疏相怨进行讽劝。本文作者引用此诗，意在对庞惠恭表示不满。

⑮鹭羽：用鹭的羽毛制作的舞具。　宛丘：地名。今河西淮阳县。

⑯株林：地名。今河南西华夏亭镇北，为春秋时陈国夏姬之子征舒的封地。

⑰窈窕：音杳挑（yǎo tiǎo），文静而美好。

译文：

屈原对萧艾的怨歌是感发于经过两日美丽香艳的芳草变成了荒荒野蒿。《诗经》《子衿》篇里的忧思是产生于传递音信不通。更何况已经三年之久了，怎能不怀念冥想？即使是萱草长在了北堂，皋苏就在身旁，郁闷忧悒的心情依然不能消解。只是在我的心中增添更大的悲苦。我，作为挂名的闲官，和宾客们不常往来。身在那些好似繁茂的大树——权贵们之下，没有休息闲赋的时候，只不过空持辛劳而已。先生接受了朝廷的封赐，功名振威声扬千里之外，来来往往地像子羽那样的使者络绎不绝、早晚不断。为什么就不曾屈尊行走咫尺的路途，来到陋室茅屋探访一下故旧？承蒙先生惠赐一函，可文辞却不足半页。抚慰探问的情意轻于缯缟，讥讽责备的语气重于丘山，这正是《诗经》《角弓》所以要讽刺的呀。你高举着鹭羽在宛丘之上，驰骋奇骏在株林之间。你希望迸发明月的残辉余光来映照佳人的窈窕身材容貌，这正是眩迷众人的眼睛与耳朵、丧亡美声佳名于知心友人的行为啊！

为刘表谏袁谭书①

王　粲

题解：

这是一封散逸着浓浓情感的信札，就好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向他的晚辈讲故事。本来一奶同胞的手足兄弟，理应彼此间和睦相待，但偏偏因为政治的原因相互厮杀、仇隙顿生。这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身为兄弟俩父亲老朋友的刘表当然不愿意看到兄弟阋于墙的场面，于是，一封由大作家王粲捉刀的劝诫信便应运而出。

平心而论，刘表的心肠并没有那样好，只不过面对着曹操咄咄逼人的情势，他不愿意眼看自己的同盟破裂而危及自身。

作者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初避难荆州，事刘表。后劝刘琮归降曹操，被曹操辟为丞相掾，官至侍中。工于诗文，为建安七子之一。

据《三国志》载，袁绍死后，其手下逢纪、审配假借遗诏，立三子袁尚为嗣，从而引发袁谭与袁尚之间的仇杀。于是刘表令王粲代他写信给两个兄弟，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合好如初，共同抗曹。

（《后汉书·袁绍传》）

原文：

天降灾害②，祸难殷流。初交殊族③，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斁④。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

忍也[5]。然孤与太公[6]，志同愿等，虽楚、魏[7]绝邈，山河迥远，戮习乃心，共奖[8]王室，使非族[9]不干吾盟，异类[10]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腻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殒，贤胤承统，以继洪业[11]。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邺都[12]，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13]，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14]，使股肱分成二体，匈膂绝为异身。初闻此问[15]，尚谓不然，定闻信来，乃知阏伯、实沈[16]之忿已成，弃亲即仇之计已决，旃旆[17]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18]，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19]，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20]富强于一世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昔齐襄公报九世之仇[21]，士匄卒荀偃之事[22]，是故《春秋》美其事，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23]，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24]；宣子[25]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仇[26]，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27]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28]有不弟之傲，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29]，未若郑庄之于姜氏[30]；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傲[31]。然庄公卒崇大隧大乐[32]，象敖终受有鼻之封[33]。愿捐弃百痾，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

注释：

①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东汉末地方军阀。初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侯，董卓之乱后任荆州牧。先后平定属境内割据势力，成为当时重要割据势力。

袁谭：袁绍长子。袁绍死后，其手下逢纪、审配假借遗诏，立三子袁尚为嗣，从而在袁氏后代中引发继位危机，袁氏诸子互相攻杀。此信即是企图劝说两人和好，不要再反目为仇。

②天降灾害：指汉末董卓之乱。公元189年，董卓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从而酿成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局面。

③殊族：异族，此指羌胡。董卓年少时曾与异族豪帅相勾结。

④彝伦：指纲常伦理关系。攸：助语词。斁，音杜(dù)，败坏。

⑤时人不能相忍：指当时中原军阀相互征伐，抢夺地盘。

⑥太公：指袁绍。袁绍字本初，东汉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北）人，地方军阀割据代表人物。

⑦楚、魏：楚指楚地荆州，魏指冀州治所魏郡。

⑧奖：辅佐。

⑨非族：即少数民族。

⑩异类：同上。

⑪殂殒：即死亡。胤：后代。

⑫奕世：累代。丕显：大而显赫。邺都：地名。治所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

⑬河外：黄河以北。

⑭无忌：即费无忌，春秋时楚国大夫。初任平王太子建少傅。因忌伍奢受宠，遂谗太子建与伍奢，太子建被迫逃奔于宋，而伍奢被杀。二垒：指袁谭、袁尚兄弟两人营垒。

⑮问：言。

⑯阏伯、实沈：相传为上古帝王高辛氏两位儿子，因不和睦

而互相攻伐。

⑰旃旆：音粘佩（zhān pèi），战旗。泛指战争，战事。

⑱城下：即邺城南皮，今属河北。

⑲三王五伯：三王即指夏、商、周三位开国君主禹、汤、周文王；五伯即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宋襄公、秦穆公。（一说晋文公、齐桓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越王勾践）。

⑳徼：通邀，招致。

㉑齐襄公：春秋时齐国君主。名诸儿，公元前698年继位。荒淫无道，滥杀无辜，后为公孙无知、大夫连称所杀。报九世之仇，指齐襄公为其九世祖哀公报仇一事。齐哀公曾因受纪侯谗言而被杀死，齐襄公于是出兵灭纪国，替祖先复仇。

㉒士匄：春秋时晋国大夫。匄，音盖（gài）。荀偃：春秋时晋国大夫。荀偃曾率师与十余国伐齐，士匄协助他。伐齐未克，荀偃病死，士匄继续率师伐齐。

㉓伯游：荀偃的字。

㉔曹：指曹操。

㉕宣子：即士匄。

㉖忘先人之仇：指袁尚围攻袁谭，袁谭派辛毗求救于曹操一事。袁氏兄弟之父袁绍曾于官渡被曹操大败，忧郁而死。

㉗竹帛：竹简与白绢，此处喻为书籍。

㉘冀州：指袁尚。他曾任冀州刺史。

㉙见憎于夫人：指袁谭为袁绍后妻刘氏嫉恨。刘氏偏爱年轻貌美的袁尚。

㉚郑庄之于姜氏：郑庄公和弟段同为姜氏之子，但姜氏喜爱段而厌恶郑庄公。庄公继位后，姜氏怂恿段阴谋叛乱，企图攫夺王位。事泄，姜氏被放逐。

㉛重华：即舜，上古五帝之一，部落氏族首领。相传在任上选拔人才，命禹治水，颇有治绩。晚年将王位禅让于禹。象傲：舜的同父异母弟弟。他和其母想谋害舜，但舜称帝后，并不歧视怨恨他们。

㉜大隧之乐：郑庄公的母亲姜氏被放逐后，庄公后悔。但因其说过“黄泉相见”的话，便挖地道和姜氏相见。相传庄公当时作诗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子和好如初。此句即为此故事。

㉝有鼻：古国名。故都在今湖南道北。

译文：

上天降下了像董卓之乱这样的灾害，祸难从此肆恣横流。董卓开始和羌胡结盟，终使汉室社稷岌岌可危，纲常伦理惨遭堙灭。因此通达明白之士莫不为国而痛心嫉首，更忧伤当时的权贵们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互不相让。然而我和你的父亲志向相同，虽然荆州和魏郡相互隔绝，远隔山山水水，但是都齐心协力共佐汉室，使得各地军阀不敢侵扰我们的同盟，蛮夷不能阻隔我们的友情，这也是我和你父亲互无腻心所得到的真情。可是谁想到呢？功绩未成，你的父亲已经仙逝。你们这些贤能的后代承继爵位，得以继续洪业。宣扬世世代代的恩德，步履显赫至尊的权位，使敌人在邺都城下摧枯拉朽，显扬伟业于北方大地，安定已经占据的广袤疆宇，威武雄视于黄河之外。凡我盟友大众莫不追随跟从。然而何曾想到青蝇在战旗上飞来飞去，如费无忌那样的小人游说于你们兄弟的营垒之间，使得本来一体的腿股双臂裂分为二，胸膛脊骨断为异身！我刚刚听说这件事时，还以为不至如此，稍后又听使者叙说，才知像阏伯、实沈两兄弟互相仇怨一样那么严重，抛弃亲情阿附仇敌的打算已经形成双方战旗在中原大地上交混摇动，邺都和南皮城下暴尸累累，堆积如山。目睹这个

场面不觉让人哽哽咽咽，恍恍惚惚不知是存是亡。自那上古的三皇五帝、春秋五霸，到腥风血雨的战国时代，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的故事时有发生。然而有的是想成就一番王业，有的是想奠定霸主之功，这都是所谓的逆取顺守，并且是招求让国家富强起来。从没有见过弃绝亲情即接近于异类，动摇人伦道德的根本，而能够保全长久地生活于时世的。从前齐襄公为他的九世祖哀公报仇，士匄终于完成荀偃未竟事业，所以《春秋》赞扬他们的美德道义，君子称颂他们的忠信至诚。伯游对于齐国的怨恨不如你的父亲对于曹操的怨恨；士匄承继荀偃的大业不如你承继袁家的基业。而且自古君子逃难不投奔仇国，亲情绝交不相互恶言忿詈，更何况忘却了你生父的仇雠、弃绝亲戚之间感情，而成为万世劝诫的事例，也给我们坚固的同盟以巨大的耻辱！蛮夷戎狄将会有责骂讥讽的话语，更何况我们自己的民族呢，能不为此痛心疾首吗？大凡想在人世上青史留名，就应当保全自己的宗庙，怎能同胞兄弟互相间指责谤毁，争执计较成败得失呢？倘若袁尚有不遵守兄弟礼仪的傲慢，没有羞愧忍让的礼节，那么你也应当放弃主张，承揽屈辱，以铸就大业为己任。假如有一天平定了曹操，再使天下人评判你兄弟之间是非曲直，不也是很高义的举措吗？如今你被夫人厌恶，其实还没有达到郑庄公和他母亲姜氏那样的程度。你们兄弟之间嫌隙也远远比不上舜帝和象傲那样。可是郑庄公却豁达地在地道里和他母亲相见，捐弃前嫌；象傲最终又被他哥哥赐封有鼻国君。我真诚地希望你们抛弃恩怨前嫌，追寻旧日兄弟间情谊，恢复当初母子兄弟手足之情。如今我整顿好战马、士卒，翘首眺望共立大业的那一天到来。

为刘表与袁尚书

王　粲

原文：

表顿首顿首，将军麾下：勤整六师[①]，芟[②]讨暴虐，戎马斯养，罄无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③]当路，虽遣驿使，或至或否，口使引领，告而莫达。初闻郭公则、辛仲治[④]通内外之言，造交遘[⑤]之隙，使士民不协，奸衅并作，闻之愕然，为增忿怒。校尉刘坚、皇河、田买[⑥]等前后到荆，得二月六日所起书，又得贤兄贵弟显雍及审别驾书[⑦]，陈叙事变本末之理，乃知变起辛、郭，祸结同生，追阏伯、实沈[⑧]之踪，忘《棠棣》[⑨]死丧之义，亲寻干戈，僵尸流血，闻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书传[⑩]，思与古比。昔轩辕有涿鹿之战[⑪]，周公有商、奄之军[⑫]，皆所以剪除灾害而定王业者也，非强弱之争，喜怒之忿也。是故虽灭亲不为尤，诛兄不伤义也[⑬]。今二君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负。当唯曹氏是务，不争雄雌之势；唯国是康，不计曲直之利。虽蒙尘垢罪，下为隶圉[⑭]，析入污泥，犹当降志辱身，方以定事为计。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若使金与金相迕，火与火相烂，则燋[⑮]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⑯]天性峭急，迷于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见。仁君智数弘大，绰有余裕，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归是于此，乃道教之和，义士之行也。纵不能尔，有难忍之忿，且当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兄弟之怨，使记注之士[⑰]定曲直之评，不亦上策邪？且初天

下起兵[18]，以尊门[19]为主，是以众寡喁喁，莫不乐袁氏之大也。今虽分裂，有存有亡，向然景附，未有革心[20]。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缪，克己复礼[21]，以从所欢，则弱者自以为强，危者自以为宁，诚欲戮力长驱，共奖王室，虽亡之日，犹存之愿，则伊周[22]不足参，五霸[23]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则戎狄蛮夷将有诮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为君之役哉？则是太公坟垄，将有污池之祸[24]；夫人弱小，将有灭族之变。彼之与此，岂可同日而论之哉？且行违道以自存，犹尚不可，况失义以自亡，而遗敌之禽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25]，而遗田父之获也。昔齐公孙灶[26]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27]，故曰："二惠竞爽犹可[28]，又弱一个，姜氏[29]危哉！"表与刘左将军及北海孙公佑共说此事[30]，未尝不痛心入骨，相为悲伤也。今整勒士马，愤踊鹤立，冀闻和同之声，约一举之期，故复遣信，并与青州书。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若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临书怆恨，不知所言。刘表顿首。

（《古文苑》卷10）

注释：

①六师：即六军。原指天子的军队建制，后泛指军队。

②芟：音山，割草。引申为削除。

③狼虎：指各地军阀。

④郭公则：即郭图。　辛仲治：即辛评。两人为袁谭手下谋士。

⑤交遘：与交构同。指郭图、辛评虚构事端，挑拨谭、尚兄弟之间关系。遘，相遇。

⑥校尉：官名。秦汉时为统兵武职，低于将军，高于都尉，品秩不等。　刘坚、皇河、田买：均为抵达荆州的使者。

⑦显雍：袁熙的字。袁熙，袁绍次子。　审别驾：即审配。字正南，魏郡（治今河北临漳）人。为袁绍重要属下，曾任冀州治中别驾。

⑧阏伯、实沈：上古帝王高辛氏两个儿子。见前文注⑯。

⑨《棠棣》：篇名。见《诗经·小雅》。旧言此篇为召公宴兄弟之诗，诗中以棠棣比作兄弟，颂扬兄弟之间情谊。

⑩案：考。　书传：指典籍、著述等。

⑪轩辕：传说中的中华文明始祖黄帝。因居轩辕之丘，因名轩辕。　涿鹿之战：传说黄帝与蚩尤进行的部落间战争。涿鹿之战以黄帝胜利为终。蚩尤为九黎部落中领袖。涿鹿在今河北涿鹿东南。

⑫周公：名旦，周武王之弟。曾佐武王灭商。武王死后，由他摄政，分封诸侯，营建洛邑，建立典章制度。　商：武王灭商后，其商民安置地，今河南北部。　奄：古国名。在今山东曲阜东。　军：指军事行动。史传，周公摄政时，居于商地的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奄和夷淮响应，于是周公率师东征，平定暴乱，动荡社会局面基本稳定。

⑬灭亲、诛兄：指周公东征时大义灭亲，将两个叛乱的兄弟管叔、蔡叔绳之以法。

⑭隶圉：圉，音雨（yǔ），被拘禁的罪人。

⑮燋：通焦，烧焦。

⑯青州：即袁谭，他曾任过青州刺史。

⑰记注之士：专门负责记录史实的史官。

⑱天下起兵：指袁绍联合各地军阀共讨董卓。

⑲尊门：对袁氏家族的敬称。

⑳革心：变心。

㉑克己复礼：抑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礼教规范。

㉒伊周：即殷周时代两位重臣伊尹与周公。伊尹，名阿衡，或名挚，殷商时著名政治家，曾帮助商汤改善政治、增强实力，最终攻灭夏桀，建立殷商。

㉓五霸：即春秋时五位霸主，见前文注⑲。

㉔污池之祸：古有掘宫室以为污池之事，此处指掘挖坟墓后使墓室变成纳污之地，喻为袁氏后代将面临灭亡。

㉕韩卢：又称韩子卢，犬名。此犬善跑。　东郭：又称东郭逡，兔名。此兔善跑。此典出自《战国策·齐策三》，淳于髡给齐王讲政事：韩子卢追赶东郭逡，当两只动物都疾跑疲惫时，田父坐收渔人之利，将两只动物全部抓获。

㉖公孙灶：字子雅，齐惠公之孙。

㉗晏子：即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时任齐卿，历任灵、庄、景三君。以节俭著称，善忠言直谏。传世有《晏子春秋》一书。　子期：公孙灶之子。

㉘二惠：指齐惠公两位孙子公孙灶和公孙虿。　竞爽：争为光荣。

㉙姜氏：指齐国。因齐国第一任君主为姜太公，故名。

㉚刘左将军：即刘备。　孙公佑：曾为北海太守。

译文：

刘表我叩地而拜，敬拜将军麾下：获悉将军训练六军，剪除讨伐暴虐，兵器战马厮养奴仆，没有不尽善尽美，很好，很好！山河阻隔，虎狼当道，虽派遣驿使，有的到了，有的没有到，常使我伸颈远望，翘首以待，有事相告而没有让将军听到。起初我听说郭图、辛评两人内言外传，有意制造事端、挑拨离间，遂使吏士民众不合、邪恶争端的传闻，便感到十分惊愕，对他们所作所为气恨恼怒。校尉刘坚、皇河、田买等人陆续来到荆州，接到

将军二月六日来函，又接到将军贤兄贵弟显雍和审配的书信，陈述事件的前因后果，才知事变的起因全是辛评、郭图造成的。祸难连结同生兄弟，使你们又重蹈当年阏伯、实沈兄弟相斗的覆辙，而忘却了《棠棣》一诗里兄弟情义笃重的美德，亲情之间大动干戈，血流成河，尸遍山野，让人听了都不禁呜呜咽咽，恍惚得不知是生还是死。于是我思考着前人的记载，思想着与古人之事做一比较。从前黄帝有涿鹿与蚩尤的鏖战，周公有对商、奄的征伐，他们都是为剪除祸难而成就王业的，不是为一争势力的强弱、忿恨于一时的喜怒哀乐。所以虽然大义灭亲也不是罪过，诛杀兄弟也不伤道义。如今你们两位仁君刚刚继承先人基业，沿袭先父的法度，前有国家安危的思虑，后有先公遗恨的忧愤。理应全力考虑对付曹操，不去拚争谁强谁弱的时势，只去全力考虑国家的安危与稳定，不计较是非曲直的小利。这样，即使是蒙受尘垢耻辱的罪名，屈身为奴仆罪人，从宗庙分离出来沦入泥潭，也应该暂放下远大的志向、忍辱负重，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对付阴鸷谲诈的曹操为根本。为什么这样呢？金木水火这些物质因其刚柔相济能得以相生、相互补益，才能为民所用。倘若使金属与金属互相碰击，火与火互相烧灼，就会因烧焦而摧折毁坏，均不能起到它各自的作用。如今袁谭天性峻刻急躁，受眼前利益迷惑，事情发生的曲直是非是昭然可见的。仁君你聪明过人，才智韬略弘大深远、绰绰有余，应当以宽洪大量包容袁谭的小才小量，以你的优质包容他的劣质，假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才是礼仪教化所要求的和谐，节义仁士所做到的行动。纵然不能做到这一切，有难以忍受消抹的仇怨，那也应该先剿灭曹操以完成先父袁绍的遗恨心愿。大事情做完以后，再来品评兄弟之间的嫌隙，让史官们去议论其中的是非曲直，不也是上等之策吗？何况当初天下兴起兵事，以贵家族为盟主，所以大小势力如水中群鱼之口向上，没有不向慕、乐见袁氏强大的。如今天下虽然四分五裂，有的存

在，有的已衰亡，但仍然心怀仰慕，如影子相随，没有人变心背叛。倘若你们兄弟能悔改先前缪错，抑制自己言行，行为遵循礼义，顺从众人的心愿，那么力量薄弱可以转化强大，身处危境可以化险为夷，曾经追随过袁氏的那些大小势力一定会全力长驱疆场，共同辅佐汉室，即使阵亡之时，依然保存着坚强的意愿，伊尹、周公不足以同列为三，春秋五霸不足以同列为六。倘若执迷不悟、违而不改，那么连戎狄蛮夷都将会有责诘讥讽之言，何况我们这些同盟，怎能再去齐心协力为你效力呢？如果行为如此，先父的坟茔将要变成污池的灾祸，母亲妻女将要有灭族之变。彼此两种不同的结果，怎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呢？而且行为悖违道义以求自存！尚且不能达到；更何况失去道义而自取逃亡，让敌方去捕捉擒拿，那就更难自存。这就像韩子卢追逐东郭逡，两方都疲惫，白白送给农夫擒获一样。从前齐国公孙灶去世，晏子预见他的儿子子期不能免于失去王位的灾祸，所以说："两位贤孙都活着争做好事，现在公孙灶死去，齐国便危险了。"刘表我和佐将军刘备、北海太守孙公佑谈及此事，没有不痛心疾首、互相悲惋伤心的。如今我们整训士卒和战马，群情激奋伫候音讯，希望听到和好一心的声音，相约共举大业的佳期，所以再次去函，并同时给袁谭也修书一封。如果顺利如意，那么袁氏家族不是能和汉廷一样兴旺发展吗？如果不顺利，那么我们的同盟将永无希望！面对书札怆然悲愤，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刘表在此顿首。

与魏文帝笺

繁　钦

题解：

以瑰丽而娇媚的文采去昭展音乐家的风姿，维妙维肖之中让人不觉深临其境，痴醉于中，的确很难。而繁休伯先生却做到了。这是一篇向曹丕推荐音乐家都尉薛访车子的书信，但内容却生动、有趣地描摹了这位音乐大师的丰姿。借助于比喻与拟人，他把无声的文字变幻得十分有声，把静态的画面演绎得极富动感。这里，只要静静地去品、去听，耳畔便会传来悠远婉转的乐声。一串骊珠余音绕梁，如飞泉鸣玉，如闻天籁……醉了，也要痴了。

作者繁钦（？～218年），字休伯，三国魏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曾任曹操主簿，跟随曹操西征。工诗赋，长于书记。

（《昭明文选》卷40）

原文：

正月八日壬寅[①]，领主簿[②]繁钦，死罪死罪。近屡奉笺，不足自宣。顷者鼓吹[③]，广求异妓[④]。时都尉薛访车子[⑤]，年始十四，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白上呈见，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观试，乃知天壤之所生，诚有自然之妙物也。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⑥]，细不幽散[⑦]，声悲旧笳，曲美常均[⑧]。及与黄门鼓吹温胡[⑨]，迭唱迭和，喉所发音，无不响应。曲折沉浮，寻变入节。自初呈试，中间二旬，故欲傲[⑩]其所不知，尚之以一

曲，巧竭意匮，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遗声抑扬，不可胜穷；优游转化，余弄未尽。既其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⑪，凄入肝脾，哀感顽艳。是时日在西隅，凉风拂衽⑫，背山临溪，流泉东逝。同坐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泫泣殒涕⑬，悲怀慷慨。自左𫘤史妠、謇姐⑭名娼，能识以来，耳目所见，佥⑮曰诡异，未之闻也。窃惟圣体，兼爱好奇，是以因笺，先白委曲。伏想御闻，必含余欢。冀事速讫，旋侍光尘⑯，寓目阶庭，与听斯调，宴喜之乐，盖亦无量。钦死罪死罪。

注释：

①正月：指建安十七年正月，即公元212年。

②主簿：官名。执掌典颁文书，办理事务。

③鼓吹：演奏以鼓吹乐为主的乐队。此处特指戏班子。

④异妓：具有奇异之才的艺妓。此时妓主要指艺人，无后代妓女之妓意。

⑤都尉：官名。职掌武职，地位略低于将军。魏晋时，地位渐低。　薛访：人名。　车子：即将车之子，驾驶车子的人。

⑥抗越：高过。抗，高。

⑦幽散：断绝。

⑧常均：泛指一般性、普通的曲调。　均，古代乐器里调整声音高下、清浊使用的调谐机关。

⑨黄门：此处指集训歌伎乐工的场所。　温胡：乐工的名字。

⑩慠：同傲，此处有欺骗的意思。

⑪北狄之遐征，胡马之长思：《北狄征》、《胡马思》均为古乐名。

⑫衽：衣襟。衽，音任（rèn）。

⑬泫泣：哭泣。　　殒：同陨，落下。

⑭左𩨒、史妠、謇姐：均是当时的乐人名。

⑮佥：音千（qián），皆。

⑯光尘：敬词，称赞人的风采、光采。

译文：

正月八日壬寅，主簿繁钦我死罪死罪。近来多次向您进奉笺文，依然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不久许多乐队广泛搜求音乐奇才，恰巧这里有都尉薛访的车夫，年纪刚刚十四岁。他能发出婉转动听的歌声，简直就像那胡笳的声音。我曾向圣上禀报过，果然如人所讲的。我和圣上马上去观试，才知天地之中确实有自然而然的神奇妙物。他的乐声婉转悠长，内含沉厚，哀音外泄，激荡情感，高不越度，柔不绝音，颤声悲过旧笳的凄惋，曲乐动听于一般的乐调。曾和黄门鼓吹温胡轮流唱和，喉间所发音量无不产生浑厚的回响。顿挫起伏，变化合拍。从最初当面演试，中间经过二旬，温胡本想骗他有所不知，想演唱一曲胜过他。怎奈自己技艺乏匮，技不如人。然而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却抑扬顿挫，不可穷尽，悠扬缠绵，余音绕梁。既有悲吟幽咽，又相杂于哀怨思慕之情。咏《北狄征》曲，奏《胡马思》歌，那种凄凄悲怆的歌声直入心腑，让嬉戏者和美好的人都为之感叹不已。这时正是日暮黄昏之时，微微的凉风拂抚着衣襟，背靠山林，面对泉溪，晶莹的泉花欢快地东流。和我同坐的观众无不仰天长叹，无不泪盈满面，柔肠百转，人琴俱亡。自左𩨒、史妠、謇姐这些名伶以来，悉识乐曲，耳目所见，都称之奇异诡秘，从未听到过。我私下里揣摸您有多种爱好的猎奇，所以特奉此笺，先说明原委。我想您若是倾听此人的唱曲，一定会由衷地欢乐。衷心地希望这件事速速办成，让他侍奉于您的身旁，在庭间欣赏优美的音乐，闲逸欢快的乐趣大概也会是无限的。繁钦我死罪死罪。

与侍郎曹长思书

应　璩

题解：

文化人的精神世界里，最大的痛苦与不幸莫过于怀才不遇。你想，一位顶尖的才子，只因没有高贵的出身，没有官场上的靠山，没有慧眼识才的伯乐，被迫无奈地厮守于孤寂清寒，昏烛黄卷，默默地打发一天一时，直到耄耋老态，这该是多么地惨忍啊。

应璩也许就属于这样的人，所以他只有靠给亲朋通信来排遣他内心的积怨与悲凉，来诉述他的苦闷与无奈。或许他也会自我安抚一下那颗受伤的心灵，但终究他还要长吁短叹的。

作者应璩（190～252），字休琏，建安七子中应玚之弟，魏文帝、明帝时为散骑常侍。齐王时，为侍中、大将军长史。工诗文，善为书记。曹长思，生平不详。一说为应璩表弟。

（《昭明文选》卷41）

原文：

璩白：足下去后，甚相思！想叔田有无人之歌[1]，阓阓有匪存之思[2]；风人[3]之作，岂虚也哉！

王肃[4]以宿德显授，何曾[5]以后进见拔，皆鹰扬虎视，有万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参于高妙[6]，复敛翼于故枝。块然独处，有离群之志。汲黯乐在郎署[7]，何武[8]耻为宰相，千载揆之，知其有由也。

德非陈平[9]，门无结驷[10]之迹；学非扬雄[11]，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12]，无下帷之思[13]；家贫孟公[14]，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15]，红尘[16]蔽于机榻。幸有袁生[17]，时步玉趾[18]，樵苏不爨[19]，清淡而已，有似周党之过闵子[20]。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鱼逝，春生者繁华，秋荣者零悴。自然之数[21]，岂有恨哉！聊与大弟[22]陈其苦怀耳。想还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注释：

①此句出自《诗经·郑风·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意谓叔外出狩猎，里巷内无人居住。

②此句出自《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出其闉闍，有女如荼，匪我思且。"意谓城门之外，虽然女子如云，但没有我思念的人。闉闍，音因暗（yīn àn），古代瓮城的门。

③风人：指诗人。

④王肃：字子雍，三国魏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人，王朗子。历官秘书监、侍中、太常、中领军等职。学问广博，遍注群经。

⑤何曾：字颖考，魏晋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官至太尉，进封公。性奢侈，日食万钱。

⑥追参：追随并列为三。　高妙：指前面提到的王肃、何曾。

⑦汲黯：字长孺，西汉濮阳（今属河南）人。家世为卿大夫，官至九卿。他好直言劝谏，有治绩。武帝征伐匈奴，他反对战争，认为以和亲通好为上　郎署：即令史令府，为官秩地位较低的官员办事机构。汲黯曾被汉武帝任命为淮阳太守，但坚辞不受，情愿做郎中一类职务。（郎中一职主责宿卫宫禁）

⑧何武：字君公，西汉蜀郡郫县（今属四川）人。官至廷尉、御史大夫、大司空等职。成帝时，封为汜乡侯。曾主张限田限奴婢而遭贵族官僚反对。

⑨陈平：秦末汉初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楚汉战争中，任刘邦护军中尉，为刘邦一统天下、建立西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西汉建立后，封曲逆侯；与周勃定计，铲除吕氏集团，迎立文帝。后任丞相。

⑩结驷：用四匹马拉的车舆。《汉书·陈平传》中说，陈平青年时代，家中贫困，但门外常聚集大户人家的车舆。

⑪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著名文学家。曾著有《甘泉赋》、《校猎赋》等。《汉书·扬雄传》载，扬雄嗜酒，常有好事之徒携酒肴到他府上，一边喝酒，一边切磋学问。

⑫仲舒：即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西汉著名经学家。曾建议非孔子之学皆绝其道，汉武帝采纳其建议，下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著有《春秋繁露》，宣扬"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从而形成一套封建神学思想体系。

⑬下帷：放下悬挂于堂室内的帷幕，意即闭门读书。

⑭孟公：即陈遵，字孟公，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陈遂之孙。历官河南太守、九江与河内都尉，封嘉威侯。平生喜欢饮酒，每与宾客饮酒，便闭门不许其出，至醉才休。

⑮闺闼：即闺门。

⑯红尘：闹市的飞尘。

⑰袁生：作者的朋友。

⑱时步玉趾：多次光临，经常造访。

⑲樵苏：即柴草。　　爨：音篡（cuàn），烧火煮饭。此句

喻为贫穷得无米下锅。

⑳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今山西代县）人，东汉隐士。出身富家，曾将自己财产广散于宗族，然后游学长安。光武帝时曾征召进京，坚辞不为官，后隐居。

闵子：即闵贡，字仲叔，太原（今属山西）人。与周党同乡，时称节士。

㉑数：规律，定数。

㉒大弟：指曹长思。

译文：

应璩告白：自从先生离开以后，我十分想念！想那《诗经》里美貌而仁德的叔外出打猎，里巷之内无人居住，再想那《诗经》里“出其闉阇，有女如荼，匪我思且”这段话，诗人的笔下，怎能说是空洞而夸大的呢？

想当年，王肃以年老而有德望被授予高官，何曾到晋朝被提拔为太尉，他们都犹如雄鹰奋扬猛虎目光，有传播到千里之外的赫赫声威。而那些很少能得到帮助的，没有办法追随他们并列为三。他们只好在干枯的树枝上收敛起羽翼，孤独地相在一处，产生离群之志。汲黯乐意做郎中，而不想当什么太守，何武以宰相为耻辱，长久地揣测忖度这些人事，知道他们有自己的原因。

至于我本人，贤德没有陈平那样高，所以门庭前没有豪华的车舆来访；学识没有扬雄那样博，所以厅堂上没有饮酒的宾客；我的才能比董仲舒差得很远，所以没有必要放下帷幕，潜心读书；我的家比不上陈遵富有，所以也没有安排酒宴、招待朋友的欢快。悲凉的冷风吹起于寂寞的闺门，厚厚的闹市飞尘遮蔽于房间的几案床榻。幸亏还有袁生时常来访聊天，柴草还有，而无米之炊，只不过清谈而已，就像周党探访他的老同乡闵贡一样。

肌肤腐朽的毛发就要脱落，河川干涸的鱼儿就要死去，春天

生长的就会繁茂，秋天茂盛的就会枯荣。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怎能会有怨恨呢！姑且和兄弟你陈述一下我苦闷的心情。想你很快会来看我，所以不必再多说了。应璩告白。

与广川长岑文瑜书①

应　璩

题解：

据说应璩这人好管闲事。曹爽执政时，多有违反法度之事，他总是作诗讥讽，切中时弊。这篇书札又可谓是管闲事的典型之作。

本来祈雨祷天是地方官的一项职责，如何祈雨，雨下不下，不关应璩的事。但这位文士却偏偏喜欢喜笑怒骂一番，犯犯文人爱发牢骚、爱惹事生非的怪毛病。

此书开始先描述天旱的情形，"沙砾销铄，草木焦卷"；接着笔锋一指，指出祈雨不得的缘故完全是因为这些地方官不能体恤下民、品德败坏。口气那么的尖锐，文风那么的泼辣，性情那么的直率，真不知当时祈雨的官员读罢，会不会愤懑至胸？

据唐李善注说，当时广川县大旱，官员祈雨不得，所以休琏作书讥刺一番。

原文：

璩白：顷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砾销铄②，草木焦卷，处凉台而有郁蒸之烦，浴寒水而有灼烂之惨。宇宙虽广，无阴以憩。《云汉》③之诗，何以过此？土龙矫首于玄寺④，泥人鹤立于阙里⑤，修之历旬，静无征效，明劝教之术，非致雨之备也。

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灵坛，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阳盱⑥，殷汤之祷桑林⑦，言未发而水旋流，辞未卒而泽滂沛。今

者云重积而复散，雨垂落而复收，得无贤圣殊品，优劣异姿，割发宜及肤，剪爪宜侵肌乎[8]？周征殷而年丰[9]，卫伐邢而致雨[10]，善否之应，甚于影响，未可以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谨书起予[11]。应璩白。

注释：

①岑文瑜：广川县令。广川，古地名。在今河北景县西南广川镇。

②销铄：熔化。铄，音朔（shuò）。

③《云汉》：《诗经·大雅》中篇名。此诗为周宣王求神祈雨之作。

④土龙：用土制成的龙，用以祈雨。　玄寺：即佛寺。

⑤泥人：用泥塑成的人像，用以祈雨。

⑥夏禹：夏部落首领，以治水闻名。　阳盱：水名。即杨华薮，在今陕西华阴县。

⑦殷汤：即商汤王，商族部落首领。用伊尹辅政，攻灭夏桀，建立商朝。　桑林：地名。相传商汤曾在此赤身祈雨。

⑧据唐李善注，商汤灭夏后，天下大旱五年，汤于是剪去头发，用木棍压手，祈祷上帝，代民求雨。

⑨指商汤灭夏桀一事。

⑩卫：春秋时诸侯国名，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
　邢：春秋时诸侯国名，在今河北邢台一带，后为卫国所灭。

⑪起予：启示，提醒。《论语·八佾》有“起予者商（指子夏）也”一语。

译文：

应璩告白：近来上天炎热干旱，日甚一日，沙石熔化，草木焦枯，就是身处凉台也有热蒸的烦忧，就是沐浴于寒水之中也有灼热伤烂的痛苦。宇宙天地虽然广大，却没有荫凉可以休憩。《云汉》诗中吟到的干旱，怎么能超过这里的灾情？无奈之下，土龙仰首于寺庙，泥人树立于里巷，祭祷已经有十几日了，可是依然寂静而没有应验，举行劝勉教化的方式并非达到求天下雨的途径。

了解体恤普通百姓，赤身拜跪于炎日之下，虔诚地登上祈雨的神坛，这才能做到苦心至诚。从前夏禹在阳盱河边解衣自罚，殷汤在桑林赤身苦苦祈求，他们的祈祷之言还没有说出，河水就回流；他们的求告之辞也没有讲完，大雨便滂沱而下。如今浓云重积又散去，眼看雨落又再收，出现这样的情景，恐怕是现今的官员和古代圣贤的品德不一样，祈雨的做法又有优劣之分，而且是不是缺乏割发及肤、剪爪及肌的至诚之心呢？当年商周征伐夏殷而五谷丰登，卫国伐邢而风调雨顺。吉凶福祸的感应，对上苍而言，就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迅速。其中的事理不能不认为是这样。想正确地思索人与天的关系还没有考虑好，为此谨致书作为启迪。应璩告白。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应 璩

题解：

文人们总是喜欢寄情于山水自然之间，从那里汲取生命的欢乐。像这位应休琏先生，在游乐中寻觅到精神上的快慰。他把自然描摹得那么畅快，把弋钓生活挥发得如此闲逸，让人看了，也真想和他一道出游，尽享大自然赐予的种种情趣。

然而随着笔触一转，精神却突然变得滞重。森严的门阀等级和都市的尘嚣让作者的心绪变坏变颓，这里只有金钱、官爵和门第，这里没有远山、溪流和闲趣。于是作者唯有长叹一口气，再发发内心的积怨，算是完成一个文士的复归。

"休琏书最多，俱秀绝时表"，的确，应璩的书札总是那么的流畅、清新。

此书约作于魏齐王嘉平二年（250年）。

原文：

璩报：间者北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①]，旷若发矇[②]。风伯扫途，雨师洒道[③]，按辔[④]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⑤]。接武茅茨[⑥]，凉过大夏[⑦]；扶寸肴修[⑧]，味逾方丈[⑨]。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⑩]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⑪]，弋[⑫]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⑬]赞善，便嬛[⑭]称妙，何其乐哉！虽仲尼忘味于《虞韶》[⑮]，楚人流遁于京台[⑯]，无以过也。班嗣[⑰]之书，信不虚矣。

来还京都，块然独处。营宅滨洛[18]，困于嚣尘，思乐汶[19]上，发于寤寐。昔伊尹辍耕[20]，郅恽投竿[21]，思致君于有虞[22]，济蒸人于涂炭。而吾方欲秉耒耜于山阳[23]，沈钩缗于丹水[24]，知其不如古人远矣。然山父不贪天地之乐，曾参不慕晋楚之富[25]，亦其志也。

前者邑人念弟无已，欲州郡崇礼，官师授邑，诚美意也。历观前后，来入军府，至有皓首，犹未遇也，徒有饥寒骏奔之劳。俟河之清[26]，人寿几何？且宦无金张之援[27]，游无子孟之资[28]，而图富贵之荣，望殊异之宠，是陇西之游[29]，越人之射耳[30]。幸赖先君之灵，免负担之勤，追踪丈人[31]，畜鸡种黍，潜精坟籍，立身扬名，斯为可矣。无或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为意，广开土宇，吾将老焉。刘、杜[32]二生，想数往来。朱明之期[33]，已复至矣，相见在近，故不复为书。慎夏自爱。璩白。

注释：

①芒：山名。即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北。
　　黄：指黄河。

②发矇：矇，同蒙。意即掀起蒙在头上之物，眼前视野明亮。

③风伯：神话中的风神。　　雨师：神话中的雨神。

④辔：音佩（pèi），驾驭牲口用的嚼子和缰绳。

⑤春酒：冬天酿制、春天喝饮的酒。

⑥接武：意足迹相接，即步入，走入。武，足迹。　茅茨：茅屋。

⑦大夏：大厦，高大的屋室。

⑧扶寸：扶，古代长度单位，四寸为扶。形容微小。
　修：肉干。

⑨方丈：一方见丈之地，形容满桌都是丰富美味佳肴。

⑩菀：音玉（yù），茂盛。

⑪春芳：即春花。　崇：充。　若华：神话中的若木之花。《楚辞·天问》有“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若木，即古神话中树名，生于昆仑山极西处、日落的地方。

⑫弋：弋射，用带丝绳的箭射。

⑬蒲且：人名。古代传说善于射箭的人。且，音居（jū）。

⑭便嬛：人名。传说中善于垂钓的人。　便嬛，音骈环（pián huán）。

⑮仲尼：即孔子，字仲尼。　《虞韶》：相传为虞舜时代的乐名。

⑯楚人：指楚庄王。　京台：高台，此句意见应璩《与满公琰书》注⑯。

⑰班嗣：西汉人，好老庄之学，以渔钓为乐，隐居为荣。唐李善注引《汉书》，有班嗣给桓生的一封信，叙其心志。

⑱滨洛：洛阳的近郊。

⑲汶上：指汶水，春秋战国时齐地，在今山东境内。春秋时闵子骞曾隐居于此。

⑳伊尹：名阿衡，一说名挚。初作为陪嫁媵臣事奉商汤，后任以国政，辅佐商汤攻灭夏纣。商汤死后，继位的太甲为人残暴，他又将太甲放逐。唐李善注引《孟子》“伊尹耕于有莘（古地名。在今河南开封东南），而乐尧舜之道。”即指此。

㉑郅恽：字君章，西汉末汝南西平（今河南舞阳）人。通晓《韩诗》、《严氏春秋》和天文历数。王莽摄政时，曾指责他篡汉而被捕。东汉建立后，任江夏教授，被举孝廉，授皇太子《韩诗》，后官至长沙太守。唐李善注引《东观汉记》记郅恽不愿随郑次都隐居弋阳山中，以渔钓为娱的故事。

㉒有虞：即有虞氏，指舜。

㉓耒耜：农具名。耒，音垒（lěi），形状像木叉。耜，音四（sì），犁。　　山阳：地名。在今河南焦作东南。

㉔缗：音民（mín），钓鱼的绳子。　　丹水：水名。在今山西高平。

㉕山父：即巢父，唐尧时高士。将树作为自己的巢，在上面休息，故称巢父。尧想将天下禅让于他，拒不接受。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鲁国大夫，孔子学生。曾作《孝经》，以倡导孝闻名。李善注引《孟子》："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缺少）之?'"即指此。

㉖河之清：黄河浊水得以澄清。

㉗金张：即金日磾和张汤。金日磾，字翁叔，本为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时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汉，金日磾被送入皇宫养马。后官至侍中。因捕获何罗以功封秺侯。昭帝时，与霍光共同辅政。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人。官至廷尉、御史大夫。在任上，修编法令，审理案件，实行盐铁专卖，剪除豪强地主。金日磾和张汤均为西汉重要大臣。

㉘子孟：即霍光，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汉武帝去世，他受遗诏辅政。昭帝时，任大司马将军，封博陆侯。借机除掉桑弘羊和上官桀，遂掌握朝政实权。昭帝死后，迎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又将他废黜。

㉙陇西：地名。今在甘肃境内。

㉚越：地名。在今浙江境内。唐李善注引《淮南子》："越人学远射，参天而发，适在五步之内，不易其仪。时已变矣，而守其故，譬犹越之射尔。"

㉛丈人：老人，喻指隐士。

㉜刘、杜：似为应璩的两位朋友。

㉝朱明之期：指夏季。朱明，指夏天。

译文：

应璩报知：近来到北方一游，内心欣喜之至。登上邙山，渡过黄河，顿时视野开阔，一片明敞。风神为我清扫道路，雨神为我洒洗径途，车舆停在寂静的路面，遍望崇山旷野，便也走到了我该歇息的地方，喝着那香浓的春酒。步入荒草凄迷中的茅舍，凉爽舒适赛过了城里的高楼华屋；吃着那小小的干肉，味道都胜过奢侈的豪宴。逍遥自在地漫步于池塘之上，在茂盛的柳林下浅浅地哦吟。编织着春花充作佩戴之物，折下若木来遮蔽太阳的日落。用绳箭射下天空中飞翔的鸟儿，撒食饵钓出深潭中畅游的鱼儿，连蒲且也会称赞我射箭的本能，连便嬛也会颂扬我垂钓的巧妙。此时我该有多么的快乐啊！即使孔子欣赏《虞韶》忘记了肉味，楚庄王留恋于京台而拒绝子瑕的宴请，其欢乐也不过如此。班嗣信札中所谈及的垂钓之乐，确实真切不假。

以后回到了京城，我真的孤寂独处。在洛阳近郊建造宅第吧，却困扰于世俗的喧嚣。于是我向往那汶上的隐居之乐，以致几乎梦寐难舍。从前伊尹停止耕作而去做朝官，郅恽抛弃鱼竿，想帮助国君成为尧舜，拯救百姓于生灵涂炭。然而我将要手持着耒耜到山阳耕田，把握着鱼杆在丹水钓鱼，深知我与先人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相差太远了。当然巢父并不贪求占有天下的荣乐，曾参决不羡慕晋、楚的富豪，也是他们高尚的心志所然。

从前同乡的人对我弟感念不已，想让州郡崇尚仪礼，使我弟成为官吏的老师，教授乡邑。但我纵观古今，进入军府充做官吏的人到了满头白发之时还没有机遇升迁，只是白白地付出饥寒忙碌的辛劳。就像等到黄河水由浊变清，人的一生寿命该有多少?

况且求官没有金日磾、张汤这样重臣的帮助，人朝从政没有霍光这样大臣的靠山，而想贪图富贵显荣，指望与众不同的宠恩，这就好比是像陇西之人在水中游泳，越想快越往下沉；也好像越人弯弓射箭，越想射远反而更近。可是我幸而依赖先祖的魂灵免于为生存而奔波辛劳，追随天下的高士隐客，饲养鸡禽，种植谷粟，潜心精研古籍，修身显名。这样做真的可以满足了啊！然而，这不过是我凭空想像的虚浮之言，徒增内心的忧愁伤感而已！效外的田野最让我中意，广开荒土，营造屋宇，我将在那里颐养天年。刘、杜两位好友可以多次往来。炎热的夏季已经又来临了，我和你们即将相会，就不再致书问候。夏天炎炎，谨保重身体。应璩告白。

与满公琰书①

应 璩

题解：

文人多事，书卷气太浓。你看，明明只是告知一下不能参加朋友的漳渠之会，大不了说一声“因故不能前去”便罢，却偏偏引经据典，之乎者也。又是京台之乐，又是良增邑邑。文人的那种酸腐味一览无余。

还有对满公琰到他府上作客，也是华丽文辞满目，夸张装饰盈眶，流泛着一股浓浓的书卷味道。不过话说回来，倘若真的那样平淡地说上二句大白话，既不点缀，也不飞扬，那么也真是太无情趣与生动，反而无美感可言。

据唐李善注说，“公琰前日曾过休琏，至明日，欲遣书谢，值公琰又使人来召璩，璩别事不得往，故为报。”

（《昭明文选》卷 42）

原文：

璩白：昨日不遗，猥见照临②，虽昔侯生纳顾于夷门③，毛公受眷于逆旅④，无以过也。外嘉郎君谦下之德，内幸顽才见诚知己，欢欣踊跃，情有无量。是以奔骋御仆，宣命周求，阳书喻于詹何⑤，杨倩说于范氏⑥。故使鲜鱼出于潜渊，芳旨发自幽巷，繁俎绮错⑦，羽爵腾飞⑧，牙旷高徽⑨，义渠哀激⑩。当此之时，仲孺不辞同产之服⑪，孟公不顾尚书之期⑫。徒恨宴乐始酣，白日倾夕，骊驹就驾，意不展宜，追惟耿介，迄于明发⑬。

适欲遗书，会承来命，知诸君子复有漳渠⑭之会。夫漳渠西有伯阳之馆⑮，北有旷野之望，高树翳朝云，文禽蔽绿水，沙场夷敞，清风肃穆，是京台⑯之乐也，得无流而不返乎⑰？适有事务，须自经营，不获侍坐，良增邑邑⑱。因白不悉。璩白。

注释：

①满公琰：即满宠之子满炳，字公琰，山阳昌邑（今山东金乡）人。曾任别部司马。

②猥见照临：意为亲自光临探访。猥，音伟（wěi），谦词，苟且。

③侯生：即侯嬴，战国时魏国隐士。家贫，年七十岁时任大梁（魏国都）夷门守门小吏。曾向信陵君献计，窃取兵符，从而达到救援赵国的目的。 夷门：战国魏大梁城东门。

④毛公：战国时赵国处士。据《史记·魏公子列传》记："公子（指信陵君）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赌徒），薛公藏于卖浆（酒）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闲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此句即指此事。后毛公、薛公又劝信陵君归国援救击败正攻打魏国的秦军。

⑤阳书：鲁国隐士，善于钓鱼。李善注引《说苑》载，宓子贱来到单父（地名，今山东单县），阳书便给他讲述一番钓鱼的道理，暗喻他要尊老礼贤，施以教化。 詹何：楚国人，善于钓鱼。

⑥杨倩：宋国善于沽酒的商人。李善注引《韩子》，讲述杨倩沽酒的技巧以及透过沽酒而论述一番为政之理。 范氏，未详。似也是一位精通卖酒者。

⑦繁俎：几案上堆满了酒肉。俎，音祖（zǔ），祭祀时盛肉

食的礼器。绮错：纵横交错。

⑧羽爵：如鸟形，左右有两翼的酒杯。腾飞：迅疾传送。

⑨牙旷：即伯牙与师旷。伯牙，古代传说春秋时期中的乐师，善弹琴。他曾师承成连，三年不成，后随成连到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鸟悲号，遂有所感动，琴艺大增，相传有琴曲《水仙操》、《高山流水》。师旷，字子野，春秋时晋国乐师。目盲，善弹琴。卫灵公到晋，令乐师师涓抚琴，师旷听后认为是亡国之音，遂加以制止。高徽：高雅悠扬的典调。

⑩义渠：古族名，西戎之一。分布于岐山、梁山、泾水、漆水之北（今甘肃庆阳、泾川）一带。春秋时和秦国屡有战事，其国音乐比较哀婉忧伤。

⑪仲孺：即灌夫，字仲孺，西汉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七国之乱时，他与父亲共同从军，以军功升郎中将。武帝继位，又官至淮阳太守、太仆、燕相。为人好任侠，家财数千万，门客几百人。后与魏其侯窦婴友善，被弹劾诛族。据《汉书·窦田灌韩传》载，田蚡想约请灌夫探访魏其侯，灌夫以同母姊姊有丧服而推辞。

⑫孟公：即陈遵，字孟公，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人。初为京兆史。王莽摄政时任校尉，封嘉威侯。好饮酒，每与宾客饮酒，即关门，不醉不准外出。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大司马护军，出使匈奴。《汉书·游侠传》记："遵耆（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尝有部刺史奏事，过（探访）遵，值其方饮，刺史大穷，候遵霑醉时，突入见遵母，叩头自白当时尚书，有期会状，母乃令从后阁出去。"即指此事。

⑬骊驹：诗歌篇名，内容主要为离别告辞之歌。明发：

翌日黎明天空发白。

⑭漳渠：水名。即漳水，源于山西，流经今河南北部。

⑮伯阳之馆：伯阳，即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又字伯阳。道家创始人。馆意即庙宇。

⑯京台：高台。

⑰此句李善注引《淮南子》：令尹（官名）子瑕（人名）请饮，庄王许诺。子瑕具（设下酒宴）于京台，庄王不往，曰："吾闻京台者，南望猎山，北临方皇（大泽名），左江（长江），右淮（淮河），其乐忘归。若吾德薄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恐流而不能自返。"

⑱邑邑：同悒，忧愁。

译文：

应璩告白：昨日承蒙先生不弃，亲自光临探访，即使从前侯嬴在大梁的东门口接待信陵君、毛公在异国馆舍受到信陵君拜访，都没有超过我这样的荣幸啊。对外，我褒扬称颂先生谦逊礼下的美德；在内，我庆幸一个愚昧无知的人被您引为知己并至诚相待。我，忍不住欢呼雀跃，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所以我命令差役驾车前去，传达我的命令购买食物，准备宴饮。让阳书告诉詹何钓出鲜肥大鱼，使杨倩教会范武酿出美醪，于是鲜美的鱼从深潭里钓出，香醇的美酒从幽巷里购回。堆满佳肴的几桌纵横排列，盛满酒水的羽杯传来送去，如伯牙、师旷的乐师弹奏悠扬的曲调，哀伤激越的义渠域外之曲也在这里奏鸣。当此之时，就是灌夫也不会借口母姊的丧服而拒绝，陈遵更不会只因尚书的约期谢绝参加。我只是怨恨宴饮刚开始欢酣意浓，白日的太阳却已经西斜落山。来访的客人唱着《骊驹》登车返回，欢快的情感来不及渲泄舒展。追忆此刻的情形，内心忐忑不安，竟长夜不眠，直到雄鸡报晓、东方发白。

正准备派人送信，却恰巧接到先生的大札，知道各位朋友还有漳渠的聚会。漳水的西边有老子的祭庙，北边有平坦的旷野可供眺望。这里高大的树林遮蔽了朵朵白云，漂亮的水禽覆盖了绿水碧波，河边的沙基平阔泛着闪亮，微微的清风拂吹，皱起一股凉意。这便是楚庄王赞美过的京台，欢乐恬适的京台，怎么能不让人流连忘返呢！然而正巧我公务缠身，必须亲自处理。不能参加漳水的盛会了，我的心是多么地忧愁难过。因此禀告不能详悉。应璩告白。

诫子书

王　昶

题解：

其实，书信的世界里最能体会出人生与情感的真切，譬如王昶这封诫子书，就比留给他子孙一块田地、一爿房舍更实惠。他把做官的哲学、处世的学问、人生的行止，真实地、毫无夸大又毫无隐没地传给他的后代。没有文人们那种酸腐的气味，也不扮演长辈令人作呕的说教形象。一切皆自然而然，但着实透出不少狡黠。

作者王昶，字文舒，三国魏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初为太子文学，后历官兖州刺史、徐州刺史、征南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司空等职。可谓是官场老手，智略过人。

王昶后人皆亦官亦宦，大约得利于他的这篇经典之作。

（《三国志·魏书·王昶传》）

原文：

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①]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②]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

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3]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4]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5]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杅[6]有铭，几杖[7]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8]也。若范匄对秦客而武子击之[9]，折其委笄[10]，恶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11]。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12]，王叔负罪于周[13]，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14]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子贡方人[15]。赐[16]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昔伏波将军马援[17]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人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18]，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19]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于铁钺[20]，大为炯[21]

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22]，甘长饥于首阳[23]，安赴火于绵山[24]，虽可以激贪励俗[25]，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26]，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27]，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广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28]，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幹[29]，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先[30]，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先九族[31]，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

注释：

①宝身：珍重自己的身体。

②祖习：尊奉和学习。

③悔吝：后悔与耻辱。

④干名：干，求取；求取功名。

⑤玄默：即指深沉寡言。古人常称老子玄默，仲尼所师。

冲虚：冲，空虚；虚无。玄默与冲虚均为道家常用词汇。

⑥盘杅：盘子和浴盆。杅，音盂(yú)。

⑦几杖：案几和手杖。

⑧阙党：即阙里，春秋时孔子的故居。《论语·宪问》有“阙党童子将命。”

⑨范匄：即春秋时晋国贵族范武子之子范燮。此段语出自《国语》：“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也。’击之以杖，折其委笄。”

⑩笄：音基（jī），盘头发或别往帽子用的簪子。

⑪陵人：侵犯别人。

⑫三郤：指春秋时在晋国执掌大权的郤至、郤锜、郤犨三兄弟。公元前574年，晋厉公寿曼为加强君权，利用三郤和贵族栾氏等人的矛盾，暗使宠臣胥童率800名武士围攻郤氏并将其杀掉。

⑬王叔：指周武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周公摄政时，曾让他们三人共同监视商纣王之子武庚，史称“三监”。但三人不服，遂勾结武庚叛乱，后被周公平定。

⑭机：机缘。

⑮子贡：孔子的弟子，春秋时卫人，端木氏，名赐。善于辞令，曾历任鲁国和卫国。　　方人：评论人。

⑯赐：指子贡。

⑰马援：字文渊，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初为新莽新成大尹，后为刘秀平定陇右出谋画策，以功拜太中大夫、陇西太守、伏波将军等。建武十八年（42年）曾率军平定交趾。

⑱根道：喻为道理。

⑲魏讽：字子京，东汉末济阴（治所今山东定陶）人。（一说沛人）初为曹操西曹掾，利用曹操征战之际，阴结徒党，谋袭邺都，后事泄被杀。　　曹伟：山阳（治今山东

金乡西北）人。《世说新语》记载："黄初中，孙权通章表。伟以白衣登江上，与权交书求赂，欲以交结京师，故诛之。"

⑳铁钺：斧子。铁钺音夫越（fū yuè）。

㉑炯：即炯字。明亮，光亮。

㉒夷、叔：即伯夷与叔齐，商末孤竹君之子。孤竹君曾打算将王位让叔齐继承，他死后，叔齐欲将王位让予伯夷，伯夷不受，两人遂投奔于周。曾劝阻武王伐纣。武王灭商后，两人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㉓首阳：山名。今山西永济西南。一说今河南偃师西北。

㉔绵山：山名。也称介休山、介山。在今山西介休东南。

㉕激贪励俗：抨击贪婪，鼓励好的风气。

㉖闺门：古代称内室的门。也指家门。

㉗郭伯益：即郭奕，字伯益，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三国魏著名谋略家郭嘉之子。

㉘徐伟长：即徐幹，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昌乐）人。建安七子之一。博学广识，有文名，历官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

㉙刘公幹：即刘桢，字公幹，东平（今属山东）人。建安七子之一。官至丞相掾属，有文赋数十篇。

㉚任昭先：即任嘏，字昭光，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东南）人。初州郡举孝廉，历酸枣、祝阿令，后为黄门侍郎，东郡、赵郡、河东太守。修身履义，沈默潜行，注重礼教。

㉛九族：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

译文：

人们做儿子的道理没有比爱惜自己的身体、完善自己的操行、

用来彰显父母尊贵更大的了。此三者人们都知道它的好处,但还是有人危及自身,败破家庭,陷入毁灭的灾祸中,这是为什么?原因是他们遵奉和效仿的并非正确的入世之道。孝敬仁义本是各种品行中的首位,照此施行就可以站得住,这也是立身的根本所在。而且孝敬就可以使宗族安定,仁义就会被乡里故亲所看重。这是在家中培养成的品行,声名显赫于外的做法。假如,人不去追寻纯正笃厚的至高品行,而是悖违根本、追逐枝节,那么就会因此而陷入虚浮,形成朋党了。虚浮有虚伪的牵累,朋党有互相争斗的隐患。这两方面的鉴戒昭然著明,十分明显。然而尽管如此,沿着这条旧辙覆车的日益增多,追逐枝节愈加严重。这全是因为人们被名誉所迷惑、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的缘故。其实,富贵名声是人性情中所喜爱的,但作为君子有时得到它而不去沉湎其中,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厌恶这些富贵名声不是正道得来的。担心的是人知道进取却不知道后退,知道名利欲望却不知道满足,所以才有了困窘羞辱的牵累,有了悔恨的过失。常言道:"如果不知足,就会失去他想得到的。"所以知足可以让人经常满足。浏览以往世间的成败,窥察未来的吉凶泰否,没有争名夺利、欲望无穷,而能够保持家族繁盛、永享福禄的。因此,要想让你们立身行事,尊奉儒家教诲,履行道家的言谈,所以就要用玄默冲虚这样的境界来作为你们的名分,而使你们顾忌名誉、思索大义,不敢有违越圣贤教诲。古来在盘子和浴盆上刻有处世的铭文,案几和手杖上也写有诫语,平时抬头低首都可以察看,看看有没有过分的举动;何况铭戒应就在自己的名字中,怎能不时时戒鉴呢?世界上万事万物形成得快也就灭亡得快,很晚才取得成就就能做到善终。早晨开花的小草到了傍晚就凋落了;松柏的苍绿茂盛即使寒冷来临也不会衰败。因此高雅圣洁的君子厌恶万物速成,告诫阙党像范匄接待秦客时抢先回答问题,他的父亲范武夫盛怒之下殴打他,折断他的簪笄,是厌恶他掩挡别人。人有好的方面很少不去自夸的,有能力者很少不

自以为是的；自我夸耀就会遮挡别人；自以为是就会凌驾别人之上。遮掩别人的人，人也会遮掩他；凌驾别人之上的人，别人也会凌驾他。所以郤氏三兄弟在晋国被杀，周武王的三个兄弟也在周朝蒙受了罪名，这难道不正是自以为优秀、自我夸耀、喜欢争名夺利的灾祸吗？所以君子从不自我称誉，并非是为了表示向人谦让，而是厌恶遮挡了别人。那些把屈从当作伸展、谦让当作取得、软弱当作刚强的人，却很少有不功成名就的。毁誉、爱恶的根源是由祸转福的机缘，因此圣贤都十分慎重地对待它。孔夫子说："我对待人，有人诋毁，有人赞誉；如果有人赞誉我，我一定会考察他。"又说："子贡是在评判别人。他也是个圣贤之人呀！我就有过错。"以圣人之德，尚且如此，更何况平常庸俗的人轻率地诋毁和赞誉呢？

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哥哥，说："听到别人的坏话，应当像听到父母的名讳一样，耳朵可以听到，嘴里却不能说出。"这个告诫真太正确了。人有时诋毁自己。应当退回来审视自己。如果自己有被指摘的地方，那么那个人的话说对了；如果自己没有被指摘的地方，那么那个人的话就说错了。说对了不去怨恨别人，说错了对自身无害，又何必反而报复呢？况且听到别人指摘自己就怨恨别人，用丑恶难听之言强加于别人之上，别人报复的会更加厉害，因此不如缄默不语、修身养性罢了。谚语说："解救受冻不如穿上厚厚的裘皮衣服；制止诽谤、不如加强自身修养。"这句话太正确了。假如碰上爱惹弄是非的人、凶狠险恶的人，和他们接近犹且不可，何况和他们面对面地计较呢？这样的危害太严重了。那些虚伪的人，言谈从不遵从道理，行为举止从不顾忌自己说过的话，他们做事浮浅是很容易辨别的；但世间之人居然被他们迷惑，还不知道用他们的言行来检验自己。近世济阴人魏讽、山阳人曹伟全是用邪恶败陋的言论去蛊惑世人，挟迫奸佞邪恶之人，驱赶煽动青年人。他们虽然受到了斧钺砍头的刑

罚，却大大而明白地给世人告一个诫。然而受他们污染熏陶的人却是相当得多。能够不慎重地对待吗？

至于说到那些山间林泉的隐士，伯夷、叔齐这类人，甘心长期在首阳山挨饿，毅然在绵山赴火而死。他们虽然可以抨击贪婪丑恶之人，鼓励向上好的风气，但圣人不可能去做，我本人也不希望你们去做。如今你们的祖先，世代有人为官，但只把仁义道德看成美名。以守职慎行获得称道，在家里孝顺父母，兄弟彼此和睦，在老师和朋友中努力学习。我与当时人一道做事，虽出身家世不同，但彼此各有所取。颍川人郭伯益先生崇尚高雅，为人通达，机敏而有才智。但他为人心胸不宽，旷达不足，轻贵有余；他看重的人就如同像看重大山一样，他轻视的人就如同像忽视一株小草一样。我因为了解他，所以才愿意亲近他，但不希望我的儿子像他那样。北海人徐伟长先生不去追逐高贵的名誉，不觅求随便得到的东西，淡然自若，守护着自己的操行，只以道义为务。他如果有所肯定或否定，就会假托古人的言行来表现他的心意，对当时人没有什么褒贬。我尊敬他看重他，希望我的儿子学习他。东平人刘公幹先生博学多闻，才能出众，真诚节度而且有大志向。但是他的志向和行为不能均衡发挥，很少有拘谨顾忌，得和失足可以互相弥补。我非常喜爱他敬重他，可不愿我的儿子仰慕他。乐安人任昭先先生人品淳朴纯粹，履行道义仁德，内心聪敏，对外宽恕，谦让恭敬，所居不避污浊，表面怯懦而内在义勇，在朝廷为政时可以忘却自身。我把他当作朋友赞扬他，希望我的儿子以他为楷模学习他。如果将他们引申开去，接触同类而能有所长进，你们就或许在某一方面能站稳脚根。至于做到使用财产应先谦让九族亲朋，施舍钱财务必救济急难之人，心中上下都想到故友老人，议论品评贵在不贬斥他人，到朝廷做官崇尚节义忠诚，取选人时务求道义仁德，处世时警戒骄淫自满，贫贱时谨慎不要悲伤，进退都考虑合乎时宜，做事时应该多加考虑，如此这般就足够了，我还会再有什么忧虑呢？

与山巨源绝交书[1]

稽　康

题解：

世间的文人再洒脱，也洒脱不过爱喝酒的魏晋人；世间的文人再难理喻，也难理喻过放浪形骸的嵇叔夜。当已身担政府要职的老朋友山涛好心好意地请他做官时，嵇康非但不感谢，反而作书和他绝交，破口大骂，莫非嵇先生又喝了七八升酒，醉眼朦胧了么？

这是一篇登峰造极的嘻笑怒骂的典范性书札。为了不去做那个曹郎官，嵇先生列举了"七不堪"和"二不可"。他喜欢睡懒觉，他爱好射鸟钓鱼，他身上的虱子很多须搔痒，他不喜欢写作公文，他从不参加象征意义的官员丧礼，他拒绝和那官场上的俗气之人喝酒。别人奉若神明的周武王、周公、他看成是小人；别人隐讳的事他偏偏要直言。如此倜傥不羁、恣意妄为、傲睨万物的人，怎能相融于一个默守成规、肃肃穆穆的官场呢？

绝交是一种人格的自卫，是心灵的流露与渲泄。纵览这篇奇文，其放浪、其潇洒、其嘲弄、其尖诮，已让那些个或哀叹生不逢时、或拨弄华丽词藻、或沉浸于所谓的山水之间、或豪气于钟鸣鼎食为内容的书札，统统失去它欣赏的价值。因此将这篇绝交书忝列于书信精品之列，也不为过。

作者嵇康，字叔夜，三国魏谯国（今安徽宿州）人。魏时曾任中散大夫，"竹林七贤"之一，善弹琴属文，性情放纵，喜老庄之学。后因与钟会有隙，被钟会进谗，司马昭将他杀害。

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载，景元二年

(261 年)，“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

（《昭明文选》卷 42）

原文：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2]，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3]还，显宗、阿都[4]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4]不喜，恐足下羞庖人[5]之独割，引尸祝[6]以自助，手荐鸾刀[7]，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8]，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9]，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10]，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11]兼爱，不羞执鞭；子文[12]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13]。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14]之君世，许由[15]之岩栖，子房[16]之佐汉，接舆[17]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18]，长卿慕相如之节[19]，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20]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21]，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22]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训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

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23]，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24]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25]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闇于机宜；无万石[26]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27]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28]呼之不置，一不堪。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29]一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30]，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31]，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32]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33]，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偪伯成子高[34]，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35]，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36]，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37]，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以为轮，曲者不可以为桷[38]，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39]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

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40]耳。不可自见好章甫[41]，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嬲[42]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43]，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44]，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45]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46]，期于相致，共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注释：

①山巨源：即山涛，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初为魏郡主簿，因与司马懿关系密切，官至尚书侍中，加散骑常侍。领吏部，掌管选职十余年。

②颍川：地名。今河南许昌东。此处喻指嵇康不愿外出为官。山涛叔父山嵚曾为颍川太守。

③河东：地名。今山西夏县西北。

④显宗：即公孙崇，字显宗，谯国（今安徽亳县）人。曾任尚书郎。　阿都：即吕安，字仲悌，小名阿都，东平

（今属山东）人。嵇康的朋友。

④惕然：忧郁不快的样子。

⑤庖人：即厨师。

⑥尸祝：祭祀时朗读祝辞的人。

⑦鸾刀：祭祀时，切割牺牲使用的刀，其把上装饰有铃。

⑧并介之人：既兼善天下又耿介鲠直之人。

⑨老子：即李耳，字伯阳，又称重耳、老聃，春秋末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曾任东周史官，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道德经》一书，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　庄周：即庄子，战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曾做过蒙漆园吏小官，著名《庄子》一书。

⑩柳下惠：姓展名禽，春秋时鲁国（治所今山东曲阜东古城）人。曾为士师，管理讼狱之事。因居柳下，谥惠，故称柳下惠。　东方朔：字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东）人。汉武帝时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性诙谐幽默，善言辞。

⑪仲尼：即孔子，字仲尼。

⑫子文：春秋时楚人，姓斗，名谷於菟。

⑬令尹：官名。春秋战国时楚国最高执政长官，辅佐楚王掌管军政事务。《论语》载，子文曾三次为令尹，三次遭黜。

⑭尧：即陶唐氏，又名放勋，传说中部落联盟首领。舜：即有虞氏，名重华，传说中部落联盟首领，相传为冀州（今属河北）人。

⑮许由：又称许繇，传说中尧、舜时代人。尧打算将王位传授给他，他不愿接受，遂逃入颍水北岸箕山下隐居。

⑯子房：即张良，西汉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曾募人谋刺秦始皇，未果。后投奔刘邦，楚汉战争中提出联合英

布、彭越，笼络韩信，为西汉建立立下功绩。被誉为汉初三杰之一，封留侯。

⑰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

⑱延陵：指春秋吴国公子季札，又称公子札，吴王寿梦之子，诸樊之弟。诸樊与馀祭多次欲将王位让位于他，被他推辞。后封于延陵。延陵，今江苏武进。　子臧：即曹国公子欣时。曹宣公死后，诸侯与曹人想立他为君，拒不接受。

⑲长卿：指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曾与临邛富人卓王孙女卓文君发生恋情，携之私奔，在临邛（今四川邛崃）当垆卖酒为生。后因撰《子虚赋》受武帝赏识，拜中郎将，奉使巴蜀，略定西南夷。　相如：指战国赵人蔺相如，以机敏、气节而著称，曾出使秦国，与秦王智斗，巧妙周旋，从而使赵国珍宝和氏璧"完璧归赵"。

⑳尚子平：西汉末人，曾为县功曹，后弃官入山林薪柴为生。　台孝威：名佟，字孝威，东汉魏郡邺（今河北临泽）人。隐居安山，采药为业。汉章帝时屡辟不就。

㉑孤露：指父母双亡而无所依托。

㉒侪类：指朋辈。

㉓金镳：喻指贵重。镳：音标（biāo），马嚼子。

㉔阮嗣宗：即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任性不羁，醉酒终日，善诗赋，曾官至散骑常侍。

㉕大将军：指司马昭，字子上，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司马懿之子。曾官至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执掌曹魏国政。甘露五年（260年）废杀高贵乡公曹髦，立曹奂为帝。

㉖万石：即石奋，秦末汉初温县（今属河南）人。文帝时官太中大夫，景帝时官至九卿，以恭谨闻名。有四子，均以孝谨著称。石奋与其四子先后官秩二千石，故史称“万石君”。

㉗疵衅：缺点和仇隙。

㉘当关：即守门人。

㉙危坐：端端正正或规规矩矩地坐着。

㉚章服：即官服。

㉛汤、武：即商汤和周武王。　周、孔：即周公和孔子。

㉜促中小心：指心胸狭窄。

㉝饵术黄精：饵：食；术、黄精：均为药名，古人认为服用此药物可以延年益寿。

㉞禹：指大禹，夏后氏，夏部落首领。　伯成子高：相传为尧舜时诸侯，禹时辞去诸侯归田耕作。大禹在田间地头询问他辞职原因，他认为大禹治理国家没有搞好，而禹也没有再逼他外出做官。

㉟仲尼：即孔子。　子夏：即卜商，字子夏，春秋时卫人。孔子学生。孔子出门办事，恰逢天下大雨，有人让孔子向子夏借雨伞，孔子认为他家中窘迫，比较吝啬，所以不必为难他。并认为交朋友应该避人之短，扬人之长。

㊱诸葛孔明：即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为刘备主要谋士。后蜀建立后，拜为丞相。　元直；即徐庶，字元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初事刘备，因其母为曹操所获，被迫北归，而诸葛亮未加阻留。魏文帝时，徐庶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与诸葛亮友善。

㊲华子鱼：即华歆，字子鱼，曹魏时期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人。为魏初名臣，曾任议郎、尚书令、司徒、太尉等

职。幼安：即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人。博学多识，潜心学问，华歆任太尉时曾荐举他接替自己的职务，管宁坚拒不就。

㊳桷：音决（jué）。方形的椽子。

㊴四民：指士、农、工、商四种职业。

㊵度内：度，识度、度量之内。

㊶章甫：冠名。殷人帽子。

㊷嬲：音鸟（niǎo）。纠缠。

㊸潦倒粗疏：行为放任散漫。

㊹不营：不谋求。

㊺黄门：即宦官。

㊻王途：任途，在朝廷任职。

译文：

嵇康告白：先生从前在颍川太守那里称说我的话，我一直认为那是知己之言。然而我常常奇怪地想，我的想法并没有为您所熟知，那么先生是从何处得知的呢？前年我从河东返回，显宗、阿都他们说先生打算让我接替您的职位，此事虽然未成，但我深知先生原来并不了解我。先生博通事理，善于应变，遇事多所认可而少疑怪，可我心地狭窄，诸多方面不能忍受，只不过偶尔与先生认识罢了。近来听说先生又升官了，忧惧得没有一点欢喜，想必是先生害羞独自做这样的官，要拉我给您当助手，就像厨师一人羞于屠宰，想拉祭师帮忙一样，让我手持弯刀，沾惹上一身血腥，因此我想详细地跟先生讲一下这样做是否可行。

我从前读书，见书中介绍的既能兼善天下又性情耿介鲠直的人物，过去一直认为不存在，如今我才相信真的有这样的人物。生性对某些事情无法忍受，但实在又不可勉强。现在空谈什么彼此都知道有这样一种旷达之人，这种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

他的外表与世俗无异，而内心却没有失去正直，他可以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不生悔恨之心。老子、庄周是我的老师，他们身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是豪放旷达之人，安于卑下的职位，我怎敢轻视他们呢！又孔子博爱无私，即使让他赶大车，他也不会羞色；子文根本不想做卿相，但却三次为令尹。这就是君子考虑救世济人的心意呀。所谓达能兼善而矢志不渝，穷则独善其身而不会郁郁不乐。由以上所谈来看，所以尧、舜为君于世，许由隐居山林，张良辅佐刘邦一统天下，接舆唱着讥讽孔子的歌从他车舆前走过，他们的行为虽各不相同，但原则内涵却是一致的。我曾经怀着崇敬的心情，景仰这几位君子的风采，觉着他们确实实践了自己的心愿。所以说，君子的各种行为虽路途不一却目的相同，顺着各自的本性而行，各得其所。由此便也有了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说。何况延陵公子季札以子臧的高风亮节为楷模，司马相如钦慕蔺相如的节操，志向气节有了寄托，便不会再去改变。我每每览读尚子平、台佟的传记，赞叹之余又心向往之，遐想着他们此时的人品操行。我幼年丧父，为母兄溺爱而骄纵，不去读经书。而且我的性格懒惰松垮，筋骨迟钝，肌肉弛缓，头和脸常一个月十五天不洗一次，因为不觉着发闷搔痒，所以不去洗头。每次小便，强忍不起，让尿在膀胱间略略移动，直到鼓胀憋急才肯起床。此外，我为母兄放纵时间久了，性情孤傲散漫，举止随便，不守礼仪，懒惰和傲慢互相纠缠，只不过被朋友所宽容，所以才没有受到责备。有时，我也会再读些《老子》和《庄子》，这更加助长了我放浪形骸。如此日复一日，我做官求荣的进取心一天天减弱，放浪任性的念头越发严重。就像捉到的小鹿从小就驯化喂养，它会服从管教和约束，而等它长大再去束缚，那它一定会回首狂顾，折断绳索，甚至赴汤蹈火都不顾，即使给它带上昂贵的金嚼子，送给它最好的饲料，它还是无法忘却它所生活的林间草地。

阮籍先生从来不议论别人的过错得失，我每每地想向他学习，但不及于他。阮先生性情纯厚，超过了一般的人，虽说待人接物没有伤害之心，可只有爱喝酒的坏毛病。以致于受到礼法之人的频频弹劾，恨之如仇雠，幸亏依靠大将军司马昭的保护，才没有出什么事。我没有阮籍先生那份性情与才性，但却有简慢懒散的缺点。又不晓得人情世故，不明白官场上的那套机宜之巧，没有像石奋父子那样的谨慎小心，只知道尽情而言，不知忌讳。如果经常与人事接触，缺点毛病日益显露，即便是没有遇上什么灾祸，那又能得到些什么呢？又人伦有它的礼规，朝廷有它的法律，我前前后后仔细地思考，发现有不能忍受的方面七个，非常不可以的二个。现分述如下：我十分喜爱睡懒觉，但是若做了官后，守门的差役就要叫醒我起床，这是我第一个不能忍受的。我喜欢怀抱着琴瑟漫步吟唱，或在野外射鸟钓鱼，但若是做了官以后，出入的官衙有吏卒把守，不能随意行动，这是我第二个不能忍受的。为官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即使腿脚麻木也不能乱摇，而我的身上虱子很多，常要用手不停地搔痒；何况还要穿着规矩的官服，笑脸拜迎长官，这是我第三个不能忍受的。我一向不习惯书写，更不喜欢写信，但若是做官以后，人世间繁事颇多，公文信函堆满于案上，如不去应酬办理，就是触犯礼规损伤做人的道义；如果勉强处置，又不能恒久坚持，这是我第四个不能忍受的。我从来不喜欢参加丧礼，但是人情世故把此看得很重，自己的这种行为已被不能宽谅的人所怨恨，弄不好还会有人借此中伤我。我虽然也会心感恐惧深深地自责，然本性终不可以改变。假如抑制自己的性情顺从俗念，但违背我的心愿又是我所不情愿的，而且这样下去也不能做到无荣无辱。这是我第五个不能忍受的。我向来不喜欢俗气之人，但若做官以后，要和他们共同做事，或者宾客满座，喧嚣嘈杂之声刺耳，在这甚嚣尘上污秽之气四溢的地方，各种尔虞我诈、千变万化的伎俩浮现眼前。这是我

第六个不能忍受的。我素来心不耐烦，但若是做了官后，公事繁忙，公务和人情世故都要殚精力竭地去思考。这是我第七个所不能忍受的。另外，我常常非难商汤、周武王，鄙薄周公、孔子，不停地向人们宣讲，此事一定会被众人所知，正统礼教所不容，这是我不能做官的第一条因由。我性情倔强，嫉恶如仇，说话放肆，直言不讳，遇到事情便要发作，这是我不能做官的第二条因由。以我心胸狭窄的性情，统归起来这九方面毛病，即便没有外来灾难，也有内在的弊病，怎么能够长久身处人世之间呢？我又听道士们的传言，说服食术和黄精，可以令人长生久视，心理十分相信他们的话；因此不如游览名山大川，观赏鱼跃鸟飞，心中十分快活；但一去做官，这样快活的事便要废去，怎能舍弃自己的快乐而去做自己所怕做的事呢！

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贵在认识彼此的天性，然后顺着他的天性予以成全。大禹不去逼迫伯成子高出来做官，成全他的节操。孔子不向子夏借伞，庇护他的短处。近世诸葛孔明不阻留徐庶投奔曹操，华歆不强迫管宁任职卿相，这可以说是对朋友的爱护始终如一，是真正为朋友着想啊！先生您看到笔直的树木不能做车轮，弯弯曲曲的木材不能当椽梁，大概是因为人们不想委屈它们的本性，而让其各得其所。所以说士、农、工、商有他们各自的职业，各自以达到自己的心愿为快乐，这是唯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到，也是先生可以明白的。不要以为是漂亮的帽子，就强迫喜爱纹身的越人去戴；自己嗜爱腐臭的食物，又拿着死鼠去喂养鸳雏。我不久前刚刚学习了养生之术，正排斥荣华富贵，舍去佳肴美味，心绪安谧无虑，以无所为为重，纵然没有以上的九种毛病，也不会看重先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而且我又有心烦的疾病，近来越发严重，私下暗中盘算，决不能忍受自己所不乐意的事情。审时度势，假如我走投无路，也就罢了。先生千万不要让我委屈，令我郁郁而亡。我刚刚失去母兄的情爱，心中常感凄切

悲凉。女儿年届十三，男孩年仅八岁，都没有成人，况且又体弱多病，想到这些，不禁悲怆恨恨，还能说些什么呢！如今我只想厮守破败简陋之巷，教育养育子孙，时常和亲朋旧友叙谈阔别之情，细谈往事。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心愿足矣。先生如果纠缠不放，不过想替官方拉人，权且一时之用罢了。先生您过去知道我生性放任散漫，不愿意接近那些繁琐的世间俗事，自己琢磨着也比不上如今的在朝做官人的贤能。假若以俗念之人都追求的荣华富贵，能独自抛舍它，并以此以为快乐，这话最接近我的性情了。但假如原先是一位才能出众、涵养度量大、无所不通的人，而又能不去谋求仕途，这才是最可贵的啊！像我这样身弱多病，直想躲开世事保全自己，以保晚年，这的确是我性情中的缺欠。怎能见到宦者而称赞他坚守贞节呢！倘使急于让我身登仕途，想将我招来，和你共作欢乐，一旦逼迫，我肯定会为此发疯的。如果先生不是非常怨怒我，恐怕不至于会如此。田野之人有以晒晒太阳为快乐，以啖食芹菜素食为美味的，他很想把这样的快乐献给当今圣主，虽说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但未免也太不切合实际了。我殷切希望先生不要像田野之人那样去做，这正是我的意思。我唠唠叨叨写下这封信，既是晓喻我的心情，也是向先生告别的。嵇康告白。

与嵇茂齐书①

赵 至

题解：

文人的情感总是格外的丰富。你看这位赵至的信札，通篇都在渲泄着一种情绪。别离亲朋好友远行，让人惆怅而伤感：独自徘徊于岫远深涧，给人以寥落而孤独；而仕途的艰险诡谲，更叫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环视四周的朋友，他们真的太幸福、太炫目了。“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叶华崖，飞藻云肆，俯据潜龙之渊，仰荫栖凤之林。”可自己又是一付怎样的情形呢？那种“虎啸六合”“横奋八极”的壮心何日才能降临呢？

这是一篇极情感化、极渲泄化的上乘之作，华美的文辞里孕育着雄浑的气势和辽阔的视野。

该书作者历来说法不一，详见注释。

（《昭明文选》卷43）

原文：

安白②：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③；梁先适越，登岳长谣④。夫以嘉遁⑤之举，犹怀恋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惟别之后，离群独游，背荣宴，辞伦好⑥，经迥路，涉沙漠。鸣鸡戒旦，则飘尔晨征；日薄西山，则马首靡托⑦。寻历曲阻，则沈思纡结⑧，乘高远眺，则山川悠隔。或乃回飙狂厉，白日寝光，踦岖⑨交错，陵隰⑩相望。徘徊九皋⑪之内，慷慨重阜之巅，进无所依，退无所据，涉泽求蹊，披榛⑫觅路，啸咏沟

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艰难，然非吾心之所惧也。

至若兰茝倾顿[13]，桂林移植，根萌未树，牙浅弦急[14]，常恐风波潜骇，危机密发，斯所以怵惕于长衢[15]，按辔而叹息也。又北土之性，难以托根，投人夜光，鲜不按剑。今将植橘柚于玄朔[16]，蒂华藕于修陵[17]，表龙章于裸壤[18]，奏《韶》舞于聋俗[19]，固难以取贵矣。夫物不我贵，则莫之与；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飘飘远游之士，托身无人之乡，总辔遐路[20]，则有前言之艰；悬鞍陋字，则有后虑之戒；朝霞启晖，则身疲于遄征[21]；太阳戢曜[22]，则情劬于夕惕[23]；肆目平隰，则辽廓而无睹；极听修原[24]，则淹寂而无闻。吁其悲矣！心伤悴矣！然后乃知步骤之士，不足为贵也。

若乃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烈，龙睇[25]大野，虎啸六合[26]，猛气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27]，披难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28]，踏太山令更覆，平涤九区[29]，恢维宇宙，斯亦吾之鄙愿也。时不我与，垂翼远逝[30]，锋巨靡加，翅翮[31]摧屈，自非知命，谁能不愤悒者哉！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叶华崖，飞藻云肆，俯据潜龙之渊，仰荫栖凤之林，荣曜眩其前，艳色饵其后，良俦[32]交其左，声名驰其右，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里，从容顾眄[33]，绰有余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荣者哉！

去矣嵇生，永离隔矣！茕茕飘寄，临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难涉矣！携手之期，邈无日矣！思心弥结，谁云释矣！无金玉尔昔，而有遐心[34]。身虽胡越[35]，意存断金。各敬尔仪，敦履璞沈[36]，繁华流荡，君子弗钦，临书恨然[37]，知复何云！

注释：

①嵇茂齐：即嵇蕃，字茂齐，晋赵至从弟。

②安白：即吕安告白。此信作者历来有二种说法：干宝《晋纪》认为是吕安与嵇康书；《嵇绍集》认为是赵至与嵇蕃书。所以《文选》在收录这封书信下注："二说不同，故题云景真（赵至），而书曰安。"吕安，字仲悌，东平（今属山东）人。司马昭时，曾将他发配到偏远郡县。

③李叟：指老子，道家创始人。　入秦：游学秦国。　及关：到了郊外。据唐李善注引《列子》载，杨朱拜访老子，老子仰天叹道："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教也。"即指此事。

④梁生：即梁鸿，字伯鸾，东汉扶风平陵（陕西咸阳）人。博学多才，有隐逸之志。娶同乡丑女孟氏为妻后，两人游居霸陵山、齐鲁、吴。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载，梁鸿"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即邙山）兮，噫！愿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指汉宫未央宫）兮，噫！"即指此事。

⑤嘉遁：合乎情理，让人赞美的隐退。

⑥伦好：同辈好友。

⑦靡托：无所寄托。

⑧纡结：即郁结，积攒。

⑨踦躯：同"崎岖"。

⑩陵隰：山陵与低洼之地。隰，音席（xí），低湿之地。

⑪九皋：幽深的水沼。皋，泽。

⑫榛：榛莽，指草木丛生。榛，音真（zhēn）。

⑬兰茝：两种香草名。即兰草与白芷。　倾顿：倾倒疲顿。茝，音（chǎi）。

⑭牙浅：指弩机上的机牙露出短浅，便于发射。　弦急：弓弦紧绷。

⑮怵惕：恐惧担心。怵，音处（chù）。长衢：指长街大道。衢，音渠（qú）。

⑯玄朔：指北方。

⑰修陵：高山。

⑱龙章：指古代礼服和礼帽。龙，即衮龙之服；章，即章甫之冠。　裸壤：指以文身为习俗的地方。古代越人喜文身。

⑲《韶》：古乐名。相传为尧舜时代的乐曲。　聋俗：耳聋的世界。

⑳遐路：遥远的路。

㉑遄征：迅疾赶路。遄，音团（tuán）。

㉒戢曜：收敛光耀，喻夜晚到来。戢，音急（jí）。

㉓劬：辛苦、劳苦。劬，音渠（qú）。　夕惕：深夜里恐惧。

㉔修原：辽阔的原野。

㉕龙睇：肃穆而视。睇，音弟（dī），看，视。

㉖六合：指上下东西南北，喻指天下或宇宙。

㉗八极：四面八方。

㉘蹴：音促（cù），踢。　昆仑，山名。在今新疆、西藏境内。

㉙九区：即九州。

㉚垂翼：垂下羽翼，喻指人生不得志。　远逝：远远地离去。指迁徙。

㉛翮：音合（hé），羽毛间的硬管。

㉜俦：音愁（chóu），伴侣。

㉝顾眄：环视。眄，音面（miàn），斜视。

㉞遐心：遥远的心思。

㉟胡越：胡，指北方；越，指南方。

㊱敦履：勉力履行。璞沈：直朴沉稳。

㊲悢然：惆怅思念的样子。悢，音亮(liàng)。

译文：

吕安告白：从前老子西游秦国，走到关隘就连声感叹；梁鸿南往越国，登山岳豪情吟歌。古人有为欢乐而隐逸的行为，还有身怀留恋惆怅的心情，何况像我这样不得不远游的人呢！

分别以后，我离开友人独自游荡，背离着丰盛宴请，辞别亲朋好友，独个历经漫漫远路，跋涉沙漠。鸡鸣报晓，我就迎着晨曦飘然远行；日薄西山，我抚摸着马头还没有觅到住所。前面的路还很艰难险阻，我的心情也弥漫于郁结悲凉；登高远眺，眼前的山川层层迭峦阻隔。有时暴风狂飙肆虐，白光隐没，山道崎岖交错，高低相间。徘徊于幽深的草泽之中，感叹那重叠起伏的山巅。前行没有依靠，后退更无落脚，涉过冰冷的水泽寻觅小径，穿过荒迷的草丛求找大路，惊叫着跳过一道道沟渠，远方的征途真的难以度越。这样的旅途实在是艰难困苦，并不是我内心中有什么恐惧。

至于说到兰草白芷枯萎倾倒，芳香的桂木不再生长，树根虽然冒出小芽但没有成木，弩机箭弦已经绷紧。常常恐怕风波暗中乍起，机牙秘密发动，这也是我行旅间屡屡畏惧、缓行长叹的原因。又北方的土性寒冷，兰桂难以根活，就好比月夜下溜光的峭壁将人投下，很少有人不生恐按剑的。现在将江南的桔柚移到寒冷的塞北，将水中婀娜的莲荷种植到高山，将华丽高贵的龙章礼服礼帽用作越人的文身，将悠扬动听的《韶》乐演奏于聋人的耳畔，当然难以让人珍惜。世上的万物没有什么可以尊敬我，那么也无人给我于亲情；没有情感的付与，人生的悲伤叹惋就姗姗来临。我这个四处飘零的远游之人，寄托于没有友人亲朋的陌生一隅、揽辔远行于遥远的地方，就会有前面所叙的辛劳；如果停车休宿于路旁的茅屋，就会有后来感受的忧患。太阳刚刚升起，朝霞微熹，就会想到还要

疲惫地疾行。太阳收敛它的余晖，慢慢地落山，就会想到心情愁苦，再度过一个难眠之夜。放眼目前的平原，大地广漠一无所睹；极力倾听那旷野，大地寂然无声。唉，我难道真的这么悲惨吗！心都碎了。那些远游四处奔波的人士实在不值得让人钦佩。

如果再回想起熟知的中原，气愤得就像波涛云涌。感伤人世间，就像暴风凶烈，如狂怒的猛龙凝视于大地，如咆啸的凶虎长吼着天下，凶猛的云气纷纭弥漫，雄心壮志霸占着四方，真想攀援上高高的云梯，飞遍四面八方，铲除邪恶扫清阻碍，洗荡波涛大海，夷平起伏山岳，脚踢昆仑让它向西倒下，足踏太山让它向东覆塌，荡平天下九州，恢复维系宇宙，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宿愿啊。然而时机不再给我，被迫垂下羽翼远走他方，刀剑还没有临架在头顶，翅翼已经摧折，除非安于天命无所欲为，否则谁能不悲忿感伤呢！

嵇蕃你扎根园苑如芳草，鲜花盛开清纯的溪畔，碧嫩的枝叶遮盖住山崖，五彩斑斓连接着朵云，在下占据着潜龙渊潭，向上仰望着栖息的凤鸟林，富贵显荣在眼前炫耀夺目，美色艳佳在身后诱惑，良朋佳友交结于左边，响亮的声誉传驰于右旁。遨游于朋辈其间，戏玩美色于闺房之内，从从容容地游赏，如果闲暇富裕，不妨尽情地长吟高歌，自认为踌躇满志。哪一位还能和我共同享有大丈夫的忧乐悲欢呢！

别了，嵇老兄，永远离别相隔！我孤独地飘零在异国他乡，面对着寂无人烟的荒漠！漫漫行程三千，道路艰难跋涉！相约我们携手相会的日子，再也没有这一天！我思念的心情纠结，谁说可以解消释放得了！再无听到金玉的美声，唯有一颗遐想的心。我们虽然远隔胡越之地，相互的情义可以割断铁金。请保持威严的仪礼，勤勉履行古朴的修养。奢侈浮华、放浪形骸，那从来不是君子们接近的事。临纸挥墨，怆然泪下，不知道再写些什么！

为石仲容与孙皓书①

孙 楚

题解：

这是一个征服者的标准画像，充溢着十足的霸道。真不知道已四面楚歌的孙皓读此，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情形也的确如此，桃园三结义的神话早已烟消云散，曹操的后代似乎比他野心更大，江东的孙皓死守着祖先的那点基业，气喘吁吁，再不现当年赤壁大战的勇略。征东大将军石苞凭什么不能一逞他的威风呢！

当年大将军的雄风威武我们已不可知，但这封给孙皓的书札却将一个王朝的强盛发挥得淋漓尽致。作者凭恃着他深厚的笔力，展开铺张性的夸耀，把所有可以慑服对方的语言统统调动起来，从而完成这一征服者在文化上的杰作。

作者孙楚（？—293 年），字子荆，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境）人。年四十余始任参征东军事，迁著作郎，转梁令。为人高傲，在乡里名声不佳。

此书作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 年）。当时司马氏独揽朝政。这年冬天，司马昭派使臣到吴，通告平蜀之事，而与此同时，石苞也令孙楚作书给孙皓，以示威逼。

（《昭明文选》卷 42）

原文：

苞白：盖闻见机而作，《周易》②所贵，小不事大，《春秋》③

所诛，此乃吉凶之萌兆，荣辱之所由兴也，是故许郑以衔璧全国④，曹谭以无礼取灭⑤。载籍既记其成败，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复广引譬类，崇饰浮辞，苟以夸大为名，更丧忠告之实。今粗论事势，以相觉悟。

昔炎精幽昧⑥，历数将终，桓灵失德⑦，灾衅并兴，豺狼抗爪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艰。于是九州⑧绝贯，皇纲解纽，四海萧条，非复汉⑨有。太祖⑩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⑪；协建灵符⑫，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⑬。土则神州中岳⑭，器则九鼎⑮犹存，世载淑美，重光相袭⑯，固知四隩之攸同⑰，天下之壮观也。

公孙渊⑱承籍父兄，世居东裔，拥带燕胡⑲，冯凌⑳险远，讲武盘桓，不供职贡，内傲帝令，外通南国，乘桴㉑沧流，交畤㉒货贿，葛越布于朔土㉓，貂马延乎吴会㉔；自以为控弦㉕十万，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齐㉖，左振扶桑㉗，凌轹㉘沙漠，南面称王也。宣王㉙薄伐，猛锐长驱。师次辽阳㉚，而城池不守；桴鼓㉛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后远迹疆场，列郡大荒，收离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悦服，殊俗款附。自兹遂隆，九野㉜清泰，东夷㉝献其乐器，肃慎㉞贡其楛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巍巍荡荡，想所未闻。

吴之先生，起自荆州㉟，遭时扰攘，播潜江表㊱；刘备震惧，亦逃巴岷㊲。遂依丘陵积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无涯，假气游魂，迄于四纪㊳。二邦合纵，东西唱和，互相扇动，距捍中国㊴。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㊵相终始。相国晋王㊶，辅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厉秋霜。庙胜之筭㊷，独见之鉴，与众绝虑。主上㊸钦明，委以万机，长辔远御，妙略潜授，偏师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奋伐，罙㊹入其阻，并敌一回，夺其胆气。小战江介㊺，则成都㊻自溃，曜兵剑阁㊼，而姜维㊽面缚。开地五千，列郡三十。师不逾时，梁益㊾肃清。使窃号之雄，稽颡绛阙㊿，球琳重

锦，充于府库。夫虢灭虞亡[51]，韩并魏徙[52]，此皆前鉴之验，后事之师也。又南中吕兴[53]，深睹天命，蝉蜕内向，愿为臣妾。外失辅车唇齿之援，内有毛羽零落之渐，而徘徊危国，冀延岁月，此犹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54]，殊不知物有兴亡，则所美非其地也。

方今百僚济济，俊乂在朝[55]，虎臣武将，折冲[56]万里，国富兵强，六军[57]精练。思复翰飞[58]，饮马南海[59]。自顷国家，整治器械，造修舟楫，简习水战。伐树北山，则太行[60]木尽，浚决河洛[61]，则百川通流。楼船万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来[62]，舟车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谓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雷迈[63]者，以为爱民治国，道家所尚，崇城自卑[64]，文王退舍[65]，故先开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

若能审识安危，自求多福，蹶然[66]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婴齐入侍[67]，北面称臣，伏听告第，则世祚江表，永为藩辅，丰报显赏，隆于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后谋力云合，指麾风从，雍益二州，顺流而东；青徐战士，列江而西；荆扬兖豫，争驱八冲[68]；征东甲卒，虎步稜陵[69]。尔乃皇舆整驾，六师[70]徐征，羽檄[71]烛日，旌旗流星，游龙耀路，歌吹盈耳，士卒奔迈，其会如林，烟尘俱起，震天骇地，渴赏之士，锋镝[72]争先，忽然一旦身首横分，宗祀屠覆，取诫百世，引颈南望，良以寒心。

夫治膏肓者必进苦口之药，决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谬，未知所投，恐俞附[73]见其已困，扁鹊[74]知其无功也。勉思良图，惟所去就。石苞白。

注释：

①石仲容：即石苞，字仲容，西晋渤海南皮（今属河北）人。官至征东大将军，封侯。曾积极参与司马氏代魏立国活动。西晋建国后，任大司马，进封郡公。　孙皓，一名彭祖，字元宗，又字皓宗，三国吴末帝。孙权之孙。继位前封为乌程侯，公元264年继位。在位上宠信宵小，昏淫残暴，用极刑滥杀大臣。公元280年在西晋大将王濬进攻下，被迫投降。吴国灭亡。

②《周易》：书名。儒家六经之首，相传为周人所作。内容包括《经》《传》两部分，含有朴素的辨证法观点。

③《春秋》：书名。儒家六经之一，相传为孔子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为编年体春秋史。　诛：谴责。

④许郑：指许国和郑国，两国均为春秋时诸侯国。许国在今河南许昌一带，郑国在今河南新郑一带。据唐李善注引《左传》，楚国围攻许国，蔡穆侯让许僖公到楚国的武城去拜见楚王，于是许僖公面缚衔璧前去。楚国又围郑国，并攻下了京都，郑国君郑伯肉袒牵羊迎接楚王。　衔璧：古代有见尊长者手持玉璧作为见面礼的礼仪。此处面缚、衔璧（口中含璧）之礼，表示自己是罪人，诚心向对方投降。

⑤曹谭：春秋时两个诸侯国。曹国在今山东定陶一带，谭国在今山东历城一带。据唐李善注引《左传》，重耳因晋国内乱奔到曹国，曹共公听说他的胁骨相连，便趁他洗澡时观看，引起重耳不满和羞辱，后来，重耳继承晋国王位，派兵灭掉曹国。齐桓公因国内大乱，出奔经过谭国，谭国不予接待，后齐桓公下令灭掉谭国，以报复它对自己的无礼行为。

⑥炎精：指以火德王。按五行学说，汉代属火德，所以炎精代指汉朝。 幽昧：昏暗。

⑦桓灵：指东汉桓帝和灵帝。汉桓帝刘志，公元146年由梁太后和梁冀迎立为帝。在位期间，由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握朝政，政治黑暗。曾发生第一次镇压士大夫的“党锢之祸”。 汉灵帝刘宏，公元167年被窦太后和窦武迎立为帝。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公开卖官鬻爵，又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祸”。

⑧九州：古代将天下分为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九州。此处指天下。

⑨汉：指东汉（公元25～220年）王朝。

⑩太祖：指魏太祖曹操。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正式代汉称帝，将其父曹操谥为太祖武皇帝。

⑪克宁区夏：平定华夏一带。区夏，指华夏之地。

⑫灵符：神灵瑞符。

⑬奄有：占有。 魏域：三国魏时地域。

⑭神州：此处代指洛阳，三国魏国都。中岳：五岳之一的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境内。

⑮九鼎：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上三代将九鼎奉为传国之宝。

⑯重光相袭：日月重明相为延续。此处喻指魏文武曹丕继承了曹操的事业。

⑰四隩：四方。隩，音玉（yù）。 攸同：一统，指天下统一。

⑱公孙渊：三国时，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公孙度之子。初与孙吴相通，后杀孙吴使者，被魏文帝拜为大司马，封乐浪公。景初元年（237年），他又拒绝魏幽州刺史征召，自立为燕王。翌年被司马懿率兵围困，兵败被

杀。

⑲燕胡：指今东北地区。燕：地名。在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一带。

⑳冯凌：凭借。冯，音凭（píng），通凭。

㉑桴：音浮（fú），竹木筏。

㉒交畴：往来交流。畴，作"酬"讲。

㉓葛越：葛麻制成的布，盛产于南方之地。朔土：北方。

㉔貂马：貂皮与骏马，产于北方。　吴会：指吴郡与会稽郡。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会稽郡，治所在今浙江绍兴。

㉕控弦：善于射箭的士卒。

㉖齐：战国时诸侯国名。在今山东北部。

㉗扶桑：古国名。在今日本国。

㉘凌轹：欺凌压制。轹，音立（lì），欺压，欺凌。

㉙宣王：即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初为曹操文学掾、丞相主簿。文帝时，任抚军将军、录尚书事。曾辅佐明帝，领兵伐蜀。齐王曹芳时，他发动洛阳政变，斩杀曹爽，自立丞相，独揽朝政大权。

㉚辽阳：地名。在今辽宁辽阳附近。

㉛桴鼓：鼓槌与战鼓。

㉜九野：指天的中央及八方，即中央钧天，东方苍天，东北变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颢天（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东南阳天。此处泛指天下。

㉝东夷：古代东方少数民族名称。

㉞肃慎：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名称。分布于今黑龙江、松花江一带。

㉟荆州：地名。治所在今湖北襄樊。

㊱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

㊲巴岷：即把巴山和岷山。今在四川境内。此处指益州，刘备的占据之地。

㊳四纪：四十八年。一纪为十二年。

㊴中国：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华夏族居住地区。因曹魏占有此地区，故此处中国指曹魏政权。

㊵泰山：五岳之一，在今山东境内。此处喻指牢固、坚实。

㊶晋王：即司马昭，字子上，司马懿之子。官至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专揽朝政大权。他曾废杀曹髦，立曹奂为帝，率兵攻灭蜀国。公元264年，加封晋王，为司马氏最终废魏立晋铺平道路。

㊷庙胜：在朝廷上设计的克敌制胜计谋。庙，指朝廷。

筭：音算（suàn），计划，筹谋。

㊸主上：指魏元帝曹奂，字景明，晋武帝之孙。公元260年，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杀后，他继皇帝位。在位期间，大权由司马昭掌握。公元264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用“禅让”方式，迫使他退位，魏国至此灭亡。

㊹罙：音弥（mí），深。

㊺江介：江间。

㊻成都：地名。属益州，在今四川成都。此处代指蜀国。

㊼剑阁：关名。即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东北。地势险要，为古代戍守要地。

㊽姜维：字伯约，天水冀（今甘肃甘谷）人。初仕曹魏，后降蜀，历官奉义将军、中监军、征西将军。公元263年邓艾伐蜀，刘禅被迫投降，而姜维也降于魏将钟会。

㊾梁益：即梁州和益州，均为蜀汉之地。

㊿稽颡：古时跪拜之礼，同稽首。稽颡，音起嗓（qǐ sǎng）。

绛阙：宫殿的门阙。

(51)虢：春秋时诸侯国名。在今陕西宝鸡一带。曾被晋所灭，

虢公丑逃走。虞：春秋时诸侯国名。在今山西平陆一带。被晋所灭，虞公被俘。

㊾韩：战国时诸侯国名。在今河南中部及山西东南部一带。公元前230年为秦始皇所灭，韩王安被俘。魏：战国时诸侯国名。在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部一带。公元前224年为秦始皇所灭，魏王嘉被俘。

㊿南中：地名。即岭南，在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吴兴：交阯郡吏。曾杀交阯郡守孙谞，派使者到魏请兵及太守。

54魏武侯：即战国时魏国国君。名击，文侯子。公元前424年即位。在任上，颇能举贤选能，实行变法，兴修水利。使魏国成为著名强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在不险。……"即指此。

55俊乂：指才能出众的人士。乂，音义（yì）。

56折冲：意喻冲锋陷阵。

57六军：天子之军。《周礼·夏官》载："凡军制，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58翰飞：高飞。唐李善引郑玄注："翰，高也。"

59南海：指吴国。因吴地处东南沿海故称。

60太行：山名。在今河北、河南西部、山西东部。

61河洛：即黄河和洛水。

62刳木：挖空树木，即指造船。相传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刳，音窟（kū）。

63雷迈：如闪电雷霆一般疾行。

64崇城：崇侯的城池。崇侯，名虎，殷纣王时诸侯。他曾陷害周文王，使文王被纣王囚于羑里城。文王逃出后即率兵征伐崇侯虎，迫使他开城投降。

⑥⑤文王：即周文王姬昌。周族首领。在位期间礼贤下士，国势日盛。曾攻灭黎，邗、崇等小国，营丰邑为国都，为西周立国奠定基础。唐李善注引《左传》载："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侯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即指此事。

⑥⑥蹶然：急遽，惊动。蹶，音贵（guī）。

⑥⑦南越：地名。今广东、广西一带。汉初，刘邦遣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婴齐：即南粤明王赵婴齐。起初奉命入汉宫宿卫，娶邯郸摎氏女为妻。父赵胡死后，回国嗣位。汉廷又令他入朝，称疾拒绝，遣其子次公入侍。《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天子使严助往喻意，南粤王胡顿首曰：'天子乃兴兵诛闽粤，死亡以极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即指此事。

⑥⑧八冲：四面八方的交通要道。冲，交通要道。

⑥⑨秣陵：地名。在今江苏江宁。公元211年东吴孙权迁都于此，故此指孙吴都城。

⑦⓪六师：同六军，见注⑤⑦。

⑦①羽檄：将羽毛插在檄文之上，表示紧急的征讨文书。檄，音席（xí），征伐、声讨文书。

⑦②锋镝：刀剑的利刃和箭头，喻武器。

⑦③俞附：战国时期良医。唐李善注引《列子》说，杨朱的朋友季梁生病七日，疾病日渐加重，便找到俞附为他治病。

⑦④扁鹊：姓秦，名越人，战国时渤海鄚（今河北任丘）人。因医术高明，与传说中神医扁鹊相类，故称扁鹊。曾学医于长桑君，周游各地行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为齐桓公医治的故事。前三次，齐桓公均不相信自己有病，拒绝为他医治。到扁鹊第四次见到桓公，急忙退走。桓公忙问缘故，扁鹊说："疾之居腠理（皮肤的纹理）

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负责人生死的神）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齐桓公后果病死。此句即指此事。

译文：

石苞告白：听说见到机会和预兆应该相应而作，这是《周易》所看重的；小国不愿事奉大国，这是《春秋》所谴责的。这些都不过是吉凶福祸的征兆、荣辱利害的迭兴因由。因此许、郑两国君主衔璧面缚，归顺投降，从而保全了国家；而曹、谭两国却因傲慢无礼遭致亡国。历史典籍记录了这些成与败的史实，古今史鉴又显示了他们的愚昧与明智。不需要广征博引此类的史实，过分装饰虚浮的词藻，假如夸大其辞故弄玄虚，反到更丧失我们忠告的目的，如今我粗略地议论一下现实的情形，来启发你们醒悟。

过去汉朝昏昧无道，社稷的命运行将结束，桓帝和灵帝仁德全无，以致天灾人祸并起，豺狼张牙舞爪肆意横凶，百姓陷于水火荼炭的艰辛之中。于是，天下圣贤礼仪遭到破坏，皇朝纲纪不再维系。四海之内满目萧条，天下根本不再为汉室所有。魏朝太祖承上天之命，神明雄武顺应期运，发兵征讨各地的乱贼，平定广漠的华夏大地。太祖的功业照应着上天的神灵祥瑞，天命人意交汇感应，由此开拓了宏伟基业，占据全部的魏国封土。土地，有洛阳嵩山引以自豪；宝器，有九鼎珍宝尚存。世世代代仁爱善美，日月重明的功业先后相承，我们坚信四海之内趋于一统，天下的情景更宏伟灿烂。

公孙渊承继父兄的基业，世代占据着东北，拥有燕胡广袤土地，凭着险要而荒远的地域，讲习武事，盘桓徘徊，不向朝廷进贡物品。他们对内傲视皇上的旨意，对外勾结南方的东吴，乘着

舟船在海上航行，去和敌国交换货物以来行贿。于是，南方的葛布充盈着北方的乡野，北方的貂马送到南方的会稽、吴郡。他们还自以为拥有十万弓箭好手，驱逐攻伐足以够用。相信右摧燕齐，左震扶桑，欺凌沙漠塞北各国，自立为王。我朝大将军司马懿率兵讨伐，士卒精良凶猛，长驱直入。驻军于辽阳，敌人的城池就守不住；战鼓一擂，敌方的首领就引颈斩首。然后我朝的雄威传尽远方，在荒蛮之地设立州郡，接受难民聚合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发展生产。由是百姓心诚悦服，域外各族诚恳降附。从此以后，国家昌盛无比，天下清明泰安。东夷向我们进献乐器，肃慎向我们入贡箭簇。世间不服管理的各国也深受教化到京城朝觐，大魏朝廷宏伟浩大，震古铄今，想来确实前所未闻。

你们吴国的先主发迹于荆州，遭际时势动荡，才不得不迁往东南。而刘备为大魏的威风所吓倒，也只好逃到巴蜀之地益州。刘备凭借着险峻峭壁坚固，而你们据守着三江五湖，浩瀚无边，假借凶邪不祥，苟延残喘已有四十八年。你们两国结帮联盟，东西呼应，相为沆瀣一气，抗拒着我大魏。自认为天下已成三足鼎足之势，安稳得就可与泰山相始终。然而，我朝相国司马昭辅佐帝室，文武兼备，严如秋霜。他神机妙算，富于韬略，独见之明，显然超越了众人的能力。而我朝皇帝更是开明仁慈，将朝政事务全都委托相国处理，思虑长远计划周全，精妙谋略，暗自传授。举朝同心同德，上下齐心合力，雄威赫赫，奋力征讨，深入险阻恶境。集中兵力一致对敌，攫夺敌人的胆气勇略。如此这样，即使小小的在江边一战，刘蜀就会自行溃败，在剑阁稍稍耀兵，蜀大将姜维就面缚投降。由此我朝开拓疆土达五千里，设郡三十余个。军队的作战没有超过计划，而梁益二州残敌就已全部肃清。让那个偷窃帝号的奸雄不得不走出皇宫，开城稽首投降。我朝缴获的珍宝彩锦充满了官府的仓廪。虢国被灭、虞国覆亡、韩国被并、魏国被兼，这些前车之鉴，就是后事之师啊。又岭南

的吴兴深深悟透了上天命运，像蝉翼脱皮一样，抛弃吴国归顺我朝。你们外失唇齿相依般的盟友，内有分崩离析的隐患，在危国的边缘上徘徊，指望苟延残喘、安度岁月，就像当年的魏武侯手指江山，自以为强大无比，殊不知万事万物都有兴亡迭变，所赞美的并非只有地利即可。

当今我们大魏百官济济，俊杰英豪充盈朝廷，虎臣武将横冲万里。国富兵强，士卒精锐。他们向往展翅高飞、饮马南海。近来我大魏整治武器兵械，修造舰船，习练水战。在北山伐树，则太行山林皆尽；浚通黄河洛水，则江河贯流。战船万艘，千里相望。自从黄帝刳木造舟以来，车船的使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盛大。精兵百万之众正蓄势待发，一战即可获胜，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想法。然而圣上仁爱眷顾，未必马上迅猛出击，认为爱民治国是道家所崇尚的。商时崇侯虎弃城投降，全是由周文王退军修德所感化的。所以我在这里先诚心诚意地启迪开导，以存亡的事理说服规劝，真诚实意的想法，让出使你方的使者详细告之。

如果能审时度势地认识到自己的安危，求得安定和幸福，就应该惊然改容，恭敬地倾听使者的忠告，效仿当年南越王赵胡送儿子入朝宿卫的办法，北面称臣，伏跪接受我朝的策命，那就会世代守候江东，永远作为我们的藩国，所得到的丰厚报酬和显赫的封赏将超过今天。但倘若傲慢轻蔑、不听圣上的命令，那么我朝文臣武将必将云集聚合，率兵挥麾疾进。雍益二州的大军顺水向东；青徐二州的勇士沿江朝西；荆扬兖豫四州众卒争路驰驱于八方大道；征东的金戈铁马迅猛踏入秣陵。由是圣上会御马亲征，大军徐徐前行，紧急书檄恍若闪耀赤日，飘扬的大旗犹如流星招展，如游龙般的战马映射于路上，歌舞鼓乐充盈于人的耳畔。士兵飞奔向前，大军汇合时密密如林。疾步荡起的烟尘满天滚滚，渴求受到封赏的战士弯弓持戈争先恐后。假如你突然一旦身首两分，社稷宗庙倾圮覆灭，百世引以为戒，伸颈南望，确实

值得痛心、叹惋。

医治病入膏肓的，一定要服用苦口良药；解决犹豫不定的，一定要忠告他逆耳良言。如果陷入迷误困解而不知从何所投，恐怕神医俞附见到他也会窘迫，扁鹊也知道不可挽救。勉力你去认真思索良谋，决定你何去何从。石苞告白。

与赵王伦笺①

陆机

题解：

文化人的心底里总是郁郁着那么多的善良。像陆机，他在返回洛阳的途中遭戴若思的抢劫，不仅不计较，反而向赵王司马伦写信，郑重地推荐他。这封信虽然很短，但层次却十分显明，用典恰到好处。从中折射出一个大作家的品操与人格。

作者陆机（261～303 年），字士衡，西晋吴郡华亭（今上海）人。其祖上为东吴名将。吴灭后，陆机与弟同入洛阳，任太子洗马和赵王伦参军。后因受谗言为成都王司马颖所杀。

据《晋书·戴若思传》载，陆机到洛阳途中，因“船装甚盛”，遂被戴若思等人“掠之”。但陆机通过观察，认为戴若思是个人才，便对他说：“卿才器如此，乃复作劫邪！”后来，陆机在洛阳举孝廉，便向赵王司马伦写下这封推荐信。

（《晋书·戴若思传》）

原文：

盖闻繁弱登御②，然后高墉③之功显；孤竹在肆④，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远迩之器；蕴匮之才⑤，思托大音⑥之和。

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⑦，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安贫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⑧立行，有井渫⑨之洁。诚东南之遗宝，宰相之奇璞⑩也。

若得托迹康衢[11]，则能结轨骥騄[12]，曜质庙廊[13]，必能垂光至玙璠[14]矣。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废。

注释：

①赵王伦：即司马伦，字子彝，晋皇室，司马懿之子。初为安北将军，封琅邪郡王，后封赵王。八王之乱中，他设计使贾后杀太子，又废贾后，自立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辅政。后自立为帝，被其他诸王所杀。

②繁弱：古代一种良弓名字。　　登御：进用。

③高墉：高大的城墙。

④肆：作坊。

⑤蕴匮之才：未被发现的人才。

⑥大音：高雅悦耳的音乐。

⑦处士：有德才而隐居不仕的人。　　广陵：地名。今江苏扬州。　　戴若思：广陵人。少好游侠，不拘操行，曾劫持陆机船。然而陆机不计较，将他荐于赵王伦，后官至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

⑧砥节：磨砺节操

⑨井渫：不积污秽的水井。渫，音谢（xiè），除去污秽。

⑩璞：未经雕琢的玉石。

⑪康衢：大路。衢，音渠（qú）。

⑫结轨：车轨相连接。　　骥騄：古代骏马名字。

⑬曜：照耀。　　庙廊：指朝廷。

⑭玙璠，音于凡（yú fán），两种美玉。

译文：

听说只有名叫繁弱的良弓得以进用，然后高大而坚固的城墙

才能显现出来。孤直的竹子只有放在作坊里制成笛子才能吹奏成迎神的玄妙曲调。所以说不同凡俗、眼界高远的君主一定会借助、任用这样的远近器械，才能挖掘出未被发现的人才，奏响高雅清越的和韵之曲。

我看到过广陵人戴若思，他年仅三十岁，却清静谦虚，遵守道行，德才与度量充盈。思想的条理性足可以研探幽深的学问，才识的鉴别能力足可以辨明任何事物。安逸于贫困，快乐于自己的志趣，从不对世俗的富贵享乐羡慕，磨砺节操，建立德行，有像未被污染的井水一样纯净。他真的是东南一地被遗忘的珍宝、当朝宰相奇特的美玉。

如果能使他走向康庄大道，就可以追赶奔驰的骏马，使他的完美品行高映于朝堂之上，就能和玙璠一齐闪光、泛彩。只希望明公您留心访求观察，不要让忠心赤诚公正允明的言语因为人为的原故而废弃。

与杨彦明书

陆　云

题解：

也许因为兵连祸结的岁月太多的缘故，魏晋人除了喝酒解愁，便是哀怨长叹。这篇由陆云写给杨彦明的信札几乎完全沉浸于一种世事无常、生命短暂的悲哀与无奈的情绪世界。作者是西晋时代大文人，自然对生命、友情、遭际有了更情感化的感受。

作者陆云（262～303年），字士龙，西晋吴县华亭（今上海）人。曾任清河内史等职，后与兄陆机共为成都王司马颖所杀。工诗文，与陆机合称“二陆”。

（《陆士龙集》）

原文：

陆云白：省示累纸[①]，重存往会[②]，益以增叹。

年时可喜，何速之甚！昔年少时，见五十公去此甚远，今日冉冉已近之矣。耳顺之年[③]，行复为忧叹也。柯[④]生而多悦，乐春未厌；秋风行戒[⑤]，已悲落叶矣。

人道多故，欢乐恒乏，遨游此世，当复几时？各尔永隔良会，每阑[⑥]怀想亲爱，寤寐不忘！书无所悉。

注释：

①累纸：数封信。

②重存往会：重新回想起往日的聚会。

③耳顺之年：指六十岁。孔子《论语》有“六十而耳顺”。

④柯：树枝。

⑤戒：警戒。

⑥阑：深夜。

译文：

陆云告白：阅读了先生的几封来信，重新寻忆起往日的那些聚会，不禁更增添了我的喟叹。

正当年时充满了欢快，然而时间过得真快！从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五十岁的老人，总觉着离他们很远，但如今却渐渐地接近了。六十岁的人又将该有多少忧怨感叹啊！新枝萌芽使人增添欢悦，春天的万紫千红让人兴奋得没有满足，可秋风转眼走来，发出生命的警告，让人又悲哀落叶衰败的景象。

人生无常，世道多变，欢乐不能长久，遨游于人世，又能有多长的时光？我们彼此不能相会，诉说恋情，每至夜深人静，我却思想着我们的友情，睡梦中不忘！这封信实在是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感受和思绪。

与桓秘书①

习凿齿

题解：

习凿齿不愧为史学大师级的人物，才返回一趟故里，就萌发出那么多的历史感想。他想到了卧龙先生，也想到了凤雏先生，想到羊祜、邓遐，也想到了裴潜、杜预。曹操煮酒论英雄的豪迈在他脑海里晃动、孙坚被刘表惨害的一幕在他心里涌动。感受家乡历史、长叹历史，习凿齿要比一般文人们深厚很多，因此他的领悟也就多了一层累重。

作者习凿齿，字彦威，东晋襄阳（今属湖北）人。博采广猎，以文章闻名。初为荆州刺史桓温从事，后迁荥阳太守。曾著有史著《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

这封信是习凿齿罢官返回故乡后，写给友人桓秘的。其中在感叹历史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晋书·习凿齿传》）

原文：

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②，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③，想卧龙④之吟；东眺白沙⑤，思凤雏⑥之声；北临樊墟⑦，存邓老⑧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⑨之风；纵目檀溪⑩，念崔、徐⑪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⑫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⑬，孙坚之所陨

毙[14]，裴、杜之故居[15]，繁、王之旧宅[16]，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瑮[17]瑮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于椒兰[18]，清响生乎琳琅[19]。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风；高尚而迈德者，必有明胜之遗事。若向八君子者[20]，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之不远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21]，百年之后，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22]乎！

注释：

①桓秘：字穆子，东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桓温弟。初为秘书郎，后历官辅国将军、宣城内史、散骑常侍。

②襄阳：古地名。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置郡，治所在今湖北襄樊。

③隆中：古地名。今湖北襄阳西。

④卧龙：即诸葛亮。三国蜀时政治家及军事家。

⑤白沙：古地名。在襄阳之东。

⑥凤雏：即庞统，字士元，号凤雏，三国时襄阳人。初为郡功曹、南郡太守，后归随刘备，为其主要谋臣之一，与诸葛亮齐名。

⑦樊墟：即邓遐旧居。

⑧邓老：即邓遐，字应远，东晋陈郡（今河南淮阳）人。东晋著名将领，时人比作樊哙。他曾数次跟随桓温北伐。

⑨羊公：即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人，三国末世族，景献羊皇后之弟。初为魏中书侍郎、中领军。西晋建立后，升为中军将领、荆州刺史、征南大将军。曾数次率兵伐吴。

⑩檀溪：古溪名。今湖北襄樊西南。

⑪崔、徐：不详。徐，疑为徐庶，字元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与诸葛亮友善。因其母为曹操所获，被迫北投曹操。魏文帝时任官右中郎将、御史中丞。

⑫二德：即庞德与司马德操。庞德，襄阳人，东汉著名隐士。庞统之父。曾隐居岘山，与诸葛亮友善。后荆州刺史曾劝其入仕，被拒绝。　　司马德操：东汉末著名隐士，与庞德友善。和诸葛亮、庞统被乡里共称为卧龙、凤雏、水镜。　　鱼梁：即鱼梁洲。《水经·沔水注》载，鱼梁州在沔水上。

⑬魏武：即魏武帝曹操。此句指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

⑭孙坚：字文台，东汉末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初为县吏，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任长沙太守。后借征伐董卓之机扩大武装，被袁术任命为破虏将军、豫州刺史。初平三年（192年）攻刘表时，单马行襄阳岘山，被刘表部下黄祖所杀。此句即指此事。

⑮裴、杜：即裴潜与杜预。裴潜：字文行，东汉末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历官代郡太守、兖州刺史、尚书、河南尹、尚书令等。裴潜曾因避乱来到荆州。　　杜预：字元凯，晋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北）人。初任魏尚书郎。西晋建立后，为镇南将军、镇荆州。此句指裴潜和杜预在襄阳的故居。

⑯繁、王：指繁仲皇和王粲。繁仲皇：据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载，繁仲皇为襄阳人，曾做过青州刺史。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曾到荆州投奔过刘表。

⑰璅：音所（suǒ），同琐。

⑱椒兰：椒，草名。兰，兰草，兰花。两种植物均散发出芬芳的香气。

⑲琳琅：美玉。

⑳八君子者：指作者前面所写到的八个人物，即诸葛亮、庞统、邓遐、羊祜、庞德、司马德操等。

㉑畴辰：过去的日光。

㉒景升：即刘表，字景升，东汉末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初任北军中侯，后为荆州牧，在东汉大乱中渐成一地割据势力。曾与袁绍相为结援，平定属地几支割据势，拥地千里，统军几十万。

译文：

我自从去年五月三日抵达襄阳，触目所见，全是令人悲戚感慨的情景，没有丝毫的欢喜心绪可言。这些悲惨的事情并不是写封信说说所能陈述尽的。每当我定期到舅舅家探视，从襄阳城北门进入，总少不了生添出许多叹喟。从襄阳城向西眺望隆中，想起了卧龙诸葛先生那沉吟的声音；向东眺望白沙，想起了凤雏庞统先生那激昂的回音；向北临望樊墟，遐想着邓遐的高风亮节；向南眷顾着城邑，怀念着羊祜的风尚志节；纵目远视檀溪，心念着崔、徐两人的友情；贪睹着鱼梁洲，追思着庞公和司马公那幽远的情趣。每到映入这样的境界，未尝不在襄阳城里徘徊数日，心中惆怅的情愫很多，于是，抚扶着车舆踌躇，感慨之下忍不住热泪盈眶，呜呜咽咽。至于再说到魏武帝曹操在这里煮酒论英雄，孙坚在这里被刘表部将杀死，裴潜和杜预留在这里的故居，繁仲皇和王粲遗下的旧宅，轶闻逸事依然犹存，星列满目。琐琐的往事常常在这里流动涌出，凡凡的士人在这里匆匆作客，哪里还让人足以感到这里是一块小小的空间呢！

芬芳的香气起自于椒草和兰草，清脆的回声生自于珑玲剔透的美玉。秉持天命而担当辅弼官员的人必定会垂范流传美好敦厚的风尚；高尚而超越道德的人必定留有明亮优雅的遗事。就像从

前襄阳的那八位君子，即使千年以后还会让人想起他们的为人风范，何况他们离我们并不久远呀！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怎么能知道今日的贤才就不如从前的那些人！百年之后，我和先生不会一块成为刘表吧！

与庾冰书[1]

慕容皝

题解：

如果是朋友间的书札往来，那其间往往着实透着真切与情感；但如果是两个国家的政治性书信，其中的味道便很有些微妙。比如这封慕容皝给东晋宰相庾冰的信，表面上看，不过是想表达对庾冰和东晋王朝的关切，语气恭谨、态度和蔼，客套话屡现，甚至还多多少少流露点忧国忧民。但细细一品，却不无暗藏杀机：你看他慕容皝，又是“以数郡之人，尚欲并吞强虏”，又是“一时务农，三时用武”，最后再笑里藏刀般说一句“堂堂之势，岂可同年而语哉！”换言之，你东晋国势日蹙，积重难返，敢把我慕容皝怎么样！

作者慕容皝（297～348年），字元真，东晋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鲜卑人。骁勇善谋，历任冠军将军、左贤王。屡有战功。咸和中，加封镇军大将军、大单于、辽东公。后自称燕王，都龙城，建立前燕。注重发展文化教育，劝课农桑，实行屯田。死后谥文明皇帝。

据《晋书·载记·慕容皝传》载，庾冰接到此书后十分忧惧，“以其绝远；非所能制”，只好与何充一道上奏朝廷，加封慕容皝为燕王。

（《晋书·载记·慕容皝传》）

原文：

君以椒房[2]之亲，舅氏[3]之昵，总据枢机，出内王命，兼拥列将州司之位，昆弟网罗，显布畿甸。自秦汉以来，隆赫之极，岂有若此者乎！以吾观之，若功就事举，必享申伯[4]之名；如或不立，将不免梁、窦[5]之迹矣。

每睹史传，未尝不宠恣母族，使执权乱朝，先有殊世之荣，寻有负乘之累，所谓爱之适足以为害。吾常忿历代之主，不尽防萌终宠之术，何不业以一土之封，令藩国相承，如周之齐、陈[6]？如此则永保南面之尊，复何黜辱之忧乎[7]！窦武，何进[8]好善虚己，贤士归心，虽为阉竖所危，天下嗟痛，犹有能履以不骄，图国亡身故也。

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9]，家有漉血之怨[10]，人有复仇之憾，宁得安枕逍遥，雅谈卒岁邪！吾虽寡德，过蒙先帝列将之授[11]，以数郡之人，尚欲并吞强虏，是以自顷迄今，交锋接刃，一时务农，三时用武，而犹师徒不顿，仓有余粟，敌人日畏，我境日广，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势，岂可同年而语哉！

注释：

①庾冰：字季坚，东晋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庾亮之弟，外戚。初为秘书郎，因讨伐苏峻叛乱有功，被升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兖、豫三州军事。后入朝辅政。时称贤相。

②椒房：即指皇后。西汉皇城未央宫中椒房殿，为皇后居住之地。故后世称皇后为椒房。

③舅氏：庾冰为晋明帝皇后庾文君之弟，慕容皝写这封信时，正值明帝长子成帝司马衍统治时期，故称庾冰为舅

氏。

④申伯：即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贵族出身。和伍子胥友善。公元前506年，吴用子胥计谋攻破楚国，申包胥便到秦国求援，在秦宫痛哭七日，终使秦君派车五百乘救楚。

⑤梁、窦：即东汉外戚梁冀和窦宪。梁冀，字伯卓，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人。梁太后之兄。初继父任为大将军，与梁太后专权朝政达二十年。执政期间大兴土木，荒淫奢靡，政治腐败。后恒帝与宦官联合诛灭梁氏，他被迫自杀。窦宪，字伯度，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汉章帝皇后之兄。曾借助窦太后之势把持朝政，率兵北伐匈奴。公元92年，被宦官逮捕，逼迫自杀。

⑥指周初建国时，分封的齐国吕尚和陈国妫满。吕尚，姜姓，字子牙。曾替周武王谋划伐商，后被武王分封于齐。妫满，相传为舜后代，周武王灭商后，分封于齐，称陈胡公。

⑦此句指苏峻攻陷建康都城一事。

⑧窦武、何进：窦武，字游平。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女儿为桓帝窦皇后。曾官至郎中、越骑校尉。灵帝时，任大将军，封闻喜侯，职掌朝政。曾与陈蕃密谋诛杀宦官，事泄被害。　何进：字遂高，东汉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妹为灵帝太后。历官颍川太守、河南尹、大将军等职。灵帝卒，他立少帝，遂职掌朝权。曾与袁绍密谋诛宦官，事泄被杀。

⑨此事指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历阳内史苏峻因不满中书令庚亮，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举兵反叛一事。当时叛兵曾一度攻占国都建康，后被荆州刺史陶侃击败。

⑩此句指苏峻叛兵攻入建康后，庚冰兄庚亮被迫出逃、投奔

温峤一事。另，庾冰之侄庾彬在苏峻叛乱时死于乱兵之中。

⑪指慕容皝曾在太宁年间被晋成帝加封平北将军、朝鲜公一事。

译文：

先生您凭借着是皇后的亲戚、国舅的宠信，总揽掌握着朝政重权，出入身负着皇上的使命，并兼有执掌诸州司的地方大权，庾氏子弟网罗密布，显扬围绕京城四周。从秦汉以来，倍受隆恩显赫威风的，难道有像这样的吗？以我看来，如果先生功成名就、事业圆满，必定会享有像申伯那样的名望；但如果不能自立，将不免沦落梁冀、窦宪的下场。

每每披览史书传记，不曾有不恣肆宠爱外戚的，使他们执掌重权，扰乱朝政。先是有与世不同的荣耀地位，但不久便有背负重载的拖累，所谓宠爱的过分到了足以为害的程度。我常常恼怒那些历代帝王，他们从不尽心尽力地去提防从开始到最后所产生的宠爱之术，为什么不把土地分封下去，让那些藩国互相继承。就像周初分封齐国、陈国一样？如果这样做了，就会永远确保天子的尊严，怎么还会再发生被逐出京城蒙受耻辱的忧患呢！窦武、何进喜好仁善谦逊自我，天下的贤能志士都乐意归向他，虽然他们被宦官的谋反时时所危，天下人也为之感慨痛心，但其中的缘故还是因为他们能做到履行秉持不骄横，为国忘身。

如今四海之内正面临着最危险的时刻，你们刚刚经历了一场苏峻叛乱的事件，家有渗透鲜血、亲人被杀的怨恨，人有激愤报仇的遗憾，难道还可以安枕无忧、逍遥自在、终日高谈阔论吗？我虽然德行浅薄，又幸蒙过先帝加授我将军官职，靠着几个郡的民众，还想并吞强虏，所以从开始到现在，征战不休，一年之中一季用来耕作农田，三季用来习武训练，而行军打仗从没有停顿

过。如今我的粮仓里有充裕的储备，敌人日益害怕我，我的疆土也日益拓广，何况我还依恃着皇上的威风，形成堂堂的阵势，怎么可以和当年同日而语呢！

答桓玄书[1]

殷仲堪

题解：

这是一封与上司纵论历史的书札，针对桓玄品评西汉时商山四皓帮助惠帝继位一事，作者也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作者看来，商山回皓之所以帮助汉惠帝，完全是“原夫若人之振策，岂为一人之废兴哉！”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纵论，作者在书札最后提出颇有哲理性的结论：“端本正源者，虽不能无危，其危易持；苟启兢津，虽未必不安，而其安难保。”

作者殷仲堪，东晋陈郡（今河南淮阳）人。晋陵太守殷师子。初为佐著作郎，因受孝武帝宠信，授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荆州刺史、振威将军。后与桓玄等共同起兵讨伐司马尚之，因与桓玄内讧，被玄俘杀。殷仲堪好清言，工文。

据《晋书·殷仲堪传》载，桓玄在南郡时，曾给殷仲堪写了封评述汉商山四皓的书札，这是殷仲堪的答书。

（《晋书·殷仲堪传》）

原文：

隐显默语，非贤达之心，盖所遇之时不同，故所乘之涂必异。道无所屈而天下以之获宁，仁者之心未能无感。若夫四公[2]者，养志严阿道高天下，秦[3]网虽虐，游之而莫惧，汉祖[4]虽雄，请之而弗顾，徒以一理有感，泛然而应，事同宾客之礼，言无是非之对，孝惠以之获安[5]，莫由报其德，如意以之定藩[6]，无所

容其怨。且争夺兹生，主非一姓，则百姓生心；祚无常人，则人皆自贤。况夫汉以剑起⑦，人未知义，式遏奸邪，特宜以正顺为宝。天下，大器也，苟乱亡见惧，则沧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岂为一人之废兴哉！苟可以畅其仁义，与夫伏节委质可荣可辱者，道迹悬殊，理势不同，君何疑之哉！

又谓诸吕⑧强盛，几危刘氏，如意若立，必无此患。夫祸福同门，倚伏万端，又未可断也。于时天下新定，权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谋之臣，森然比肩，岂琐琐之禄、产⑨所能倾夺之哉！此或四公所预，于今亦无以辨之，但求古贤之心，宜存之远大耳。端本正源者，虽不能无危，其危易持。苟启兢津，虽未必不安，而其安难保。此最有国之要道，古今贤哲所同惜也。

注释：

①桓玄：字敬道，东晋谯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东晋权臣桓温之子。初为太子洗马、义兴太守。父桓温死后，袭封南郡公。曾率领殷仲堪与杨佺期讨伐司马尚之，后与殷仲堪分裂。元兴元年（402年），起兵攻建康（今江苏南京），总揽朝政，自封楚王。翌年称帝，国号楚。元兴三年兵败逃至江陵。

②四公：指西汉初年商山四皓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位老人都是著名的隐士，隐居于商山（今陕西商县东）。

③秦：指秦始皇。

④汉祖：即汉高祖刘邦，西汉王朝的创立者。

⑤孝惠：指西汉孝惠帝刘盈。公元前195～前188年继位。在任上，用曹参为相国，依萧何所制定的法令，继续执行高祖以来的与民休息方针。此句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原打

算废刘盈，立戚夫人所生赵王如意为太子。但在张良谋划下，刘盈请来商山四皓为他求情，刘邦这才改变主意，仍指定刘盈为太子。事见《史记·留侯世家》。

⑥如意：即赵王刘如意。刘邦子，为戚夫人所生。高祖九年（前198年）封为赵王。本来刘邦希望他继承帝位，但因张良谋划，希望落空。后被吕后用毒酒药死，谥隐王。

⑦汉以剑起：指汉王朝的兴起，是以刘邦拔剑斩蛇开始的。《汉书·高祖纪》："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高祖被酒，夜泾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另刘邦也曾自谓："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三尺指剑。

⑧诸吕：指刘邦死后，以吕后为主的外戚吕姓集团。他们排挤刘姓，主宰朝中大权。

⑨禄、产：指吕禄和吕产。两人均为吕后之侄。吕产曾官至相国，掌南军，封梁王；吕禄曾官至上将军，居北军，封赵王。后周勃与陈平相谋，在吕后死后铲除诸吕集团，吕产、吕禄均被杀。

译文：

凡是隐居张扬、沉默高谈的行为状态都不是圣贤通达之人的本意，大概是所相遇的情形大势不同，所选择的人生之路也各异。实施的方法并不造成冤枉屈辱，那么天下也就赖以获得安宁，而那些具有仁义之心的人也就不能不有所感触。至于先生所说的那四位隐士高人，他们修养心志，杜绝奉承，可谓道德高于天下。秦始皇的织网虽然肆虐暴戾，但他们穿梭其间没有感到恐惧；汉高祖虽然豪迈雄壮，但邀请他们却从来不肯应允。他们，

只是以一种感触般的道理理念泛然响应了刘盈的延招，事奉如同一般宾客的那种礼仪，说话对答也不甚讲究是非曲直，孝惠皇帝刘盈靠着他们获得了太子地位的安稳，但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报答太子的恩德；赵王如意由于他们而只好再去当藩王，也并不表明他们就容纳了对如意的怨恨。况且争夺王位蔓延滋生。天下之主并非一姓，那么老百姓就会身生贰心；福祉不能经常惠泽于人，那么人人都认为自己贤能。何况西汉王朝的兴起是从刘邦斩白蛇开始，当时人不知道什么道义理性，因此遏制奸邪应该以正名顺义为关键。拥有天下靠的是才能和权力，假如国家丧乱而让人恐惧，那就会出现沧海横流的局面。所以这四位高士原本的意思是为振兴国家出谋划策，岂止是为了一个人的兴废呢！假如可以通畅无碍那些仁义道德，即使与委屈求全可以俱荣、可以俱损的人，人生道路各异，事理形势不同，您又有什么可值得疑惑的呢！

先生又认为只因诸吕姓集团强盛，所以才多少危机到刘氏政权，如果赵王如意被立为太子，那么就必无此忧患。其实，灾祸和福祉同出一门，面对着千头万绪，未必可以明断。当时天下刚刚平定，权力由皇上制约控制。汉高祖将他的子孙分封诸王，有着像磐石一样的牢固；而社稷深谋远虑的大臣又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怎么能让猥琐之辈的吕禄、吕产倾夺呢！这些道理或许四位高士有所预见，在今天也无法去分辨，但求古代圣贤之心应存高远罢了。端本正源，虽说不能没有危险，但危险容易被把握。委屈求全，助桀为虐，虽说未必不会安定，但真正安定却很难确保。这是治理国家最关键的道理，古今圣贤哲人都共同珍惜维护。

与支遁书①

谢 安

题解：

这是一封表达对朋友思念的书札。信虽然很短，但情感浓浓。当时谢安正在会稽寓居，整日以山水为娱，听说老朋友支遁要来叩访，便信手而挥。

作者谢安（320～385年），字安石，东晋陈郡（今河南太康）人。年青时常与王羲之书画之交，研墨练字。隐居东山，屡征不就。后年四十余才步入仕途，历官司马、尚书仆射、加后将军、居朝辅佐。曾在淝水之战中，率兵大败前秦苻坚八十万大军，取得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后官至太保，都督扬荆等十五州军事。

（《高僧传》）

原文：

思君日积，计辰倾迟②，知欲还剡③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④，触事惆怅，唯迟⑤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

此多山县闲静⑤，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⑥其积想也。

注释：

①支遁：东晋时期高僧，又称支硎。

②计辰倾迟：每时每刻都倾慕在心。

③剡：溪名。在今浙江曹娥江上游。又称剡溪。

④戚戚：忧愁、悲伤的样子。

⑤此句指谢安寓居的会稽东山。

⑥副：相称，符合。

译文：

思念你的心情已是与日俱增，每时每刻都为你倾倒。获知你要返回剡溪去自己料理自己，我很是以为怅然愁绪。人生就像在世上短暂地一居啊，近来我那些赏心悦目的事竟都全部地消尽。整日忧愁哀伤，触事惆怅不已，只有等待着你的来临，以欢乐的言谈来消解我的愁绪。一天就当过了千年啊！

此间的山水闲静优雅，比较的可以用来养病。在这里养病和剡溪没有什么不同，唯是使用的医术药品不同。我想你一定也想到这个机缘，来满足我长期的愿望。

再与殷浩书①

王羲之

题解：

没想到，一位平日间在书斋里龙飞凤舞地夸张汉字的大书法家，在政坛上也扮演强者的风度。这里，我们目睹到一位标准的官员，面对社稷内忧外患，很负责任地和很诚恳地给他的上级官员一封劝告信。也许方寸之间依就是飞笔走蛇，撇捺疏狂，但全无同时代骈文里的粉饰靡曼。

作者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曾为秘书郎、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然其更喜爱服食养性，佳山丽水，与名士闲侃。辞官后尽游山水，弋钓为娱。其书法隶体为古今之冠。

按《晋书·王羲之传》载，晋哀帝年间，两位权势人物桓温与殷浩不合。于是身负忧国忧民的王羲之致书殷浩，好言相戒。后殷浩又决意北伐，王羲之认为不妥，于是又写下这封信。

殷浩不听王羲之劝阻，结果被前秦大将姚襄所败。

（《晋书·王羲之传》）

原文：

知安西败丧②，公私惋怛③，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④，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

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5]，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6]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7]。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8]，惟未加参夷之刑[9]耳，恐胜、广之忧[10]，无复日矣。

注释：

①殷浩：字深源，东晋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初任庾亮征西参军，后迁扬州刺史、建武将军。晋穆帝永和中，仕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率军北伐，被前秦苻健大败。

②安西败丧：指殷浩北伐，被前秦苻健大败一事。安西，指殷浩北伐时手下将领安西将军谢尚。作者这里有意讳言。

③怛：音达（dá)，忧伤，痛苦。

④江左：古地区名，即江东。这里指东晋。

⑤寇乱以来：指西晋被前赵灭亡。

⑥使君：指殷浩。

⑦罔：音网（wǎng），没有，无。　　厝：音措（cuò），放置。

⑧秦政：指秦朝苛政。

⑨参夷之刑：秦朝一种酷刑，即夷三族。此为商鞅所定。

⑩胜、广之忧：指秦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此次起义最终酿成秦王朝的覆亡。

译文：

获知安西将军被苻健大败，朝廷和个人都感到叹惋悲伤，久久地不能忘怀。以小小的江左地区，所营造聚总得不过如此，真令天下人士寒心，本来这也是很久的事情了，而今再加上征战败丧，就应该深深地去思考一番。以往的事情怎可再去追究？只希望图谋未来的大计，让天下人的生灵都有所归所，发达百废俱兴的大业。为政之道应该以道义取胜和宽仁和睦为根本，那些以武功互相争夺较量的，做法并不妥当。因此应沿循我们的所长，来巩固国家的基业，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因。

自从北方的贼寇扰乱朝廷以来，身居重职要任的从没有过深谋远虑，殚思极虑地设计方略，而是丢弃压抑根本，各行其事，各有所志，竟没有一次战功可以议论，竟没有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可以记载。忠告之言和好的谋略弃而不用，遂使天下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难之势，这怎能不让人悲愤感慨呢！而身负这些事务的人又怎能推辞掉天下的职责呢！追究以往发生的事情，不必再提及了，应该改变做法，虚心自己，选拔贤才，与有识之士共同商议，不可再让中肯之言屈尊于当权者专断之下。如今我们的军队在外边打了败仗，国内的财政也枯竭了。与其保卫淮水地区的目

的没有达到，不如退守保卫长江，让督将各自恢复旧有的镇制，自长江以外，实行怀柔羁縻的政策罢了。对那些担任国家重职的人，要让他们引咎责躬，甚至以严厉的撤职贬官来谢罪天下百姓。然后更改做法，和朝廷的贤才思考设计国家大政，废除繁多苛刻的赋税，减少沉重的赋役，与百姓一道重新建设国家。如此这样，便差不多可以不负众望，拯救国家危难之急。

将军您出身于平民世家，担纲天下的重任，崇尚道义的举止，没有能事事被称颂的。担任军队的主帅而被敌人打败到如此地步，恐怕朝廷里群贤没有人愿意和您分担过失和罪责。如今将军您应该马上修补道义，弥补过失，广泛延纳群贤，让他们到各地任职。即使这样，尚还不知道获得帮助的时间。如果还认为以前的事情没有做完，再去寻求对外征伐，宇宙虽然广阔无垠，可哪里又有自己的容身之地！我深知以上这些议论不一定会被您所接纳，有的地方还可能被执政者所怨恨，然而每当我的激情涌现时，不能不尽怀畅言。如果将军一定亲征，没有达到目的而坚决进行，鄙人的头脑真的不可理解。希望将军再和众人共同商量慎行。

杂贴（一）

王羲之

题解：

这是一封抒发自己对朋友情感的书信，文章很短，但情谊深厚，感情丰盈。这里没有宫体之文那种靡艳，也无寻常文人的矫作浮夸之语，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

（《全晋文》）

原文：

计与足下别，二十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两书，但增叹慨！

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①，如何可言？吾服食②久，犹为劣劣③，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

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

注释：

①悠悠：长久地思考。

②服食：即服长生不老之药。魏晋时期，许多上层官僚都有服用经道士炼成的仙丹的习惯。

③劣劣：身体不好。

译文：

我计算一下，和先生分别到今天已整整二十六个年头了，虽然时常有些书信往来候问，但我依然无法消解阔别的心情。很认真地又阅读了先生前后两次来信，但这只是徒增感慨叹喟罢了。

近来大雪聚积，凝结着冷凛的寒气，这是五十年中所绝无仅有的，更增加了我寻常的思念。希冀来年夏秋间，有时能再收到先生问候的书信。天地悠悠长相忆，还说些什么呢？我服用仙食已经许久，但身体还是欠佳，大致和年纪相比，还算可以吧。

先生应以保护爱护自己的身体为上，我写这封信时只有不尽的惆怅。

杂 贴（二）

王羲之

题解：

这篇杂贴是我们这部《魏晋人书简》里收录最短的一篇书札。一共才28个字。内容为致问友人。

（《全晋文》）

原文：

薄冷。足下沈痼①，已经岁月，岂宜触此寒耶？人生禀气②，各有攸处③。想示消息。

注释：

①沈痼：很难痊愈的疾病。痼，音固（gù）。

②禀气：天生的气质。

③攸处：所安。

译文：

微微地又开始寒冷了。先生的顽症已经历了很长一段岁月，怎应该再触及这样的寒冷呢？人天生的气质，各有所安。想请您明示近来的情况。

诫 子 书

陶 潜

题解：

陶潜（365或372或376～427），东晋文学家、诗人。字渊明，一说名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人。曾任彭泽令等职，因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解印去职，归隐田园，至死不仕。所作诗文多描写农村景色，今存《陶渊明集》。“诫子书”是他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信中表述了自己的志向，并对儿子进行了训导和劝戒。

（《宋书·陶潜传》）

原文：

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①]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②]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邪。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以家贫弊，走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俯辞世，使汝幼而饥寒耳。常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罔罔。

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尔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③]上人。意浅识陋，日月遂往，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④]将有限也。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苦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⑤]，分财无猜，归生、伍举[⑥]，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注释：

①子夏：前 507~?，春秋时儒者，政治家。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一说卫国人。孔丘弟子，擅长文学。相传《诗经》等儒家经典是由他传授下来的。

②四友：《尚书大传·西伯戡黎》："文王以闳夭、太公望、南宫括、散宜生为四友。"另，《三国志·孙登传》：孙权以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为四友；《晋书·宣帝纪》：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四友；《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

③羲皇：即伏羲氏，中国传说时代的人物。古人想象伏羲以前的人无忧无虑，生活闲适。

④大分：指寿命。

⑤鲍叔：即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敬仲：即管敬仲，春秋初期杰出政治家。鲍叔少时与管仲友善，分财无猜。后因齐乱，二人分保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纠和小白争夺王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坚辞不就，推荐管仲为相。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管仲曾说："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⑥伍举：春秋时楚国大夫。王子牟因罪逃亡，楚人说是伍举送他出逃的。伍举恐，准备逃到晋国。蔡声子与伍举在郑国郊遂之地相遇，两人铺开荆条席地而坐，边吃边谈。后声子到楚国去，游说楚国令尹子木，伍举得以返楚。

译文：

天地赋予人们生命，有始必有终，自古贤人圣人，没有人能够逃脱。子夏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像四友这些人，亲自聆听了这样的声音和意旨。他们说这样的话，难道不是显达不可妄求，长寿与夭折别无它因的缘故吗？我年过五十，但极其穷苦，因为家里贫困，所以东奔西走。性情刚强，才能拙劣，与万物的常情违背，自己思量，必然给世俗带来祸患，所以努力避免与世俗接触，让你们很小就受饥受寒。常常感慨老二和贤妻的话，破败的棉絮自己拥集到一块，多么让儿子羞愧。这是一件事情。只恨汉人羊仲、裘仲，避世逃名，家无懒妇，抱此苦心，确实独自迷惑。

自小喜爱读书，偶尔喜欢闲散安静，打开书本有所得，便高兴得忘了吃饭。看见树木交相荫蔽，鸟儿变换声音，也欣然而喜。曾说在五六月份卧于北窗之下，遇到凉风短时间吹来，自称是羲皇上人。认识浅薄，随着日月的流失，非常怀念以往的日子，但又能怎么样呢？

患病以来，身体逐渐衰弱，亲朋旧友不遗弃我，经常拿药救助，自知恐怕离死不远了。恨你们幼稚、年龄小，家里贫穷，没有帮手，砍柴担水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免除？念在心上，悲苦怎么可以说呢？然而虽不是同生兄弟，也应当思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含义。鲍叔牙、管仲分配财物没有猜忌，归生、伍举坐在荆席上谈论昔日友情，遂能把失败变为成功，因丧事荣立功名他人尚

且这样，何况你们是一个父亲所生呢？颍川人韩元长是汉末有名的士人，身处卿佐之任，八十岁才去世，兄弟同居一家，一直到牙齿脱落。济北人氾稚春是晋代有操守的人，他家七代同财，家人没有怨色。《诗经》上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你要谨慎啊！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

与庐陵王义真笺①

谢灵运

题解：

在谢灵运的情趣里永远叠构的就是山水。他的诗是山水，文是山水，这封信也是山水。会稽境内的山水究竟多美多丽，谢先生没有吟唱，反正他无法从这片山水间逃避而出。末了，还想搭上一位正在豫州、扬州做刺史的王子，垂钓自娱，放浪自然，寄情天地。

作者谢灵运（385—433 年）南朝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初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后任永嘉太守。游山玩水，放浪形骸。文章为当时之冠。

（《宋书·王弘之传》）

原文：

会境②既丰山水，是以江左③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④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至若王弘之⑤拂衣归耕，逾历三纪⑥；孔淳之隐约穷岫⑦，自始迄今；阮万龄⑧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⑨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既远同羲唐⑩，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⑪。每意昔闻，虚想岩穴；若遣一介⑫，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

注释：

①庐陵王义真：即刘义真，南朝宋武帝刘裕第二子，祖籍彭

城（今江苏徐州）人。曾历官雍州刺史、扬州刺史、豫州刺史。宋少帝废为庶人，旋被杀。

②会境：即会稽郡境内，今浙江绍兴一带。

③江左：古地区名，指今长江南岸地区。此处专指东晋王朝。

④季世：末世。

⑤王弘之：字方平，东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初为琅邪王中军参军，迁司徒主簿、卫军参军等。后辞职隐居。生性喜好山水、钓鱼，与谢灵运纵放为娱，寄情自然。

⑥纪：记年单位。一纪为十二年。

⑦孔淳之：字彦深，东晋鲁郡鲁（今山东曲阜）人。生性喜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元嘉初年，被征为散骑侍郎，坚拒不就，遂隐居而去。

⑦岫：音秀（xiù），山洞。

⑧阮万龄：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历官通直郎、建威长史、左民尚书、湘州刺史，在州无政绩，徙为东阳太守。后复为金紫光禄大夫。

⑨浙河：古河名。即浙江水、浙江，即今浙江省钱塘江、富春江。

⑩羲唐：即羲皇和唐尧。羲皇，指伏羲氏，古人想象伏羲以前的人，无忧无虑，生活闲适。唐尧，传说中部落联盟首领。号陶唐氏，名放勋。曾实行君位禅让制，让舜接替他的王位。

⑪布衣：指平民，也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⑫一介：一个。

译文：

会稽境内有许多清幽的山水美景，所以东晋以来的嘉士隐客

都纷纷到这里隐居。但末世的人们都追慕名利，真正能做到隐居栖息的还是少数，而有的不过是为了一时所求，从没有获得陶醉山水之间的那种自然雅趣。至于说到王弘之先生，他拂去官服，解甲归田，已超过三十六年；孔淳之先生悄然隐居在幽岫深谷中，始终如一；阮万龄先生辞去官位专事闲赋，继承了先祖的事业。浙河内外，长久地栖息于山林水泽的，不过就是这些人而已。他们既远远地模仿着上古的羲皇、唐尧，也抨击着世俗的贪婪和争逐。殿下您十分爱好上古的风尚，常常如一介布衣书生。每每想到从前的那些情形，幻想找一处幽深的岩穴作为自己的居所；如果这时再派遣一位书生，和我共同隐居生活，那真可以说是千载的盛美佳事呀。

答范光禄书①

谢灵运

题解：

谢灵运一生和山水结下不解之缘，他的诗是山水的图画，他的文是山水的符号，就连他自己也俨然已物化了的山水。这篇回覆友人的答书，本不过一种礼仪性的，但谢先生落笔末尾还是情不自禁地点缀一下山水，抒发一下个人的情致。

此信作于景平二年（424年）春。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谢康乐集》）

原文：

辱告慰企，晚寒体中胜常，灵运脚诸疾，比春更甚忧虑。故人有情，信如来告②。企咏之结，实过饥渴。山涧幽阻，音尘阔绝。忽见诸赞③，叹慰良多！可谓俗外之咏，寻览三复，味玩增怀，辄奉和如别。虽辞不足睹，然意寄尽此。从弟惠连④，后进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远呈。承祇洹法业⑤日茂，随喜何极！六梁徽缘⑥，窃望不绝。即时经始招提⑦，在所住山南，南檐临涧，北户背岩，以此息心，当无所忝邪，平生缅然，临纸累叹。敬惜为光，继以音告。倘值行李⑧，辄复承问。二月一日谢灵运白答。

注释：

①范光禄：即范泰，字伯伦，东晋顺阳（今河南南阳）人。

初任散骑常侍、尚书等职。南朝宋时，授紫金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后官至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等。晚年沉迷于佛教。

②指范泰写给谢灵运的信《与谢侍中书》。信中叙述了他与谢灵运的情谊，以及他所建祇洹精舍等事情，后附有他的佛诗《佛赞》。

③诸赞：指范泰所作的《佛赞》一诗。其中有“四等极物，六度在躬。明发储寝，孰是化初”等语。《广弘明集》卷十五有载。

④惠连：即谢惠连。谢方明之子，谢灵运堂弟。官至司徒彭城王刘义康法曹参军。工诗，颇受谢灵运赞赏，称其为“张华重生”。

⑤祇洹：指范泰晚年建造祇洹精舍一事。祇洹，本源于古印度佛寺名。相传憍萨罗国富豪重金请须达购买卫城南祇陀太子园地，修建精舍，请释迦牟尼说法。祇陀太子深受感动，两人合建而成，命名为祇园精舍（园，也作洹）。

法业：佛教事业。

⑥六梁：指六度。佛教用为由生死此岸度人到达涅槃彼岸的法门之称。共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禅定）、智慧（般若）六类。　徽缘：美好的因缘。

⑦指在东山立招提精舍一事。东山，山名。在今浙江上虞上浦一带。招提，即招提精舍，招待四方云游过往僧人的寺院。

⑧行李：亦作行理，意即行旅。

译文：

有辱您惠告慰问企盼，晚冬的时日里我的身体胜过了平常。只是脚足的病疾等到开春后会更加令人忧虑。故友有情，特地飞

鸿函告，这种祝愿赞美的情结确实让我感受到胜过饥渴。只因崇山涧水远远地阻隔，您的音容足迹一直阔绝。如今当我看到您的诗文大作，感慨欣慰的实在太多！真可以说是远方的咏作，让我不停地翻阅再三，体味其中的精妙，增加我更深的思念，随即奉和就如同别离一番。虽然我的言辞不足以去看，但这种心情寄托尽在于此。堂弟谢惠连文采悟性后来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那种尊奉哀艳凄婉的绝美也有一首，一并远呈给您。承您的祇洹精舍日益兴盛，我也特别地喜悦、高兴！六度的美好因缘，暗自希望不要断绝，此时我正在东山石壁修建精舍，在我所寓居的山南。这里南面的屋檐临就着山涧，北边大门背靠着山岩，把这里作为修身养性的地方，当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呀。平时追念着我们过去的友情，但面对信笺又堆叠着无数的喟叹。在敬重珍惜在前，再写信相告。倘若正值我外出行旅，就再奉覆承知。二月一日谢灵运奉答。

诫子侄书

雷次宗

题解：

人的一生总会有如下的经历：当他风风雨雨地走过人生之路，已到风烛残年，面对着成人的子孙，感慨会特别良多。这篇雷次宗《诫子侄书》便是一位经世老人的肺腑之言。此书开始先讲述自己一生的经历。从向往林泉禅悦到仕途为官，从备尝艰辛再到归耕垄畔。作者走过了一条曲折的人生路，从而也看透了滚滚红尘。因此他告诫子侄们，应该像向子平那样，去做一名隐士，沉浸于山水自然天地，也许更能体悟人生的价值。

这是一篇很平淡又很自然的书札。语言清新流丽，内容极富哲理；透过对子侄的告诫，凸射出作者的叹喟和追求的情趣。

作者雷次宗（386～448 年），字仲伦，南朝宋豫章南昌（今属江西）人。初入庐山，师释慧远，后被朝廷征为员外散骑侍郎，不就。宋孝武帝时，在京师聚徒教授，又为皇太子诸王讲授《丧服》经。

（《南史·雷次宗传》）

原文：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当于所禀之中，顺而勿率耳。吾少婴羸患，事钟养疾，为性好闲，志栖物表①，故虽在童稚之年，已怀远迹之意。暨于弱冠②，遂托业庐山③，逮④事释和尚⑤。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

夷[⑥]，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⑦]，勉志勤躬，夜以继日。爰[⑧]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欢，实足以通理辅性，成夫亹亹[⑨]之业，乐以忘忧，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风，二十余载，渊匠[⑩]既倾，良朋凋索，续以衅逆违天，备尝荼蓼[⑪]，畴昔[⑫]诚愿，顿尽一朝，心虑荒散，情意衰损，故遂与汝曹归耕垄畔，山居谷饮，人理久绝。

日月不处，忽复十年，犬马之齿，已愈知命[⑬]。崦嵫[⑭]将迫，前途几何，实远想尚子[⑮]五岳之举，近谢居室琐琐之勤。乃今耋未至惛，衰不及顿，尚可厉志于所期，纵心于所托，栖诚来生之津梁[⑯]，专气莫年之摄养，玩岁月于良辰，偷余乐于将除，在心所期，尽于此矣。汝等年各成长，冠娶已毕，修惜衡泌[⑰]，吾复何忧。但愿守全所志。以保令终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见关，子平[⑱]之言，可以为法。

注释：

①物表：事物的表面。喻意超脱、恬淡。

②弱冠：古俗二十岁男子行冠礼，故弱冠指男子二十岁左右年龄。

③庐山：在今江西九江南。

④逮：音带（dài），及，达到。

⑤释和尚：即释慧远，东晋高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早年从道家，善老庄，后出家隐居庐江，倡导弥陀净土法门。著有《法性论》等。

⑥等夷：平辈。

⑦坟典：泛指古代典籍。

⑧爰：更改、改变。

⑨亹亹：音伟（wěi），勤勉的样子。

⑩渊匠：深远的匠心。喻胸怀大志。

⑪荼蓼：荼，一种苦菜，喻其苦毒，苦涩；蓼，一种辛辣植物，喻其辛苦，艰辛。荼蓼，音涂聊（tú liǎo）。

⑫畴昔：从前，以前。

⑬知命：即知天命。《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指五十岁年龄的代名词。

⑭崦嵫：山名。在今甘肃天水境内。古代喻为日没的地方。此处指晚年，老年。

⑮尚子：即吕尚。姓姜，名尚，字子牙。东海（今属山东）人。曾投奔周文王，为灭殷建周谋画。武王立国后，以功封齐地，故也称齐太公。此句指吕尚灭殷之举。

⑯津梁：佛家谓以佛法引渡众生。

⑰衡泌：见《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喻为隐居之地。泌，泉水。

⑱子平：即东汉时隐士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今河南淇县）人，西汉末为大司空王邑属吏，后隐居不仕。曾遍游五岳名山，后不知所终。

译文：

生命的长短，都有其一定的定数和命运，命运之外，不可能用智慧和力量去求取。只是处于承受之中，应该顺其自然而千万不要轻率罢了。我小的时候疾病缠身，身体虚弱，一直从事着养疴，性格喜好闲逸，志向停留在超俗。所以虽然还在孩提之年，但已有身怀深远的意思。到了我弱冠的年龄，便到庐山拜师学业，事奉著名的高僧释慧远和尚。当时师友追求的根本就是致力教诲，弘扬道德，外慕那些成名成才的同辈，内怀悱然羞愧，于是荡涤洒脱气质，表情明亮，专心攻读经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改变原来对山水林泉的爱好，哲理之言的欢欣，以通达事理，辅佐性情，成就一番勤勉的辉煌大业。欢乐忘却了忧愁，甚

至都不知道白天黑夜。自从我走过的道路，风风雨雨，餐风露宿，已有二十余年了，胸怀大志已经倾圮，良朋好友凋零殆尽，继而又发生逆贼违背天意挑起战争的灾祸，备使我艰辛苦难，于是从前的真诚宿愿顿时熔化在一个时代，心中焦虑，怅然若失，性情意愿，衰败折损。所以便和你们归耕垄畔，隐居山林，渴饮溪泉，与世隔绝。

日月流逝，倏忽间又过了十年，我的年纪也过了知命之年了。眼看晚年余岁即将迫近，前途又该有如何呢？确实是远想吕尚那惊天动地威震五岳之举，近思谢绝那居室里的琐细之动。趁着如今耄耋还没有昏愦的时候，趁着衰老还能走动的时候，还可以从期望中磨砺志向，从寄托中纵放心胸。不再留意来世来普渡众生，专门炼气暮年来摄生养命，在良辰吉日里把玩岁月，在生命将尽的时光里偷度欢乐，我心中所希望的，可全是在这些呀。你们随着年龄各自成长，行冠之礼和迎娶家妇也已做完，长久地去惜爱隐居生活，我还有什么可值得担忧的呢？只希望守全自己的心志，来保证让它有始有终啊。自今以后，家中事务大小，一定不要引发矛盾，向长先生的衷言可以作为效法。

与石聪劝降书[①]

孔 坦

题解：

两军交战，除兵戈相拼、横尸遍野、沙场喋血外，自然少不了战报檄文横飞。这里展示的便是一封劝降书信。东晋与北朝诸国素有积怨，且不说那一大片大好河山拱手相让已让人倍感耻辱，就是西晋末帝怀帝宴会上为刘聪青衣行酒、愍帝为刘聪出猎戎服执戟就足以让东晋人一辈子都忘却不掉。所以言辞即使再激烈一些，骂人的脏话再多一点，摆摆什么泱泱大国的臭架子，都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孔坦，字君平，东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任司马睿文学掾，因讨王敦、沈充等有功，授吴郡太守。孔坦精通《左传》、善文章。

据《晋书·孔愉传》载，咸康元年（335年），北朝后赵石聪寇历阳，大司马王导率军前去讨伐，此时石勒已死，石聪便派使臣请降，于是孔坦受命写下这封书信。

（《晋书·孔坦传》）

原文：

华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②]，每怀饥渴。数会阳九[③]，天祸晋国[④]。奸凶猾夏，乘衅肆虐。我德虽衰，天命未改。乾符启再集之庆[⑤]，中兴应灵期之会[⑥]，百六之艰既过[⑦]，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荡，遗氓[⑧]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蹐[⑨]豺狼之

穴，朝廷每临寝永叹，痛心疾首。天罚既集，罪人斯陨，王旅未加，自相鱼肉。岂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灾！兰艾[10]同焚，贤愚所叹，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旷廓，唯季龙[11]是讨。彭、谯使至[12]，粗具动静，知将军忿疾丑类[13]，翻然同举。承问欣豫，庆若在己。何知几之先觉，砎石[14]之易悟哉！引领来仪，怪无声息。

将军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15]。虽逼伪宠，将亦何赖！闻之者犹或有悼，况身婴[16]之，能不愤慨哉！非我族类，其心必易，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也。若将军喻纳往言，宣之同盟，率关右[17]之众，辅河南[18]之卒，申威赵魏[19]，为国前驱，虽窦融之保西河[20]，黥布之去项羽[21]，比诸古今，未足为喻。圣上宽明，宰辅弘纳，虽射钩之隙，赏之故行[22]，雍齿之恨，侯之列国[23]。况二三子无曩[24]人之嫌，而遇天启之会，当如影响，有何迟疑！

今六军诚严，水陆齐举，熊罴踊跃，龁噬争先，锋镝[25]一交，玉石同碎，虽复后悔，何嗟及矣！仆以不才，世荷国宠，虽实不敏，诚为行李之主，区区之情，还信所具。夫机事不先，鲜不后悔，自求多福，唯将军图之。

注释：

①石聪：后赵国君石勒部将。曾任汲郡内史，与晋军多次作战。

②河：即黄河。　宋：古国名。子姓，开国君主为商王纣的庶兄微子启，建都商丘，约在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等地。此处指地理方位。

③阳九：古代术数家的说法。4617 岁为一元，初入元 406 岁，外有灾岁九，故称阳九。意为灾难之年和厄运。

④晋国：指西晋。建兴四年（316年），前赵刘曜围困长安，

晋愍帝司马邺被迫肉袒、衔璧、舆梓出东门降，西晋灭亡。

⑤乾符：帝王的符瑞。班固赋中有“握乾符，辟坤珍。”

⑥灵期：指祥风瑞气来临的时刻。

⑦百六：古代术数家的说法，意为厄运。

⑧氓：民。

⑨跼蹐：音局急（jú jí），谨慎恐惧的样子。

⑩兰艾：兰，兰草，香草名。 艾：即艾蒿。

⑪季龙：即石虎，字季龙，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羯人，后赵国君，石勒从子。初授太尉、尚书令，封中山王。后石勒死后，他废杀石弘自立为王。平时荒于朝政，滥杀无辜，沉于游猎酒色，民不聊生，是十六国时期著名暴君。

⑫彭、谯使至：指咸康初，谯郡太守彭彪和石聪因不满石虎乱政，派遣使臣到东晋请降。

⑬丑类：指石虎和他的后赵羯人政权。

⑭砎石：坚硬的石头。砎，音戒（jiè）。

⑮异类：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贬称。

⑯婴：缠绕。

⑰关右：古地区名。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

⑱河南：地区名。泛指黄河以南地区。

⑲赵魏：指春秋战国时代赵、魏地区。约指今河北、山西、河南等地。

⑳窦融：字周公，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新莽末为强弩将军司马，更始帝时到河西为官，遂联络酒泉、金城、张掖、武威、敦煌五郡自保，并被推为河西五郡大将军，正式形成割据局面。后东汉建立，归顺东汉。 西河：即河西，古地区名。泛指今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

地区，即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一带。

㉑黥布：即英布。秦末汉初六县（今安徽六安）人。著名将领。初归项羽，封九江王。楚汉战争中受随河劝说，叛楚归汉，为刘邦消灭项羽立下赫赫战功。

㉒此句指管仲射杀公子小白一事。春秋时，齐襄公昏庸荒淫，国内大乱，不仅他本人被杀，连自立国君的公孙无知也被杀。获悉这一情况，襄公两个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着回国作君。为阻止小白，公子纠手下管仲暗中射杀小白，不料只射中小白腰带钩上（射钩）。小白佯死，瞒过公子纠，终于做了齐桓公。小白继位后，并没有怨怒管仲，反而重用这位人才。

㉓此句出自《史记·留侯世家》。刘邦建立西汉后，获悉一些大臣怕不能封官加侯而想图谋造反，心中十分惊恐。后在张良指点下，他将自己平生最恨的雍齿封为什方侯。这样一来，大家看雍齿尚被封侯，也就不再为官爵担忧了。

㉔曩：以往，从前。音攮（nǎng）。

㉕锋镝：箭头。

译文：

华夏和戎狄的想法从来不同，南北之间相差得很远，眺望着黄河两岸，企盼着得到宋地，每每都怀着饥渴的焦虑心情。上苍恰好相遇阳九的厄运，上天的大祸降临到晋国。那些奸佞凶险之人扰乱华夏，趁机挑衅肆虐。我们社稷虽然道德稍衰，但天命没有丝毫改变。吉祥福瑞开启再次聚集的喜庆，太平盛世应验了在吉日的交汇。那些艰难困苦的厄运已经度过，开创新时代的美好日子日益隆兴。然而如今依然是神州振荡，遗民百姓四处波散，命运掌握在戎狄之手，在豺狼似的穴窝里谨慎恐惧。朝廷每每想到这里日夜长叹，痛心疾首。上苍惩罚既然聚集，有罪的人就要陨落。皇帝

的军队没有增加，而且又彼此内讧、争夺。难道说这不是人怨神怒，上苍降临的灾祸！兰草和艾蒿被一同焚烧，贤人和愚者共同长叹，悲哀和矜持都不要去欢喜，我皇天后土实行仁政，赦免天下，唯有石虎是征讨的对象。您和谯郡太守彭彪派遣的使者已经来到，粗粗地陈述来意，已知将军痛恨石虎那些人，幡然悔悟，打算共同举兵起义。承蒙问候十分欢慰快乐，就好像在庆贺自己一样。为什么连事物发生变化的隐微因素都事先察觉，连坚硬的石头都容易受到感悟！凤凰引颈来仪，只奇怪没有声息。

将军出身于名门望族，诞生养育于尊贵的大族之后。平生遭受世间的困苦多难，以致于国家倾圮家族衰亡，妻离子散，朋友分别，不得不依靠那些戎狄生活。虽然被迫受到宠信，但将有多少可以依赖的呢！听说这事的人还有的感叹，何况自身被紧紧地缠绕着，能不悲愤感慨吗！不是我们民族的人，其心一定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反族归正的时刻、图谋忠义建立功业的时日。如果将军接受以往说过的那些话，向你的左右公开宣布，率领关右地区的民众，辅助河南的士卒，在赵魏申明雄威，甘作社稷国家的前驱，即使像窦融保卫西河、黥布打败项羽那样辉煌的业迹也不足以和您相比。如今我们圣上宽仁开明，宰辅广揽纳贤，即使再有当年公子小白和管仲的射钩之隙，也会受到颁赏加爵；即使再有刘邦对雍齿的怒怨，也会封侯立国。何况你们二三人并没有先前那些人之间的隙嫌，而恰遇上苍开启的交会呢！只会得到更大的声誉和反响，那么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

如今朝廷的军队训练有素，严阵以待，水陆大军一齐进发，如同熊罴迅猛踊跃、奋勇向前。箭簇如雨，玉石同碎。即使这时再后悔请降，怎么能来得及呢！我以不才担承着国家的宠信，虽然缺少机敏聪颖，但确实担任着重要职务。我的区区之情都一一在给你的回信中陈述。世间的事情如果不事先思虑斟酌，就很少不后悔的。是否去寻找自己的光明前途，只有将军去计划了。

与庾冰书[1]

蔡 谟

题解：

历朝历代的朝廷里都有一些深受冤屈和酸楚的大忠臣，也都有一些诤臣替他们鸣冤呼枉，不管皇帝喜欢不喜欢，也不管自己会不会由此丢官谪贬。眼前的这封书信就是替已故尚书右仆射刁协鸣叫不平的。虽然文辞看上去不那么华丽，也无文人们那种情感色泽的大渲泄，但毕竟它的说理极透彻，有根有据，让有贤相之称的庾冰看罢也不能不“然之”。

作者蔡谟，字道明，东晋陈留考城（今河南民权东）人。初为吴国内史，后因讨苏峻有功封爵。历任太傅、太尉、司徒，可谓五朝元老。

《晋书·刁协传》载，蔡谟在写完此信后，晋成帝便追赠刁协官职，祭以太牢。

（《晋书·刁协传》）

原文：

夫爵人者，宜显其功；罚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犹尚如此，刁令中兴上佐[2]，有死难之名；天下不闻其罪，而见其贬[3]，致令刁氏称冤，此乃为王敦[4]复仇也。内沮忠臣之节，论者惑之。若实有大罪，宜显其事，令天下知之，明圣朝不贬死难之臣。《春秋》[5]之义，以功补过。过轻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轻过重者，不免诛绝；功足赎罪者无黜。虽先有邪

佞之罪，而临难之日党于其君者，不绝之也。孔宁、仪行父亲与灵公淫乱于朝[6]，君杀国灭，由此二臣，而楚尚纳之。传称有礼不绝其位者，君之党也。若刁令有罪，重于孔仪，绝之可也。若无此罪，宜见追论。

或谓明帝[7]之世已见寝废，今不宜复改，吾又以为然。夫天道宰世，殊涂一致。万机之事，或异或同，同不相善，异不相讥。故尧抑元凯而舜举之[8]，尧不为失，舜不为非，何必前世所废便不宜改乎？汉萧何[9]之后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10]，后复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11]。近去元年，车驾释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12]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赠耳，非诛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诛，而今日所赠，岂以改前为嫌乎！凡处事者，当上合古义，下准今例，然后谈者不惑，受罪者无怨耳。案周仆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仇也[13]，事定后乃见害耳。周莚、郭璞[14]等并亦非为主御难也，自平居见杀耳，皆见褒赠。刁令事义岂轻于此乎？自顷员外散骑[15]尚得追赠，况刁令位亚三司[16]。若先自寿终，不失员外散骑之例也。就不蒙赠，不失以本官殡葬也。此为一人之身，寿终则蒙赠，死难则见绝，岂所以明事君之道，厉为臣之节乎！宜显评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论。

又闻谈者亦多谓宜赠。凡事不允当，而得众助者，若以善柔得众，而刁令粗刚多怨；若以贵也，刁氏今贱，若以富也，刁氏今贫。人士何故反助寒门[17]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

注释：

①庾冰：字季坚，东晋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庾亮之弟。初为秘书郎，后因讨华轶及苏峻有功，升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王导死，入朝辅政，人称贤相。

②刁令：即刁协，字玄亮，晋渤海饶要（今河北盐山南）人，御史中丞刁攸之子。初为濮阳王文学掾。“永嘉之乱”后避乱南渡，历任尚书令加光禄大夫。中兴：指琅邪王司马睿在中原南迁大族王导、王敦的支持下，联合江南大族顾荣、贺循等于建武二年（318年）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王朝一事。

③此句指王敦构罪刁协，迫使晋元帝司马睿让刁协出督六军一事。

④王敦：字处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王导从兄。晋“八王之乱”时，与叔父王彦起兵助齐王司马冏讨赵王司马伦，出为广武将军、青州刺史。司马睿督建康，为扬州刺史，与从弟王导共同辅政，建立江东侨寓政权，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大树党羽，权势显赫。

⑤《春秋》：书名。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⑥孔宁、仪行父：陈国大夫。灵公：即陈灵公平国。公元前614年继位。在位期间，曾和大夫孔宁、仪行父与夏姬淫乱于株林（今河南西华西夏亭镇北）。公元前599年，被夏姬之子夏征舒杀掉。不久，楚庄王率诸侯联军借故攻打陈国，杀夏征舒，占领陈国。

⑦明帝：即晋明帝司马绍，字道畿，元帝长子。公元322年继位，由王导辅政。因识破王敦图谋篡夺，遂于太宁二年（324年）下旨讨伐王敦。

⑧元凯：即八元和八恺。相传为帝喾和颛顼时代的八个才德之士。《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又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此处泛指人才。

⑨萧何：沛（今属江苏）人。初为沛县吏，后随刘邦起兵。楚汉战争期间，曾荐韩信为大将，为战胜项羽立下功勋。西汉建立后，封酂侯，制定各项制度，协助刘邦平定割据势力，其后人萧则曾在文帝时获罪。

⑩文帝：即汉文帝刘恒，汉高祖之子。公元前180年继位，继续执行“与民休息”黄老之治，鼓励农业生产，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景帝：即汉景帝刘启，文帝之子。公元前157年即位，继续发展农业生产，打击诸侯王割据势力。执政期间，国家较安定富庶。此句是指文帝不封萧何后代，但景帝却于二年（前156年）以武阳县户二千封萧何之孙萧嘉为列侯。

⑪武昭二帝：指汉武帝刘彻和汉昭帝刘弗陵。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继位，在任上，打击诸侯王势力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倡导“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实行一系列经济政策。昭帝于公元前87年继位，在位期间，废除律外苛税，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宣帝：即汉宣帝刘询。字次卿，又名病已，武帝曾孙。公元前74年继位，重视吏治，平理刑狱，实行“霸道”“王道”杂治，使社会矛盾大为缓和。此句是指宣帝曾以酂侯户二千封萧何玄孙萧建世为酂侯。

⑫元明二帝：指晋元帝司马睿和晋明帝司马绍。

⑬周仆射：即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今河南原阳）人。初仕为秘书郎。司马睿镇建康，引为军谘祭酒；即位后，授周顗尚书仆射、吏部尚书。平生嗜酒，终日沉醉，人称“三日仆射”。后与戴若思一起被王敦杀害。戴征西：即戴若思，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司马睿镇建康，戴若思深被器重，授镇东司马、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王敦起兵攻陷建康，戴若思兵败，与周顗一起被杀。

⑭周莚：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周札兄子。历官征虏将军、吴兴太守、黄门侍郎、冠军将军、都督会稽等五郡军事。后在平定叛将沈充中兵败被杀。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嘉（今属山西）人。著名经学家。历官郡守参军、尚书郎等。善词赋，工于五行、天文、卜筮等。与王导、庾亮关系密切，后为王敦所杀。平生所著著述有《洞林》、《音义》、《山海经》、《注尔雅》及《江赋》、《南郊赋》、《子虚赋》等。

⑮员外散骑：官名。即员外散骑侍郎。西晋武帝始置，为闲散之职。

⑯三司：官名。太尉、司空、司徒三公别称。多为大臣加官时用，无实际执掌。

⑰寒门：指魏晋南北朝时不属于士族的家庭，一般出身较低。

译文：

大凡给人奖励的，应该凸显他的功劳；大凡给人惩罚的，应该彰明他的罪行；这是古往今来都比较慎重的。凡地位低微的人犹尚如此，何况刁协在元帝建国建康时担任重要辅佐职务，有被杀遇难的名分；但天下没有听说过他的罪名，只目睹他被贬斥，致使刁协冤枉受屈，这不过是王敦报复他的私仇缘故。在内阻止忠臣的气节，议论者就会感到疑惑。如果真的犯有大罪，那就应该昭显他的罪行，让天下人得知，公开明示圣朝不贬斥死难之臣。《春秋》里阐明的微言大义，其中就有将功补过的内容。过失轻而功劳大的，得以加封晋爵；功劳轻而过失重的，不免给予诛杀的刑惩，但功劳足以抵罪的则应该不去废黜他。尽管事先犯有邪佞的罪责，使面临灾难危机紧急关头保护他国君的，就不能斩绝。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和陈灵公在朝上淫乱，致使陈灵公

被杀、国家覆亡，但这两位大臣还是被楚国接纳了。传称有礼而不去削夺他们官位的，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国君的宠臣。倘若刁协有罪，且重于孔宁、仪行父，绝断他的后嗣是可以的。倘若刁协没有这样的罪名，那么就应当追赠他的爵位谥号。

有的人或许会认为，明帝时候刁协已经被寝废名号，如今不宜再改变追赠，我又不认为这样。大凡大的道理主宰世间，虽然路途不一，但目的确是一致。纷纭的事物，有的看法相同，有的不同。看法相同的不应该互相吹捧，看法迥异的也不应该彼此讥讽。所以帝尧压抑人才而帝舜举存人才，帝尧不能算作过失，帝舜也不能认为不对。何必前世废弃的如今便不应改变呢？汉代丞相萧何的后人因犯法失去了侯位，文景不给加封而景帝却给加封，以后又失去侯位，武、昭两帝不给加封而宣帝却给加封。前几年，晋成帝乘车去祭奠、拜祭一下孔子的牌位，这也是元、明二帝所没有做过的。另外，刁协只是明帝不给赠谥加封，并没有因罪处斩，而像王平子、第五猗这样曾因犯法被元帝处斩的人，如今都被一一追赠，难道可以看成是一改前任皇帝做法之嫌吗？大凡为人处事应当对上合乎古代的道义，对下依据今天的成例，只有这样以后，议论者才不会惑疑，犯罪者才不会怨恨。案周仆射、戴征西两人本不是王敦反叛时所念檄文中指明的仇人，但平定王敦叛乱后，才见到他们被王敦所杀害。周莚、郭璞两人等也并没有在王敦攻陷建康时为皇上做什么事，但平定王敦叛乱后才见到他们被杀害。然而他们都承蒙到皇上的褒扬和追赠。难道说刁协从事忠义的义举还不如他们重吗？不久前，朝廷员外散骑一类的官职尚得到追赠，何况刁协的职位仅次于三司之职，要比员外散骑大得多。如果刁协不是为人所杀而是寿终正寝，就不失套用员外散骑的成例了。即使不承蒙被追赠，也不失用相应的官礼殡葬。但是作为一人之身，寿终正寝就可以获得追赠，死于非难的就不能获得追赠，难道这就是显明事奉国君的道理、鼓励臣子

忠义气节的做法吗？应该大张旗鼓地去评议这件事。来消解天下人疑惑的议论。

我又听说，议论这件事的人也大多认为应该给刁协追赠。大凡对事情处理得不妥当，而偏偏可以得到众人的支持。如果想用善意柔软得众，刁协恰恰粗莽刚直多怨；如果要以尊重来看，刁协恰恰今贱；如果要以富贵来看，刁协恰恰今贫。人们为什么反而帮助寒门之士而这样去表达呢？先生应明察这个意思。

登大雷岸与妹书①

鲍　照

题解：

魏晋南朝人的骈体文实在过分讲究浓艳华丽，而鲍照这封书信更是登峰造极。他向他妹妹报告了自己的行迹，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重彩过的山水画。鲍照的笔下，山、水都那么热闹，蕴含着大气，潜藏着动感，涂抹着浓郁，仿佛让人一下子就陶醉其中。

作者鲍照，南朝宋时大文学家，字明远。曾官至中书舍人、临海王前军参军，掌书记。所作诗、赋、文，华丽浓艳。

此信是他旅行到大雷时写给妹妹鲍令晖的。

（《六朝文絜》卷7）

原文：

吾自发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②，山溪猥③至，渡溯④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⑤。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日食时，仅及大雷。涂登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顿，凭观川陆，遨神清渚⑥，流睇方曛。⑦。东顾五洲⑧之隔，西眺九派⑨之分，窥地门⑩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⑪者久矣。南则积山万状，争气负高⑫，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⑬，带天有匝⑭，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⑮，亡端靡际，寒蓬⑯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

不见；北则陂池潜演[17]，湖脉通连，苎蒿攸积[18]，菰芦[19]所繁，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强捕小[20]，号噪惊聒，纷牣[21]其中；西则回江永指[22]，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23]相接。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烟归八表[24]，终为野尘，而是注集，长写不测[25]，修灵[26]浩荡，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庐山[27]，又特惊异，基献[28]江潮，峰与辰汉连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29]，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30]。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31]，镇控湘汉[32]者也。若深潈[33]洞所积，谿壑所射，鼓怒之所豗击[34]，涌澓之所宕涤[35]，则上穷荻浦[36]，下至狶洲[37]，南薄燕爪[38]，北极雷淀[39]，削长埤[40]短，可数百里。其中腾波触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写泄万壑。轻烟不流，华鼎振涾[41]，弱草朱靡，洪涟陇蹙[42]，散涣长惊，电透箭疾，穹溘崩聚[43]，坻飞岭覆，回沫[44]冠山，奔涛空谷。砧石[45]为之摧碎，碕岸为之虀落[46]。仰视大火，俯听波声，愁魄胁息，心惊慓[47]矣！至于繁化殊育，诡质怪章[48]，则有江鹅、海鸭、鱼鲛、水虎之类[49]；豚首、象鼻、芒须、针尾之族[50]；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俦[51]；拆甲、曲牙、逆鳞、反舌之属[52]；掩沙涨，被草渚，浴雨排风，吹涝弄翮[53]。夕景欲沈，晓雾将合，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苏[54]一叹，舟子再泣，诚足悲忧，不可说也！风吹雷飙，夜戒前路，下弦[55]内外，望达所届。寒暑难适，汝专自慎。夙夜戒护，勿我为念。恐欲知之，聊书所睹。临涂草蹙，辞意不周。

注释：

①大雷：地名。在今安徽望江境。　　妹：鲍照之妹，名令晖，为当时才女。

②潦：雨水。　　浩汗：形容雨水大而无际。

③猥：音纬（wěi），众多。

④溯：逆水流而上。

⑤此句大意是：在栈道乱石上吃着晚饭，在江水边住宿，形容旅途辛苦。

⑥遨神清渚：畅游聚神清川渚。渚：江中小洲。

⑦睇：音弟（dì），斜视。　　曛：黄昏时分。

⑧五洲：黎经诰注引《水注》："汉惠帝元年封长沙相利仓为侯国，城在山之阳，南对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为名。"

⑨九派：黎经诰注引《说苑》载："禹凿江以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派，水的支流。

⑩地门：山名。指武关山。

⑪隐心：揣度。

⑫负高：比试着高低。

⑬属：连接。

⑭匝：音杂（zā），周，圈。

⑮砥原远隰：指平坦无垠，低湿之地。砥，砺石。　　隰：音习（xí），低湿之地。

⑯蓬：即蒿。草名。

⑰演：水流长。

⑱攸积：就会聚集。攸，就。

⑲菰芦：即茭白与芦苇。

⑳捕：取。

㉑牣：音认（rèn），满。

㉒回江：形容江水弯曲回肠。　　永指：永，水流长。意即江水流到远方。

㉓舳舻：音逐卢（zhú lú），大船。

㉔八表：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

㉕写：同泻。　　不测：不可窥测。

㉖修灵：高大的神。修，高、长。

㉗庐山：山名。在今江西九江南。

㉘基献：岸基压迫着江潮。献，当压讲。

㉙缛：音入（rù），繁密的彩色装饰。

㉚绛天：深红色的天空。绛，深红色。

㉛帝郊：古代皇帝每年冬至在南郊祭天。

㉜湘汉：指湘水和汉水。在今湖南、湖北境内。

㉝潨：音丛（cóng），大水小水相交会的地方。

㉞豗击：撞击。豗，音灰（huī）。

㉟澓：音伏（fú），水洄流。　宕涤：宕荡起伏。

㊱荻浦：地名。

㊲驹洲：地名。驹，义音不详。

㊳燕爪：地名。

㊴淀：沉淀下的泥滓。黎经诰注引《水经注》云：“汶水又西，合一水，西南入茂都淀。”

㊵埤：音啤（pí），增加。

㊶涾：音沓（tā），水沸溢。

㊷陇蹙：形容水波纹像起皱的田陇。蹙，音促（cù），皱。

㊸穹：音穷（qióng），隆起的样子。　溘：音克（kè），水声。此句意为隆起的水波分分合合。

㊹沫：水浮沫。

㊺砧石：捣衣石。砧，音真（zhēn）。

㊻碕岸：曲岸。碕，同埼。　齏：音跻（jī）。同齑。粉末。据《说文》，齏，“墜也。”墜，“齑也”。

㊼慓：迅捷。

㊽诡：变化。　质：指身躯。　怪章：奇异的纹络。

㊾海鸭：亦称文鸭，比一般河中水鸭大。　鱼鲛：即鲨鱼。　水虎：即娃娃鱼。

㊿豚首：黎经诰注引《山海经》载："今海中有海豨，体如鱼，头似猪。"即海豚。　象鼻：黎经诰注引《北史》载："真腊国有鱼名建同，四足无鳞，鼻如象，吸水上喷，高五六十丈。"即海马。　芒须、针尾均为水禽名。

51石蟹、土蚌、雀蛤均为水中动物。燕箕：黎经诰注引《兴化县志》载：魟鱼，头圆如燕，其身圆偏如簸箕，又曰燕魟鱼。"

52折甲：即鳖。　曲牙：为水中爬行动物。逆鳞：鱼名。黎经诰注引《与琅邪太守许诚言书》载："其沙村逆鳞鱼可调药物，逆鳞鱼，《仙经》谓之肉芝。"　反舌：即蛤蟆。

53翮：音河（hé），鸟的翅膀。

54樵苏：打柴割草，以充燃料。此处指打柴割草之人。

55下弦，指农历每月二十二、二十三月亮缺下半。弦，月亮半圆。

译文：

我外出旅行时正逢上寒雨纷落的时节，整个行程很少有太阳高悬、阳光明媚。再加上秋雨潇潇，水势盛大，山间的溪泉溢溢地涌出，逆流淌渡没有边际，而我又正跋涉在险象环生的小径上。我在那栈道兀立的突石上吃夜饭，在潮湿的江边宿营，行旅中的孤客多么的艰辛贫寒，眼前的水波又是多么的泛滥！于是直到今天吃饭的时候，我才走到了大雷。脚下行走的路还有千里，却已经迎来了十个清晨。严酷的冷霜蹂躏着我的关节，悲凉的凉风断裂着我的肌肤。离开了亲友去做旅客，怎么办，怎么办！刚才我因跋涉于山间，登临俯瞰了广袤的平川，畅游聚神在那清川渚，流连忘返直到夕阳西下，黄昏悄临。向东俯视，五个江洲相隔排列；朝西眺望，九条支流纵横分明，窥探武关山那绝美的景

致，眺视天际间飘忽的孤云。不由不让我长久把图谋深深地思虑，揣度的心实在太久太久了。向南看则山峦相叠，各争万状，互争着生气，自恃着高低，蕴含着光霞，贪饮着美景。参差各异，相称雄伟。那光霞凌跨叠峦崇山，前后相连，环带在上天围扰成圆周，横卧大地没有穷尽。向东则是莽莽川原湿地，没有端头、没有边际，枯黄的蒿草在夕阳下倦伏，参天古树直和云彩平齐，这时又旋风四起，思鸟成群飞回，静静地聆听听不到声息，远远地仰视看不见踪影。向北则是大片的陂池。流水淙淙，湖塘相连。苎蒿聚集，菰芦繁茂。栖息波面上的鸟儿，游在水中的昆虫，有智的吞食愚拙的，强壮的捕捉弱小的，聒噪之声此起彼伏，充盈于碧波绿水之间。向西则是江水九曲回肠，弯弯流向远方，长波与天相合，滔滔的江水哪里才是尽头，无边无际的何处去枯竭？从古到今，这里舳舻相接。思尽波涛，悲感又充满潭壑，袅袅的轻烟从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归来，终于还成为旷野上的尘埃。它们来到这里聚集相会，聚散倾泄让人不可窥测，即使是高大的神灵，浩荡无边，又怎知他们的缘故呢！西南眺望庐山，又特别惊奇迥异，岸基压迫着汹涌的江潮，峻峰与天穹连接。在那高高的山巅上，浓积着层层云霞，雕琢着斐彩的锦缎，若木被夕阳的余晖照射，山岩和溪泽融通着大气，传播着光亮，散射着斑彩，火红得好似绛天。这时左右飘来淡青的云朵，浸染在紫色的云霄间。拾级而上，登临岭尖，但见云雾尽褪，金光四射。而半山以下，则纯为青黛一片。真可谓是神仙居地、帝王祷告的世界，坐镇控制湘、汉的气势呀！如果此时大小江水在此聚集相汇，似豁壑喷射，就如同迅猛敲击巨大的战鼓，汹涌澎湃，跌宕起伏，上可以抵至荻浦，下可以达到狶洲，南边迫近燕爪，北面尽达雷淀，即使削去它的长躯，增添它的短体，也可长达数百里之遥。而其中又是一幅波涛触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直泻万丈沟壑的壮阔气势景象。轻袅的云烟凝固了，华美的大鼎沸

溢了，柔弱的小草倒伏了，波纹就像起皱的田陇。白浪滚滚仰天长啸，如电闪雷鸣，簇矢横飞。隆隆的水声分崩又聚，堤岸飞腾，山岭鼎沸。往来的水沫冠盖群山，奔腾的波涛在山谷中回荡。砧石为之摧碎，曲岸为之碎落。仰视天火，俯听波声，丧魂落魄，呼吸遽停，心惊胆颤呀！至于那江水里繁衍生育的生命，也实在是变化的躯体、奇异的形态。有江鹅、海鸭、鱼鲛、水虎之类的鱼禽；有豚首、象鼻、芒须、针尾之类的海兽；有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类水生物，有折甲、曲牙、逆鳞、反舌之类的怪物。藏掩在水底的石缝，覆盖在草丛的江渚，沐浴着秋雨，推排着狂风，吹迎巨波，播弄羽翼。此刻夕阳打算落山，晓雾即将闭合，孤独的野鹤悲寒地啸鸣，行旅的鸿雁远远地沉吟，砍柴割草的农夫唉声叹气，荡舟划桨的船夫再次哭泣，确实让人百感交集，忧愁万绪，真不想再陈述下去了！风吹电闪，漆夜戒备前行的道路。下弦内外，希冀按时抵达。寒暑难以适应，妹妹你一定注意自身谨慎。我自会防备戒护，不要为我担心。恐想你想知道我的经历，聊作书信一封让你目睹。行旅中草草挥就，辞意不会周详。

与尚书令袁粲书

丘巨源

题解：

“与尚书令袁粲书”是丘巨源写给袁粲的一封信。丘巨源，南朝齐大臣，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曾任尚书主客郎、武昌太守等职，后因作《秋胡诗》，上有讥刺皇帝之语而被杀。袁粲（420～477），南朝宋大臣，字景倩。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司空、尚书令等职。后萧道成拟代宋，他起兵杀道成，事泄被杀。丘巨源有才气，以文章自负，南朝宋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叛乱，时丘巨源在中书省撰符檄，叛乱平定后，丘巨源希望得到封赏，后来封赏未及，丘巨源乃给尚书令袁粲写了这封信，讲述自己的功劳及当时抑文崇武之弊。

（《南齐书·丘巨源传》）

原文：

民信理推心，暗于量事，庶谓丹诚感达，赏报孱期；岂虞寂寥，忽焉三稔[①]？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然则先声后实，军国旧章，七德九功，将名当世。仰观天纬，则右将而左相，俯察人序，则西武而东文，固非胥祝之伦伍，巫匠之流匹矣。

去昔奇兵变起呼吸，虽凶渠即剿，而人情更迷。茅恬开城，千龄出叛，当此之时，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闺[②]。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

论也。

临机新亭，独能抽刃斩贼者，唯有张敬儿；而中书省独能奋笔弗顾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诚有优劣，就其死亡以决胜败，当崩天之敌，抗不测之祸，请问海内，此胆何如？其二可论也。

又尔时颠沛，普唤文士，黄门中书[3]，靡不毕集，摛翰振藻[4]，非为乏人，朝廷洪笔，何故假手凡贱？若以此贼强盛，胜负难测，群贤怯不染豪者，则民宜以勇获赏；若云羽檄之难，必须笔杰，群贤推能见委者，则民宜以才赐列。其三可论也。

窃见桂阳贼赏不赦之条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钟爽同在此例，战败后出，罪并释然，而吴迈远族诛之[5]。罚则操笔大祸而操戈无害，论以赏科，则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没，其四可论也。

且迈远置辞，无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笔出手，即就齑粉。若使桂阳得志，民若不轘裂军门，则应腰斩都市。婴孩脯脍，伊可熟念。其五可论也。

往年戎旅，万有余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隶，可谓众矣。攀龙附骥，翻焉云翔。至若民狂夫，可谓寡矣。徒关敕旨，空然泥沈。讵其荷蔽[6]尘末，皆是白起[7]，操牍事始，必非鲁连邪[8]？民慎，国算迅足，驰烽旆[9]之机，帝择逸翰，赴蔚罗[10]之会。既能陵敌不殿，争先无负，宜其徽赐存在，少沾饮龁[11]。遂乃弃之沟间，如蜉[12]如蚁，掷之言外，如土如灰。绂[13]隶帖战，无拳无勇，并随资峻级矣；凡豫台内，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阶矣。抚骸[14]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声！

注释：

①三稔：三年。稔音（rěn）。

②膂：脊骨。心膂胡、越：把胡、越作为亲信和骨干。新亭：亭名。故址在今江苏江宁县南，即劳劳亭。魏晋时过

江诸人每至春秋佳日，多在此地饮宴。朱雀：即朱鸟，为宫殿及殿门名称。汉代即有朱鸟殿。闺：上圆下方的小门。

③黄门：本为官署名，此指给事于黄门之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的省称。中书：中书省，此指给事中书之中书侍郎等的省称。

④摛：音（chī）。翰：笔。摛翰：执笔为文。振：举。藻：音（zǎo），辞藻、文章。

⑤吴迈远：南朝宋人。好写文章，自负而鄙视他人，作诗有得意之处，辄掷地呼曰："曹子建（按即曹植）何足数哉？"后被诛杀。

⑥讵：怎么。荷：扛。瞂：盾。

⑦白起：战国秦人。善用兵。封武安君。战胜攻取凡七十余城。南攻楚，北破赵，白起均立下大功，为战国名将。

⑧鲁连：即鲁仲连。战国齐人。喜为人排难解纷，但不喜做官。后齐王欲让他做官，他逃隐于海上以终。

⑨旆：音（pèi），古时末端像燕尾形状的旗子叫旆。

⑩罻罗：捕鸟的网。

⑪饮龁：饮水啮草或嚼谷。龁，音（hé）。

⑫蜉：指蚍蜉，即大蚂蚁。

⑬絓：音（guà），连及。

⑭抚骸：安抚。

译文：

我信服道理，推心置腹，对估计事物不太明白，希望忠诚之心得到回报，赏赐和报答快一点到来；哪里料到寂寞无声，一晃就是三年？议论的人一定会说，用笔记事不过是卑贱的技艺，不能像杀死活人那样对待；讲解小说不能像判决案情那样托付。但

是，先有陈述，后有事实，这是军队和国家陈旧的规章，七种德行、九种功劳将名显当世。抬头观察天象，则右边为将左边为相；低头察看人间，则西边武将东边文臣，本来不是小小男巫之流、巫婆技工之辈。

前些时突然发生叛乱，虽然凶恶的首领很快被杀，但人情更加迷惑。茅恬打开城门，千龄出降叛军，在这个时候，心向胡、越、奉迎于新亭者，士人庶人塞满道路；投递名字于朱雀殿者，无论智愚之人都跑出了家门。有人迷惑但我不迷惑，有人畏惧但我不畏惧，这是第一点需要说明的。

面对关键的局面，唯独能够抽刀杀贼的人，只有张敬儿；而中书省内唯独能够奋笔疾书、全然不顾的人，只有我丘巨源。文臣武将相比较，确实有优劣之分。根据其死亡以决成败，面对强大的敌人，抵抗料想不到的灾祸，请问天下之人，这种胆魄怎么样？这是第二点需要说明的。

再者，那时时局混乱，普遍召唤文士，中书省的官员无不集中到一起，拿笔写文并不缺人，朝廷的大笔为什么让普通的卑贱之人掌握？如果因为贼人盛强，胜负难以预料，贤人们心情胆怯不愿沾染是非之时，那么我应该以勇敢获得奖赏；如果说檄文难写，需要笔中豪杰，贤人们推托之时，则我应该以才能被赐高位。这是第三点需要说明的。

我曾看见桂阳叛贼赏赐不可赦免的二十五个人，而李恒、钟爽都在其中。战败后出降，罪行一块赦免，但吴迈远却得到族诛的大祸。惩罚，则掌笔的人有大难而拿戈的人却无害；说到赏赐，则武官越级提升而文臣被埋没，这是第四点需要说明的。

而且吴迈远写的文辞不过是不太恭敬，我所作的信符檄文都是漫骂之辞，写了这些东西后，马上会被压成粉末。如果让桂阳叛军得志，我如果不在军门被撕裂，则必会腰斩于都市。婴儿孩子都会成为肉饼，哪能仔细而周密地考虑？这是第五点需要说明

的。

往年的军队，一万多名甲士，十分中间有九分都是平冗的隶员。攀龙附凤，像空中的云彩那样翻来复去。至于像我这样狷狂的人，可以说得上太少了。一点也无关于皇上的旨令，像泥土沉入大海一样无声无息。难道那些在征尘后面扛着盾牌的人都是白起吗？那些在事情开始之时操着笔杆子的人一定不是鲁连吗？我有些不明白了：国家的财政充裕就要开兵见仗，皇帝选择高超的文人会集在一起。既然能够面对敌人争先恐后往前冲，就应该有美好的奖赏进行鼓励，稍微得到一点好处。于是就遗弃在山沟里，像蚂蚁一样抛弃在言语之外，像灰土一样。与战争沾边的人，没有拳术没有勇气，都一块随着资历越级升迁；凡是在中书台的士人，不文不武，也已经坐在低级的衙门里边。像这样来安抚文臣，看到那样的例子，既然不是草木，怎么能够不吭声呢？

与南郡王义宣书

刘义恭

题解：

“与南郡王义宣书”是刘义恭写给刘义宣的一封信。刘义恭，宋武帝刘裕之第五子，封江夏王。刘义宣，宋武帝刘裕之第六子，封竟陵王，孝武帝时改封南郡王。在镇十年，兵强财富。臧质欲假手为乱，说义宣起兵反叛，后事败自尽。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元年（453年）正月，刘义宣等叛。江夏王刘义恭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了“与南郡王义宣书”，劝说义宣息干戈，享天年。

（《宋书·刘义宣传》）

原文：

顷闻之道路云，二鲁背叛①，致之有由，谓不然之言，绝于智者之耳。忽见来表，将兴晋阳之甲②，惊愕骇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强，政移冢宰，或时昏下纵，在上畏逼，然后贤藩忠构，睹难赴机。未闻圣主御世，百辟③顺轨，称兵于言兴之初，扶危于既安之日，以此取济，窃为大弟忧之。昔岁二凶④构逆，四海同奋，弟协宣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钦嘉，又亦优渥。丞相位极人臣，江左⑤罕授，一门两王，举世希有。表倍推诚，彰于见事，出纳之宜，唯意所欲。衰⑥升进益，方省后命，一旦弃之，可谓运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群，思报厚恩，昊天罔极，竭力进诚，犹惧无补。奈何妄听邪说，轻造祸难。国靡流言，遽归愆于二叔⑦；世无晁错⑧，仍袭

辙于七藩[9]。弃汉苍[10]之令范，遵齐冏[11]之败迹。

往时仲堪假兵灵宝[12]，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刘牢[13]，忠诚逝踵。皆曩代之成事，当今之殷鉴[14]也。臧质[15]少无美行，弟所具悉，凭恃末戚，并有微勤，承乏推迁，遂超伦伍，藉西楚强力，图济其私。凶谋若果，恐非复池中物。鲁宗[16]父子，世为国冤，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齿[17]之封。令据有五州，虎凶出于匣，是须为刘渊[18]耳。徐遗宝是垣护之妇弟[19]，前因护之归于吾，苦求北出，不乐远西。近盘桓湖陆，示遣刘雍[20]，其意见可。雍是徐冲[21]舅，适有密信，誓倒戈。自虏侵境以来，公私凋弊，安以抚之，庶可宁静，弟复随而扰乱，吾恐边鄙皆为禾黍。宜远寻高祖[22]创业艰难，近念家国比者祸衅，时息兵戈，共安社稷。责躬谢过，诛除险佞，追保前勋，传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23]，阜、质改过，肃宗降泽[24]。忠焉之诲，聊希往言；祸福之机，明者是察。

主人神武英断，群策如林，忠臣发愤，虎士投袂，雄骑布野，舳舻[25]盖川。吾以不才，忝权节钺，总督群帅，首戒戎先，指晨电举，式清南服[26]。所以积行缓期，冀弟不远而悟。如其遂溺奸说者，天实为之。临书慨懑，不识次第。

注释：

①二鲁：鲁秀、鲁爽。背：叛。叛：乱。

②晋阳之甲：《公羊传》哀公十三年，记晋国赵鞅兴晋阳之甲，以清君侧为名，驱逐荀寅、士吉射。后因称地方长吏不满朝廷举兵叛乱为兴晋阳之甲。

③百辟：指诸侯。辟即君。后用百辟泛指公卿大官。

④二区：批元凶等人的叛乱。

⑤江左：长江下游以东地区。即今江苏省一带。

⑥裒：音（póu），聚。

⑦靡：音（mǐ），没有。二叔：周武王弟管叔和蔡叔。

⑧晁错：前200—前154。西汉政论家。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景帝时，为御史大夫。前154年，景帝采纳他的建议，削夺王国部分封地。不久，吴楚等七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武装叛乱；他被政敌袁盎等人攻击中伤，为景帝所杀。

⑨七藩：指汉景帝时起兵叛乱的吴楚等七个同姓王国。

⑩汉苍：即汉人张苍。？—前152，西汉大臣，历算家。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曾任御史大夫、丞相。他精通律历，曾主持改定历法。

⑪齐冏：即西晋齐王司马冏。为西晋八王之乱中的一王。字景治。司马伦篡位，司马冏起兵反伦，诛之。后拜大司马，辅政。沉于酒色，海内失望。后长沙王乂发兵攻冏，斩之于城门外。

⑫仲堪：即殷仲堪，东晋将领。灵宝，即桓玄，369—404年。桓玄，一名灵宝，字敬道，为东晋割据者。桓温之子，袭南郡公。曾任义兴太守，后弃官居江陵。隆安二年(398年)，与南兖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讨司马道之父子，恭败死，任为江州刺史。被推为盟主。树为心腹，兵马日盛。后击走殷仲堪，兼并荆州。元兴元年(402年)，攻入建康（今江苏南京），掌握朝政。次年底，代晋自立，国号楚。后为北府兵将领刘裕所灭。

⑬刘牢：即刘牢之，？~402年。东晋将领。字道坚。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晋秦淝水之战时为晋军先锋。东晋后期他握有重兵，位至大帅，进号镇北将军。朝廷命讨桓玄，他唯恐不敌，又虑平玄之后，功盖天下，将不能容，因此犹豫不决，部下多败走。后桓玄夺其兵权，刘牢之自杀。

⑭鉴：镜。

⑮臧质：南朝宋人，字含文。曾任徐、兖等州刺史，封始兴郡公。后任江州刺史，以南郡王义宣昏庸易制，鼓动义宣叛乱。义宣举兵反，兵败，二人皆被杀。

⑯鲁宗：指鲁宗之。南朝宋人。宋武帝讨刘毅，鲁宗之立有大功，封南郡郡公。宗之自以为非武帝亲信，屡建大功，恐被猜忌，遂投北魏，不久病逝。其子鲁轨，为鲁爽之父。

⑰爽：即鲁爽，南朝宋人。其祖鲁宗之投北魏，得北魏皇帝信任。鲁爽才艺颇佳，为魏太武帝所亲。后鲁爽南投宋，为司州刺史。南郡王义宣约爽至秋同时举兵。爽酒后失言，被迫提前反叛。后兵败被杀。　雍齿：秦末沛人。与刘邦有怨。后从刘邦起义，叛而复归。虽有战功，终为刘邦所不快。刘邦称帝后，大封功臣，诸将日夜争功不决，人怀怨望。邦从张良之议，先封雍齿为侯，以明不计宿怨。于是群臣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⑱刘渊：？～310，十六国时汉国建立者，公元304～310年在位。字元海，匈奴族人。世袭匈奴左部帅。西晋末年，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反晋，称大单于，后改称汉王。永嘉二年（308年），称汉帝，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⑲徐遗宝：刘义宣叛乱时，徐遗宝为兖州刺史，起兵响应，后兵败被杀。　垣护之：南朝宋略阳人。义宣反叛时，他率水兵大破叛军，封益阳县侯。　妇弟：妻弟。

⑳刘雍：义宣反叛时的叛将之一，后倒戈。

㉑徐冲：南朝宋人，大将。

㉒高祖：即宋高祖刘裕，南朝宋的建立者。

㉓梁孝：西汉梁孝王。　景帝：汉景帝。　垂恩：降恩。

㉔泽：恩惠。

㉕舳舻：指首尾相接的船只。舻：音（zhū），船头，一指船尾。

㉖南服：周制，以土地距国都远近分为五服，因此，南方叫南服。

译文：

刚才在道路上听说，鲁秀、鲁爽进行叛乱，而且说得有根有据，我不相信，传到这也就停止了。忽然见到朝廷来表，说你要举兵叛乱，我感到非常吃惊，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如果主上年幼，权臣强大，朝政下移权臣之手，或者政治昏暗，国风日下，皇上畏逼，然后贤能的藩臣忠诚得忌，看到灾难将至，乘机起兵。没有听说英明的皇上临世，百官和顺，在兴盛的初期起兵，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叛乱，在这样的形势下取得利益，我不禁不为大弟担忧。前些年元凶等人叛乱，全国共同奋斗，弟弟你心照不宣，忠孝两全，拥戴明主，莫大的功勋、浓厚的品德都已经为世人所知，皇上钦敬夸奖，又给你许多优待。丞相之职位极人臣，长江以东地区的士人很少得到此职，兄弟你一家两人封王，举世少有。表彰加倍，推诚布公，事情都很明白，要花多少钱可以遂心所欲。现在正在鼎盛之时，正应明白皇上的心意，一旦放弃这些，可以说是命运的捉弄。我等承蒙先帝仁慈的养育，能够升至高位，应想法报答先帝丰厚的恩惠，广大的上天没有极限，我们应竭尽全力、忠诚不二，这样还恐怕做得不够。为什么妄听邪端异说，轻率起兵造反？国无流言，匆忙把罪过归于管叔、蔡叔；世无晁错，仍然袭取七藩的旧辙。放弃汉人张苍的典范，依从齐王司马冏的败迹。

以往殷仲堪借兵桓玄，不久反危害到自己的宗族；孝伯把兵权交给刘牢，忠诚接着便失去了。这些都是先代发生的事情，可

以作为今天的借鉴。臧质小时候就没有什么美好的行为，这是弟你都知道的。他凭借一点亲戚关系，并有些微勤绩，趁人才缺乏时被推升，遂超过了一般人，图谋借西楚强大的势力，达到其自己的目的。他的图谋如果成功，恐怕他也不甘屈居人下。鲁宗父子世代为国家冤仇，太祖正欲光大深远的谋略，所以鲁爽等人都得到了封赏。让他据有五州地盘，像老虎出了笼一样，恐怕会如刘渊一样。徐遗宝是垣护之的妻弟，以前因为垣护之归附于我，坚决要求到北边，不高兴在偏远的西部征战，近来在湖陆一带逗留不进，派遣刘雍告诉我们，他的意见被采纳。刘雍是徐冲的舅舅，正巧有密信送来，发誓要倒戈。自北虏入侵国境以来，公私凋弊，好好加以安抚，希望可以宁静，弟弟你却随后进行干扰捣乱，我恐怕国家的边地都要被敌人侵吞了。从远处说，应该追寻高祖创业时的艰辛；从近处说，应该想到国家连年战争，现在立即停止战争，共同安定江山社稷。自责谢罪，诛除险恶小人，追保以前的功勋，留传美名于竹帛。从前梁孝王悔罪，景帝给予了恩惠；阜、质改正错误，肃宗降下了恩泽。我这些话都是诚心诚意的，暂且少说以前的教训；祸福的转机，聪明的人可以明察出来。

当今皇上神明雄武、英明果断，各种谋略多如林木，忠直之臣发愤，如虎之士立即行动，雄大铁骑布满山野，征讨的战船遍布江河。我虽不才，暂且愧掌兵权，总领各位将帅，保持警惕，军事为先，迅速行动，坚决清除南疆的叛乱之师。之所以行动缓期，是因为希望弟弟能够很快醒悟过来。如将来把为奸恶之说的人除掉，实在是天意。临时写了这些感慨和愤懑，也没有考虑什么次序。

诫江夏文献王义恭书

刘义隆

题解：

“诫江夏文献王义恭书”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训诫江夏文献王刘义恭的一封书信。刘义隆（407～453），424～453年在位。刘裕子。刘义恭，宋武帝刘裕之第五子，封江夏王，卒谥文献。故称江夏文献王。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年），刘义恭出镇荆州。宋太祖刘义隆致书诫之，是为“诫江夏文献王义恭书”。

（《宋书·刘义恭传》）

原文：

汝以弱冠[1]，便亲方任。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今既分张，言集无日，无由复得动相规诲，宜深自砥砺，思而后行。开布诚心，厝怀平当，亲礼国士，友接佳流，识别贤愚，鉴察邪正，然后能尽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

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进德修业，未有可称，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说如此。性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在，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应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赞世成名而无断者哉。今粗疏十数事，汝别时可省也。远大者岂可具言，细碎复非笔可尽。

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侈矜尚，先哲所去。豁达大度，汉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汉书》称卫青[2]云：“大将军遇

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3]，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

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祇顺之理。苟有所怀，密自书陈。若形迹之间，深宜慎护。至于尔时安危，天下决汝二人耳，勿忘吾言。

今既进袁太妃供给，计足充诸用，此外一不须复有求取，近亦俱白此意。唯脱应大饷致，而当时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

西楚[4]殷旷，常宜早起，接对宾侣，勿使留滞。判急务讫，然后可入问讯，既睹颜色，审起居，便应即出，不须久停，以废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余闲。

府舍住止，园池堂观，略所谙究，计当无须改作。司徒亦云尔。若脱于左右之宜，须小小回易，当以始至一治为限，不烦纷纭，日求新异。

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汝复不习，殊当未有次第。讯前一二日，取讯簿密与刘湛[5]辈共详，大不同也。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万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讯狱，君子用心，自不应尔。刑狱不可拥滞，一月可再讯。

凡事皆应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诚，所陈不可漏泄，以负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或相谗构，勿轻信受，每有此事，当善察之。

名器[6]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

以贵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

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汝嫔侍左右，已有数人，既始至西，未可匆匆复有所纳。

注释：

①弱冠：古时男子二十成人，初加冠，体尚未壮，故称弱。后沿称年少为弱冠。

②卫青：（？～前106）西汉名将，军事家。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封长平侯。他在汉武帝时，先后七次击退匈奴入侵。

③西门：复姓。关　羽：（？～219）三国时蜀汉大将。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人。　张飞：（？～221）三国时蜀汉大将。字益得。涿郡（今河北涿县）人。

④西楚：指今湖北一带。今湖北一带是春秋战国时楚国的地盘，称荆楚。南朝时，以楚地在国之西垂，故称西楚。

⑤刘湛：刘义恭府邸的高级吏员。

⑥名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称表示等级的称号和车服仪制等为名器。

译文：

你年纪轻轻，便亲自掌握了方镇的重任。天下艰难，国家事情重要，虽然说是保守现成的东西，实际上也不是容易的事。国家的盛衰安危就要靠我们了，难道可以不追寻先王的创业艰难而努力地干事吗？现在既然分开做事，没有时间在一块谈心，我不得不加以教导。应该好好地磨练自己，先思而后行。开诚布公，举止适度，对士人要亲爱有礼，对有才能的人要像朋友一样接待。识别贤才和愚人，查清正直和邪恶，然后才能使君子尽心、小人尽力。

你的神情意态爽朗开悟，而且一天比一天进步，但德性的进步和学业的修习却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这是我之所以感到遗憾

而不能停止的原因。你性情狭猛急躁，袁太妃也这么说。性情停滞在那里而想一定行动，意志不在那里而根据事物来回改变，这是弊端最大的事情。应该慷慨地立下志向，自己节制、压抑私心杂念。大丈夫正应帮助世人树立功名，怎么能够没有决定呢？今天粗略地说十几件事，你分别后可以反省一下。远大的事情怎么可以说完？而细小的事情又不是笔墨可以写尽的。

礼贤下士，这是圣人留下的遗训；骄傲奢侈自夸，这是先哲所遗弃的。豁达大度，这是汉高祖的美德；猜忌别人、心胸狭隘，魏武帝因此而受拖累。《汉书》称赞卫青说："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掩饰真情，整齐完美；关羽、张飞任人偏私，弊端相同。行动办事，应该好好地以此为鉴。

如果事情与今天不同，继位的皇子幼小不懂事理，司徒便可以像周公那样做事，你不能不尽恭敬顺从的道理。如果有什么想法，秘密地在信中写明。行动迹象方面，应好好谨慎保护。至于以后国家的安危，天下掌握在你们两人手里，不要忘了我的话。

现在已经供奉了袁太妃需要的东西，考虑足以充用了。此外一切不需要再有所求，近来也都说明了这个意思。只是大的馈赠到来之时，而当时遇到财用缺乏，你自可多少供奉一点。你一月内自用钱不可超过三十万；如果能减少一点，更好。

西楚富足空阔，平常应该早早起床，接待宾客与同伴，不要让他们滞留。紧急的审判务必终结，然后可以到里边讯问，观察颜色之后，审问日常生活作息，然后可以出来，不须久停，以防荒废了日常事务。下一天及夜里，自然有空余时间。

王府所在之处，园林池塘殿堂楼观，我稍有熟习和追查，应当不须改动。司徒也这么说。如果觉得不太方便，可以小小改造，但只应有一个王府，不须劳烦多事、日日求新求异。

凡问讯疑难的狱讼，当时难以下决断，这确实是难事，你又不熟悉，肯定不知道该怎么办。问讯前一两天，取来问讯本秘密

地与刘湛他们共同讨论，这和自己单独审讯大不相同。到问讯那一天，谦虚谨慎，力求广博，切忌不要以个人喜怒误加于人。能够择善而从，就能得到称赞。不可一意孤行，来夸耀自己独自决断的英明。万一这样做了，必然有大的耻辱。不单单是问讯狱讼，君子用心自然不应该这样。刑事狱讼不可停滞，一月后可再次审讯。

凡做事都应该慎密，也应该事先警告手下人，人人应该有忠诚之心，所说的话不能泄漏，不要辜负了忠诚信仁的规章。古人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有的人互相进谗言，不要轻易相信和接受；每遇到这样的事，应当好好审察。

名誉称号、车服仪制，这些东西应该好好珍惜，不可随便给人。对亲昵近臣的爵位和赏赐，更应仔细掂量。我对左右人虽然苛薄，但如果听到外边的议论，却也不以为是坏事。

以贵凌驾于物之上，物不服；以威加于人之上，人不满。这是容易明白的事。

声乐嬉戏不可太过分；赌博酗酒打渔田猎，这些事都不要做。穿的用的都有节制，奇异的服饰和器皿不应使之成风。你左右服侍的嫔妃已有数人，既然刚到西楚，不应匆忙又有纳取。

与宋太祖义隆书

拓跋焘

题解：

“与宋太祖义隆书”是北魏皇帝拓跋焘写给南朝宋太祖刘义隆的一封信。拓跋焘（408～452），即北魏太武帝。423～452 年在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 年），他大举攻宋，直到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被宋击败退兵。刘义隆（407～453），即宋文帝。424～453 年在位。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拓跋焘亲率步骑十万南攻宋，进至瓜步，纵横宋之江北一带，虏掠甚多，故写此信对宋太祖刘义隆进行奚落。

（《宋书·索虏传》）

原文：

彼前使间谍，馫略[①]奸人，窃闻朱修之、申谟，近复得胡崇之[②]，败军之将，国有常刑，乃皆用为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庆。得我普钟蔡[③]一竖子，何所损益，无异得我举国之民，厚加奉养。禽我卑将卫拔[④]，非其身，各便锁腰苦役以辱之。观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来，非一朝一夕也。

顷关中盖吴反逆，扇动陇右氐、羌，彼复使人就而诱劝之，丈夫遗以弓矢，妇人遗以环钏，是曹正欲谲诳取赂[⑤]，岂有远相顺从。为大丈夫之法，何不自来取之，而以货賂引诱我边民，募往者复除[⑥]七年，是赏奸人也。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户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⑦]者，当割

江以北输之，攝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8]，大势已至，终不相纵。顷者往索真珠珰，略不相与，今所馘截髑髅[9]，可当几许珠珰也。

彼往日北通芮芮[10]，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11]，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芮芮吴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袭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复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12]。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以彼无足，故不先致讨。诸方已定，不复相释。

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计，为堑城自守，为筑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显然往取扬州，不若彼翳行窃步[13]也。彼来侦谍，我已禽之放还，其人目所尽见，委曲善问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14]，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彼非敌也。彼常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碍，复不是苻坚[15]。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近有谷米，我都噉尽，彼军复欲食噉何物，能过十日邪？彼吴人正有斫营伎[16]，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虽彼军三里安逻，使首尾相次，彼募人以来，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17]，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

知彼公时旧臣，都已杀尽，彼臣若在，年几虽老，犹有智策，今已杀尽，岂不天资我也。取彼亦不须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罗门[18]，使鬼缚彼送来也。

注释：

①詃：引诱。　　略：掠夺。

②朱修之：南朝宋人。祖籍义阳平氏（今河南桐柏西）。字恭祖。以司徒从事中郎，在北伐中守滑台，失陷。魏太武帝尚其节义，以为云中镇将，妻以宗室女。后偷偷南归，以败南郡王义宣之功封南昌县侯。后位至太仆。申谟：南朝宋人，曾在北伐中败于魏。胡崇之：南朝宋人，曾在与北魏作战中失败。

③普钟蔡：北魏将领。

④卫拔：北魏将领。

⑤曹：等，辈。谲：音（jué），欺诈。诳：欺骗。赂：赠送的财物。

⑥货詃：以财物引诱人。复除：指免除徭役。

⑦南朝宋为刘氏所建，而齐承宋，故信中言存刘氏血食。血食：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故名。

⑧南朝宋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而建康又为扬州州治所在地。

⑨馘：截耳。战争中割取敌人左耳以计功曰馘。髑髅：死人的头骨。

⑩芮芮：古柔然为东胡族的支属，南北朝时北人称为蠕蠕，南人称为芮芮。

⑪赫连：代北复姓。匈奴左贤王刘去卑之后，去卑即独孤氏之祖，传至勃勃，称夏王，自云赫赫与天连，因以为氏。南朝宋为牵制北魏，曾联络赫连勃勃。蒙逊：北方少数民族。吐谷浑：我国古代鲜卑族所建立的王朝名。谷，音浴。

⑫有足之寇：芮芮、赫连、蒙逊、吐谷浑等皆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断流动，故拓跋焘称之为“有足之寇。”

⑬翳：障蔽。窃步：暗暗地行走。

⑭裴方明：南朝宋将。仇池：郡名。东晋时仇池杨氏内

附，置仇池郡。北魏初置仇池镇，后复为郡。治所在洛谷城（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

⑮苻坚：（338～385）。十六国时前秦皇帝。公元357～385年在位。氐族。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东南）人。他先后攻灭前燕、前凉、代国，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后在淝水为晋所败，一蹶不振。

⑯斫营：偷袭敌营。　伎：通“技”，技艺、才能。

⑰南朝时扬州南北门各有一水流过，引此二水灌城，扬州不攻自破。

⑱婆罗门：梵语。意为“净行”、“净裔”。

译文：

你们先前派遣间谍，引诱奸猾之人，听说朱修之、申谟，近来又得到胡崇之，失败军队的将领，应该用国家的刑法惩罚他们，你们却把他们任命为方镇将领，乘我们的空隙，以自相庆幸。得到我方普钟蔡这个小子，对我们有什么损失，这和得到我全国人民，厚加奉养有什么不同？擒我方小将卫拔，非法处置，用锁腰苦役等等办法来污辱他。观察你们这些行为，足以知道你们的大意，仔细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了。

以前关中的盖吴反叛，煽动陇右的氐族、羌族，你们又派使者来诱劝他们，男人给以弓箭，女人给以玉环，他们这些人正想骗取财物，你们却从老远的地方给他们送来。作为大丈夫的法则，为什么不自己来取，反而拿财物引诱我国边疆人民，招募投奔你们的人免除徭役七年，这是奖赏奸猾小人。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所获财物的多少和你们前后得到我的民户比起来谁多谁少？你们今天想保全国家，保存刘氏血脉，应当把江北之地割让给我们，然后渡江南去，这样我将留着江南让你们居住。不这样的话，可好好告诫方镇、刺史、守将加强戒备，我们来年秋天当

攻取扬州。大势已到这个地步，终不会让你们逃脱。先前去索取真珠，你们不给，今天我们所获的截耳和头骨可以当多少玉珠？

你们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这些国家，我们都灭亡了它们。以此而论，你们岂能独存？芮芮的首领吴提已经死亡，其子菟害真承袭其父的道路，又在今年二月死掉。我今天北征，首先除掉善于移动的寇贼。你们如果不从命，来年秋天当往征讨。因为你们居有定所，所以不首先征伐你们。那些方国平定之后，当不再放过你们。

我征讨你们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打算？是修城自守，还而筑墙自安。你们国土上下一场小雨，水便会四外漫溢，你们能在水中向我们射箭吗？我们明目张胆地讨取扬州，不像你们偷偷地行事。你们派来的侦探，我已活捉了他们，又把他们放了，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不少东西，委曲你好好问问他们。你们先前派裴方明攻取仇池，既然争到了仇池，又猜忌他的勇武和功劳，不能容他。像这样的臣子尚且杀掉，怎么能够同我们较量？你们不是敌手！你们常想同我们交战，我们也不感到防碍，不要拿我们同苻坚相比。什么时候与你们交战，白天则派遣骑兵围来绕去，夜里则离你们百里安营扎寨。你们的百姓很好，投降我们的一块来，不听话的都把他们杀了，近处的谷米我们都吃尽，你们的军队又能吃什么东西呢？能坚持十天吗？你们吴人军中有偷袭敌营的专门部队，我也知道他们的情况，离你们百里驻扎宿营，虽然你们的军队三里布置巡逻，使之首尾相接，可你们招募人后，只五十里，天便会大亮，你们招募的人的头颅怎么能够不被我们取得?!你们说在我攻城时，当挖天堑以自守，想出来偷袭我方营寨可我们也不靠近城池围攻你们，仅仅筑大堤引河水，浇灌城池来攻取。你们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这两条河水引来用，自可如我们的意。

知道你们国家的旧臣，都已杀光了。那些老臣如果健在，年

纪虽老，仍然有智慧和策略，现在都杀光了，难道不是老天帮助我们吗？活捉你也不须我动兵刃，这里有能拜婆罗门的人，让鬼绑住你送来吧！

报庐江何偃书[①]

王　微

题解：

文人的笔端下时常流泻着一股孤傲与清高，像王微这篇书札。写给谁看，都不会让人高兴。别的不说，就他那副将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思进取、没有大志，甚至多少有些玩世不恭的模样，就让人不可理喻。

在这封书札里，作者透过大量生动形象的描述，反映了自己对人生的旨趣和态度。如他“不参风流”，“不好诣人”，“生平好服上药”，“尚独愧笑扬子之褒赡，犹耻辞赋为君子”，“至二十左右，方复就观小说，往来者见床头有数帙书，便言学问，试就检，当何有哉！”表面看，王微不过在抒发个人的情致，实际上他是在发泄对何偃的不满并讥笑他。此书末尾，王微已经将内容挑明：“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别。”

作者王微（415～453年），字景玄，南朝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少好学，于书画、文章、医方、音乐、阴阳术数无所不通。初官中书侍郎，因不愿为官，遂辞归闭门读书。

据《宋书·王微传》载：“时论者或云微之见举，庐江何偃亦豫其议，虑为微所咎，与书自陈。”这是王微收到何偃信札后的回覆。

（《宋书·王微传》）

原文：

卿昔称吾于义兴[2]，吾常谓之见知，然复自怪鄙野，不参风流，未有一介熟悉于事，何用独识之也。近日何见绰送卿书，虽知如戏，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论。

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3]。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乐[4]。小儿时尤粗笨无好，常从博士[4]读小小章句[5]，意无可得，口吃不能剧[6]读，遂绝意于寻求。至二十左右，方复就观小说，往来者见床头有数帙书，便言学问，试就检，当何有哉！乃复持此拟议人邪。尚独愧笑扬子[7]之褒赡，犹耻辞赋为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诸人亦当尤以此见议。或谓言深博，作一段意气，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见世人文赋书论，无所是非，不解处即日借问，此其本心也。

至于生平好服上药，起年十二时病虚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摄养有征，故门冬昌术[8]，随时参进。寒温相补，欲以扶护危羸，见冀白首。家贫乏役，至于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生，入草采之。吾实倦游医部，颇晓和药，尤信《本草》[9]，欲其必行，是以躬亲，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异，矫慕不羁，不同家颇有骂之者。又性知画缋[10]，盖亦鸣鹄识夜之机[11]，盘纡纠纷，或记心目，故兼山水之爱，一往迹求，皆仿像也。不好诣人[12]，能忘荣以避权右，宜自密应对举止，因卷惭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来有此条，二三诸贤，因复架累，致之高尘，咏之清壑。瓦砾有资，不敢轻厕金银也。

而顷年婴疾，沉沦无已，区区之情，惕于生存，自恐难复，而先命猥加[13]，魂气褰礴[14]，常人不得作常自处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谓有记自论。既仰天光，不夭庶类[15]，兼望诸贤，共相哀体，而卿首唱诞言，布之翰墨，万石之慎[16]，或未然邪。好尽之

累，岂其如此。绰大骇叹，便是阖朝见病者。吾本伫人[17]，加疹意惛，一旦闻此，便惶怖矣。五六日来，复苦心痛，引喉状如胸中悉肿，甚自忧。力作此答，无复条贯，贵布所怀，落漠不举。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别，且当笑。

注释：

①何偃：字仲弘，南朝宋庐江灊县（今安徽霍山北）人。曾官至太子中庶子、侍中，掌诏诰。因为人精明能干，善处理事务，为时人所誉。

②义兴：地名。即义兴郡，治所在今江苏宜兴。

③正始：魏齐王曹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起，止于249年。曹魏时代，社会崇尚玄学与清谈，何偃喜玄学及清谈，所以自称正始中人。

④王、乐：即王衍与乐广。王衍，字夷甫，西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一生喜好老庄之学，善玄学，终日清谈。被人称为“一世龙门”。曾官至司徒、司空。后率众撤往江南，途中为石勒坑杀。 乐广，字彦辅，南阳淯阳（今河南南阳）人。一生喜清谈玄学。曾官至侍中、尚书令、领吏部。“八王之乱”时，忧愤而终。

④博士：官名。南北朝时曾设太常博士，掌仪礼，五经、国子、太学博士为学官，而一般称博士者，以教授经学为主。

⑤章句：指汉代注家以分章析句来阐释古书意义的一种文体。

⑥剧读：使劲地读书。

⑦扬子：即西汉文学家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王莽时曾官至大夫。有《长杨赋》、《甘泉赋》问世，此外还有哲学著作《法言》，语言学著作《方言》等。

王微在此句所谈之事，系指扬雄曾作《剧秦美新》一文，对王莽进行刻意阿谀奉迎。

⑧门冬昌术：均为草药之名。

⑨《本草》：即指《神农本草经》，秦汉时人托名"神农"所撰。原书已佚，现有数家辑本，共收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详述其性味、功用，为现存较早的药物学文献。

⑩画缋：即绘画。缋，通绘，音汇（huì）。

⑪鹄：音胡（hú），原意天鹅。此处指治材未能器。

⑫诣人：交结人。

⑬猥加：增加。猥，音纬（wěi）。

⑭褰薾：音谦耳（qiān），褰，揭起，撩起；薾，花貌盛状。

⑮不夭庶类：没有在人群中盛茂。夭，茂盛。

⑯万石：即指西汉人石奋。石奋，温县（今属河南）人。15岁时跟随刘邦，文帝时官至太中大夫、太子太傅，景帝时官至九卿。平时不学无术，唯恭谨有过。他有四子，均孝谨行事，四子加他共封为二千石，故号称"万石君"。

⑰伫人：长久，即拘伫之人，拘束之人。

译文：

先生你从前在义兴那地方称赞过我，我常常以为见到了了解自己的知己朋友。然而我又自己怨恨自己鄙琐下贱，从不参与那些清谈之士的高谈阔论，对外界事物没有一件熟悉的，怎么能说我是"独识"呢？不久前，何见绰先生送来先生的大札，虽然知道不过是戏言，并深知先生本来就不可能怜悯。假若相互怜悯事先根本不知道，又怎么可能彼此希望讨论呢？

先生少时就喜欢玄言清谈的风尚，高雅风流，融会贯通，自己誉为当年正始中人。而我却真是一个庸庸性情的人罢了，自然志向操节不能和王衍、乐广相比。小时候尤其粗笨没有嗜好，常

跟随教书博士读小小的章句，居然没有一点收获。因口吃不能继续读书，便绝此念去寻求其他。到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才又去阅读小说，往来的宾客看到床头旁放着几帙书籍，便开口言谈学问，试着去翻拣，哪里会有呢？于是又靠着这打算议论别人啊。除了不学无求、阅读小说外，我还独自愧笑扬雄对王莽的肉麻奉承，还羞耻那些仅仅写些辞赋就成了君子的人，就像我的篆刻，糟糕得不成样子，先生和各位也应该对我的上述举动尤其发表议论。有的人认为我的文章言深意博，常常流露出一段内心的独白和风骨，鄙薄人生，我从来不敢当。所以每每目睹世间的文赋书论，不敢妄断是非；凡是遇上不解之处，还要当日借出来询问，这便是我内心里的真切想法。

至于我生平喜爱服用好药，起自于我12岁那年病体虚弱的缘故。看到那些所写出的服用药方里全是粗陋的语言。从那时开始，我相信摄生保养一定有应验，所以门冬、昌术一类药品随时饮服。寒温互相补充，想以此扶护我羸弱危病的身躯，希冀能看到我年迈花白。我家中贫困缺乏仆役，因此到了春秋时节，便动辄率领两三门徒钻进草窠里采药。我实在是厌倦到医院里诊病，又特别通晓配制草药，尤其相信《神农本草经》，所以要想取得成效，必须亲自动手。意在取精。由于此，世间人便说我希求神仙、爱好奇异，矫矜敬仰没有约束，不同人家很有些讥骂我的。又，我生性知道绘画，大概也不过是些鸣鹄识夜浅薄不成器的机会，但其中的弯弯绕绕、纵横交错，有的却记在心中，所以再加上对山水美景的热爱，我便一往地追求，不过都是些模仿的赝品。我生性不好交际人，能够忘掉荣利来躲避权贵，本来应该很细密地应对举止，但由于我倦累羞愧自我相保，就不能勉其为短了。从开始到现在有这么几条，二三位诸贤，靠着它又层层架构堆叠，把我送到脱尘清谈境界，让我受到一片高雅风流的颂咏声。瓦砾有它的价值，但不敢轻慢旁边的金银啊。

而且我近年来病魔缠身，意志沉沦不已，区区之情仅在于贪求生存，自己唯恐生命很难再延续。然而先命还在顺延，魂气依就茂盛，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病魔痛苦，卧榻默思也正好已经成熟，可谓是有记述有评论。既然我仰仗着上天光耀，没有在众人面前闪亮茂盛，同时还希望各位贤士共同怜悯我的病体，可是先生却首先发出了荒诞的言论，公布在文章里，像万石君那样的恭谨、小心，或许某些还没有做到吧。这些受特别友好关心的拖累，岂止是如此！何见绰先生见我之后大惊感叹，就好像举朝上下都看到我生病一样。我本不过是个拘束之人，加上生病，头脑昏乱，一旦听说这件事，就惶恐不安。五六天以来，又痛苦心中疼痛，颈喉的症状就像胸中被全部淤肿一般，十分担忧。所以我努力地作此答覆，没有再梳理贯通。我心中所想到最关切的，是消沉颓废不再被荐举。先生既然不可理解，那就请立刻与我诀别，且当耻笑。

书告弟僧谦灵①

王　微

题解：

这是一封充溢着极其悲伤与叹惋的动人之作。作者的弟弟不幸英年早逝，哥哥在沉痛地追忆时便写下这篇“告灵”的书札。此书中，作者一面赞美了弟弟的品格风范，倾吐了兄弟之间那感人的情谊，另一方面又抒发个人的情怀和叹喟人生。整个篇什大量使用祈使性语句，强调感情的生发，从而烘托出一种悲愤、哀怨的气氛。作者述事层次分明，简洁而形象，文辞流畅，情感浓重。不失为一篇绝美的抒情化散文。

据《宋书·王微传》载，王微的弟弟僧谦体弱多病，王微便亲自为他调药治疗。但因服药过量，不治而亡。王微为自己的过错深以自咎，便写下这篇充满感情色彩的书札。

（《宋书·王微传》）

原文：

弟年十五，始居宿于外，不为察慧之誉，独沉浮好书，聆琴闻操，辄有过目之能。讨测文典，斟酌传记，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长病，或有小间，辄称引前载，不异旧学。自尔日就月将，著名邦党，方隆夙志，嗣美前贤，何图一旦冥然长往，酷痛烦冤，心如焚裂。

寻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无不相对，一字之书，必共咏读，一句之文，无不研赏，浊酒忘愁，图籍相慰，吾所以

穷而不忧，实赖此耳。奈何罪酷，茕然独坐。忆往年散发，极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虑吾羸病，岂图奄忽，先归冥冥[2]。反覆万虑，无复一期，音颜仿佛，触事历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穷。昔仕京师，分张六旬耳，其中三过，误云今日何意不来，钟念悬心，无物能譬。方欲共营林泽，以送余年，念兹有何罪戾，见此夭酷，没于吾手，触事痛恨。吾素好医术，不使弟子得全，又寻思不精，致有枉过，念此一条，特复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

弟为志，奉亲孝，事兄顺，虽僮仆无所叱咄，可谓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冲和淹通，内有皂白，举动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气，可推英丽以自许。又兄为人矫介欲过，宜每中和。"道此犹在耳，万世不复一见，奈何！唯十纸手迹，封拆俨然，至于思恋不可怀。及闻吾病，肝心寸绝，谓当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殡送！

弟由来意，谓"妇人虽无子，不宜践二庭。此风若行，便可家有孝妇。"仲长《昌言》[3]，亦其大要。刘新妇以刑伤自誓，必留供养；殷太妃感柏舟之节，不夺其志[4]。仆射笃顺[5]，范夫人知礼，求得左率第五儿[6]，庐列有主。此亦何益冥然之痛。为是存者意耳。

吾穷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实知之，端坐向窗，有何慰适，正赖弟耳。过中未来，已自惕望[7]，今云何得立，自省惛[8]毒，无复人理。此烦冤困惫，不能作刻石文，若灵响有识，不得吾文，岂不为恨。傥意虑不遂谢能思之如狂[9]，不知所告诉，明书此数纸，无复词理，略道阡陌，万不写一。阿谦！何图至此！谁复视我，谁复忧我！他日宝惜三光[10]，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岂复支，冥冥中竟复云何。弟怀随、和之宝[11]，未及光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当办此不？今已成服[12]，吾临灵，取常共饮杯，酌自酿酒，宁有仿像不？冤痛！冤痛！

注释：

①僧谦：王微弟，曾为太子舍人。有文才，因病早亡。

②冥冥：冥世。指人去世。

③仲长：即仲长统，字公理，后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才学渊博，富有文采，年轻时曾游学青、徐、并、冀等州。建安年间历官尚书郎，又为曹操幕僚。《昌言》：书名，仲长统所作，共三十四篇。其内容主要是反对天人感应，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并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提出某些社会变革设想。

④刘新妇：即东汉刘长卿妻，桓鸾女。其夫早亡，儿子又夭折，便割掉自己耳朵，以示不再嫁人。事见《后汉书·列女传》。　柏舟：见《诗经·鄘风·柏舟》。据《诗序》说，卫国世子共伯早死，其妻父母打算让共伯妻改嫁，共伯妻为守贞操，誓死不嫁，故作此诗。以表心志。

⑤仆射：指王僧达。南朝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少好学，善文章。曾官至尚书右仆射。

⑥范夫人：即南朝宋王锡妻。据《宋书·蔡兴宗传》说，范夫人“聪明妇人也，有才藻学见，与锡弟僧达书……”。王锡，王弘子，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曾官至中书郎、太子左卫率、江夏内史等。

左率：即太子左卫率。官名。西晋武帝时设置。主要负责宿卫东宫，亦有时出征率兵打仗，地位颇重。

⑦愒望：贪望。愒，音忾（kài），贪。

⑧惛：音昏（kūn），糊涂。。

⑨此句意思不可解，疑有脱漏、舛讹。

⑩三光：指日、月、星。

⑪随、和之宝：即随侯之珠、卞和之璧。据《淮南子》载，

随侯见大蛇伤断，便为它涂药包扎，此蛇夜间衔大珠来报答随侯，所以称随侯之珠。卞和是春秋时楚国人，相传他于荆山上得宝玉，献给楚王，称“和氏之璧”。

⑫成服：旧时丧礼。指大殓之后，丧属穿戴的丧服。

译文：

弟弟才年仅15岁，就独自住宿在外面。他从来不去追求什么被察举被人称慧的名誉，只是独独地沉浸于读书的世界，聆听悠扬悦耳的琴音，翻拣千古流传的琴谱，动辄便有了过目不忘的能力。探究文典，细品传记，极短的时间内，便卓然可以陈述。我长年病魔缠身，有时有小的空闲，弟弟就例举引用文献典籍，就像当年的那些学术大师一样。从此日就月将，显名于邻里亲族。然而刚刚隆兴了他早年的大志，继承了先人的那些贤能美德，何曾想却突然溘然去世，我悲怨万分，心如焚裂一样沉痛。

追寻拾忆弟弟的一生，才十余年啊，只要没有公事相扰，我们彼此间没有不相互通信的。即使只有一个字的内容，必定会共同咏读；哪怕只有一句之文，也没有不专心欣赏的。一盏浊酒让人忘记忧愁，一本书籍让人相以安慰。我之所以贫困潦倒但没有愁绪，实在是依靠这些啊。怎么就这样残暴的惩罚，让我茕茕孑立，寂然独坐！追忆往年的那些岁月，泪流满目，我日夜不眠，又常考虑到我羸弱的病体，岂料我刚气息微弱，弟弟你就先于我撒手人寰。反复地思虑，没有度过一年，弟弟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弟弟你如今在何处？让我悲痛欲绝。从前我到京城做官，和弟弟一别六旬，其中三次经过家门，弟弟你还误会地问，今日何意不来？这种牵挂思念的手足之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比的。如今我们正准备共同经营山泉林泽，以相送度过余生，寻思着这到底有什么罪过，以致让我看到这残酷的场面，失去了我的手足，触事痛怨不已。我平生喜好医术，

但却不能让我的弟弟病体痊愈；又寻思着我可能医术不精，致使出现了歪曲过失，念此一条，我会再次更加痛怨。痛怨又怎么样呢！我有罪过又该怎么样呢！

弟弟你平生志向就是奉孝亲友、事奉兄弟，即使是家中僮仆做错了事，也不去责骂呵斥。真可谓君子对人不失本色，对人不失言语。冲融调和通达，内在黑白分明，举止合乎尺寸，以致我常常向你咨询。弟弟你常说："哥哥的文章充满骨气，可以推许为英俊秀丽来自我炫耀。又哥哥为人，要强愿望太过，应经常中庸调和。"这些道理至今还在耳畔回响，然而我和弟弟却万世不再一见，怎么办！唯有十封弟弟留下的书信，封拆俨然，至于种种的思恋之情就不想再去怀念了。本来，弟弟你听到我的病情，肝心寸绝，悲痛万分，我还以为我将来穿戴幅巾的薄葬一事牵累于你，谁料到怎么反而让我为你出殡送葬！

弟弟你从开始到最后都主张："即使女人没有生儿子，男人也不应该娶二房。若是这种风气可以流行，便可以做到家有孝妇。"仲长统所撰写的《昌言》一书也主要是这个要义。刘长卿的妻子不惜割掉耳朵来维护自己节操，这样的节妇一定要留下供养一辈子；殷太妃为《诗经》《柏舟》里的气节深深感染，所以不能剥夺她的志向。仆射王僧达忠诚孝顺，王锡妻范夫人知书达礼，所以寻求到了位列第五、担任太子左卫率的王锡，而王锡此时正在皇太子身边担任护卫。然而这些事例对处在黯然神伤痛失亲弟的我，又有什么裨益！不过是这些生存者的意愿罢了！

我，一个长年病疾的人，平生意愿志向，弟弟你实在是了解。向着窗户端坐，有什么欢乐满足，全仰赖着弟弟你呀。过了中午还没有来，已是贪望，今日说为什么得以站立，自己审视得很糊涂，再没有人去理睬。每每到了烦燥怨怒、困顿疲惫的时候，不能刻石作文，如果弟弟在天之灵此时有识觉，没有看到我的文章，岂不为恨？……（所以）我公开写下过几页纸的书信，

不再理会什么词藻道理，略微地总结归纳，不能尽言。阿谦！你为什么非要想到这样呢？有谁还肯再来探视我呢？有谁还肯再为我担忧呢？以前我相当珍惜时光，割弃写作的爱好来祈求生命延续，如今我唯一想到的是迅速地熔化罢了。我怎么能再支撑住呢？冥冥之中究竟再说些什么呢？弟弟你身怀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的宝物，还没有来得及光耀各种文章，如今我想将你的遗文收作一个集子，不知忽忽当此办不？现在我已经穿戴上丧服，面对着你的灵位，取出我们经常共饮的杯子，独个饮着烧酒，难道不像吗？怨痛，怨痛啊！

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戕①

谢 庄

题解：

读书人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为做官而读书的，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但另一种人却是读了书不愿做官的，谢庄便属于后者。你看他放着吏部尚书不肯做，洋洋洒洒地写就一大堆文字替自己辩解。又是重疾在身了，又是要颐养天年了，又是自己的家族没有长寿之人了，总之一句话，这吏部尚书坚决不干。

这封写给江夏王刘义恭的书札，语言纯朴，内容实在，读后毫无矫作之感。其间透过大量实例，反映出作者内心的志向与情趣。

作者谢庄（421～466年），字希逸。南朝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以文章著称于世。初为侍中、吏部尚书。因与刘子业不和，刘子业继位后他被捕入狱，儿子被杀。后刘子业被明帝刘彧所杀，谢庄才得以释放，官至中书令、金紫光禄大夫。

据《宋书·谢庄传》载，朝廷拜他为吏部尚书，谢庄不愿上任，便写下这篇给江夏王刘义恭的书札为自己辩解。

（《宋书·谢庄传》）

原文：

下官凡人，非有达概异识，俗外之志，实因羸疾，常恐奄忽②，故少来无意于人间，岂当有心于崇达邪。顷年乘事回薄，遂果饕非次③，既足贻诮④明时，又亦取愧朋友。前以圣道初开，

未遑引退，及此诸夏事宁[⑤]，方陈微请。疑志未伸，乃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己知尤，实惧尘秽彝序[⑥]。

禀生多病，天下所悉，两胁癖疾，殆与生俱，一月发动，不减两三，每至一恶，痛来逼心。气余如綖[⑦]。利患数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⑧]，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复道者，岂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牵课尪瘵[⑨]，以综所恭。眼患五月来不复得夜坐，恒闭帷避风日，昼夜惛懵，为此不复得朝谒诸王，庆吊亲旧，唯被敕见，不客停耳。此段不堪见宾，已数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铨综九流[⑩]，应对无方上诉，突由圣慈罔已，然当之信自苦剧。若才堪事任，而体气体健，承宠异之遇，处自效之途，岂苟欲思闲辞事邪？家素贫弊，宅舍未立，儿息[⑪]不免粗粝，而安之若命，宁复是能忘微禄，正以复有切于此处，故无复他愿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闲。下官微命，于天下至轻，在己不能不重。屡经披请，未蒙哀恕，良由诚浅辞讷，不足上感。

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⑫]，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岁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当复几时见圣世，就其中煎恢[⑬]若此。实在可矜。前时曾启愿三吴[⑭]，敕旨云"都不须复议外出"。莫非过恩，然亦是下官生远，不应见一闲逸。今不敢复言此，当付之来生耳。但得余年，无复物务，少得养痾[⑮]，此便是志愿永毕。在衡门[⑯]下有所怀，动止必闻，亦无假居职，患于不能裨补万一耳。识浅才常，羸疾如此，孤负主上擢授之私，私心实自哀愧，入年便当更申前请，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诉，恐未能仰彻。公恩盼弘深，粗照诚恳，愿待坐言次，赐垂拯助，则苦诚至心，庶获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当于何希冀邪！仰凭愍察，愿不垂吝。

注释：

①江夏王义恭：即刘义恭，南朝宋武帝刘裕第五子。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后迁京口（今江苏镇江）。封江夏王，历任南豫州刺史、徐州刺史、荆州刺史，后入朝辅政。

②奄忽：倏忽、倏然。

③饕：音滔（tāo），贪吃。

④贻诮：留下谴责。诮，音窍（qiào），谴责，责备。

⑤夏：指北方十六国时期由匈奴族赫连勃勃创立的夏国。公元417年，刘裕率兵乘后秦内乱一举攻克长安，灭掉后秦。但第二年班师南回，赫连勃勃又率兵进占长安，在霸上称帝，改元昌武。

⑥彝序：伦常次序。

⑦綖：通延，松懈，迟缓：綖，音延（yán）。

⑧惙惙：音绰（chuò），忧愁的样子。

⑨尪瘵：疾病之人。尪，音汪（wāng）；瘵，音寨（zhài）。

⑩九流：原指先秦时期各家学术流派，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此处指各式各样人才。

⑪息：生长。

⑫高祖四十：《晋书·谢万传》记谢庄高祖谢万年四十二而终，此处谢庄自述四十，未知谁对。

⑬侬：音农（nóng），心乱。

⑭三吴：地名。此说有三：一，指会稽、吴兴、丹阳为三吴；二，以吴兴、吴郡、会稽为三吴；三，苏州、常州、湖州为三吴。

⑮疴：病。音克（kē）或阿（ē）。

⑯衡门：指简陋的房屋。

译文：

下官我只是一介凡夫俗子，没有那些身怀大略、具有独道见解的才干以及尘俗之外的弘大志向，实在是因为我体弱多病，常恐怕突然发病，所以不久以前在世上也就没有什么异想天开，怎么能有心追崇得志显贵呢？近来乘着办事回家，果然贪吃没有节制，既足以在我明白时留下责备，又羞愧面对于友人。以前因为宋武帝刚刚践祚，未能及时设身引退。等到北方夏国的事情宁息平静，才陈述我希望辞职的微小请求。坚定的志向没有得以伸展，却仍要承担如今授予我的官职，施及于我的恩惠开始，之所以全身投入，宵衣旰食，那并非只在于自己认识到个人的过错，实在是害怕玷污了伦常秩序。

我身患疾病，许多人都了解知道，两胁间的饮水不消之疾大概生来俱有。一个月犯起病来，二三个月都不减退。每到发病的时候，疼痛得直逼心胸，底气如同松弛一般。这样严重的病疾经过数年，便造成痼疾。歔歔欷欷，一派忧愁，常如行走的死尸。然而常处病死的状态，但没有再向人诉说，岂能表明是病体痊愈？只是由于所受的恩泽太深太重，才不得不思考回答皇上的征询，拼命施展才能。无奈病魔一直牵累，有辱于大家。眼睛患病五个月以来，便不能再在夜间读书工作，常常拉上窗帘帷幕，以避风日，昼夜昏昏懵懵，为此又不能再拜谒各位郡王，庆贺吊唁亲朋旧故。唯有受到皇上的召见时，才不能容我停顿。这一段时间内不能忍受会见宾客，已达数十日之多。支撑着这样的痛苦生活，还要铨选会聚各种人才。于是，应对无方的诉说四起，幸亏圣上仁慈不予追究，但应该相信我是多么的痛苦。倘若我的才能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体魄气质完美健壮，承蒙皇上宠爱的礼遇，处在为国效力的征途，怎能会老想着闲赋辞职不干呢？我家里贫困简陋，宅舍未盖，儿子的生活不免粗劣寒素，而想安之若命，

岂能再遗忘那些微薄的俸禄？正因为又有深切的感受，所以再没有他夙愿。如今的希望，只在闲居颐养天年。下官我性命微贱，对天下很轻很轻，但对我自己来说却不能不看重。屡次表露申请，没有承蒙怜悯宽恕，实在是由于我诚意浅薄、辞语不讷，不足以感动圣上。

我家族里没有活得年长的，高祖去世时四十岁，曾祖三十二，祖父四十七。下官我明年就三十五岁了，加上病患到这个程度，还能有多少时间去拜见圣上呢？就是我的心被煎熬颤乱到如此地步，也实在值得同情和怜悯。前些时日，我正巧表示希望到三吴地方，圣上敕旨说，“都不须再议论外出”。莫非是圣上过于恩典，也是我下官鸿运俱生，不应该看到一个闲逸的去处。如今我决不敢再出此言，就当交付给来世吧。只希望安度余年，没有任何事务性任务，稍稍得以养疴，这便是我恒生的心愿。在简陋的屋舍里有所思念，动和止一定会听说，也无须借助官职，担忧的是不能裨补万一。我学识肤浅，才能平常，又体弱生病到如此程度，辜负了圣上对我的提拔授封之恩，为此私下里感到惭愧。明年我将再次申诉我以前的请求，甚至以死来坚持。只是圣上身边的那些庸俗小人常常告状，恐怕不能仰望通达、了我心愿。大王您恩重如山，心怀宽大，诚恳如镜，因此希望侍坐言次，垂赐您的帮助。如果至心真诚，差不多还能获得应允。如果不承蒙惠降保祐，下官我还有什么希望呢？仰仗您怜悯地察看，希冀不垂下吝惜。

移书徐州

库莫提

题解：

曾何几时，泱泱大国的子民们也会受到他们称之为“夷狄”人的嘲弄。这篇发自北魏的《移书徐州》以极其夸耀与傲慢的口吻向南朝宋的华夏百姓发出了警告：“若摄兵还反，复南秦之国，则诸军同罢，好穆如初。若距我义言，很愎遂往，败国亡身，必成噬齐之悔。”昔日称臣纳贡的夷狄俨然以主人自居；从前只敢在边境骚扰一番的外番居然在中原再创一个王朝。不知那些被迫南迁的华夏人该作何感想？

平心而论，这篇移文的文采实在无从谈起，书中所列举的“十道并进”充其量不过是吓唬吓唬而已，北魏再强大，大约也没有能耐把整个南朝据为己有。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朝社会衰败、国力不强的局面。

作者库莫提，北魏太武帝拓跋拔焘时大将。据《宋书·索虏传》载，此信写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

（《宋书·索虏传》）

原文：

我大魏[①]之兴，德配二仪[②]，与造化并立。夏、殷[③]以前，功业尚矣，周、秦[④]以来，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⑤]，重之圣明，应适龙飞，廓清燕、赵[⑥]。圣朝承王业之资，奋神武之略，远定三秦[⑦]，西及葱岭[⑧]，东平辽碣[⑨]，海隅服从，北暨

钟山[10]，万国纳贡，威风所扇，想彼朝野，备闻威德。往者刘、石、苻、姚[11]，递据三郡，司马、琅邪，保守扬、越[12]，绵绵连连，绵历年纪。数穷运改，宋氏[13]受终，仍晋[14]之旧，远通聘享。故我朝庭解甲，息心东南之略，是为不欲违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祸心，屡为边寇。去庚午年，密结赫连[15]，侵我牢、洛[16]，致师徒丧败，举军囚俘。我朝庭仁弘，不穷人之非，不遂人之过，与彼交和，前好无改。昔南秦王杨玄[17]识达天运，于大化未及之前[18]，度越赫连，远归忠款。玄既即世，弟难当[19]忠节愈固，上请纳女，连婚宸极，任土贡珍，自比内郡，汉南[20]白雉，登俎御羞[21]，朝庭嘉之，授以专征之任。不图彼朝计疆场之小疵，不相关移，窃兴师旅，亡我宾属。难当将其妻子，及其同义，告败关下。圣朝怃然[22]，顾谓群臣曰："彼之违信背和，与牢、洛为三，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謦声之臣，助难当报复。

使持节、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23]、安西将军、建兴公吐奚爱弼[24]，率南秦王杨难当自祁山[25]南出，直冲建安[26]，令南秦自遣信臣，招集旧户。使持节、侍中、都督雍梁益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阴公皮豹子[27]、员外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库拔阿浴河出斜谷[28]，扼白马之险[29]。散骑常侍、安南将军、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后延出自骆谷[30]，直截汉水[31]。冠军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建平公宗罴[32]，使侍节、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顺阳公刘买德，平远将军、永安侯若干内亦干出自子午[33]，东袭梁、汉。使持节、侍中、都督荆梁南雍三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故晋谯王司马文思[34]、宁远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鲁轨南趋荆州[35]。使持节、都督洛豫州及河内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王直勤它大翰为其后继[36]。使持节、侍中、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领护

西戎校尉、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晋琅邪王司马楚之南趋寿春[37]。使持节、侍中、都督扬豫兖徐四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东安公刁雍东趣广陵[38]，南至京口[39]。使持节、侍中、都督青兖徐三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故晋元显子司马天助直趣济南[40]。十道并进，连营五千，步骑百万，隐隐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溃，以此奋击，何坚不摧。邵陵、践土[41]，区区齐、晋，尚能克胜强楚，以致一匡，况大魏以沙漠之突骑，兼咸、夏[42]之劲卒哉。

若众军就临，将令南海北泛，江湖南溢，高岸垫为浦泽，深谷积为丘陵，晋余黎民，将云集雾聚，仇池[43]之师，𧿹㕧山谷之中[44]，何能自固。彼之所谓肆忿于自前之小得。以至于败亡之大失也。晋信陵君济穷鸠之危，义士归之[45]，故我朝廷救难当投命之诚，为此举动。既而爱惜前好，犹复沈吟，多杀生生，在之一亡十[46]，仁者之所不为。吾等别爱后自驰檄相譬书[47]。若摄兵还反，复南秦之国，则诸军同罢，好穆如初。若距我义言，很愎遂往，败国亡身，必成噬齐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报告。

注释：

①大魏：指北魏。由鲜卑族人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至534灭亡，共历14帝，149年，国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

②二仪：指天和地。

③夏、殷：指夏朝和商朝。夏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约在公元前21世纪建立，从启到桀共历16王、472年（一说432年）。商朝约在公元前16世纪建立，前11世纪灭亡，从商汤到纣王共历30王，629年（一说29王，496年）。

④周、秦：指西周、东周和秦朝。西周约建立于公元前11

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灭亡。从周武王到周幽王共历12王，257年（一说400余年、386年、352年）。东周建于公元前770年，至前256年灭亡，从周平王到周赧王共历25王，551年。秦由始皇帝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建立，至公元前206年灭亡。共历3帝，15年。

⑤烈祖：指北魏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86年，他乘前秦灭亡，纠合旧部召开部落大会，代王位复国，后改魏。在任上陆续征服北部与西部游牧部落，大败后燕，基本平定关东地区。任用汉族地主官僚，发展社会生产。

⑥燕、赵：指十六国时期后燕。

⑦三秦：地名。即今陕西北部、西部、东部及甘肃东部一部分。秦亡以后，项羽三分秦故地关中，以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三人所领的封地合称为三秦。

⑧葱岭：地名。旧时对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各山的总称。

⑨辽碣：地名。指今河北昌黎西北仙台山。碣即碣石山，当时属辽地。

⑩钟山：山名。即今江苏南京中山门外紫金山。

⑪刘、石、苻、姚：指十六国时期刘渊建立的汉、前汉，石勒建立的后赵，苻洪建立的前秦，姚苌建立的后秦。

⑫司马、琅邪：指东晋开国之君司马睿。初嗣琅邪王，历官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湘交广五州诸军事。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等职。公元318年即帝位。　扬州：地名。治今安徽合肥。　越州：地名。治今广西合浦东北。

⑬宋氏：指南朝宋国。公元420年由刘裕建立，历8帝，60年，至顺帝刘准升明三年（479年）灭亡。

⑭晋：指东晋。

⑮赫连：指十六国时期夏国建立者赫连勃勃。赫连为匈奴人，父被拓跋珪杀后，投奔后秦姚兴。龙升元年（407年）拥兵自立，称天王、大单于，设置百官，建立夏国。

⑯牢、洛：牢即虎牢关，秦置，在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洛即洛州，治所在今河南洛阳东北。

⑰杨玄：字黄眉，略阳清水（今属甘肃）人，氐人。杨盛之子。杨盛死后，他嗣袭父业，占据仇池，自号秦州刺史、武都王，后称蕃于宋。

⑱此句指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之前。

⑲难当：即杨难当，杨玄之弟。初自称大秦王，置百官，遣使派往刘宋。后魏军进逼，遂归顺北魏。曾经攻伐刘宋益州，被击败。

⑳汉南：地名。治今湖北宜城。

㉑登，音登（dēng），古代祭祀时盛肉食的礼器。　俎：音阻（zǔ），古代祭祀时用以载牲的礼器。　御羞：为帝王进献的食品。

㉒怃然：茫然自失的样子，怃，音捂（wǔ）。

㉓持节：指官员或使臣外出时持有皇帝授予的节杖。魏晋以后，军事长官出征、出镇时，享有杀无官位之人的权利。　侍中：官名。职掌典内侍署、文武侍从、掌玺参乘等，地位尊贵。因往来于皇宫大殿，故称。　雍、秦：即雍州、秦州，地名。雍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西南。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

㉔吐奚爱弼：即古弼，代（今山西大同）人。北魏太武帝时为侍中、吏部尚书，屡屡出征作战，因功迁尚书令。安南王时，为司徒，文成帝继位，被害。

㉕祁山：山名。在今甘肃西和东北。

㉖建安：地名。在今福建建瓯。

㉗此句都督雍梁益四州，其四州数只有三州。据《宋书》校勘记引《宋书考》说，雍州前当有“秦”字。梁州，治今陕西汉中。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皮豹子，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人。北魏著名将领。初为中散官，太武帝时，为仇池镇将，屡败刘宋及氐军，征为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官名。三国魏始置，为大臣加号，地位与太尉、司徒、司空三司相同。

㉘员外散骑常侍：官名。西晋武帝始置。为正员之外添差的散骑侍郎。多由公族、公臣子充任，为闲散之职。刺史，官名。汉武帝始置。为一州地方行政长官。并领兵者兼掌武事。斜谷，地名。在今陕西眉县西南。

㉙白马：地名。在今陕西勉县西老沔县。

㉚散骑常侍：官名。三国魏文帝设置。职掌侍从、规谏，多为加官，地位颇重。南朝宋以后，职以侍从左右，掌图书文翰，北朝散骑常侍还兼管修史。娥后延，即娥延，娥清之子。骆谷，地名，即骆谷道。自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循骆谷水、傥水河谷至洋县，为秦岭南北要道。

㉛汉水：水名，在今湖北境内。

㉜校尉：官名。为统兵武职，低于将军，高于都尉。荆州，地名。治所今湖北襄樊。

㉝子午：地名，即子午道。自今陕西长安县子午镇南穿秦岭，通往今安康境。

㉞梁汉：即梁州与汉水。司马文思，晋宗室，司马休之子。他曾与父同时投奔北魏，太武帝时，封谯王。

㉟鲁轨：一名象齿，祖籍扶风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初为东晋竟陵太守，后随父投奔后秦。北魏时任宁南将军、荆州刺史等职。

㊱洛豫州：即洛州、豫州。洛州，治所今河南洛阳东北。豫

州，治所今河南汝南。

㊲宁：宁州，地名。治所今云南曲靖。　　司马楚之，晋宗室，字德秀。因抵抗南朝宋刘裕而投奔北魏，为荆卅刺史。他曾在边关二十余年，因功封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　　寿春，地名。在今安徽寿县。

㊳兖徐：即兖州、徐州。兖州，治所今山东兖州。徐州，治所今江苏徐州。　　刁雍，字淑和，渤海饶安（今河北盂村南）人。因其祖刁协为刘裕所诛，投奔后秦。北魏明元帝时，与司马休之同赴魏，任建义将军。太武帝时，因军功授侍中、征南将军、徐、豫州刺史。在任上曾引黄河水灌田。　　广陵，地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西北蜀冈上。

㊴京口：地名。在今江苏镇江。

㊵青：即青州。治所在今山东淄博。　　司马天助，北魏太武帝时，投奔附魏，以军功官至侍中、青、兖二州刺史、东海公等职爵。　　济南，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济南。

㊶邵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邵阳。践士：古地名，春秋时属郑。在今河南原阳西南。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在此作王宫并与诸侯会盟，确立霸主地位。

㊷咸、夏：即咸阳与夏阳。咸阳，古都邑名。在今陕西咸阳东北。夏阳，古都邑名。在今陕西韩城南。

㊸仇池：地名。治所在今陕西略阳西北。

㊹攲岖：同崎岖。攲音欺（qī）。

㊺信陵君：即魏无忌。战国时魏贵族，魏安厘王之弟。曾智窃虎符，夺取兵权，攻秦救赵。后为上将军，联合五国击退秦国进攻。此句所指的就是“窃符救赵”一事。

㊻此句不通，疑有舛误。

㊼此句意思不明，疑有舛误。

译文：

我大魏盛兴发达，德性足以相配天地，和造化并立。夏、殷以前，功业就超过了当世；周、秦以来，赫赫雄威、堂堂皇皇，垂耀先代。到了我烈祖的时代，更注重励精图治，开明治国，以致照应了时运，目睹了龙飞，彻底扫清了燕、赵之地。我圣朝秉承王业的资财，奋发神武的韬略，向远平定了三秦之地，西边达到了葱岭，东边平定了辽碣，海隅归顺降服。北边达到了钟山，万国前来进贡，雄威之风四处扇动，料想你们那里朝野上下完全听说我国的威德。从前，汉、后汉、后赵、前秦、后秦交替占据三郡，司马睿和他的东晋保守着扬州、越州之地，绵绵连连，绵延历经了一个世纪，后来日暮途穷，朝运遂改，刘宋王朝接续了它的位置。他们仍然遵沿晋朝的惯例，远远地和我们互通问候，纳贡进献。所以我皇皇朝廷决定解下盔甲，不再去设想谋求东南的方略，这就是不想违背先前定下的大的信约。然而谁知你方君臣暗中包藏祸心，屡屡侵扰我们边塞。上次庚午年，还居然秘密勾结赫连勃勃，侵犯我虎牢关、洛州之地，以致你们的军队白白地丧败，全军被俘。我皇朝仁慈弘远，不追查人的错误，不探究人的过失，和你们和平友好交往，以前的友谊不去改变。从前南秦王杨玄深知通达上天的机运，在国家建立之前，就越过赫连勃勃管辖的夏国而归顺于我，向我们表示了忠心诚恳。杨玄过世以后，其弟杨难当对我们忠心的志节愈加坚固，皇上甚至还请求迎娶了他的女儿，婚姻高贵隆重，各地的土特珍品应有尽有，完全可以和那些皇室郡王们相比。汉南进奉的稀品白雉用作了祭品和皇帝的食物，朝廷嘉奖他们，授与征伐的重任。不想你们国家只计较疆场的小毛病，没有公开地传递战书，便暗自兴师动众，偷袭打败了我们的同盟。杨难当率领他的妻子和军队，失败在关下。我皇皇圣朝皇帝茫然悲痛，回过头对群臣说："他们违背了

信义，背叛了和约，将虎牢头、洛州一分为三，分一就让人受不了了，岂能再分呢！如果连这样都可以忍受，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呢?”因此分别命令我等义愤填膺、振臂高呼的大臣协助杨难当报仇血恨。

使持节、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建兴公吐奚爱弼率领杨难当从祁山南出，直接冲向建安城。命令南秦王杨难当自遣宠信之臣，负责招集遣散旧部。使持节、侍中、都督雍梁益秦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阴公皮豹子、员外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库拔阿浴河引军出斜谷，扼守白马之险。散骑常侍、安南将军、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后延自骆谷出兵，直接断汉水。冠军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建平公宗罴，使持节、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顺阳公刘买德，平远将军、永安侯若干内亦千自子午道出击，向东袭击梁州、汉水。使持节、侍中、都督荆梁南雍三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故晋谯王司马文思，宁远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鲁轨向南奔赴荆州。使持节、都督洛豫州及河内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王直勤它大翰作为后继部队。使持节，侍中、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晋琅邪王司马楚之向南奔赴寿春。使持节、侍中、都督扬豫兖徐四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东安公刁雍向东奔赴广陵，南到京口。使持节、侍中、都督青兖徐三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故晋元显子司马天助直奔济南。这十路大军齐头并进，连营五千余里，步卒骑兵超过百万之众，真可谓威武雄壮、意气高昂。靠他们来屠城，什么样的城不会溃塌！靠他们来奋勇出击，何愁坚不可摧！邵陵、践土，区区的齐、晋之国，还能克敌打败强大的楚军，以致于获得救助，何况我大魏依靠着沙漠上的突骑兵和咸、夏之地的强兵

劲卒呢！

如果我们的大军来到你们面前，将会让南海北泛、江湖向南溢出、高高的河岸垫成了一片汪洋浦泽、深深的峡谷堆积成连绵的丘陵，东晋的遗民百姓就会像云彩聚集、浓雾相聚，而你们仇池住守的军队崎岖于深山险谷之中，怎么能够防守得住！你们所认为的肆意泄忿在目前看来得到了一点点小小的好处，却不曾想到它会带来将来败亡的大失误。从前信陵君用计谋挽救了赵国的危难，天下的义士都归附了他，所以我皇皇朝廷想解救真诚地投奔我们的杨难当，为他进行了这次大征伐。虽然我们珍惜和你们以前的友谊，但还是再三斟酌考虑，……这是具有仁慈的人所不愿去做的。……如果你们收兵返回，恢复南秦王杨难当的封国，则我们各路大军一同罢兵。友谊和平依然如初。如果抗拒我们仁义之辞，刚愎自用，继续出兵，则定会败国亡身，必然会有噬咬肚脐的后悔。希望将上所列汇报给你们朝廷，惠以报告。

答刘景安书

崔　亮

题解：

“答刘景安书”是北魏崔亮回复外甥刘景安的一封信。崔亮，字敬儒，东武城人。曾任尚书二千石、吏部尚书等职。刘景安，北魏人，崔亮的外甥。南北朝时，战事频繁，武官甚多而官位有限。崔亮在任吏部尚书期间，设停年格，按资历任官。刘景安以为，仅按资历不足以选拔人才，故写信给崔亮阐明道理。崔亮写了“答刘景安书”以回复外甥，阐述按资历选拔人才的益处及为吏部尚书的难处。

（《北史·崔亮传》）

原文：

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徼幸，得为吏部尚书。当其壮也，尚不如人，况今朽老，而居帝难之任。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尽忠竭力，不为贻厥之累。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可静念吾言，当为汝论之。

吾兼正六为吏部郎[①]，三为尚书[②]，铨衡所宜，颇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③]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当犹云十收六七[④]。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⑤]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镜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

林⑥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唯可弦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⑦，求其烹鲜⑧之效，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可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⑨，限以停年耳。

昔子产铸刑书以救敝⑩，叔向⑪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⑫云："德我者《春秋》⑬，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当来君子，知吾意焉。

注释：

①吏部郎：吏部的郎官。北魏时，吏部在其他各部之上，置有尚书郎等官。

②崔亮在任吏部尚书之前，曾任度支尚书、都官尚书、殿中尚书之职。

③中正：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考察本州人才品德，分为九等，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

④刘景安在给崔亮的信中说，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得人"十收六七"。

⑤刘毅：北魏大臣。

⑥羽林：皇帝卫军的名称。

⑦乘轩：乘大夫的车子。春秋时只有大夫能乘有藩之轩车，因此后来用乘轩泛指官员。

⑧烹鲜：《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鲜，鱼。烹小鲜，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靡也。治国烦则下乱。"后沿用"烹鲜"比喻治国之道，或比喻治理政事的才能。

⑨此格：指停年格。北魏崔亮所创，主要内容是以年资长短

为任用标准的选官制度。

⑩子产：前？～前522年。春秋郑国人。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春秋时著名改革家和思想家。他曾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敝：破旧。

⑪叔向：即羊舌肸。春秋时晋国大夫。他反对政治改革。郑子产公布“刑书”时，曾写信反对。

⑫仲尼：即孔子。孔子，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杰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著有《论语》一书。他还删改史书，曾改订鲁国史官所编《春秋》。

⑬《春秋》：为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起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叙事简洁，以用字为褒贬。

译文：

你所说的话实在有很深的意味。我侥幸得到机会，升任吏部尚书。当我壮年之时，还不如别人，何况现在已经老朽，而居于皇帝也难办的职位上。常常想着一同升职举荐正直之士，以报答明主的恩惠；尽忠心竭全力，不为子孙的拖累。先前所作停年格，也是有原因的。现在已经为你所奇怪，那么千年之后，又有谁知道我的苦心呢！你可安静地阅读我的信，我当为你论说这件事。

我兼正六品为吏部郎，三任尚书，权衡应该办的事情，很知道其中的难处。但古今不同，事情也该随时改变。为什么呢？过去有中正官评定士人才能的等级，然后交给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提供的情况，衡量人才，授以官职，这才是尚书与天下贤人共同授职于人。我说那个时候天下没有漏掉的才能之士，没有滥任的官职，而你还说天下人才仅得十之六七。何况现在选拔人才专归

尚书管辖，以一个人的审察而欲照清天下，这就是刘毅所说的一位吏部尚书、两位郎中而想彻底评定天下人物，与拿着管看天而求看到的地方博大有什么不同！现在有功勋的人特别多，又是羽林军里升上去的。行伍之人崛起，但他们不了解记事文字，只可拉开弓弦往前跑，跟着踪迹捕咬人而已。忽然让他们一起升官，以求获得奇效，不曾拿过刀，而让他们单独宰割。加上武人特别多，而官员之位有限，不能全部照顾到。假设让十个人共任一官，仍无官可以授，何况每人都希望得到一个职位，怎么可能不产生怨言呢？我近来分析了情况，认为不应当让行伍之人入选，请求皇上赐给他们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既然不被采纳，因此暂且立下这个停年格，根据年资长短来升任官员。

从前郑国子产把刑书铸在铜鼎上以解救时弊，叔向讥笑子产，以端正法制，这与你以古礼难以权衡有什么不同？孔子说："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我设立停年格的用意，理由也在于此。但让后来君子知道我的苦心啊！

诫子书

王僧虔

题解：

王僧虔（426～485），南朝齐书法家。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侍中。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四世族孙。所书丰厚淳朴而有气骨，为当时所推崇，并影响唐宋书家。“诫子书”是他写给其子王慈的一封信，作于南朝宋时，信中勉励儿子好好读书，博取功名。

（《南史·王僧虔传》）

原文：

知汝恨吾未许汝学，欲自悔厉，或以阖棺自欺，或更择美业，且得有慨，亦慰穷生。但亟闻斯唱，未睹其实，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①]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而终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学，无以为训，然重华[②]无严父，放勋[③]无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辈窃议，亦当云“阿越[④]不学，何忽自课”？汝见其一耳，不全尔也。设令吾学如马、郑[⑤]，亦复甚胜，复倍不如，今亦必大减，致之有由，从身上来也。汝今壮年，自勤数倍，许胜劣及吾耳。

吾在世虽乏德素，要复推排人间数十许年，故是一旧物，人或以比数汝耳。即化之后，若自无调度，谁复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⑥]越超清级者，于时王家门中，优者龙凤，劣

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汝年入立境，方应从宦，兼有室累，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⑦]时邪？各在尔身已切，岂复关吾邪！鬼唯知爱深松茂柏，宁知子弟毁誉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怀。

注释：

①《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晋陈寿撰。全书共 65 卷，记载了自魏文帝黄初元年（220 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 年）六十年间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②重华：即舜，传说中有虞氏部落首领，炎黄联盟首领。姚姓，一说妫姓，名重华，史称虞舜。其父偏爱舜弟象。

③放勋：即尧，传说中陶唐氏部落长，炎黄联盟首领。又称伊祁氏或伊耆氏，名放勋，史称唐尧。其子丹朱，性傲恨，故尧推选舜为继位人。

④阿越：何日，哪一天。阿：方言。副词。犹言可，是否。

⑤马、郑：指马融、郑玄。马融（79～166）：东汉经学家、文学家。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他才高而博闻多识，遍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等，使古文经学达到成熟境地。卢植、郑玄皆出其门下。郑玄（127～200）：东汉著名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博通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世称"郑学"。所注群经以《毛诗笺》、《三礼注》影响最大。

⑥弱冠：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

⑦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指教书。王郎（？～24）：

即王昌。新莽末赵国邯郸（今属河北）人。善卜相，明星历，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后又自称为汉成帝子刘子舆，造谣惑众，阴图大计。更始元年（23 年）末，晨入邯郸城，止于王宫，自立为天子，刘林为丞相。后刘秀攻破邯郸，王昌亡走，死于途中。

译文：

知道你恨我没有称赞你的学业，想起来定然非常后悔，或者以离入土不远来欺骗自己，或者选择其它美好的事业，而且有点感慨，以慰余生。但是听你口号喊得响，没有看到真实的东西，我不相信你，不是没有道理的。往年有意于学习史书，取来《三国志》放在床头，百天左右，又改变学习讲求玄学。你曾看到其题目，没有辨明其意旨，而终日自欺欺人，别人不会受你的欺骗。由于我不好好学习，没有可以作为训导的，然而虞舜没有严慈的父亲，唐尧没有好儿子，也是自己依靠自己。你们偷偷议论，也应当说“阿越不学，何忽自课”？你只看到了一个方面，并不全是这样。假设我学业上的成就与马融、郑玄一样高，也能够胜任，但既然无法和他们相比，现在也必然不自量力，取得成绩是有原因的，都要靠自己。你不现在已经壮年，加倍勤奋学习，也许能达到和我一样的成就。

我在世上虽然缺乏道德素养，但在世上活了几十年，所以可以说是老了，别人也许拿我来和你相比。我死之后，如果你不好好把握自己，谁又知道你的事呢？我们当中也有少年即有美名，一二十岁即越级腾达的人，当时王家门中，好的如龙凤，不好的犹虎豹。失去荫庇之后，人们难道拿龙虎来议论你们？何况我不能荫庇你，正应靠自己努力。有的人身为三公，灭而无闻；有的人虽为布衣，出身寒门，但卿相见他们也要弯曲身体表示尊敬，父与子贵贱悬殊，兄与弟名声不同，为什么呢？在于是否亲自读

破百卷书。我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我要拿以前的教训劝诫你们这些后辈。你年入而立，正应步入仕途，兼有家室拖累，怎么能像王郎那时可以教书学习？主要靠你们自己，哪里能关系到我！鬼神只知道墓上的高松茂柏，哪里知道子弟的好事坏事！因你而产生一点感慨，所以把想法写下来。

与司空褚渊书

何昌宇

题解：

“与司空褚渊书”是何昌宇写给褚渊的一封信。何昌宇，南朝齐庐江人，仕于南朝宋、齐，曾任太子中庶子、侍中、吏部尚书等职。褚渊（435～482 年），南朝宋齐间大臣。字彦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曾任秘书丞、吏部尚书、中书令、尚书令等职，封南康郡公。南朝宋废帝刘子业在位期间昏庸无道，民心归于建平王刘景素。后刘景素举兵反叛失败。时何昌宇为建平王主簿。景素被诛，昌宇伤痛，于是给司空诸渊写了这封信，申明建平王的冤情，时已是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年间。

（《南齐书·何昌宇传》）

原文：

天下之可哀者有数，而埋冤于黄泉者为甚焉。何者？百年之寿，同于朝露，挥忽去留，宁足道哉！政欲阖棺之日，不陨令名，竹帛传芳烈，钟石纪清英。是以昔贤甘心于死所者也。若怀忠抱义而负枉冥冥之下，时主未之矜，卿相不为言，良史濡翰[①]，将被以恶名，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窃寻故建平王[②]，地属亲贤，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风云，不以尘务婴衿；明发怀古，惟以琴书娱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鉴也。前者阮、杨连党，构此纷纭，虽被明于朝贵，愈结怨于群丑。觇察继踪，疑防重著，小人在朝，

诗史所叹，少一句清识饮涕。王每永言终日，气泪交横。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备卫，朱门萧条，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门要任；苦乞会稽，贪处东瓯[③]闲务。此并彰于事迹。与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经营家国，劬劳王室，何图时不我与，契阔屯昏，忠诚弗亮，罹此百殃！

岁朔亟流，已经四载，皇命惟新，人沾天泽，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殡卑杂，穷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无行。事伤行路，痛结幽显。吾等叩心泣血，实有望于圣时。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岂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丝谏止淮南，以两国衅祸[④]，尚回帝意，岂非亲亲之义，宁从敦厚？而今疑以未辨，为世大戮。若使王心迹得申，亦示海内理冤枉，明是非。夫存亡国，继绝世，周汉之通典，有国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获亮[⑤]；戾太子之冤，资车丞相而见察[⑥]。幽灵有知，岂不眷眷于明顾？碎着抽胁，自谓不殒。

注释：

①濡：沾湿。翰：毛笔。

②建平王：即南朝宋人刘景素。南朝宋废帝昏庸无道，而刘景素得众望。后刘景素在元徽年间举兵，兵败被杀。

③会稽：今浙江绍兴。东瓯：今福建建瓯东南。

④衅祸：仇怨。

⑤叔向：即羊舌肸，春秋时晋国大夫。晋平公六年（前552年），因其弟羊舌虎和栾盈同党，一度为范宣子所囚。后被晋平公任为太傅。祁大夫：即祈奚，春秋时晋国大夫。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之誉。晋平公时，任为公族大夫。

⑥戾太子：即刘据（前128~前91年），西汉武帝子。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武帝末年，巫蛊之祸起，他

为江充所诬，因举兵诛江充，与丞相刘屈氂等战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不久为吏围捕，自杀。 车丞相，即车千秋，西汉大臣。本姓田氏，其先为齐国诸田。后徙长陵。他为高寝郎时，逢戾太子为江充所谮败。千秋讼太子冤，武帝感悟，拜为大鸿胪，数月后升任丞相，封富民侯。号车丞相。

译文：

天下悲哀的事很多，而把冤曲深埋于黄泉之下者更悲哀。为什么呢？人生百年，像早晨的露珠一样短暂，如匆匆的过客，何足说道？人人都想在合上棺材盖的那一天，不要陨没自己的美名、芳名，让刚烈在竹简、帛书上流传，清正、英明在钟鼎、石头上刻下。因此从前的贤人甘心为自己的事业而献身。如果怀抱忠诚信义而沉冤于黄泉之下，当时的皇上不加怜惜，公卿宰相不为他说话，好的史官沾湿毛笔，最后将在史书上留下恶名，难道不感到悲痛吗！难道不感到悲痛吗！

私下寻思故去的建平王，从地位上说，是亲信和贤人；从德行上说，被大家尊崇和向往，道德观念十分优秀，智慧悟性像苍天一样高大。无拘无束，不以尘务为念，愐怀古人，唯以琴书表达自己的志向。言论忠诚孝义，行为淳厚谨慎，这是二公都深有体会的。以前阮、杨结党，构成大祸，虽然朝中一些人知道他的用意，但是更得罪了那帮小人。跟踪追察，疑心重重，小人当政，诗书史书所叹息。读一句清丽的文章不免眼泪直流。建平王天天说这样的话，经常气泪交加。既然力求信义对待万物，所以一天天减少了防备、卫士，以至朱门冷清，只有典籍和刑法空落落地摆放着。要求到徐州去，以避开北门的重任；苦心求去会稽，贪恋东瓯事务清闲。这些都在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王与你志向相投、平素相许，正应共同经营国家、效劳王室，为什么时

间不等人，聚集艰难，忠诚不明，遭此大祸！

岁月匆匆，已经四年。天命惟新，人人得到上天恩泽，但建平王的冤曲却像幽暗深远之地，不曾得到照明。已封的灵柩卑小杂乱，失落的魂魄无处寄托，昭穆没有次序，墓上松柏零乱。行路之人感到忧伤，悲痛结于明亮和幽暗的地方。我等伤心泣血，实在是寄希望于圣明的时代。你以德行辅佐世事，想万物各得其所，难道可以让建平王的冤枉得不到昭雪吗？田叔不说梁国之事，袁丝劝谏于淮南，以两国仇怨，尚能挽回皇帝的心意，难道不是亲亲的原则，宁愿服从敦厚？但现在猜疑没有明辨，造成了世间大祸。如果使建平王的心迹得以申明，也就是表明国家昭雪冤曲、明辨是非了。保存灭亡的国家、继续断绝的世系，这是周代汉代共同的原则、国家的急务。从前，叔向的道理等待祁大夫而得到明亮；戾太子的冤枉依靠车丞相而得到明察。幽灵如果有知，难道不殷切希望昭雪吗？头被打碎，肋骨被抽，自以为值得。

答移书

刘铄

题解：

“答移书”是刘铄回复若库辰树兰的一封书信。刘铄，南朝宋文帝之第四子。字休玄，封南平王。曾任豫州刺史。若库辰树兰，北魏人，姓拓跋氏。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北魏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库辰树兰致书南朝宋之豫州，申言南北好合，无复相侵。刘铄时任南朝宋之豫州刺史，他于是作了这封信，对若库辰树兰的移书进行了驳斥。

（《宋书·索虏传》）

原文：

知以边民扰动，多有叛逆，欲杜绝奸宄，两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来往。申告嘉贶[①]，实获厥心。但彼和好以来，矢言每缺，侵轶之弊，屡违义举，任情背畔，专肆暴略，岂唯窃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顷诛讨蛮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窜，逃首北境，而辄便苞纳，待之若旧，资其粮仗，纵为寇贼。往岁擅兴戎旅，祸加孩耄[②]，罔顾善邻之约，不惟疆域之限。来示所云，彼并行之，虽丰辞盈观，即事违实，兴嫌长乱，实彼之由，反以为言，将违躬厚之义。

疆场之民，有自来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怀。若于本欲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谨封守，斥遣诸亡，惊蹄逸镞，不忘入境，则边城之下，外户不闭。王制严明，岂当独负来信。若亡命

奔越，侵盗彼民，斯固刑之所取，无劳远及。自荷阃外，思阐皇猷[③]，每申敕守宰，务敦义让。往诚未布，能不愧怍，当重约示，以副至怀。

注释：

①贶：音（kuàng），赠送。

②耄：音（mào），指八九十岁的年纪。

③阃：音（kǔn），门坎。猷，音（yóu），谋略，计划。

译文：

知道因为边境上的人民混乱不安，还有许多叛逆之人，因此想杜绝奸猾之人，边境两边消灭民患；还想不断送回逃亡之人，禁止边民互相来往。申述美好的愿望，实得民心。但你们自和好以来，誓言常缺，侵犯逃跑之弊端，屡次违背正义的举动，一意背叛，专行暴虐，这不仅仅冒犯了黎民百姓，也违害了行进中的使者。不久前讨伐蛮人，一直打到畿服之内，可能有像狐狸、老鼠一样逃窜的人，到了你们国境之内，你们随意包容他们，待之若旧，资助他们粮食和兵器，纵使他们成为强盗。往年擅自兴兵，灾祸加在小孩和老人身上，不顾友好邻邦的约法，不管疆域的界限。来信告诉我们的话，你们也有那样的行动，虽辞藻丰厚，使人眼花缭乱，却违背事实。兴起猜疑，增加混乱，实在是因为你们，你们反倒来指责我们，违背了躬厚的道义。

疆场上的人民本来就生活在那里，而且他们相待如旧，本不应介意。若从根本上想消除奸乱平息暴动，永远保持意志坚定，应该首先谨慎疆域的守候，斥责、遣送那些逃亡的人，受惊的马，散失的箭，不忘记进入自己境内，则边疆城池之下，外门可以不必关上。皇王制度严明，岂能单独违背来信所言！如果逃命

到了你们国家，侵犯盗窃你国人民，这本来应用刑法处置他们，不劳你们老远送回。自己承受恩惠在皇宫门坎之外，应该时刻想着皇上的谋略，把皇上的诏令告知守城的长官，务使他们敦厚礼让。以往我们的诚意没有公布，应该感到惭愧。当重新约法示众，以表达我们真挚的诚意。

报羊希书

周　朗

题解：

“报羊希书”是周朗写给羊希的一封信。周朗，字义利，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羊希。字泰闻，太山南城（今江苏与山东交界一带）。二人均为南朝宋人。元嘉末年（450年左右），宋江夏王刘义恭出镇彭城，羊希从行。羊希致书周朗，劝周朗为王师北伐出计献策。周朗于是写了“报羊希书”，信中表达了希冀南北统一的心迹。

（《宋书·周朗传》）

原文：

羊生足下[①]：岂当适使人进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结意，可复佳耳，属华比彩，何更工邪。视已反覆，慰亦无已。观诸纸上，方审卿复逢知己。动以何术，而能每降恩明，岂不为足下欣邪，然更忧不知卿死所处耳。

夫匈奴之不诛有日，皇居之无辱旧矣。天下孰不愤心悲肠，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偷食，以望国家之师。自智士钳口，雄人蓄气，不得议图边之事者，良淹岁纪。今天子以炎、轩[②]之德，家辅以姬、吕[③]之贤，故赫然发怒，将以匈奴衅旗，恻然动仁，欲使余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发，宰士暮登英豪；调兵之诏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贤人者，固非一日，况复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气；选奇蓄异，将进善于所天。非但

有建国之谋不及，安民之论不与，至反以孝洁生议于乡曲，忠烈起谤于君采。身不结王臣之箓，名不厕通人之班，颠倒国门，湮销丘里者，自数十年以往，岂一人哉。若吾身无他技，而出值明君，变官望主，岁增恩价，竟不能柔心饰带，取重左右。校于向士，则荣已多，料于今识，则笑亦广。而足下方复广吾以驰志之时，求予以安边之术，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贤未登，则今之登贤如此；以才应进，则吾之非才若是。岂可欲以殒海之鬐，望鼓鳃于竖鳞之肆；坠风之羽，觊振翮于轩翥之间。其不能俱陪渌水，并负青天，可无待于明见。若乃阙奇谋深智之术，无悦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复稍为卿说。但观以上国再毁之臣，望府一逐之吏，当复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亲知。

吾虽疲冗，亦尝听君子之余论，岂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则云户岫寝，栾危桂荣，秣芝浮霜，蒴松沉雪，怜肌蓄髓，宝气爱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鸩粱锦，实乃伫意天后，睆自羽人。次则刳心扫智，剖命驱生，横议于云台[4]之下，切辞于宣室[5]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进贞白而酖奸猾，委玉人而齐声礼，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车轨一风，甸道共德，令功日济而已无迹，道日富而君难名，致诸侯敛手，天子改观。其末则餍粘而出，望旃而入，结冕两宫之下，鼓袖六王之间，俯眉胁肩，言天下之道德，嗔目扼腕，陈纵横于四海，理有泰则止而进，调觉迕则反而还，闲居违官，交造顿罢，捐慕遗忧，夷毁销誉，呼噏以补其气，缮嚼以辅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至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满，方杜长者之辙；谷稼是咨，自绝世豪之顾。尘生床帷，苔积阶月，又檐中山木，时华月深，池上海草，岁荣日蔓。且室间轩左，幸有陈书十箧，席隅奥右，颇得宿酒数壶。按弦拭徽，雠方校石，时复陈局露初，奠爵星晚，欢然不觉是羲、轩[6]后也。近春田三顷，秋园五畦，若此无灾，山装可具。候振饮之罢，俟封勒之毕，当敬观

邠、酆[7]，肃寻伊、鄗[8]，傍眺燕、陇[9]，邪履辽、卫[10]，觇我周之轸迹，吊他贤之忧天。当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实诡固，物好交加，或征势而笑其言，或观谋而害其意。夫杨朱[11]以此，犹见嗤于梁人，况才减杨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汉宗之言李广[12]，此固许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时非也。岂若党巷闾里之间，忌见贞士之遭遇，便谓是臧庸人之徒耳。士固愿呈心于其主，露奇于所归。卿相，末事也。若广者，何用侯为。至乃复有致谒于为乱之日，被讪于害正之徒，心奇而无由露，事直而变为枉，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若足下可谓冠负日月，籍践渊海，心支身首，无不通照。今复出入燕、河，交关姬、卫，整笏振豪，已议于帷筵之上，提鞭鸣剑，复呵于军场之间，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动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议正身，辅人君之过误，明目张胆，谋军家之得失，拔志勇之将，荐俊正之士，此乃足下所以报也。不尔，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卫君王之身，当马首之镝，关必固之垒，交死进之战，使身分而主豫，寇灭而兵全，此亦报之次也。如是，则击匈奴于北阙无旦矣。亡但默默，窥宠而坐。谓子有心，敢书薄意。

注释：

①足下：古代同辈相称的敬词。

②炎：炎帝神农氏。　轩：黄帝轩辕氏。炎帝和黄帝是我国传说时代部落联盟首领，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③姬：姬旦，即周公旦，他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东征管、蔡，制礼作乐，奠定了西周盛世之基。　吕：姜尚，即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

④云台：汉宫中高台名。在洛阳南宫。汉明帝图画东汉中兴

功臣三十二人于云台广德殿。

⑤宣室：宫殿名。汉未央宫中有宣室殿，为皇帝斋戒之所；商代牧野有宣室，为商王宫殿。

⑥羲：太昊伏羲氏。轩：皇帝轩辕氏。

⑦邠：古国名。故地在今陕西彬县，周先人公刘所建。酆：古地名。在今陕西户县东。

⑧伊：伊水。古都洛邑周围的一条河，源于熊耳山。鄗：通"镐"。周武王之都。故地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

⑨燕：指今河北北部及其附近一带。陇：指今甘肃一带。

⑩辽：指今辽宁一带。卫：卫河。源出河南辉县，合淇、漳诸河，东北至天津入海

⑪杨朱：约前395～前335。战国初期著名哲学家。又称杨子。魏国人。主张"重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也反对侵害别人。孟轲称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极力抨击他为"为我"。

⑫李广：？～前119。西汉名将。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善射骑。反击匈奴有功，累迁右北平太守。前119年，随大将军卫青攻匈奴，以失道被责，自杀。

译文：

羊生阁下：难道正好派人送来信件吗？为什么你的才能更加茂盛？安定苍生，交结朋友，都是好事；连缀文章，排列文彩，为什么更加工致？反复欣赏，感到十分安慰。从信上来看，知道你又遇到了知己。动用了什么手段，而能使恩泽光明每每降临头上，难道不为阁下欣喜吗？然而更加担心，不知你将要死在什么地方？

匈奴未灭，时间已久，帝王的宫室不受侮辱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天下人谁不心情气愤，肝肠伤悲！对胡人的祸害发怒，浪费

衣服，瞒着人吃饭，以盼望国家的军队。自从聪明的士人闭上嘴巴，有气魄的人心藏锐气，不能议论图谋边疆的事情，确实已经浸没了许多岁月。现在天子以炎帝、黄帝的德行，加上有像周公、姜尚这样的贤才的辅佐，所以赫然发怒，将以匈怒挑衅，凄恻地动了仁义之心，想让老百姓得到恩惠。等到招取人才的命令早上发布，辅政大臣晚上就把英雄豪杰招来；调动军队的诏令晚上发布，皇上早晨就招集了雄伟的军队。延揽贤人，本来就不是一天了，何况又有这样新的举措。天下的士人砥磨行节，想让自己的志气不被辱没；选拔奇人蓄积突出的东西，将向皇上献上好的东西。不但有建立国家的谋略不被汲取，安定人民的理论不被赞许，反而以孝心、干净在乡党里产生议论，以忠心、功绩在君主旁边兴起诽谤，身体不牵挂臣僚名单的簿籍，名声不夹杂在学通古人的人才之内，倒置国境，埋没、销熔在乡里的人，自数十年以来，难道只有一个人吗？像我这样没有别的技艺，而碰上圣明的君主，改换官位企望君主，年增恩宠，岁增身价，竟然不能够心平气和地装饰衣带，得到朝臣的重视。和以前的士人比较，则荣誉已经很多，与今天的见识相比，则可笑之处也特别多。而阁下又在志向得以伸展之时把我推出来，要求给以安定边疆的手段，为什么阁下不知道说什么话。如果因为贤才没有招取，则现在招募的人才已如上述；因为有才的人应该升进，则我又是这样的没有材料。难道可以拿掉进大海的马鬃，希望它在充满鱼群的铺子里鼓动鳃帮；被风吹落的羽毛，希望它在高高的鸟群之间振动翅膀。它们不能都陪伴在清水里、一块飞翔在蓝天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缺少奇特的谋略、深深的智慧，没有使君主高兴、与君主亲近的本领，也不能给你出什么主意。然而以上国被一再诽谤的臣子、高门大宅里一个被驱逐的小吏来看，当然又是天下一个爱讲是非的人，这都是阁下所知道的。

我虽然老朽，但也曾听君子的零散的言论，哪敢忘怀？凡是

士人，其安身立命有三种方式：其一，高高的房子，山洞中的寝居，高大的房梁，桂树的香气，喂马的灵芝，多余的白霜，修翦的松树，沉入水中的雪，怜惜的肌肤，积聚的髓骨，珠光宝气，摄人魂魄，不但是有土有石的王侯卿相，腐烂的斑鸠，满梁的锦绣，实则是站着侍候君主，一般人不敢正眼看。其二，剖开心扉，竭尽智慧，舍生忘死，在云台之下发表议论，在宣室之上慷慷陈辞，推广君主的恩德，排除民众的疾苦，进奉坚贞和清白，酖杀奸恶和狡猾，抛弃金钱，统一礼乐，弄出显露的金子，烹杀强大的贼寇，使天下统一风俗，有共同的道德标准，美好的功迹一天天茂盛而自己不显露出来，道理一天天富足而国君难以名说，以至诸侯收手、天子耳目一新。其三，吃饱了美食就出来，看见帐篷就进去，在两宫之下系结帽带，在六王之间效力周旋，低下眉头，收拢肩膀，议论天下人的社会意识，瞪着眼睛，抓住手腕，陈述纵横之术于四海，事情顺利就前进，发现错误就改正，离别官府而悠闲地呆着，交结、造访困顿和免职之人，献出仰慕的东西，遗弃忧患的事物，消灭诽谤，解除名誉，呼吸以补充真气，修理以辅助生长。以上三点，都是仁人志士所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办到的。如果我幸运的话，疾病不至于死亡，劳役不至于加到身上，路上长满了飞蓬藜草，杜塞了老人的车辙；只知道种庄稼，自然断绝了世家豪族的光顾。床帐上落满灰尘，台阶上长满苔藓，又担山中的木柴，随着时间的流失，池塘上的海草一天天地茂盛和繁衍。而且屋子里长廊左边幸有旧书十小箱，席角深处右边更有老酒数壶。按着琴弦，擦抹标记，校对文字，经常在露水初成之时摆上棋局，在有星星的夜晚端上酒杯，高兴得不知道自己是太昊、黄帝的后裔。临近春天的田地三顷，秋天的菜园五畦，如果没有天灾，粗略的生活已经具备。等豪饮过后，待封赏完毕，当恭敬地观看邠、鄠一带，严肃地寻思伊、鄗地区，靠近地眺望燕、陇一带，斜着步行辽、卫大地，看我周邦车

辙，哀悼贤人之忧国忧民。当经历的地方太少时，仍不放弃这种欲望。但道理实在要求固定，事物喜好错综复杂，有人等形势明白后嘲笑其言论，有人看了谋略之后防害其意图。杨朱因为这样，还被梁人耻笑，何况才能没有杨子高、事物更不合魏君的心意呢？如像汉代评说李广，这本来是赞许天下有才能的人，又知道李广生不逢时。哪如街道邻里之间，憎恨看见忠贞之士的遭遇，便说是喜好庸人自扰之辈。士人本来愿意把自己的心呈献给主人，把自己的本事显露出来报效国家。公卿宰相，不是重要的事。像李广那样的人，为什么要封侯呢？甚至更有在时局混乱之时尽忠报国，被那些邪恶的小人诽谤，心有奇策而无法显露，事情公平但变为弯曲，难道不痛心吗！难道不痛心吗？

像阁下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帽子可载太阳和月亮，书册可以践踏深深的大海，心脏四肢身体头颅无不被照亮。现在又出入于河北、黄河一带，交往联系于姬水、卫水一带，整理手板，奋发自豪，已经在朝堂之上发表议论，提着马鞭，宝剑鸣响，又在战场上大声喊叫，官职升迁都是朝廷深恩所积聚，心情激动定是圣明君主所照亮。必须公正议论端正身体，辅佐君主的失误，睁大双眼展开胆量，商议军事家的得失，挑选有志勇猛的将领，推荐雄俊公正的士人，这才是阁下所需要报答国家的。不这样，便穿着甲胄修治长戈，在君主左右保护，保卫君主的身体，身挡马头的箭头，关闭必须坚固的堡垒，进行殊死前进的战斗，使身体分开而君主快乐，敌人消灭而兵力保全，这也是第二种报答方式。如此，则把匈奴赶至北方指日可待。不要只是默默无闻，窥视皇上的宠爱而坐上自己的官位。我认为你是有心之人，所以敢写上自己的一点浅薄的心意。

与陈伯之书

丘 迟

题解：

“与陈伯之书”是丘迟写给陈伯之的一封信。丘迟（464～508），南朝梁官吏，文学家。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任中书侍郎等职，著有《丘司空集》。陈伯之，南朝梁官吏。曾仕于南朝齐，后降北魏，后又奔南朝梁。天监四年（505年），梁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讨伐北魏，丘迟以谘议参军随军，领记室。时陈伯之已投北魏，率魏军来拒，丘迟奉临川王之命写了这封书信，劝喻陈伯之，说理透彻，感情真切。陈伯之得信后，于寿阳拥众八千归降梁朝。

（《南史·陈伯之传》）

原文：

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毛羽，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时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

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此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昔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①。况将军无昔人之罪，

而勋重于当代。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堂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当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②之谋；乘轺③建节，奉疆场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靦颜④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⑤。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号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焦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县首藁街⑥。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⑦，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⑧，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⑨。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重，方吊民洛汭⑩，伐罪秦中⑪，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

注释：

①涉血：流血。指杀人。刲：音（zì），用刀刺入。

②佩紫：腰边挂着紫色的印绶。指身为贵官。　怀黄：怀揣黄金大印。比喻显贵。　赞：告。　帷幄：军中的帐幕。

③乘轺：乘坐轺车。轺：音（yáo），古代一匹马驾驶的轻便小车。

④靦颜：谓面有愧色。

⑤慕容超：南燕人。世宗慕容德兄子。德无子，立为太子，

后嗣位。不理政事，专事田猎。在位六年，为刘裕军所败，斩首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南燕遂亡。 东市：汉代在长安东市处决判死刑的人，后因以东市指刑场。 姚泓：后秦皇帝。无经世之才。刘裕来伐，泓投降。后被送至建康斩首，时姚泓三十岁，在位仅二年。 西都：指长安（今陕西长安西北）。

⑥系颈：用绳套在脖子上。表示伏罪投降。 蛮：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 邸：府第。 县：通“悬”。 藁街：汉长安街名。招待国内各族君长或使者的邸第，皆在此街。藁音（gǎo）。

⑦抚弦：弹琴。 陴：音（pí），女墙，即城上呈凹凸形的短墙。

⑧廉公：指廉颇。战国时赵国名将。在秦赵争战中屡立大功。曾任相国，封信平君。后因不得志，奔魏居大梁（今河南开封）。后赵王多次为秦所败，派使者去看他，拟再任为大将。使者受其政敌的贿赂，还报赵王说：“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他已衰老，不再起用。后老死于寿春。 吴子：即吴起。？～前381年。战国初期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善用兵。初在鲁国为将，继至魏。魏文侯命率军击秦，攻占五城，被任为西河郡守，以备御秦和韩的进攻。后因谗言，逃奔楚国，得楚悼王重用，实行变法，使楚国富民强。楚悼王死后，吴起被保守贵族杀害。著有《吴起》四十八篇，已佚。

⑨楛矢：用楛木做杆的箭。楛：音（hù），木名。荆类。 夜郎：郡名。辖境约在今云、贵两省境内的北盘江上游地区。 滇池：指今云南滇池周围一带地区。 蹶角：额角叩地。 蹶：音（jué）。化：教化。

⑩吊：对有丧事或受到灾祸的人表示哀悼、慰问。引申为悲伤、怜悯。洛汭：河南省洛水入黄河处。汭：河流会合或弯曲处。此之洛汭指河南洛阳一带地区。

⑪秦中：今陕西为古秦国之地，故称秦中，也称关中。

译文：

陈将军阁下没有疾病，很可庆幸，很可庆幸。将军勇冠三军，才能为世所知。放弃燕雀之毛羽，羡慕鸿鹄而高飞。过去随机应变，碰上现在的主人，立功成事，开国称侯，红车丽轮，拥旗万里，何等壮观！为什么一旦成为逃亡之寇，听见带响声的箭头而双腿发抖，对着苍茫的天空而双膝发软，又是何等劣小？思君离国北奔之际，不是有其他缘故，只是因为不能明白自己，又听信流言，深深地迷惑以至跌倒，到了今天这种地步。

我大圣朝赦免罪恶，以功任人，放弃缺点而录用人才，推诚心于天下，把反复无常的万物都放在合适的位置，这些都是将军所知道的，不等我来说。从前，朱鲔杀死朋友于，张绣用刀刺死爱子，汉皇不因此而猜疑，魏君像往常一样对待他。何况将军没有他们那样的罪过，而功勋则为当世所重。迷途知返，这是先代哲人赞成的；知道错误走了不远而回头，前代典籍视为好事。当今我主使法律屈服，使恩惠张扬，法疏以至重大犯罪不予处理；将军的坟墓没有剪除，亲戚安居乐业。高大的正房没有倾倒，心爱的小妾尚在盼你归来。你可以放心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现今的有功之臣与著名将帅，兄弟一般，井然有序。佩饰紫带身怀金印，在锦帐里面出谋划策；乘着华车建立节操，在战场上奉命征战。一同杀马起誓，保证传之子孙。将军一个人面有愧色，把自己的生命交由别人掌握，在西北毡帐毛裘之地奔驰，难道不悲哀吗？

以慕容超那样强大的势力，还被身送东市斩首；姚弘那样强

盛，还被绑至长安砍头。所以霜露普降大地，不养育异类；汉代旧邦，不吸取杂种。北虏在中原僭立名号，已经很多年了，恶贯满盈，按理早已焦烂。何况他们欺诈邪恶昏庸狡猾，自相残杀，部落各自为战，首领心存贰心。正应在荒僻的住所上吊自杀，在藁街的府邸上悬挂首级。而将军像鱼一样在沸腾的鼎水中游动，像燕子一样把巢穴搭在飘浮的帷幕上面，不也让人感到迷惑吗？

晚春三月，江南小草生长，各种花开在树上，群莺来回飞旋。见到故国的战旗战鼓，想起以前的生平事迹，弹着琴，登上城池的女墙，岂不感到遗恨？所以，廉颇离国后还想着做赵国的将领，吴起离开西河后还心系西河，这是人之常情，难道唯独将军没有感情吗？应想着早日归于正道，自己求得多福。当今皇帝强盛英明，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白玉献自西边，楛箭来自东面，夜郎、滇池纷纷来朝，朝鲜、昌海额角叩地接受教化。唯独北狄野心勃勃，崛起于沙漠塞北之地，想延长几年寿命而已。中军主帅临川王殿下德性完美，亲朋繁茂，总领军事重任，正在洛阳一带访民疾苦，讨伐关中地区，如果你不改邪归正，就想一想我说的话。姑且宣布以往的思念，望君仔细考虑吧！

复南朝齐萧惠景书

崔僧渊

题解：

“复南朝齐萧惠景书”是崔僧渊回复萧惠景的一封信。崔僧渊，北魏东武城人，后徙青州。有文学，善谈佛经，曾任青州中正、南青州刺史等职。萧惠景，南朝齐宗室萧鸾的族兄。崔僧渊本为南朝宋人，北魏围攻历城（今山东济南），僧渊等被掳至北魏。后僧渊得北魏孝文帝赏识，入永乐经武殿讲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僧渊任青州中正，后又出为征东大将军，立有战功。南朝齐萧鸾遣其族兄萧惠景写信给崔僧渊，说以入北魏之屈，劝僧渊改弦更张。僧渊于是写了这封信，作为对萧惠景来信的答复，信中讲述了孝文帝之英明及自己报效国家的决心。

（《魏书·崔僧渊传》）

原文：

主上之为人也，无幽不照，无细不存。仁则无远不及，博则无典不究，殚三坟之微，尽九丘之极①。至于文章错综，焕然蔚炳，犹夫子之墙矣。遂乃开独悟之明。寻先王之迹，安迁灵荒，兆变帝基，惟新中壤，宅临伊域。三光②起重辉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③。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巷歌邑颂，朝熙门穆，济济之盛，非可备陈矣。加以累叶重光，地兼四岳④，士马富强，人神欣仰，道德仁义，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无所在，

况从上圣至天子天孙者乎！圣上诸弟，风度相类，咸阳王以下，莫不英越，枝叶扶疏，遍在天下，所称稍蝎，殊为未然。文士竞谋于庙堂[⑤]，武夫效勇于疆场，若论事势，此为实矣。

计彼主篡杀之迹，人鬼共知，疑亲猜贵，早暴遐迩。兄投心逆节，千载何名！物患无施，器非时用，生不振世，没无令声，先师以为鄙，君子以为耻。此则事困伎殚，自勉无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乡土，如弟之徒，谁不瞻仰？每寻念昔，未敢忘怀。虽复途遥二千，心想若对，敬遵规范，以资一生。今名可扬矣而不能显亲，事可变矣而不能离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过孝于其亲，入朝也不过忠于其君。主上之于兄，恩则不可酬，义则不可背。身可杀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报。今可以效矣而又弗为，非孝也。即实而言，兄之不变，得为忠乎？至于讲武争强，不敌者久矣；论安与危，不同者验矣；群情背去，独留者谬矣。愿深察之。王晏[⑥]道绝外交，器非雄朗，专华保望，便就屠割。方之于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狷，本出北豪，寿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决。又宗门未几，南北莫寄，先构之重，非兄何托？受社之荣，鄙心之相望矣。今执志不寤，忠孝两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见机而作，其在兹乎。

国家西至长安，东尽即墨[⑦]，营造器甲，必尽坚精，昼夜不息者，于兹数载。今秋中月，云罗必举，贾不及时，虽贵不用，若不早图，况枉连城矣。枚乘[⑧]有言，欲出不出，间不容发，精哉斯谈。弟中于北京，身罹事谴，大造之及，有获为幸。比蒙清举，超进非一，犬马之心，诚有在矣。虽复彼此为异，犹昔情不移也，况于今日哉。如兄之诲，如弟之规，改张易调，易于反掌。万一乖情，此将运也。

注释：

①三坟：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　九丘：相传为古代书名。《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注》："皆古书名。"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九丘为九州之志。

②三光：日、月、星。

③甲乙：等第、次序。　九流：九等、九品。魏、晋开始，立九品之制。北魏时每品各分正、从，共十八级。

④四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时此四岳均在北魏版图之内，故信中言"地兼四岳"。

⑤庙堂：宗庙明堂。古代帝王遇大事，告于宗庙，议于明堂，故也以庙堂指朝廷。

⑥王晏：南朝齐人，字休默。明帝谋废立，王晏有辅助之功。后王晏与明帝发生矛盾。明帝疑其欲反，遂杀了他。

⑦长安：今陕西西安。　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

⑧枚乘：？～前 140 年。汉代淮阴人，字叔。文学家。近人辑有《枚叔集》。

译文：

皇上的为人，没有幽暗的地方不能照到，没有细微的东西不能保存。论仁义，没有遥远的地方不能触及；论渊博，没有典籍不进行研究，阐释三坟的细微，讲尽九丘的极致。至于文章的华丽，新颖别致，高不可攀。于是开启独自聪悟的光明，追寻先王的业绩，把国都从荒僻的地方迁走，开始改变国家的基础，在中原实行惟新，住所临近伊水流域。日月星三光重照，万物承蒙再化。分氏族之高下，定甲乙之次序；选官任爵，实行九品中正

制。礼乐风俗的记述，再次复兴；黄河洛水之间，周道重新兴盛。街巷歌唱邑里颂扬，朝堂熙熙朝门肃穆，人才济济的盛况不可能全部陈述。加上国家基础雄厚，光明普照，地兼东、西、北、中四岳，兵马富强，人神欣喜仰慕，仁义道德，人民难以用语言表达。而且德行高尚的人无处不在，何况皇上乃至皇子、皇孙呢？皇上的各位兄弟风度相似，咸阳王以下没有不英伟超人的，枝叶茂盛，遍布天下。你所说的狠毒，根本不是这样。文臣在朝堂之上出谋划策，武将在疆场之上效力拼杀。如果论事情形势，这些都是实话。

你们主上篡权谋杀的事迹，人鬼都知道；疑心亲戚猜忌权贵，早已远近闻名。老兄把心交给叛逆之人，千年之后人们会怎么评论！事物最怕没有用武之地，器物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活着不能奋发于世，死后不能留下美名，先师以为鄙小，君子以为耻辱。到了这种地步，事情困顿才能用尽，自己勉励也没有助益，这也是咎由自取。以老兄的才能，平素超过一般人，像我这样的人，谁不高看？每想起以前的事，不能忘怀。虽然路途相距两千里之远，心里想的如果合拍，遵守规则，以供一生。今天声名可以张扬但亲戚不能显达，事情可以改变但离不了屈辱，所以世人不太明白。而且君子在家不过对双亲有孝心，进入朝廷不过对君主有忠心。皇上对于老兄，论恩则无可酬报，论义则不可背离。身体可以杀戮，所以不是酬答；功劳不能达到，所以不是回报。现在可以效劳但又不做，不是孝。实话说，老兄的坚定，算得上忠吗？至于讲求武力争取强大，你们早已不是敌手；讨论安全与危险，已经应验了其不同；群情如果背离，独自留在原处者就是错误。但愿好好察明！王晏谢绝外交，才能又不突出，专致奢华保有人望，最后被杀。与老兄相比，他安全百倍。而且淮水蛮族海上狎寇原出于北方豪族，寿春发生的事，老兄怎么能脱身呢！以此而论，被猜忌已经决定了。而且宗族门庭冷落，南北不

能寄托。把南北宗族联系起来的重任，不是你又能托附给谁呢？归顺后的荣华，是我心里所希望的。今天执迷不悟，忠孝两忘，王晏的罪过，怎么能够自保？见机行事，就在此了。

国家西至长安，东达即墨，营造的武器甲胄一定都是坚实精巧的，昼夜不停地打造，到今天已经数年了。今年中秋，军队一定会出发。买东西不及时，虽然贵重也派不上用场。如果不及早图谋，恐怕整个城池都要受到你的拖累。枚乘说过这样的话：想出而又不出，其间容不下一根头发。他的话多么精辟呀！老弟在北京受到重用，被委以重任，在大的任务到来之时，有幸可以获得。一直承蒙抬举，不断越级升迁，犬马效主之心确实存在。虽然前后情况不同，仍然不改往日情怀，何况今天呢？像老兄一样的教诲，像老弟一样的规劝，改弦更张，易于反掌。万一事情有变化，也是命运的安排。

北山移文①

孔稚珪

题解：

这是一篇内容完全新奇、风格十分迥异而文辞又精美的脱俗华丽的散文。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骈体文中，真不知还有哪一篇可以和它炫目。

应该说，《北山移文》不属于书信的范围，移文是古代官府用以颁布文告的一种文体。但既然《昭明文选》将它和其他的书信放置在一起，我们也不妨收选于内，实实在在不忍舍弃，那就全当书信来读好了。

在后代人眼中，骈体文给人的印象并不完美，它不过是一种用滥了的华丽与用滥了的典故，在数字与格式死板的划限下的文字游戏。然而这篇《北山移文》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它的确十分华丽，那些景物的描述让人目不暇接：它的确十分新奇，因为它借助于山灵的口吻来讥笑世人，和寻常文人的笔法不同。它清纯脱俗，情感丰盈，那些个隐士让人感到多么可爱可敬，而那些个如周子的假隐士让人感到多么恶心讨厌。它调皮辛辣，淋漓尽致。一个个被捅破皮的假隐士原形毕露，丑态百出。于是“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请看，多么维妙维肖的图画。

作者孔稚珪（447～501 年），字德璋，南朝宋齐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为主簿，齐明帝时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南齐书·孔稚珪传》说他不乐世务，喜好饮酒，“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大概也是位潇洒性情之人。

据《昭明文选》臣吕向注说，周颙原隐于钟山，后应诏为海盐县令，当他再走到钟山时，孔稚珪便写下此书讽刺他，但据《南齐书·周颙传》载，周颙一生仕宦，既没有隐而复出之事，也没有做过海盐令，因此《文选》吕向注不确。

原文：

钟山之英①，草堂②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③。夫以耿介拔俗之标④，潇洒出尘之想⑤，度白雪以方洁，干⑥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⑦，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⑧万乘其如脱，闻凤吹于洛浦⑨，值薪歌于延濑⑩，固亦有焉。岂期终始参差，苍黄翻复。泪翟子⑪之悲，恸朱公⑫之哭，乍回迹⑬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⑭，何其谬哉！呜呼！尚生⑮不存，仲氏⑯既往，山阿⑰寂寥，千载谁赏！

世有周子⑱，俊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⑲亦史。然而学遁东鲁⑳，习隐南郭㉑，偶吹草堂，滥巾北岳㉒，诱我松桂，欺我亡壑。虽假容于江皋㉓，乃缨㉔情与好爵。

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㉕，拉许由㉖，傲百氏㉗，蔑王侯，风情张日㉘，霜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谈空空于释部㉙，核玄玄于道流。务光㉚何足比，涓子不能俦㉛。

及其鸣驺入谷㉜，鹤书赴陇㉝，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㉞，抗尘容而走俗状。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

至其纽金章㉟，绾墨绶㊱，跨属城㊲之雄，冠百里之首，张英风于海甸㊲，驰妙誉于浙右㊳。道帙长殡㊴，法筵㊵久埋，敲扑喧嚣犯其虑，牒诉倥偬㊶装其怀。琴歌既断，酒赋无续。常绸缪于结课㊷。每纷纶于构狱。笼张、赵㊸于往图，架卓、鲁㊹于前录。希踪三辅㊺豪，驰声九州牧㊻。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荫，白云谁侣？涧户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至于

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昔闻投簪[47]逸海岸，今见解兰[48]缚尘缨。

于是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49]。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故其林惭无尽，涧愧不歇，秋桂遣风，春萝罢月，骋西山[50]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今又促装下邑[51]，浪栧上京[52]。虽情投于魏阙，或假步于山扃[53]，岂可使芳杜[54]厚颜，薜荔[55]蒙耻，碧岭再辱；丹崖重滓，尘游躅于蕙路[56]，污绿池以洗耳[57]？宜扃岫幌[58]，掩云关，敛轻雾，藏鸣湍，截来辕于谷口，杜妄辔[59]于郊端。于是丛条瞋胆，迭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上驾，为君谢逋客[60]。

注释：

①北山：山名。即今江苏南京紫金山。　移文：古代官府文书一种，相当于文告。

②英：指山神。

③草堂：即草堂寺。

④标：此指仪表、风度。

⑤想：此指情怀、心胸。

⑥干：接触，凌驾。

⑦物表：指物外。

⑧屣：音喜，草鞋。　万乘：指天子。

⑨凤吹：乐器名。即笙。　洛浦：洛河边。

⑩延濑：濑，浅水流在沙上，延濑，意即长河。

⑪翟子：即墨翟，战国墨家学派创始人。相传为宋人，后居鲁。思想主张尚贤、节用、非乐、非攻、兼爱、明鬼等。有《墨子》一书问世。

⑫朱公：即战国时魏人杨朱，又称杨子、杨生、杨子居。反对墨子学说，主张贵己、重生等。关于墨子、杨朱悲哭，

见《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歧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

⑬回迹：喻指隐居山林。

⑭黩：污浊。

⑮尚生：即尚子平，西汉末隐士。曾为县功曹，后弃官入山林，以砍柴为生。

⑯仲生：即仲长统，字公理，东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善于文辞，博学多才，敢直言，不拘小节。时人称其为狂生。建安年间任尚书郎。

⑰山阿：山的隐曲弯转之处。

⑱周子：即周颙，字彦伦，南朝宋齐时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阳北）人。初为益州刺史萧惠开主簿，后为宋明帝引入殿内，亲近宿直。常借佛经劝谏明帝。著有《三宗论》等佛学著作。

⑲玄：指老庄之学。

⑳东鲁：指春秋时高士颜阖。鲁国国君曾派人去聘请他，他坚辞不就，把使者骗开而逃。

㉑南郭：即指南郭子綦。《庄子·齐物记》中描述他坐在桌几旁，“仰天而嘘，答焉似丧其偶。”（仰天长叹，神态颓唐如失了魂）。

㉒北岳：即北山。

㉓江皋：江边。

㉔缨：绕。缨情，系情。

㉕巢父：尧帝时隐士。

㉖许由：尧舜时人，相传尧欲让位于他，许由不就，遂逃于颍水北岸箕山下隐居。后尧又请他做九州长官，许由再次拒绝，跑到颍水之滨洗耳，以示其志行高洁。

㉗百氏：指诸子百家。

㉘张日：劝拦天日。张：音帐（zhàng）。

㉙空空：佛教用语。佛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没有实体的，即“空”。　　释部：指佛教经典。

㉚务光：传说中隐士。汤伐桀时，请他做军师，他不肯；后汤想将天下让给他，务光不受而逃。

㉛涓子：齐人，好饵术，相传隐于宕山。　　俦：音酬（chóu）。同列，伴侣。

㉜驺：官员出行时前导和后卫。　　入谷：即进到山里。

㉝鹤书：书体名，也称“鹤头书”。古时用于招贤纳士的诏书。　　陇：山阜。

㉞芰：音技（jì），菱。芰制、荷衣，均为隐士所穿衣饰。

㉟纽：佩带。　　金章：即铜印。

㊱绾：音碗（wǎn），系。　　墨绶：黑色的系印丝带。

㊲属城：一郡所属各县。

㊲海畔：此处指海盐县，治所今浙江海盐。

㊳浙右：地名。指浙江（水名）之北。海盐县即在此处。

㊴道帙：道家经典。　　殡：埋葬，此处指抛弃。

㊵法筵：佛教讲经的坐席。

㊶倥偬：音恐总（kǒng　zǒng），事情紧迫匆忙。

㊷结课：指考核官员的成绩。课，考课。

㊸张、赵：指西汉张敞与赵广汉。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官至豫州刺史、太中大夫、平尚书事及京兆尹等。为官正直，赏罚分明，打击豪强，清剿盗贼，治绩显著。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官至颍川太守、京兆尹等。为官有治绩，执法不避权贵，打击豪族，曾从赵充国征匈奴。

㊹卓、鲁：即卓茂和鲁恭。卓茂，字子康，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曾任密县令，礼法并施，公正廉明，使密县一

地遂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任中牟令，政绩为一州之最。官至侍中、议郎、光禄勋、司徒等职。

㊺三辅：指汉代京城附近地区。分为京兆、左冯翊、右扶风。

㊻九州：古时将天下分为九州，起于春秋战国时代，说法不一。《禹贡》作冀、兖、青、徐、荆、豫、梁、雍。牧：官名。指一州之长官。也称州牧。

㊼簪：音糌（zān），别住发髻的条状物，用金属、骨头、玉石制成。

㊽兰：指兰佩，隐士的服饰。

㊾攒：音传（cuán），聚。　竦：音耸（sǒng），跳动。

㊿西山：泛指隐者所居之地。

51下邑：指县一级。此文即指海盐县。

52枻：音意（yì），桨。　上京，指京都，即建业。今江苏南京。

53扃：音垧（jiōng），门闩、门环之类，此指山门。

54芳杜：即杜若，香草名。

55薜荔：香草名。

56躅：音竺（zhú），足迹。　蕙路：长着名叫蕙的香草的路。

57绿池以洗耳：见注㉖。

58扃：此处为动词，作关门讲。　岫幌：喻为山窗。

59辔：音佩（pèi），驾驭牲口用的嚼子和缰绳。

60逋客：逃客，指周颙。

译文：

钟山和草堂寺的山神疾驱于驿路上的袅袅烟雾，在山前镌刻

下了移文告示，我才知道他们具有多么耿直不俗的仪表，多么洒脱清纯的情怀，他们的品行节操完全可以和皑皑白雪比皎洁，他们的志向完全凌驾于青云之上。至于那种亭亭玉立、高出万物之上的形象，洁白光亮透出云霞之外的泽色，就是有千金的财富也会看作是草芥，就是神圣的天子也会当成草鞋。听那洛水边仙人们吹笙，看那长河旁飘逸的仙客，天下的隐士，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鲜亮。然而，哪里料到有一种人始终不一、变化无常呢，为墨子悲痛而流泪，为杨朱悲哭所恸哭，虽然隐居于山林溪泉之间，可他的心却时时被世间的俗气熏染着，或许开始的时候还比较纯净，后来变得污秽了，这是多么的错误呀！哎呀！像尚子平这样的隐士已经不存在了，像仲长统这样的狂人已经溘然离世，山凹里一片寂静孤寞，千年之中还有谁来欣赏呢？

世间有一位叫周颙的人，才智出众，既有文采又博学，既精通玄学又精通历史。然而他学颜阖的样子隐遁起来，学习南郭子綦超然物外，忘情于一切。跟别人一起在草堂寺吹笙，身穿着不恰当的隐士之服游荡着北山，引诱我挺拔坚韧的青松和散出淡淡芳香的芳桂，欺骗我悠悠的白云和清静的山谷。虽在江边装扮成一介隐士，却情系向往着朝廷中高官厚禄。

他刚刚来到北山的时候，自命不凡，既瞧不起巢公、许由这些大隐士，更蔑视诸子百家和王公贵族，风度豪情遮天蔽日，神气自傲宛如深秋严霜。或者叹喟幽人隐居不返，或者怒怨王孙贵族贪图富贵不隐，谈论佛经里的空空义理，研讨道家玄之又玄的精邃。务光哪里能比得上他！涓子不能和他相提并论。

然而等到皇帝的使者前拥呼后拥般地走进山谷，征召隐士的鹤书在山谷中摇动，他周颙于是再也坐不住了，眉飞色舞，得意洋洋，烧掉身着的隐服，撕裂他以往的志向，凸显出他世俗的状态和仪容。风云悲恸而凄凉地目视他，石泉呜咽地落泪怆然，眺望着山林岗峦如失魂落魄，回首草木若如丧考妣。

后来他佩带着铜印、腰系着丝带,越过诸多的郡县,去管理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县。在海盐播扬着他美好的声望,在浙右流传着他崇高的荣誉。道家的洒脱被他抛弃,佛家的温厚被他堙埋,鞭策囚犯的喧嚣声扰乱他的思虑,公文诉状充盈他的心中。放歌抚琴再听不到了,饮酒赋诗再没有了。他往往要应付官吏的考绩,常常忙乱于不休止的断狱诉讼。他很想比试一下史册里记载的张敞和赵广汉两位贤臣,又希望超过卓茂、鲁恭两位县令的声誉。甚至他野心勃勃地妄想赶上三辅的显贵官吏,名声远播于九州长官之间。如此这般不自量力,使我的云霞孤独地辉映,明月茕茕孑立地高挂,青松聚集着阴翳,飘飘白云与谁作伴?涧边的小径毁坏不能返回,草中的石径荒凉,空等着主人的经过。旋风落入帐幕,傍晚来临,白雾吐出楹柱。隐士的帷帐空寂啊,夜来鹤鸣凄怨;山人远远地离去啊,晨来猿猴惊恐。从前听说过弃官隐于海边的故事,如今却见他解下兰佩,系上世俗的冠缨。

于是南边的山岳发出嘲讽,北边的山阜喧起哄笑,条条山壑争相讥刺,众峰跳跃着彼此揶揄。可怜我山神感慨着被周颙这个人欺骗,悲愤交加没有人前来抚慰。所以我山林羞愧不已,涧泉愧赧不止,秋桂难过地把风遣走,春萝汗颜地把月推出。群峰众壑受到周颙的欺骗,惹起山中议论纷纷;宁静的大山都想发言,诉说着一场骗局让众人闻听。然而如今那周颙全然不顾山黛的情感,急忙收拾行囊,从海盐乘舟到京城去了。虽然他对朝廷一往情深,也许会到北山再故地重游,但怎么可以使芳杜厚颜,薜荔蒙耻,碧岭再辱,丹崖重新蒙上污垢,隐士所走过的蕙路染尘,玷污着绿水池来浇耳呢?应该关上葱碧的山窗,掩蔽悠悠的山云,收敛薄薄的山雾,隐藏哗哗的湍流,在山口阻住周颙的车舆,让他的马车伫留于山外,于是条条树枝会聚一起,瞋怒目视,层层芳草怒气勃勃,有的扬起枝条打折他的车轮,有的低下枝叶清扫他的秽迹。请以此文挡回世俗的车舆,为山神谢绝北山的逃客。

与周宏让书[1]

王　褒

题解：

文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与友人故亲的分别，文人最大的惆怅莫过于双鬓须白、回首往事之时。王褒的这封信中，向友人述说了他的情怀，和那长长喟叹不已的感触。这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位远离我们一千多年前南朝人的书信，但确信我们同样具有这样的感怀。尽管它的文辞似乎有些佶屈聱牙，用典也过于晦涩，不过这是真实的诉告。

作者王褒，字子渊，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南朝梁时任左仆射。随梁帝降西魏后，任仪同三司。周明帝、武帝常引置左右，参加朝议，书写诏令。

据《周书·王褒传》载，王褒和周宏让为故友。

（《六朝文絜》卷7）

原文：

嗣宗穷途[2]，杨朱歧路[3]。征蓬长逝，流水不归。舒惨殊方，炎凉异节。木皮春厚，桂树冬荣。想摄卫[4]惟宜，动静多豫[5]。贤兄入关，敬承款曲。犹依杜陵[6]之水，尚保池阳[7]之田。铲迹幽溪，销声穷谷。何其愉乐，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览九仙之方[8]；晚涉世途，常怀五岳之举[9]。同夫关令，物色异人[10]；譬彼客卿，服膺高士[11]。上经说道，屡听玄牝之谈[12]；中药养神，每禀丹砂之说[13]。顷年事遒[14]尽，容发衰谢，芸其黄矣[15]，零落

无时，还念生涯，繁忧总集。视阴愒日⑯，犹赵孟之徂年⑰；负杖行吟，同刘琨之积惨⑱。河阳北临，空思巩县⑲；霸陵南望，还见长安⑳。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⑳；射声之鬼，无恨他乡㉑，白云在天，长离别矣！会见之期，邈无日矣！援笔揽纸，龙钟横集㉒。

注释：

①周宏让：南朝梁、陈时人。祖籍汝南安成（今河南平舆）。初因仕途不得意，隐居于句容茅山，屡征不就。后侯景揽权时，出任中书侍郎，为此受世人讥笑。

②嗣宗：即阮籍，字嗣宗，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阮瑀之子。初为太尉蒋济掾，后依附司马氏，官至散骑常侍，封侯。嗜好老庄，博览群书，常酗酒大醉，为“竹林七贤”之一。据《晋书·阮籍传》载：“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③杨朱：据《列子·说符》载：“杨子之邻人亡羊（羊丢失），即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返），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返矣。’”杨朱，又名杨子、杨生、杨子居，战国时魏人，哲学家。主张“贵己”、“重生”，反对墨子的兼爱、尚贤、明鬼。曾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称。

④摄卫：摄养保生。

⑤豫：准备。

⑥杜陵：地名。在今陕西长安东北。

⑦池阳：地名。在今陕西泾阳西北。

⑧九仙之方：黎经诰注引《列仙传》载：“滑子者，如饵术，

食其精。隐宕山，能致风雨，受伯阳九仙法。”此指长生不老之药。

⑨五岳之举：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记向长“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

⑩关令：指尹喜。春秋时人，据《列仙传》载，尹喜“善内学星宿”，“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

⑪客卿：指蔡泽。战国时燕人。初向各诸侯游说，不被任用。后入秦劝说辞退范雎，被任为秦相，曾谋划攻灭西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蔡泽以智辩之才，说服范雎将秦相让位于他。

⑫玄牝之谈：玄牝，《老子》一书中用语，指人的口鼻。《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⑬中药：中等之药。黎经诰注引嵇康《养生论》“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 丹砂之说：丹砂又称“朱砂”、“辰砂”，古代道家炼药时多用此，因此也泛指炼丹。道家认为久服丹砂能通神明。

⑭遒：音丘（qiú），终：尽。

⑮芸黄：盛。

⑯愒日：音歘（kài），贪。愒日，贪求光阴。

⑰赵孟：即赵文子、赵武。春秋时晋国大夫。赵朔之子。曾随其母养于公宫，后继立为赵氏后嗣。执晋国政。公元前546年与楚屈建主持弭兵之会。 徂年：徂，音粗（cū），通殂，死。徂年就犹若晚年。据黎经诰注引《左传》载：“赵孟祝阴曰：‘朝夕不相及，淮能待五?’”

⑱刘琨：字越石，西晋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北）人。汉宗室后裔。初为司隶从事，依附赵王伦，率军与成都王颖大

战。晋怀帝时，任并州刺史、振威将军。曾在并州与刘聪、石勒混战。他在与卢谌信中曾言："块然独立，则哀愤两集；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

⑲河阳：地名。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西北。　巩县：地名。治所在今河南巩义东。

⑳霸陵：地名，治所在今陕西西安东北。　长安：地名，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㉑书生：指班超，字仲升，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曾为兰台令史，随窦固北击匈奴。后出使西域，平定五十余国，官至西域都护、射声校尉。据《后汉书·班梁列传》载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

㉒射声：即射声校尉，官名，班超曾任此职。据《后汉书·班梁列传》载，班超长年在西域，年老思念故乡，于是给皇帝上疏，希望返回家乡故土。他说："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㉓龙钟横集：意即老态钟龙，握笔抖颤，不能自持。

译文：

阮籍看破红尘，穷途末路；杨朱的邻居歧路找羊，茫然不寻。沙场的荒草久久地逝去，东流的河水不复再归。舒坦与惨厉不能相比，炎热与爽凉分属不同季节。木皮春天依然冰厚六尺，桂树冬季依然繁盛茂荣。如果想珍惜生命保重身体，唯一的应该适宜一切，举世多加准备。贤兄你来到关中，恕我招待不周让您委曲。犹依傍着杜陵之水，还保存着池阳之田。隐居幽静的山溪间，销声于深谷远岫。这将是多么的欢愉快乐呀，太好了，太好了！愚弟我从前只因多病，焦急寻觅长生不老的仙方；很晚又涉足仕途，常常怀想向子平俱游五岳、隐居不出的举动。希望和关

令尹喜一起去物色老子异人；就像那客卿蔡泽，让范雎佩服得让出相位。尊奉道经的说教，屡屡倾听老子的玄牝之谈；调配中药养神，每每禀持丹砂之说。近来我年事已高，容发衰谢，就像已经繁茂过的草木，雕零花落。回想起个人的一生，百感交集，愁绪万千。热爱生命，追求时光，就似赵孟的晚年；拄杖伫立，蹒跚行吟，如同刘琨的积怨惨淡。北临河阳，空想着巩县；南望霸陵，又见长安。所希冀班超那书生的魂灵前来傍依旧时的故里、射声校尉的魂魄无恨他乡。天上的白云悠悠，我们从此长久地离别了！再次相会的时日，远没有日子啊！提笔展纸，老态钟龙的我不禁抖颤。

与王俭书①

张　充

题解：

在老练的政治家眼中，书呆子的举止有时显得很愚蠢、很可笑。譬如张充，南朝梁武帝打算让他的父亲张绪做尚书仆射，但遭到实权派王俭的反对。本来这是他父辈之间的事，和他没什么关系，但这位张充却怒火中烧，居然给王俭写上一封信，大发牢骚，以示不满。现在看到的这封信便是张充写给王俭的。

此信，张充借抒发自己的情趣志向，以大量的比喻手法，暗暗地教训式地讽刺了王俭。也许在张充看来，他那流丽的语辞、启迪式的思辩、形象的比喻、脱俗洒脱的情趣很能一展他靡丽的文采和才气，但在政治家兼学者王俭的眼中，这实在是愚拙可笑。王俭也是南朝一代饱学之士，在他面前卖弄，是不是有些不自量力？

作者张充（449～574 年）字延符，南朝齐、梁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初为抚军行参军，武陵王友，因得罪王俭被罢官。后复官为司徒咨议参军，义兴太守。梁时任太常卿、吏部尚书、国子祭酒。

据《南史·张充传》载，王俭看完此信后，以为不过是一介狂士，根本没有重视。又将此信交给张绪，张绪便痛打他儿子一百杖。

张充后来忝位朝廷要职，也许他的书呆子气再不会有了。

（《南史·张裕传》）

原文：

顷日路长，霖霞韬晦，凉暑未平，想无亏摄。充幸以渔钓之闲，镰[2]采之暇，时复引轴[3]以自娱，逍遥乎前史。从横万古，动默之路多端，纷纶百年，升降之涂不一。故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圆行方止，器之异也。善御性者，不违金水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圆之用。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怀，三十六年，差得以栖贫自澹。介然[4]之志，峭耸霜崖，确乎之情，峰横海岸。至如影缨天阁[5]，既谢廊庙之华，缀组云台[6]，每遑[7]回于在世。长群鱼鸟，毕景松阿。虽复玉没于访珪之辰，桂掩于搜芳之日，泛滥于渔父之游，偃息于卜居之会，如此而已，充何识哉。

若夫惊岩罩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寻，分危落仞。桂兰绮靡，丛杂于山幽；松柏阴森，相缭于涧侧。元卿[8]于是乎不归，伯休[9]亦以兹长往。至于飞竿钓渚，濯足[10]沧洲。独浪烟霞，高卧风月，悠悠琴酒，岫远谁来，灼灼[11]文言，空拟方寸。不觉郁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风，何尝不叹。丈人[12]岁路未强，学优而仕，道佐苍生，功横海望，可谓德盛当时，孤松独秀者也。而茂陵之彦[13]，望冠盖而长怀，渭州之氓[14]，伫簪裾而竦叹，得无惜乎！

充昆[15]西百姓，岱[16]表一人，蚕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觅知己，造时人，骋游说。容与于屠博之间，其欢甚矣。然举世皆谓充为狂，充亦何能与诸君道之哉！是以披闻见，扫心胸，述平生，论语默。所可通梦交魂，推襟送袍者[16]，唯丈人而已。阙廷敻[17]阻，书罢莫因，傥遇樵夫，妄尘执事。

注释：

①王俭：字仲宝，南朝齐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著名学

者，曾撰写《七志》、《元徽四部书目》及《古今丧服集记》等书。初尚宋明帝阳美公主，拜驸马都尉，后历官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等。

②镰：镰刀，此处指耕作、耕种。

③引轴：意即乘车。

④介然：独立，独特。

⑤飘：音飘（piāo），轻捷。　天阁：即天门，天宫，神话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宫殿。

⑥云台：汉代台名。

⑦邅，音沾（zhān），迟迟不进。

⑧元卿：即蒋诩，字元卿，西汉杜陵（今陕西长安东南）人。曾任兖州刺史。王莽执政时，他以疾归杜陵，隐居不出。

⑨伯休：即韩康。字伯休，东汉京兆霸陵（今陕西长安）人。出身大族，后隐居。常出入名山采药，运到长安市场出卖。汉桓帝时征召，他拒辞不就。

⑩濯足：洗足。濯，音茁（zhuó）。

⑪灼灼：鲜亮的样子。

⑫丈人：古代对老人的尊称。

⑬茂陵：地名。在今陕西兴平东北。西汉武帝陵寝在此。隽：人才。

⑭渭川：指今陕西渭水流域。氓：百姓。

⑮昆：地名，作者籍贯，在今江苏苏州。

⑯岱：指张岱。字景山，南朝梁人。初为东迁令、司徒左西曹掾。后迁山阴令、黄门郎、吏部郎、吴兴太守、益州刺史等职。官至吏部尚书。和王俭关系甚差。张充为其本家孙辈。

⑰此句意思是，希望王俭在他父亲做尚书仆射一事上网开一

面，不要设阻。

⑱敻：音（xiòng），远。

译文：

近来光阴荏苒，路途漫漫，甘霖光霞隐没，凉热气候没有稳定，料想大人身体康健，未有亏损。我荣幸地沉浸于钓鱼的闲趣里，收获采摘之余，还时不时地再乘车到外面出游娱乐，逍遥自在于那些沉痛的历史之外。纵览古今，人生之路千头万绪，混乱不堪，宦海沉浮，荣辱不一。所以坚硬与柔软，只是性质的区别；圆行方止，只是才能各异。善于驾御性情的，不去悖违金水原有的本质；善于成才的，不去调换圆方它本来的用途。张充我平生少有朋友，不让个人的私欲去干涉我的胸怀和思绪，三十六年间，得以安贫乐道，澹泊人生。这种独立的志向就像峭峻的山崖一样耸立，这种明确的心境好似峰横海岸一样傲视。以至于像迅疾的缰绳牢牢套住天阁，微笑着去辞谢朝廷的华贵；用丝带缠绕住云台，迟迟不情愿再返回世间。如海阔天空任鱼鸟飞跃，似山间松柏挺拔不阿。即使再出现美玉耽搁了寻访它的时间，桂树掩蔽在搜求芬芳的日子，我也会义无反顾地游逸于钓鱼猎鱼的情趣里，休眠在择地而居的相会中。如此而已，我还有什么可认识的呢？

至于说那些陡峭阴森的巉岩遮蔽了阳光，大海浪涛惊天拍岸，高耸的危石纷纷不断崩裂，直落下万丈深渊。桂树兰花婀娜多姿，杂糅于深山幽谷；松柏阴翳挺拔，环列于溪涧两侧。于是乎，元卿东而不归；伯休也为此长住歇息。至于我本人，江中飞竿垂钓，水中伸腿洗足，独自踏浪烟海云霞，高卧清风明月，弹奏那悠悠远长的琴音，品尝那香飘四溢的美醪，山高路远有谁来叩访，鲜亮华美的文辞只能空拟于方寸之间。不知不觉郁郁得很远很久，路隔江川，每每西风拂面，何曾不长叹喟然！大人您的

人生之途还没有尽头，凭着博学步入仕途，拯救黎民百姓，功德横空，天下仰望，真可谓仁德盛于当时，像孤松一样秀拔挺立。然而茂陵之地的才子们，眼望着华贵的桂冠长久地缅怀；渭川的贫士们，久视着簪裙不停地惊叹，能不觉得可惜吗！

我不过是昆地西边的普通百姓，张岱表亲中的一个小人物，养蚕而纺织衣着，耕地而收获食物。不能事奉王侯，寻觅知己，铸成人杰，驰骋游说。相融于赌博之间，感到非常欢快。然而举世都认为我张充狂妄洒脱，我也有什么能耐和诸君走在相同的路上呢！所以我表露着自己听到和看到的，扫除自己心中的郁积，表述自己的生平所向，不再议论当朝的形势。因此，所能勾通梦境，交结魂魄，解开衣襟，送给衣袍，神通广大，帮忙我父亲的只有大人而已。朝廷远远地阻隔着，看完后不要追究什么原因。或许日后相遇砍柴的樵夫，再听我胡言乱语，妄加评论。

诫子书

徐　勉

题解：

这是一封极短的书札，内容却深厚地可以凭发许多感慨。人的一生是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还是沉浸于家财金钱之中，徐勉无疑选择了前者。他曾说过一句权可作至理名言的话："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其操节追求，遽然可见。但愿他的子孙后代从中受纳良多。

作者徐勉，字修仁，南朝梁东海郯（今属山东）人。初官吏部尚书，后至中书令。居官清廉，政绩斐然。

（《梁书·徐勉传》）

原文：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

薄躬①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②，故臻此耳。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③！

注释：

①薄躬：谦词，自称。

②此句意思是：凭借祖先德行延及的恩惠。

③此古人指东汉人杨震。据《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为

官清廉正直，他的后代常吃着粗菜，以步代车，有人劝阻他置办家财，他说：“使后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译文：

我们家庭世世代代清正廉洁，所以经常处于贫困敦朴的地步。至于置办家财的事，从来没有提及过，并非只是不去经营而已。

我一生历经坎坷，直到今天，高官厚禄，可以说都齐备了。每每想到像这种不该有而有之的情况，难道是我的才能所致？其实不过是凭借着祖先的德行延及恩惠，所以才达到了。古人所说的把清白留给子孙，不也是非常厚重吗？

答谢中书书

陶弘景

题解：

“答谢中书书”是陶弘景回给谢微的一封信。陶弘景（456～536），南朝梁道教学者、医学家、文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著有《本草经集注》、《真诰》、《真灵位业图》等。谢中书名微，或云徵，字元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善文学。曾任中书鸿胪。

（《六朝文絜》卷7）

原文：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①，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②。

注释：

①《护命经》云：摩夷等六天为欲界。《十洲记》云：沧海岛中有九老仙都。孙绰《游天台山赋》云：陟降信宿，迄于仙都。

②《南史》云：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祖混特加爱之。袭封康乐公。爱山水，每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数十重，莫不备登。灵运《游名山

志》云：石门涧六处。石门溯水上，入两山口，两边石壁，右边石岩，下临涧水。集中有《登石门最高顶》诗。

译文：

高山大川的美妙，自古以来大家共谈。高耸的山峰钻进云彩，清澈的溪流看得见底，两岸的石壁五彩交相辉映，青绿的树木、翠嫩的竹子四季都有。早晨的大雾将要衰歇，猿猴小鸟随意鸣叫；傍晚的太阳刚想落下，水中的鱼儿竞相跳跃。确实是欲界的仙都，自康乐公谢灵运以来，没有人能与他相比，造访了这样的奇异美景。

到大司马记室笺[1]

任　昉

题解：

终于终于地混上个一官半职，从此可以神气十足地出入奢丽堂皇的官衙。华美的官服那么炫目，脸上的光泽那么明亮，好舒心，好兴奋。当然忘不了提携的大恩人萧衍。既然是一介文人，那么就挥洒出风采的文句来致谢吧。

此信为任昉到大司马记室任上所作。它骈文十足，华丽高贵，感恩戴德的心情溢于言表。一方面，它情意深长地回忆了两个人的友情，另一方面，又高声颂扬萧衍的丰功伟绩。使人觉得在那充盈感激之情的背后，是不是多少也有些奉谀的味道？

作者任昉（459～507年），字彦升，南相梁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东南）人。初为丹阳主簿，后官司徒长右史。萧衍起兵，任他为记室参军。梁朝建立后，为吏部郎中，掌著作，又官义兴太守。为政清廉，工于文章。

（《昭明文选》卷40）

原文：

记室参军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肃膺[2]典策，德显功高，光副四海。含生[3]之伦，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4]，将二十年。咳唾[5]为恩，眄睐成饰[6]，小人怀惠，顾知死所[7]。昔承嘉宴，属有绪言[8]，提挈[9]之旨，形乎善虐。岂谓多幸，斯言不渝。虽情谬先觉，而迹沦骄耳[10]。汤沐具而非吊[11]，

大厦[12]构而相贺。

明公道冠二仪[13]，勋超遂古，将使伊周奉辔[14]，桓文扶毂[15]，神功无纪，作物何称[16]？府朝初建，俊贤翘首，惟此鱼目[17]，唐突玙璠[18]。顾己循涯，实知尘忝[19]，千载一逢，再造难答。虽则殒越[20]，目知非报。不胜荷戴屏营[21]之情。谨诣厅奉白笺谢闻。昉死罪死罪。

注释：

①大司马：指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初任南朝齐雍州刺史，和帝时封梁公，后进梁王。公元502年即皇帝位，始建南朝梁。在位上，笃信佛教，广置寺院。后因侯景叛乱，在宫城被困遭饥而死。　记室：官名，又称记室令史、记室参军。职掌章表书记文檄。

②肃膺：恭恭敬敬地接受。

③含生：有生。

④君子：指萧衍。

⑤咳唾：有人的言论之意。

⑥眄睐：看，眷顾。眄睐，音面来（miàn lái）。　成饰：增加光泽。

⑦此句意思是：乃知用生命来报答恩德。顾，乃。

⑧绪言：先言。据《南史·任昉传》载："始梁武与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帝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以帝善骑也。"即指此事。

⑨提挈：提拔。

⑩此句唐李善注："知梁武王必贵，为谬先觉也；犹仕齐邦，是沧骄饵也。"

⑪⑫此句的大致意思是：齐帝覆亡并不去吊丧，梁业建成而奔走庆贺。大厦，指南朝梁立国，建立基业。

⑬明公：指梁武帝萧衍。二仪：指天地。

⑭伊周奉辔：伊周：即伊尹、周公。他们都曾辅佐成汤灭夏建商。奉辔，意即牵着马绳。

⑮桓文扶毂：桓文，即齐桓公、晋文公。两人均为春秋五霸之一。扶毂，意即扶着车子，毂，音股（gǔ），车轮的中心部分。

⑯意为梁武帝如神妙之功，无能记述，造化万物，何以称之。

⑰鱼目：意为鱼目混珠。这里是作者自喻。

⑱玙璠，音鱼帆（yú fán），美玉名。

⑲尘忝：玷污。忝，音舔（tiǎn），谦词，表示辱没他人，自己有愧。

⑳殒越：坠落，意为死亡。

㉑屏营：惊恐的样子。

译文：

记室参军事任昉死罪死罪。您于本月良辰吉日恭恭敬敬地接受了大司马的册命。显示您仁德照耀四方，功勋覆盖天下，光泽普亮四海。使我有生之辈，庇身有地。何况任昉我受您的教诲已近二十年。言谈深教恩典如山，眷顾为我增添光泽。小人物受到如此恩惠，理所当然地乃知以生命相报。从前承蒙您设佳宴，言谈间有提拔我的意思，虽说当时只是戏言而已，真可谓多幸，现在看来，这些话没有改变，使我如愿以偿地到您府中任记室之职。虽然我深知大司马心能尊贵，但还是奉命齐室，成为骄君的饵食。齐朝灭亡我并不感伤，梁朝大业建成我奔走相贺。

明公您道德高冠天地，功劳勋绩跨越千古。让古代的明臣伊

尹、周公为您牵马，让先前的圣君齐桓公、晋文公为您扶车。您的神奇功勋很难记述，造化万物怎么可以称之呢？府朝初建之时，天下俊杰贤能翘首仰望，只有我如珠中鱼目，与美玉混杂。回顾自己做官生涯，的确是有辱重托。千载难逢的机遇犹如再造之恩，殊难报答。即使我献出生命，也知不能相报。不胜感恩戴德，诚惶诚恐。谨到府厅奉上一纸白笺，深表谢意。任昉死罪死罪。

重答刘秣陵沼书①

刘　峻

题解：

这部《魏晋人书简》里，这是少有的写给故去人的书札。信很短，文采也淡淡，毫无脂粉重抹之气。但细细地品咂一番，淡淡中又流动着一种深厚、一种遗憾。本来，他早应该作答朋友对他文章的诘难，可谁想到呢，兄弟的丧事一忙完，朋友也溘然撒手人寰。他只有“悬剑空垄，有恨如何！”

友人的亡故，对文人而言，也许比亲戚死去更令人感叹。

作者刘峻（462～521 年），字孝标，南朝梁平原（今属山东）人。幼时酷爱读书，人称“书淫”。明帝时任萧遥欣豫州府刑狱，又任西省典校秘书，因受“私载禁物”遭弹劾免官。刘孝标一生官场不得意，便决然隐居东平金华山。著有《世说新语》。

刘峻曾写过《辨命论》一文，提出生死、贵贱、贫富、治乱、祸福都是上天所赋，其余均是假托天命，以发泄内心对现实不满。所以友人刘沼曾著文驳难他。

（《昭明文选》卷 43）

原文：

刘侯既重有斯难②，值余有天伦之戚③，竟未之致也。寻而此君长逝④，化为异物，绪言余论，蕴而莫传。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⑤，而其人已亡，青简尚新，而宿草将列⑥，泫然不知涕之无从也。虽隙驷⑦不留，尺波电谢，而秋菊

春兰，英华靡绝，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8]之言无爽，宣室[9]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10]；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11]。但悬剑空垄[12]，有恨如何！

注释：

①刘秣陵沼：即刘沼，字明信，南朝梁人，祖籍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博学多才，善属文，曾任临川王记室参军，秣陵县令，因其任官职，故称其为刘秣陵。

②斯难：指刘沼曾著有《难辨命论书》一文。

③天伦之戚：指作者的兄弟去世。戚，同“慽”，忧伤，悲伤。

④此君长逝：指刘沼去世。

⑤音徽：泛指乐器、乐声。此处指刘沼的音容笑貌。沫，音妹（mèi），灭，止。

⑥宿草：隔年之草。　列：排列，成行。

⑦隙驷：隙，缝隙。　驷，马奔。意为如马奔过隙，指速度很快。

⑧墨翟：即墨子，名翟，战国初墨家思想创始人，先秦诸子之一。唐李善注引《墨子》载杜伯杀周宣王一事。说明人死后还有灵魂。即指此句。

⑨宣室：指西汉未央宫前殿正室。《史记·贾生传》载汉孝文帝曾在此向贾生询问鬼神之事。

⑩唐李善注引《圣贤冢墓记》载：“东平思王冢在东平。”又引《无盐人传》：“思王归国京师，后葬，其冢上松柏西靡。”东平思王即刘宇，西汉宣帝刘询之子。甘露二年（前52年）立为东平思王。好以奸徒相勾结，常犯国法。汉元帝死，他曾阴谋自立为帝，被告发，削去樊、亢父两县封地。靡：倒下。

⑪唐李善注引《宣城记》载："临城县（今安徽青阳）南四十里盖山，高百许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与其父析薪此泉处坐，牵挽不动，乃还告家。比还，唯见清泉湛然（清澈）。女母曰：'吾女本好音乐。乃弦歌，泉涌回流，有朱鲤一双。'今作乐嬉戏，泉固涌出也。"

⑫悬剑空垄：据唐李善注引刘向《新序》载，春秋时吴延陵季札出使晋国，顺路造访徐君，徐君看中他身上的佩剑。但因季札需佩剑出使，没有馈赠于他。季札出使返回后，徐君已经故去，于是他使将剑挂在徐君坟茔的树上，悄然离去。空垄，指坟墓。

译文：

刘侯又写了驳难我的文章。但正巧赶上我兄弟去世，所以没有送到我手里。可是不久以前，刘侯又溘然长逝，化作了清风。他写的《难辩命论书》中的绪言至今还藏在家中没有示人。有人从他家中取出送给我看，眼前的遗作让我悲痛他的音容笑貌还没隐去，然而他已经不在人间了。文墨大札还新，坟茔上的青草却已成行，我禁不住潸然泪下，几乎无法控制。虽然人的一生恍如白驹过隙，好似那浪花飞溅、雷鸣闪电一样迅疾，但刘侯的文章墨宝却恰如春兰秋菊，茂盛绚丽，争俏斗艳。所以我保存他原作的梗概，再回覆他文章的要旨。假如墨子关于鬼神的说法没有错，贾生谈及杜伯死后射杀周宣王的话有征验，那么就希望东平思王坟茔旁的松树对着咸阳方向西倒；盖山上的舒姑泉会听到弦歌而汩汩流淌。可是，我的回信只有像季札挂在徐君坟前树上的那把宝剑，虽然遗恨，又该如何！

为衡山侯与妇书

何 逊

题解：

“为衡山侯与妇书”是何逊替衡山侯萧恭写给其妻的一封信。何逊（？～约517），南朝梁诗人。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青年时即以文学著称，与刘孝绰合称“何刘”。有《何水部集》。萧恭，字敬范，曾封衡山县侯。好宾友，酣宴终日。

（《六朝文絜》卷7）

原文：

昔人遨游洛汭，会遇阳台[①]，神仙仿佛，有如今别。虽帐前微笑，涉想犹存。而幄里余香，从风且歇[②]。掩屏为疾，引领成劳。镜想分鸾，琴悲《别鹤》[③]。心如膏火，独夜自煎；思等流波，终朝不息。始知萋萋谖草[④]，忘忧之言不实；团团轻扇，合欢之用为虚。路迩人遐，音尘寂绝。一日三秋，不足为喻。聊陈往翰，宁写款怀！迟枉琼瑶，慰其杼轴[⑤]。

注释：

①洛：洛水，源于陕西洛南县，东流经河南在洛阳附近入黄河。汭：河流会合或弯曲的地方。曹植《洛神赋》云：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然思散。俯则未察，仰则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 宋玉《高唐赋》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

曰：妾巫山之女，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邱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②幄：帐。《西京杂记》云："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设录熊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

③《异苑》云：罽宾王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曰：闻见影则鸣，悬镜照之。鸾睹影，悲鸣冲宵，一奋而绝。《古今注》云：《别鹤操》，琴曲名。商陵枚子娶妻五年无子，父母欲为改娶，乃援琴为《别鹤操》。

④萋萋：茂盛的样子。

⑤翰：笔。 枉：屈。 杼轴：杼、轴本为织布机上的两个部件，此以杼轴作为妻子的代称。

译文：

从前有人漫游洛水弯曲处，见到姣好丽人；先王游历高唐，梦见阳台下一美妙妇人。仿佛神仙，犹如刚刚别离。虽在帐前微笑，但想象依然存在。而帷幕里的余香，随风飘荡。遮掩金屏成疾，常伸脖子必定劳累。悬镜于鸾鸟前，鸾鸟悲鸣而死；分别之日，援琴为《别鹤操》。心似膏火，独自在夜间自煎；思念如流动的波浪，永无终止。这才知道茂盛的萱草可以忘忧的说法不对；团团轻扇有合欢的作用的说法虚假。路近人远，音信隔绝。用一日三秋来形容，也不足以说明。暂且陈述以往的事情，来表达我真诚的心意。慢慢地把美玉仔细观赏，以告慰妻子。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1]

谢　朓

题解：

瑟瑟的秋风挟裹着丝丝的凉意袭来，举目皆是树木凋零的悲凉与夕阳西下，秋天让人感到孤寂，而此刻与朋友依依惜别，更增添几分惆怅、几分凄惋。

这是一封与故友告别的书札，大作家以他那动情地笔触抒发了他此时的心绪。他情不自禁地拾忆起随王对他的那份恩惠，那些相居的时日，更企盼着“何日君再来”相聚的一刻。整个的格调都沉浸在一片叹惋的悲情中，透过清丽的文字和景物描述，熔入情感的世界。这实在称得上是一篇饱含深挚情谊的绝妙之作。

作者谢朓（464～499年），字玄晖，南朝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初为随王萧子隆文学，因文才被召为尚书殿中郎。明帝时，因告发岳父王敬则谋反，迁尚书吏部郎。东昏侯时被杀。

据《南齐书·谢朓传》载，随王萧子隆在荆州时常和朋友聚会，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后他迁任新安王中军记室，便写下这封辞笺。

（《昭明文选》卷40）

原文：

故吏文学谢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书召[2]，以朓补中军新安王[3]记室参军。朓闻潢汙之水[4]，愿朝宗[5]而每竭，驽蹇[6]之乘，

希沃若[7]而中疲。何则？皋壤摇落[8]，对之惆怅，岐路西东，或以呜唈[9]。况乃服义徒拥，归志莫从。邈若坠雨，翩[10]似秋蒂。朓实庸流，行能无算，属天地休明[11]，山川受纳，褒采一介，搜扬小善。故舍耒场圃，奉笔兔园[12]。东乱三江[13]，西浮七泽[14]，契阔戎旃[15]，从容宴语。长裾日曳，后乘载脂[16]，荣立府庭，思加颜色。沐发晞阳[17]，未测涯涘[18]。抚臆论报，早誓肌骨，不寤沦溟[19]未运，波臣自荡[20]。渤澥[21]方春，旅翮[22]先谢。清切藩房[23]，寂寥旧荜[24]，轻舟反溯，吊影独留。白云在天，龙门[25]不见，去德滋永，思德滋深[26]。唯待青江可望，候归艎于春渚[27]，朱邸方开，效蓬心于秋实[28]。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揽涕告辞，悲来横集，不任犬马之诚。

注释：

①中军记室：官名，即中军记室参军。为王府记室曹长官，职掌文疏表奏。　　随王：即萧子隆。字云兴，南朝齐武帝萧赜之子。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初封枝江公，后改封随郡王。曾历任中书令、荆州刺史。萧子隆颇有文才，武帝将他比做曹魏的曹植。

②尚书：官名。为宫廷重要政治机构官员，参预议政决策，宣示诏命，分曹处理机要政务等。

③新安王：即海陵王萧昭文，字季尚，齐武帝文惠太子第二子。初封为临汝公，郁林王萧昭业继位后，改封新安王。郁林王被废后，他于公元494年被西昌侯萧鸾立为帝。在位上，一切皆听从萧鸾处置，为典型的傀儡皇帝。数月后，即被废为海陵王，旋遭杀害。

④潢汙之水：指低洼浅湿处的积水。

⑤朝宗：喻归向大海。

⑥驽骞：劣等的马。

⑦沃若：骏马奔驰的情形。

⑧皋壤：水草丛生中的低洼地。 摇落：凋零。

⑨呜唈：哭泣失声。唈，音意（yì），同悒，忧愁。

⑩翮：飘落。

⑪天地：喻指帝王。 休明：美好和仁慈的德行。

⑫兔园：旧指汉文帝之子梁孝王的园囿。此处指随王的官邸。

⑬乱：指横渡。 三江：指吴江、钱塘江、浦阳江。古时有关三江之说颇多。如有赣江、岷江、汉江之说；有浙江、浦阳江、剡江之说。

⑭浮：游。七泽：古时指楚地诸湖泊。其中以云梦泽最著名。

⑮契阔：离合。 戎旃：指军旅生活。旃，音沾（zhān），同毡。

⑯后乘：指侍从之车舆。 载脂：用油涂好车轴，以使润滑。

⑰晞阳：在阳光下晾晒使干。晞，音希（xī），干，干燥。

⑱涯涘，边际。涘，音四（sì），水边。

⑲沧溟：指大海。

⑳波臣：喻海中的鱼儿。此处指作者本人。自荡：自我流失。荡，失。

㉑渤澥：渤海的古称。澥，音谢（xiè）。

㉒翮：音核（hé），羽毛。

㉓清切：凄切。 藩房：藩王官邸。此处指随王府邸。

㉔旧荜：破陋的茅屋。此处指谢朓家室。荜，音陛（bì），用竹条、荆条编制的住室旁遮拦物。

㉕龙门：山名。一名禹门口，在今山西河津黄河两岸。此处喻指随王府邸。

㉖去德、思德：此德字均指随王萧子隆。

㉗艎；音黄（huáng），船。　渚：江中的小块陆地。

㉘蓬心：浅微的心。　秋实：秋天成熟的果实。

译文：

您旧时的属吏文学谢朓死罪死罪。近日受尚书召见，委任我补中军新安王记室参军。我听说低洼的积水愿意归回大海，但往往枯竭；差劣的马所驾的车舆希望它能像骏马飞奔，却途中疲惫。为什么呢？目睹的是荒原空旷，草木凋零，面对着让人禁不住惆怅悲哀。现在至交的朋友各奔东西，我们中的人有些呜咽哭泣。何况服从君王的道义被白白地淤塞，虽有归向君王的志向，但不能实现。那别离时的情形该似秋叶飘落，枯枝带残，狂雨落下，阴霾绵连。谢朓我实在是位庸人，品行能力不足挂齿，幸而相遇您这样仁慈德高的君王，宽容接纳，奖掖普普通通的我，宣扬我微小的本领。因此我感激得舍弃农耕和闲逸的田园，奉命持笔于君王府上，和您东渡三江、西游七泽，艰辛奔波于军旅，从容谈笑于酒宴。我每日拖着长衣奔走于您的门下，又乘坐着侍从的车舆随您出行。地位与身份的荣耀顷刻树立于那华丽而高贵的府第旁，君王还赐给我无限的恩典。就像刚洗沐的头发在绚丽的阳光下晾晒，根本就无法感受到边际。我抚摸着心胸，思虑着报答怎样的恩惠，发誓一定要铭刻心骨、永志不忘。谁能想到呢？大海还没有迁移，鱼儿都已经游离。渤海还正是阳春三月的时节，旅驿的鸟儿已经辞别。凄凉荒迷的大王府第，空寂简陋的茅草小屋，送我的轻舟已经逆流而返，唯有留下茕茕孤影的我的影子。君王您如天上的白云，黄河岸边的那座龙门将我们相隔。远离您的时间越久，我的思念也越加深厚。我，只能企盼着那碧波荡漾的江水，伫立于春风沐浴的江渚，眺望着您归来的春帆。朱红的王府大门隆隆敞开，我那浅微的心早想报答您的栽培之情。

如果您簪鞋不弃、永存的情谊没有改变，那么即使我死后弃尸深谷沟壑，还希望妻儿知道代我报恩。擦掉已满面的泪花，依依不舍地揖别。我悲痛万分，百感交集，内心愿效犬马之诚。

与顾章书

吴 均

题解：

无论怎么说，这篇短简都可以看成是情趣和意境优美的散文。你看那石门山，虽然并不是仙道的乐境，也没有三山五岳的名声大，但这里有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有深溪蓄翠，蝉吟鹤唳。辞去乏人厌烦的官职，远别虚伪、狡诈、世俗的尘世，在这里筑上一爿小屋，安安稳稳、寂静地寓居，人生该多么的惬意而欢愉啊！

中国古代文人一向喜欢把自己的生命置身于纯自然的境界，潇洒脱俗，志节高洁。吴均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因此他比那些还在官场上仕途中苦苦煎熬的士子要幸运得多。

作者吴均（469～520 年）字叔庠，南朝梁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家贫好学，善作文章，其文清拔，时人效之，称“吴均体”。曾为建安王伟记室，奉朝请，因撰《齐春秋》被认为不实，遭免官。

此信记述他免官后向往隐居的生活。

（《六朝文絜》卷 7）

原文：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①。

梅溪②之西，有石门山者③，森壁争霞，孤峰限④日，幽岫⑤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⑥相杂，绵绵成

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7]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8]，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所乐[9]，岂徒语哉！

注释：

①薜萝：即薜荔与女萝。屈原《九歌》中有"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意谓有一个人仿佛在山间里，身上披着薜荔，腰间系佩女萝。后人因此称其为隐士之服。

②梅溪：地名。今浙江安吉境内。

③石门山：山名。在今浙江安吉东。

④限：阻拦。

⑤岫：音秀（xiù），山洞。

⑥英英：声音和盛。

⑦葺宇：盖房子。

⑧菊花、竹实：隐居者吃的食物。

⑨仁智所乐：见《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译文：

我上个月托病辞去了官职，打算找一处幽静的地方隐居。梅溪的西边有一座叫做石门山的，森严险峻的山岩穿透在彩云之间，孤耸的峰岭遮挡住阳光，幽幽的洞穴含吐着白云，深深的溪流积蓄着碧翠。蝉在鸣，鹤在唳，水在响，猿在啼，清越悠扬的声音彼此杂糅，纯纯绵绵，缠绕成欢快的韵曲。既然我一向看重清幽的居处，便在此砌墙盖房。幸而这里长有丰富的菊花，遍地竹实，我隐居所需要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聪明仁德之人倾注于对自然山水的享受，难道只是在说空话吗？

与宋思元书[1]

吴 均

题解：

富阳的山水很美，但文人笔触下的山水更丽，与其说这是一篇书简，不如讲更是一篇山水散文小品。其间鲜活的文字，让人读多少遍也不会负累。

（《六朝文絮笺注》卷 7）

原文：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2]，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3]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4]，互相轩邈[5]，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6]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7]者，望峰息心；经纶[8]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注释：

①宋元思：字玉山，生平事迹不详。大约是吴均的朋友。

②富阳：地名。今属浙江。　　桐庐：地名，今属浙江。

③缥：青白色。

④负势竞上：凭恃各自生长的地势。

⑤轩邈：高远。

⑥泠泠：音伶（líng），水声清越。

⑦鸢：音渊（yuān），老鹰。　　戾：到。见《诗经·大雅·旱麓》："鸢飞戾天。"意即在政治上追求高官厚禄的人。

⑧经纶：策划，管理。

译文：

浓浓的烟雾都散尽了，天地山川变成同一颜色，乘着扁舟，随那江水飘浮荡漾，不管它是向东还是往西。从富阳到桐庐，只有一百余里，奇山异水，天下独一无二。这里的水泛着青白色，很深很深，但清澈得可以看到水中的游鱼和细石，一点也没有阻碍。水流得很急，犹如飞箭，滔滔的水浪就像万马奔腾。两岸矗立的高山，装满了耐寒常绿的树林，凭借地势，争着向上生长。它们又各自互争高下，竞相着直笔朝上，于是形成了无数的山峰林顶。再看那泉水拍击着石头，水声清越、悠扬。还有美丽的小鸟相互鸣唱，嘤嘤的鸟声和谐动听。这时蝉也凑热闹似地长久鸣叫，而山猿则百叫不绝。热衷于功名的人目睹这般秀美景色，就会熄偃他勃郁的野心；身负经纶的世务者也会被这幽静的山谷流连忘返。横斜的树木在上面遮蔽着，即使是白天，也像黄昏那样幽暗；稀疏的丫枝互相交映着，时不时的才能透出阳光。

北使还与永丰侯书[1]

刘　潜

题解：

这是一篇很精妙的散文化书札。作为出使北魏的使臣，刘潜写下旅驿途中的见闻和归乡时的乐趣。在刘潜眼中，北魏那荒蛮之地已不再是茹毛饮血，他们是一群深浸华夏文明的现代人。这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北魏汉化的结果，当然也流露出作者大汉族优越的情感与自豪。

作者刘潜（484～550年），字孝仪，南朝梁彭城（今江苏铜山）人。幼孤，善作文。历官始兴王法曹行参军、尚书殿中郎。所撰《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气势宏大，文辞绚丽。侯景之乱时，身为临海太守的他曾遣子率兵入京城支援。

（《刘豫章集》）

原文：

足践寒地[2]，身犯朔风，暮宿客亭，晨炊谒舍。飘摇辛苦，迄届毡乡[3]。杂种覃化[4]，颇慕中国[5]。兵传李绪[6]之法，楼拟卫律[7]所治。而毳幕难淹[8]，酪浆易厌[9]。

王程[10]有限，时及玉关[11]。射鹿匈奴[12]，乃典归国[13]；刻龙汉节[14]，还持入塞。马衔苜蓿[15]，嘶疑故墟；人获蒲萄[16]，归种旧里。

稚子出迎，善邻相劳。倦握蟹螯，亟复虾碗[17]，每取朱颜，略多自醉。用此终日，亦以自娱。

注释：

①永丰侯：即萧㧑，南朝梁宗室。字智遐，兰陵（今江苏苏州）人。侯景时，萧纪在成都称帝，他被任命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北周时，曾任上州刺史，迁少傅，封蔡郡公。

②寒地：指北魏统治下北中国地区。

③迨届：走遍。　　毡乡：指北方地区。

④杂种：是对少数民族的贬称。　　覃化：延及、接受教化。

⑤中国：指古代中原地区。

⑥李绪：西汉人，曾投降匈奴，为其训练军队。

⑦卫律：西汉武帝时人。本为胡人，长于汉。曾出使匈奴，投降，被匈奴封为丁灵王。苏武被匈奴扣押并被迫牧羊，即是他的主意。

⑧毳幕：篷帐。毳，音脆（cùi）鸟兽的细毛。　　淹：留。

⑨厌：通餍，满足的意思。

⑩王程：出使的路线。

⑪玉关：即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

⑫匈奴：西汉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名称。此处指作者出使的北魏。

⑬乃典归国：汉时苏武出使匈奴，持节不屈，被匈奴扣押十几年，以牧羊为生。后苏武返回汉朝，被封为典属国。

⑭汉节：即符节，汉时作为出使者的凭信。

⑮苜蓿：植物名，豆科，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曾从大宛国带回其种子。

⑯蒲萄：植物名，即葡萄。

⑰虾碗：酒杯。

译文：

双足踏上了寒冷的北地，身体经受着瑟瑟朔风，暮夜留宿在异乡的客舍，早晨去拜谒他乡的村舍。风雨飘摇，千辛万苦，走遍了北方每一处角落。那些偏僻的狄人已经被教化，互相争着仰慕我们华夏。兵战传播的是李绪的战法，楼台仿造着是卫律的建筑。篷帐难以居留，酪浆容易让人满足。

出使的线路有一定的限制，时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北地的旷野上射鹿狩猎，归来时又被朝廷封赏加爵；手持刻着龙纹的符节，又毅然持举着走入塞外。成群的马儿口衔着苜蓿，嘶鸣着疑是为了那位苏武和他的形迹；我们走时获得葡萄种子，归来时把它种在了故乡。

小儿子出门迎接我的归来，友善的乡邻都相互为我洗尘。手拿着我们江南的蟹螯，一口一口就着飘香的酒醪，每每到了酒酣耳热之际，一定是稍稍地有些醉意。一天一天这样过去，也是为了自娱自乐。

与湘东王书①

萧　纲

题解：

与其说这是一封书简，毋宁说它更像一篇高质量的文论。作者萧纲在短短不足千字的文章里，纵横上下，将他同时代的作家们一一剖白，指点优劣。他谈诗，也谈文，论创作，也论文风。俨然就是一位文学批评大师，从中也可窥视他敏锐的思辨与透彻的观察力。

萧纲主张绮靡的文风，因此他对谢灵运的“一归自然”、裴子野的“不尚绮靡”颇为嗤之以鼻。不过，这样一来，装饰的味道会变得太浓太厚，文学作品的生气便消融已尽。如萧纲这类南朝文学家笔下的作品太无生命力，也许正在于此。

作者萧纲（503~551年），字世缵，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南朝梁简文帝，武帝第三子。初为晋安王，都督、雍州刺史。侯景之乱时，为侯景拥立登帝位，是典型的傀儡皇帝。继位仅二年，便遭废黜，被杀。萧纲工诗文，其诗被后人称为“宫体”。

（《梁简文集》）

原文：

吾辈亦无所游赏，止事披阅②。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虽是庸音③，不能搁笔，有惭伎痒，更同故态④。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⑤。玄冬修

夜[6]，思所不得。既殊比兴[7]，复背风骚[8]。若夫六典三礼[9]，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10]，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11]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12]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13]；湛湛江水，遂同《大传》[14]。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15]。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16]，近则潘、陆、颜、谢[17]，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18]，则未之敢许。

又时有效谢康乐[19]、裴鸿胪[20]文者，亦颇有惑也。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方分肉于仁兽[21]，逞郤克于邯郸[22]，入鲍忘臭[23]，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24]；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25]。故玉徽金铣[26]，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27]，更合郢中之听。《阳春》[28]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29]。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30]，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31]。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32]，甚矣哉，文之自横流，一至于此！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33]之诗，任昉、陆倕[34]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35]之赋，周升逸[36]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37]，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38]。朱丹既定，雌黄有别[39]，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40]。譬斯袁绍，畏见子将[41]；同彼盗牛，遥羞王烈[42]。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注释：

①湘东王：即萧纲之弟梁元帝萧绎。公元549年侯景害梁武帝，立萧绎为帝。一生好文学，诗赋浓艳华丽。另有《孝德传》、《忠臣传》等著述。

②披阅：翻阅图书。

③庸音：庸俗之音。

④故态：旧习惯。

⑤阐缓：舒徐和缓。

⑥玄冬修夜：寒冬长夜。

⑦比兴：比即比喻，兴即因事寄兴，古代诗歌的创作手法。

⑧风骚：即《诗经》与《离骚》的简称。

⑨六典：指六种典制，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的合称。

⑩吉凶嘉宾：指古代的几种礼仪。凡祭祀之事为吉礼，凡丧葬之事为凶礼，凡婚娶之事为嘉礼，凡宾客之事为宾礼。

⑪《内则》：《礼记》一书中的篇名。主要是规范妇女在家庭中的言行。

⑫《酒诰》：《尚书》中的篇名。为周公命令康叔在其封地卫国戒酒的诰词。

⑬《归藏》：《周易》之前的古《易》名，相传为黄帝所作。

⑭湛湛江水；取自于《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大传》：指《周易》中的“传”部分，其七种十篇。

⑮掎摭：指摘，挑毛病。

⑯扬、马、曹、王：即指扬雄、司马相如、王粲和曹植。四位均是汉至曹魏时期的著名文学家。

⑰潘、陆、颜、谢：指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陆机，字士衡，

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西）人。颜延之，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谢灵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四位均是西晋时代著名文学家。

⑱盍各：指言情言志。《论语·公冶长》曾曰："子曰：'盍各言尔志？'"

⑲谢康乐：即指谢灵运，因袭封康乐公，故名。

⑳裴鸿胪：即指裴子野，字几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因官至鸿胪卿，故名。

㉑方：比。　分肉：《册府元龟》作"六驳"，一种兽名。仁兽：古代传说中的麒麟。

㉒郤克：春秋晋人，跛足。　邯郸：地名。赵国都城，今属河北。

㉓入鲍忘臭：出自《孔子家语·六本》："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鲍：指经过盐渍后的咸鱼，其味腥臭。

㉔羽：羽翼，此处指辅弼。　谢生：指谢灵运。　三千：指孔夫子三千弟子。

㉕伏膺：钦佩。　裴氏：指裴子野。　两唐：指陶唐与周唐。陶唐有《尚书·尧典》，周唐有《诗经·唐风》。

㉖玉徽：精制的琴。　金铣：金钟。

㉗《巴人》、《下里》：歌谣名。内容大都俚俗、直朴。

㉘《阳春》：曲名。指曲高和寡、内容艳丽的歌谣。

㉙妍：美丽。

㉚此句意思是，望见郑国就裹足不前。这里的郑国是指郑国音乐，《论语·卫灵公》认为"郑声淫，佞人殆"。

㉛章甫：殷代冠名。　翠履：翠玉制成的鞋子。　闽乡：指闽越。时闽越一代流行文身之俗。

㉜襞：音辟（bì），衣服上的褶子。

㉝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博览群

书，善作文，官至太子少傅、尚书令，为南朝梁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㉞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东南）人。官至太守。以表、奏书、散文等闻名，南朝梁著名文学家。时人号称“任笔沈诗”。　陆倕：字佐公，吴郡吴（今江苏吴县）人。南朝梁文学家，官至太子庶子，鸿胪卿。

㉟张士简：即张率，字士简，吴郡吴（今江苏吴县）人。南朝梁文学家。曾作《待诏赋》，深得梁武帝称赞。

㊱周升逸：即周舍。字升逸，南朝梁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阳北）人。官至太子詹事。善于口辩，博学多通，为官清正。

㊲子建：即曹植，字子建。

㊳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据《后汉书·许劭传》载，汝南平舆（今属河南）许劭常和其从兄许靖议论品评乡党人物，每月更换品题，称为“月旦评”。

㊴朱丹、雌黄：古代人校点书籍所使用的两种颜色。此处比喻定下优劣，辨别好坏。

㊵怀鼠知惭：出自《庄子·秋水》。惠施在梁国为相，庄子前去相见，惠施以为庄子想取代他为相，庄子便说：“南方有鸟，其名鹓鸰，子知之乎？夫鹓鸰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鸰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将自己比做成清高远志的鹓鸰，讽刺惠施是吃腐鼠的鸱子。　滥竽自耻：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喜欢听三百人集体吹竽，南郭处士便混于其中，假装吹竽。后来宣王死，湣王继位，他喜欢让一个一个吹竽，南郭于是羞愧而逃。“滥竽充数”成语便出自此。

㊶譬斯袁绍，畏见子将：见《后汉书·许劭传》。袁绍离职返

回家乡，车徒甚盛，将要进入郡界，便将跟随宾客全部遣散，说："吾舆服岂可使许子（许劭）将见。'遂以单车归家。"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出自门阀大族。起初任濮阳长、司隶校尉等职。子将：即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善于评品人物，为当地名士。

㊷同彼盗牛，遥羞王烈：见《后汉书·独行列传》。王烈少事陈寔，以仁义道德著称。有一年家乡有位盗牛的窃贼被抓获，窃贼表示伏法，但希望不要让王烈闻知。王烈听说后，派人送给盗贼布一端。有人不理解，王烈解释说："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王烈，字彦方，太原（今属山西）人。博学多才，知名当时。东汉末避乱于辽东，以经商为业。

译文：

我们这些读书人从来不知道游玩嬉戏，只是读书学习。性情既然喜欢文学，便时不时地写上几首短诗。虽然是庸俗之音、拙劣之作，但不愿辍笔不作，见到笔墨就技痒难忍，一种老习惯而已。

近来目睹京城里散漫的文风，大都萎靡不畅，竞相模仿浮华粗疏，互相舒徐和日缓。寒冬长夜，不停地思索，也没有思出其中的缘由。它既与作诗的比兴手法不同，又悖违《诗经》、《离骚》的艺术风格。至于说到《六典》、《三礼》，所施自有它的地方；上古的吉凶嘉宾礼，使用也有它的用处。从没有听说哦吟情性的文章，反到模拟《内则》的风格；操笔抒怀言志，更临摹《酒诰》的手法，明明是"迟迟春日"浪漫的《诗经》风情，却偏偏反而学习《归藏》的奥涩；明明是"湛湛江水"悲惋的《楚辞》风情，却偏偏等同于《大传》的古朴。我既然拙于文采，不

敢轻易诋诃指摘，但将今天的文学作品和古代的才人逐一相比，远点儿和扬雄、司马相如、曹植、王粲相比，近点儿的与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相较，发现他们的遣辞造句立意用心全然殊同。如果以为如今的文章写得好，那么古人的作品就不好；如果以为从前的文风可以称颂，那么如今的文体就应该摒弃。虽然都是言情言志，但不敢随随便便地断定妄评。

又当今有仿效谢灵运、裴子野文章风格的，也让人颇有些迷惑不解。为什么？谢灵运语言飘逸，巧于自然，但时常过于漫散、放骸，这是他的糟粕。裴子野具有著史的才能，但却没有优美漂亮的文句。这就是效仿谢灵运风格而不去汲取其精华的，只会得到他的冗长、漫散；师从裴子野而摒弃其长处的，只会得到他的短处。谢灵运的雕琢精巧不可成为攀登的梯子，裴子野的质朴、简约也不应该羡慕。所以凭主观臆断判定事物的人、喜好表面忘记实质的人，往往把六驳比成麒麟，像郤克逞步邯郸，久闻鲍鱼而不知其臭，结果发展了坏的文风，使自己的文章受累。追捧谢灵运的人，哪里比得上三千弟子追随孔子；崇尚裴子野的，害怕《尚书》与《诗经》的文风失传。所以精美的琴瑟、珍贵的钟磬反到被短视者所嗤；《巴人》、《下里》这样的鄙俚歌谣却更迎合楚郢人的口味。而像《阳春》这样曲高和寡的歌调，没有人为之唱和，绝妙的音质而没有人去追寻。居然不精心地锱铢比较，衡量它内涵的实质。有奇巧精灵的心情，而终愧没有灵巧的手。所以具有纯洁仁美品质的人，望见郑国片片的淫声裹足不前；头戴章甫之冠、脚穿翠玉之鞋的人，望见文身断发的越人不由地感叹。诗歌既若如此，文章也是这样。只是烟墨不会言语，任意受它的沾染；纸札没有感情，任凭它折褶。太不象话了呀！文章不走正道，一直到了如此地步！

至于像近人谢朓、沈约的诗作，任昉、陆倕的文章，这实在是天下文章之冠、写作的典范。张率的词赋、周舍的口辩，也可

成为佳作，很难再去遇到。天下的文章还没有坠落到很坏的程度，必定要有鸿制巨篇出现，而能够担当文坛领袖的，除了贤弟还能有谁？每每很想议论这样的事，却没有和我共同语言的，因此想念我的弟弟“曹子建”，能和我一同商讨。辨别文章优劣，如泾渭一样分明；议论议论“月旦评”，像当年的许劭那样。定优劣，别是非，要使富贵骄人的人知道羞愧、滥竽充数的人感到耻辱。就像那袁绍，害怕见到许劭而不得不遣散宾客，拂去浮华；就像那盗牛贼，见到王烈不得不羞愧不已。相思不见，我的忧愁真不知该有怎样！

与刘孝绰书

萧 纲

题解：

“与刘孝绰书”是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写给刘孝绰的一封信。刘孝绰（481～539），南朝梁文学家。原名冉，小字阿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任尚书水部郎和秘书丞。能诗文，有《刘秘书集》。

（《六朝文絜》卷 7）

原文：

执别灞、浐[①]，嗣音阻阔。合璧不停，旋灰屡徙[②]，玉霜夜下，旅雁晨飞。想凉燠得宜，时候无爽[③]。既官寺务烦，簿领殷凑[④]，等张释之条理，同于公之明察[⑤]。雕龙之才本传，灵蛇之誉自高[⑥]。颇得暇逸于篇章，从容于文讽。顷拥旄西迈，载离寒暑[⑦]。晓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鸟归林，悬孤帆而未息。足使边心愤薄，乡思邅迴[⑧]。但离阔已久，载劳寤寐[⑨]。伫闻还驿，以慰相思。

注释：

①灞：灞水，即今霸河，为渭河支流，关中八川之一。在陕西省中部。浐：浐水，古代关中八川之一。源出陕西省蓝田县西南秦岭山中，北流至西安市，东入灞水。

②《汉书·律历志》云：宦官淳于陵渠审核《太初历》，晦、望、朔、弦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后汉书·律历志》云：俟气之法，为室三重，闭户。室中布缦，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底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灰抑其内端，案律而俟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

③燠：热。　爽：差错。

④寺：廷。　领：录。　殷：盛。　凑：聚。

⑤张释之：西汉人，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曾任廷尉、淮南相等职，严格按法处刑，得到天下人称赞。　于公：西汉东海郯（今山东临沂）人。为县狱吏郡决曹。决狱公平，曾昭雪东海孝妇的冤情。

⑥雕龙：邹奭学习邹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奭。灵蛇：《山海经》上记载南方有灵蛇，吞象，三年后方吐其骨。

⑦旄：古代用旄牛尾巴做装饰的旗子。　迈：远行。

⑧帆：船帐。　邅迴：运转。

⑨阔：疏。　寤：睡醒。　寐：睡。

译文：

在灞水、浐水旁握手告别，此后音讯阻隔。日月不停地旋转，岁月飞快地流失，白色的霜夜下，旅途中的大雁飞翔在早晨的空中。希望凉热适宜，时间没有差错。既然官府事务烦杂，文册聚集，象张释之那样井井有条地处理，如于公那样公正明白地决断。既有雕龙之才，声誉自然会高。能有闲暇挥笔泼墨，从容于文教。先前扛着旗帜向西远征，经过了多少寒暑。早晨，天上的星星尚未落尽，便掸去桂查而首先出发；夜晚，鸟儿都到树林中歇息，仍然悬挂着船帐还没有休息。足以使保卫边疆的决心气

势壮盛，思念家乡的心情悠悠迴转。但是离别的日子已经太久，日日夜夜地辛劳。长时间地站立等候消息而回到驿站，以使相思之情得到安慰。

与萧临川书

萧　纲

题解：

“与萧临川书”是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写给萧子云的一封信。萧子云（487～549），南朝梁著作家，字景乔，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齐宗室，曾任梁太子舍人、临川内史、国子祭酒等职。

（《六朝文絜》卷7）

原文：

零雨送秋，轻寒迎节。江枫晓落，林叶初黄。登舟已积，殊足劳止。解维金阙，定在何日？八区内侍，厌直御史之庐①；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务②。应分竹南川，剖符千里③。但黑水初绽，未申十千之饮④；桂宫既启，复乖双阙之宴⑤。文雅纵横，即事分阻。清夜西园，眇然未克⑥。想征舻而结叹，望横席而霑襟⑦。若使宏农书疏，脱还邺下⑧；河南口占，傥归乡里⑨；必迟青泥之封，且观《朱明》之诗⑩。白云在天，苍波无极，瞻之歧路，眷慨良深。爱护波潮，敬勗光采。

注释：

①八区：《三辅黄图》曰：武帝后宫八区，有昭明、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皇、鸳鸯等殿。　厌：安，静。　直：待。　御史：官名。《周礼》之御史掌邦国都

鄙及万民之治令，以助冢宰。汉时御史大夫位上卿，在殿中兰台掌图书秘籍，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 庐：房屋。

②九棘：《周礼》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 外府：《周礼》曰：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待邦之用。 官曹：汉时百官有四曹，六曹之目。

③《宋书·州郡志》曰：南川县属西阳。西阳郡，南朝宋置。故城在今湖北黄冈东南。 符：信。汉代以竹制符，长六寸，分而相合。《东观汉记》：韦彪上议曰：二千石皆以选出京师，剖符典千里。

④黑水：《尚书》曰：黑水西河惟雍州。 十千之饮：曹植《名都篇》曰：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⑤桂宫：西汉宫殿名，造于汉武帝时期，周围十余里。 双阙：《古诗》曰：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⑥曹植《公谦诗》曰：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⑦舻：船头。一曰船尾。 襟：衣服的胸前部分。

⑧魏曹植留守邺，数次与宏农杨修通信，杨修也写了回信。

⑨《汉书》曰：陈遵为河南太守，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凭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

⑩《东观汉记》曰：邓训将黎阳营兵，为幽部所归。迁乌桓校尉，黎阳故人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载青泥一樸至上谷遗训。《尔雅》曰：夏为朱明。《后汉书》注曰：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八修》、舞云翘之舞。

译文：

零星小雨送走了秋天，轻微的寒气迎来了节日。江枫叶子早上落地，林木叶子开始变黄。登船的人已经很多，不同地方的人辛苦地来到这里。解开皇帝的宫阙的绳子，定在什么日子？后宫八区的侍人静待御史的房屋；外朝九棘的官员暂停办公事务。应该以南川之竹制符，剖符典守千里之远的地方。但雍州黑水初放，没有申述美酒斗十千的豪饮；桂宫既然开放，又不同于双阙的欢宴。文辞纵横，就事分别评论。清夜游西园，细小的东西不能看清。想到征船而叹息，望见挂席而流泪。若使宏农杨修书信，归还邺下；河南陈遵私治书信，乡里大惊；一定延迟青泥之封，暂且玩赏《朱明》之诗。白云飘在蓝天上，苍茫的云波无限遥远；站在歧路口徘徊，感慨实深。喜受白云的波浪，敬勉其明亮和华丽。

诫当阳公大心书①

萧　纲

题解：

这是一封告诫儿女的书札，虽寥寥百字，却讲述了一番做人为学的大道理，尤其其中关于“立身之道，与文章异”，很值得玩味再三。

（《梁简文帝集》）

原文：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惟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②若使面墙而立，沐猴而冠③，吾所不取。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注释：

①当阳公大心：即南朝梁简文帝之子萧大心，字仁恕，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曾历官郢州刺史、江州刺史，封当阳公。善作文。

②此句出自《论语·卫灵公》。

③沐猴而冠：沐猴，弥猴。此句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意即弥猴穿戴衣冠，只是徒有形式而已。

译文：

你的年纪还小，所缺少的就是读书学习。人的一生可久远可光大的，就只有学习啊！正如此，所以孔夫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苦思冥想，没有什么益处，不如去学习。"如果因为不学习而使出现了面墙而立，终无所见；沐猴饰衣冠，自徒有人形的情况，那不是我所选取的。

人的立身之道，和写文章不同：立身首先必须谨慎小心，而写文章却必须洒脱纵放。

答徐摛书[①]

萧　纲

题解：

人最难得就是保持一副清醒的头脑。简文帝萧纲便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篇《答徐摛书》里，他叙述了自己“有监抚之务”，不得不为国事忧虑和操劳，同时更清醒地看到在官衙中还有一大批碌碌无为、阿谀奉迎、苟且偷安的官员。然而，尽管如此，他又能怎么办呢？他唯有做到的就是写下这么一封信，发一发牢骚，再长叹再三。因为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位狂狞奸笑、心黑手辣的权贵——侯景。

这是一封对徐摛来信的答书。

（《梁简文帝集》）

原文：

山涛[②]有言：“东宫[③]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④]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⑤]；献可替否[⑥]，仰裨圣政。以此惭惶，无忘夕惕[⑦]。驰驱五岭[⑧]，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

观夫全躯具臣[⑨]，刀笔小吏[⑩]，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⑪]之勤劳，细民[⑫]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⑬]；玉馔[⑭]罗前，黄金在握，呢訾栗斯[⑮]，容与自熹[⑯]；亦复言羲、轩[⑰]已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注释：

①徐摛：字士秀，南朝梁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人。初为太学博士，后为晋安王萧纲侍读，官太子家令、新安太守。遍览经史，好学不倦。

②山涛：字巨源，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初为三国魏郡主簿。与司马懿表亲且关系密切。西晋建立后，历官尚书侍中，加散骑常侍。为“竹林七贤”之一。

③东宫：旧时太子的代称。

④监抚：即监察安抚。

⑤国章：国政。

⑥献可替否：向国君进献正确的意见，废弃不正确的意见。

⑦夕惕：每晚反省自己。

⑧五岭：指今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境内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

⑨全躯具臣：指平庸无能的大臣。

⑩刀笔小吏：指掌管案牍的书吏。

⑪介胄：即铠甲与头盔，泛指军队中将领。

⑫细民：平民百姓。

⑬徒重：徒然自重。

⑭馔：饭食。玉馔，丰盛的宴席。馔，音转（zhuàn）。

⑮哫訾栗斯：哫訾：以言媚人，　　栗斯：恭谨小心。哫，音足（zú）。

⑯容与自熹：熹，同喜，指逍遥自在，自我满足。

⑰羲、轩：即伏羲与轩辕。两位均是上古传说中的部族领袖。轩辕，即黄帝。

译文：

山涛曾经说过："太子不过是修养德性而已。"只是古代和今天不同。我时下虽然身兼监抚的要务，但竟不能做到贬退邪恶选拔善能，缺少辅助国政；就是向国君进献改过是非的建议，也要仰仗朝廷的补助。为此我时常羞愧惶恐，不敢忘记每晚去反省自己。我曾经跋涉过五岭，戎马生涯十载，任何的险阻艰难都一一经历了。

看那些徒有官职、碌碌无为的官员，看那些掌管案牍的刀笔小吏，他们不曾知道社稷的山川形势、将军的疆场拚杀辛劳、黎民百姓民瘼疾苦以及各地不同风格的习俗爱好。他们在华美的高厦之间穿梭往来，在官府的衙门里徒然自重；丰盛的酒宴罗列在眼前，珍贵的黄金握在手中，又是以言媚人，阿谀奉迎；又是逍遥自在，自我满足。他们还常常大言不惭地说，从伏羲、轩辕以来，只有我一人而已。让人看到这样的丑态，真值得长叹不已！

与侯景书

高 澄

题解：

“与侯景书”是高澄写给侯景的一封信。高澄，北齐人。北朝东魏权臣高欢的长子。字子惠。曾任吏部尚书等职。后任大丞相，封渤海王。将欲受禅，为盗所杀，时年二十九岁。齐初追谥文襄皇帝，庙号世宗。侯景（503～552 年），北朝将领，字万景。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北）人。先属北魏尔朱荣，继归高欢，为镇守河南的大将。中大同二年（547 年），因恐被高澄所杀，降梁，为河南王。次年，举兵叛乱，攻破建康（今江苏南京）。天宝二年（551 年）自立为汉帝。不久，败于陈霸先，逃亡时被部下诱杀。侯景投梁后，高澄虑景与西魏、南朝齐合纵，乃写此信给侯景，劝侯景附己。

（《梁书·侯景传》）

原文：

盖闻位为大宝，守之未易；仁诚重任，终之实难。或杀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于鸿毛，等节义于熊掌。夫然者，举不失德，动无过事；进不见恶，退无谤言。

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孤子相于，偏所眷属，缱绻衿期[①]，义贯终始，情存岁寒。司徒自少及长，从微至著，共相成生，非无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标上等，门容驷马，室飨万钟[②]，财利润于乡党，荣

华被于亲戚。意气相倾，人伦所重，感于知己，义在忘躯。眷为国士者，乃立漆身之节；馈以壶飧者，便致扶轮之效[3]。若然尚不能已，况其重于此乎！

幸以故旧之义，欲持子孙相托，方为秦晋之匹，共成刘范之亲[4]。假使日往月来，时移世易，门无强荫，家有幼孤，犹加璧不遗，分宅相济，无忘先德，以恤后人。况闻负仗行歌，便已狼顾犬噬，于名无所成，于义无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势不足以自保；率乌合之众，为累卵之危。西求救于黑泰，南请援于萧氏[5]，以狐疑之心，为首鼠之事[6]。入秦则秦人不容，归吴则吴人不信。当今相视，未见其可，不知终久，持此安归。相推本心，必不应尔。当是不逞之人，曲为口端之说，遂怀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7]。

比来举止，事已可见，人相疑误，想自觉知，合门大小，并付司寇。近者，聊命偏师，前驱致讨，南兖、扬州，应时克复。即欲乘机，长驱悬瓠[8]；属以炎暑，欲为后图。方凭国灵，龚行天罚，器械精新，士马强盛。内外感德，上下齐心，三令五申，可蹈汤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尘相接，势如沃雪[9]，事等注萤。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转祸为福。宁使我负人，不使人负我。当开从善之门，决改先迷之路。今刷心荡意，除嫌去恶，想犹致疑，未便见信。若能卷甲来朝，垂橐[10]还阙者，当授豫州刺史。即使终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摄。进得保其禄位，退则不丧功名。君门眷属，可以无恙；宠妻爱子，亦送相还。仍为通家，卒成亲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

君既不能东封函谷，南向称孤，受制于人，威名顿尽。空使兄弟子侄，足首异门，垂发戴白，同之涂炭，闻者酸鼻，见者寒心，矧伊骨肉，能无愧也？

孤子今日不应方遣此书，但见蔡遵道[11]云：司徒本无归西之心，深有悔祸之意，闻西兵将至，遣遵道向峄中参其多少；少则与其同力，多则更为其备。又云：房长史[12]在彼之日，司徒尝欲遣书启，

将改过自新。已差李龙仁[13]，垂欲发遣，闻房已远，遂复停发。未知遵道此言为虚为实，但既有所闻，不容不相尽告。吉凶之理，想自图之。

注释：

①契阔：离合，聚散。　夷险：平治险恶。　眷属：家属，亲属。　缱绻：缠绵。形容情意深厚，难舍难分。　衿期：比喻情投意合的朋友。

②驷马：古代一辆车所套的四匹马。　飨：用酒食招待人。　万钟：指丰富的粮食。钟：古量器名。

③扶轮：扶翼车轮，在侧拥进之意。效：功用。

④秦晋：春秋时秦晋二国世为婚姻，后遂称两姓联姻为秦晋之好。　匹：相当，相称。

⑤萧氏：南朝齐帝姓萧，故称南朝齐为萧齐、萧氏。

⑥首鼠：迟疑不定。

⑦不逞：不满意，不得志。　市虎：市中的老虎。市本无虎，比喻以无为有的流言蜚语。　投杼：曾参居费邑，有与他同姓名者杀人，有人报告曾参之母说："曾参杀人！"曾母不信，纺织如故。至第三人来告，曾母惧，投杼越墙而逃。杼：织具。比喻传闻可以动摇原来的信心。

⑧悬瓠：古城名。以城北汝水弯曲，形如垂瓠，故名。南北朝时为军事要地，常屯兵置戍。旧址在今河南汝南县。

⑨沃雪：灌雪，浇雪。

⑩櫜：音(gāo)，箭袋。

⑪蔡遵道：北齐将领。

⑫房长史：即房谟。北齐洛阳人，字敬放。曾任丞相右长史之职，世称清白。

⑬李龙仁：侯景手下大将。

译文：

听说皇位是特别宝贵的东西，但守之不失是不容易的；仁义诚实是重要的做人原则，但要一直保持下去确实困难。有人杀身以成名，有人不吃饭以保存信义；把性命比作鸿毛，把节义等同熊掌。这样的人举止不失德性，行动没有过失；前进不见险恶，后退没有流言。

先王与司徒离聚散合，平治险恶，小时候就在一起，情义浓于亲属，缠绵难分，情投意合，仁义贯彻始终，情义存于永远。司徒从小到大，从一文不名到功成名就，与先王共同奋斗，先王对你不会没有恩德。你既然爵位为侯，官位上等，府门可容四匹马同驶，家室藏有粮食万钟，钱财利益滋润于乡党，荣华富贵遮盖于亲戚。意气相投，此乃人伦所重，感于知己之恩，理应舍身报国。亲属被用为国家壮士的人，应该像豫让那样有漆身报国的节操；被赠以饭食的人，应该在一旁扶着车轮一同前进。如果这样还不能停止，况且比这还要重的呢？

庆幸以老朋友的情义，想保持子孙互相托付的关系，成为秦晋之好、刘范之亲。假使年复一年，时世变化，家门没有强大的遮护，家庭有幼小的孤儿，仍然关系很好，互不遗忘，互相接济，不忘先人的恩德，以体恤后代子孙。何况听说负背木杖行走而歌，便已经像狼一样边走边回头，像狗一样乱咬一气，对名气没有什么帮助，对道德没有什么益处；不按忠臣的脚印走，把自己陷于反叛的境地。力量不足以自强，势力不足以自保；率领乌合之众，成为累卵那样危险。西边求救于黑泰，南边请求萧氏支援，以多疑之心做犹豫不决的事情。到秦国去，秦国人不相容；到吴国去，吴国人不信任。在现在看来，不见有什么可行之处，不知道到最后，会是怎样的结局。想来你的本心，原不想这样。应是不得志的小人在一旁造谣生事，遂使你心怀犹豫，致使你原来的信心动摇。

近来的行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互相猜疑，产生误会，全家大小都交给了司寇。前些时，姑且命令侧翼部队前往征讨，南兖、扬州很快收复。即欲乘胜之机，长驱直入悬瓠；因为酷暑，想晚些时候再说。正凭借国之灵气，执行上天的惩罚，战争器械精巧新颖，士兵马匹强盛无比。朝廷内外感受皇上恩德，军队上下齐心协力，三令五申，可以赴汤蹈火。如果等到旗鼓相望，军队连成一片，其势如浇雪，等同注水于萤火。明智的人除掉危险，接近安全；聪颖的人把灾祸转化为幸福。宁愿使我辜负别人，不能让人辜负我。应当把从善的大门打开，坚决改正以前迷失的道路。今天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除去嫌疑和厌恶，想来仍会猜疑，不一定被相信。如果能够卷甲前来朝见，放下武器投降，定授豫州刺史之职。即使到你死那一天，你所部文武官员也不追究责任。进可以保有他们的禄俸和官位，退也不失功劳与名声。你全家大小及亲属可以平安无事，你的宠爱的妻子和心爱的孩子也可以送回去。仍然为通家之好，最后成为亲戚朋友。我决不会食言，就像明亮的太阳一样。

君既然不能在东面封锁函谷关，坐北面南称皇上，受制于别人，一世英名顿时丧尽。白白地使兄弟子侄足首不能一块，老人和小孩生灵涂炭，听说的人鼻子酸楚，见到的人心寒，况且你与他们骨肉相连，能不感到有愧吗？

我今天不应送这封信，但听蔡遵道说：司徒你本来没有西归的心思，而是有深深的悔过之意，听说西边大军将到，派遣遵道去峭中察看情况；军队少便与其同心协力，军队多则加强防备。又说：房长史在你那儿的时候，你曾想派人送信相告，准备改过自新。已经差使李龙仁办这件事。快要派遣李龙仁出发时，听说房长史已经走远，于是事情便停下来。不知道遵道这些话是真是假，但既然有所耳闻，不容我不全部以实相告。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自己考虑考虑吧！

与詹事江总书

陈后主

题解：

“与詹事江总书”是南朝陈后主写给江总的一封信。陈后主(553～604)，即陈叔宝。南朝陈皇帝。582～589年在位。字元秀。江总（519～594)，南朝陈文学家。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博学善文辞。曾任太子詹事等职。常与后主等人游宴后宫，制作艳诗，昏乱无度，以至灭亡。“与詹事江总书”中，陈后主对陆瑜之死进行了追悼，对失去陆瑜这样的人才倍感惋惜。陆瑜，南朝陈人，陈后主为太子时，陆瑜任东宫管记。陆喻死，陈后主十分悲痛，亲制祭文，并给太子詹事江总写了这封信。

（《六朝文絜》卷7）

原文：

管记陆瑜，奄然殂化[①]，悲伤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爱好，卿等所悉。自以学涉儒雅[②]，不逮古人，钦贤慕士，是情尤笃。梁室乱离，天下糜沸[③]。书史残缺，礼乐崩沦[④]。晚生后学，匪无墙面[⑤]，卓尔出群，斯人而已。吾识贤虽局[⑥]，未曾以言议假人。至于片善小才，特用嗟赏，况复洪识奇士！此故忘言之地[⑦]。论其博综子史[⑧]，谙究儒墨[⑨]，经耳无遗，触目成篇。一褒一贬，一激一扬[⑩]，语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尝不闻者心伏，听者解颐[⑪]。会意相得，自以为布衣之赏[⑫]。吾监抚之暇，事隙之辰，颇用谈笑娱情，琴尊[⑬]间作。雅篇艳什，迭互锋起。每清

风朗月，美景良辰，对群山之参差，望巨波之滉瀁⑭。或玩新花，时观落叶；既听春鸟，又聆秋雁。未尝不促膝举觞⑮，连情发藻，且代琢磨，间以嘲谑。俱怡耳目，并留情致。自谓百年为速，朝露⑯可伤。岂谓玉折兰摧，遽从短运。为悲为恨，当复何言，遗迹余文，触目增泫⑰。绝弦⑱投笔，恒有酸恨⑲。以卿同志，聊复叙怀。涕之无从，言不写意⑳。

注释：

①奄：忽然。　殂：死亡。

②儒雅：指儒家思想。

③糜：碎、烂。　糜沸：比喻形势混乱不安。

④沦：灭。

⑤墙面：谓如面墙而立，目无所见。比喻不学无术。

⑥局：狭隘、拘泥。

⑦忘言：指心神领会，无须用语言来表达。

⑧子：指先秦百家的著作。　史：指史书。

⑨儒：儒学。　墨：墨学。

⑩激：发。　扬：举。

⑪解颐：开颜欢笑。

⑫《晋书》曰："陶潜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史记》曰："秦昭王遗平原君书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为布衣之交。'"

⑬尊：酒器。

⑭滉：水深而广。　瀁：动荡貌。　滉瀁：汪洋。

⑮觞：古代的一种酒器。

⑯朝露：早晨的露水。比喻时间短促。

⑰泫：流涕的样子。

⑱绝弦：断绝琴弦。比喻失去知音。

⑲酸恨：伤心悲痛。

⑳写意：表露心意。

译文：

管记陆瑜突然去世，我悲伤怜惜之情怎么也不能阻止。我生平所爱所好，你等皆知。自从学习儒家思想，感到不及古人，因而钦慕贤士之情更加浓厚。梁朝分崩离析，天下形势混乱不安。书籍史册残缺不全，礼乐制度荡然无存。晚生后学之辈并非不学无术，但卓然出群之士唯陆瑜此人。我的见识虽然狭隘，但未曾以言语议论贤人。至于有些须才能的人，我都特意叹赏，何况陆瑜这样见识渊博的奇人异士！我对他的赏识，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若论他博览子史之书，研究儒墨之学，经耳无遗漏，眼看成篇章。或褒或贬，或激或扬，论说玄妙，分析道理，披阅文章，摘发句子，都曾是闻者心服，听者开颜。心神领会，自以为得遇高人。我办公之余暇，事中之空隙，经常与他谈笑风生，娱乐怡情，弹琴、喝酒间而行之。文雅的篇章、艳美的文句，经常从他的口中诵出。每到清风朗月、良辰美景，对看参差不齐之群山，瞭望上下翻腾之巨波。或者玩赏新开的花蕾，不时观看落下的树叶；既听春鸟鸣叫，又闻秋雁声声。促膝谈心，举杯共赏，文彩飞扬，辞藻华丽，间有沉思琢磨，时有嘲笑调侃。耳目一新，留下无限追忆。自以为百年太速，时间短促。哪知美玉折毁，兰花枯萎，他怎么这么短命呢？悲伤悔恨，又有什么话可说？他的遗物以及留下的文章，看到后不免流泪。失去知音，放下毛笔，常常伤心悲痛。以你为有共同志向的人，暂且一叙胸怀。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语言也不能表露我的心迹。

狱中上陈后主书[1]

傅　縡

题解：

一曲靡艳、充满酒香的《玉树庭花》在南朝陈的皇宫里散漫，从而也让千年以来的人们认识了一个昏君陈叔宝。难怪有人要著文咒骂他，这篇傅縡的书信便是绝好的明证。说实在的，骂皇帝的愚臣愚士真不少，但像这般赤裸裸地骂个狗血喷头的却不多见。

作者傅縡，南朝梁、陈人，字宜事，祖籍北地灵地（治今陕西耀县）。笃信佛教，工文，陈时官秘书监、兼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后为佞臣施文庆所陷，下狱致死。

这是一封来自狱中的信。不知能诗善文的陈后主读后作何感想？

（《陈书·傅縡传》）

原文：

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爱下民，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2]，日旰忘食[3]。是以泽被区宇[4]，庆流[5]子孙。

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之神[6]，专媚昏淫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7]，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宫女曳绮绣[8]，厩马余菽粟；百姓离散，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9]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矣！

注释：

①陈后主：即陈叔宝，字元秀，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南朝陈末帝。公元582年继位，在位期间，不恤政事，荒于酒色，大兴土木，奢侈淫乱。公元589年，隋兵攻入建康，被俘，陈朝灭亡。

②未明求衣：天未亮就穿衣上朝。

③日旰忘食：到傍晚时还没有想到吃饭。旰，音干（gān），晚。

④区宇：指被统治的地区，意即天下。

⑤庆流：福气流播。庆，福气、福祉。

⑥郊庙之神：天地祖先。

⑦此句是指当时围拢在陈后主身边的奸佞小人，如宦官蔡脱儿、李善度；中书舍人施文庆以及沈客卿、徐哲、阳惠朗、暨慧景等人。

⑧曳绮绣：曳，音业（yè），拖，拉。绮，音起（qǐ）。绮绣，有花纹的丝织品和刺绣。

⑨帑藏：指国库。

译文：

作为天下的君主，应该恭敬地事奉上苍，像爱自己儿子一样爱护百姓，减少不必要的嗜好和贪欲，远离那些奉承奸佞的小人。天未亮就起床穿衣，到傍晚还没有想起吃饭。因此他可以恩泽遍施四海，福祉远播子孙后代。

然而近来陛下您酒色过度，不虔诚事奉天地祖先，专门媚讨那些淫乱的女色；宵小之人卧在一侧，宦官阉寺揽朝弄权，对忠诚正直的大臣厌恶得就像仇敌，把天下黎民视作轻贱的草芥；宫

女们拖着长长而漂亮的丝裙，厩马里还余剩大量的菽粟；百姓妻离子散，横尸遍野，而朝臣公开互相行贿，国库日益损耗。真是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怕您在东南的王气从此就散失殆尽了！

谏陈宝应书[①]

虞 寄

题解：

斯斯文文的柔弱书生与鲁莽的赳赳武夫向来不能用语言沟通。所以当这位虞寄先生怀着感激之情用全身心血写下这封书札时，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陈将军会赫然大怒。

比起大作家的笔下，这封书札的确太敦朴些，文采也似乎不那么斐然。但作者那冷静而洞察的慧眼，已将当时的大势审视得清清楚楚。从而也为他的主人指明了一条现实而可行的道路：顺应时势，投奔陈氏（陈霸先）。

作者虞寄（510～579 年），字次安，南朝梁、陈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侯景之乱时，随兄虞荔入卫建康，兵败归乡，从此走上颠沛流离生活。梁元帝时征为中书侍郎，后跟随陈宝应。

据《南史·虞寄传》载，当时留异兴兵公然与朝廷对抗，陈宝应遣兵支持，虞寄闻讯后，便写此书给他，希望他认清形势，不与留异同流合污。陈宝应接读此信后大怒，但念他重病在身，便不再追究。后陈宝应兵败逃逸，曾对其子扞秦说："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

（《南史·虞寄传》）

原文：

东山居士[②]虞寄致书于明将军使君节下：寄流离艰故，飘寓

贵乡[3]，将军待以上宾之礼，申以国士之眷，意气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弥留，愒阴[4]将尽，常恐卒填沟壑[5]，涓尘莫报，是以敢布腹心，冒陈丹款[6]，愿将军留须臾之虑，少思察之，则冥目之日，所怀毕矣。

夫安危之兆，祸福之机，匪独天时，亦由人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据重位而不倾，执大节而不失，岂惑于浮辞哉！将军文武兼资，英威动俗，往因多难，仗剑兴师，援旗誓众，抗威千里。岂不以四郊多垒，共谋王室，匡时报主，宁国庇人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愿荷戟而随将军者也。及高祖武皇帝[7]肇基草昧，初济艰难，于时天下沸腾，人无定主，豺狼当道，鲸鲵[8]横击，海内业业[9]未知所从。将军运动[10]微之鉴，折从衡[11]之辩，策名委质，自托宗盟，此将军妙算远图，发于衷诚者也。及主上继业，钦明睿圣，选贤与能，群臣辑睦[12]，结将军以维城之重，崇将军以裂土之封，岂非宏谟庙略[13]，推赤心于物者也。屡申明诏，款写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将军惑于邪说，翻然异计，寄所以疾首痛心，泣尽继之以血，万全之策，窃为将军惜之。寄虽疾侵耄及，言无足采，千虑一得，请陈愚算。愿将军少戢[14]雷霆，赊其晷刻[15]，使得尽狂瞽之说，披肝胆之诚，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自天厌梁[16]德，多难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胜记。人人自为得之。然夷凶剪乱，拯溺扶危，四海乐推，三灵[17]眷命，揖让而居南面者，陈氏[18]也。岂非历数有在，惟天所授，当璧应运，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远被，天网再张，地维重纽。夫以王琳[19]之强，侯瑱[20]之力，进足以摇荡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张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师，或资一士之说，琳即瓦解冰泮[21]，投身异域，瑱则厥角稽颡，委命阙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将军以藩戚之重，拥东南之众，尽忠奉上，戮力勤王，岂不勋高窦融[22]，宠

过吴芮[23]，析珪判野[24]，南面称孤，其事甚明，三也。且圣朝弃瑕忘过，宽厚待人。改过自新，威加叙擢。至如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頠[25]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无纤芥[26]。况将军衅非张绣[27]，罪异毕谌[28]，当何虑于危亡，何失于富贵？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齐[29]邻睦，境外无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刘、项竞逐之机[30]，楚、赵连纵之事[31]，可得雍容高拱，坐论西伯[32]，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将军[33]狼顾一隅，亟经摧衄声实亏丧，胆气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34]此数人者，将军所知，首鼠两端，唯利是视，其余将帅亦可见矣。孰能被坚执锐，长驱深入，系马埋轮，奋不顾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将军之强，孰如侯景[35]？将军之众，孰如王琳？武皇灭侯景于前，今上摧王琳于后，此乃天时，非复人力。且兵革已后，人皆厌乱，其孰能弃坟墓，捐妻子，出万死不顾之计，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历观前古，鉴之往事，子阳、季孟倾覆相寻[36]，余善、右渠危亡继及[37]，天命可畏，山川难恃。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以诸侯之资，据天子之命，强弱逆顺，可得侔[38]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爱其亲，岂能及物？留将军身縻国爵，子尚王姬，犹且弃天属而弗顾，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岂能同忧共患，不背将军者乎？至于师老力屈，惧诛利赏，必有韩、智晋阳之谋[39]，张、陈井陉之事[40]。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军万里远斫，锋不可当，将军自战其地，人多顾后，梁安背向为心[41]，修旿匹夫之力[42]，众寡不敌，将帅不侔，师以无名而出，事以无机而动，以此称兵，未知其利。夫以汉朝吴、楚[43]，晋室颖、颙[44]，连城数十，长戟百万，拔本塞源，自图国家，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

为将军计者，莫若不远而复，绝亲留氏，秦郎、快郎[45]，随

遣人质，释甲偃兵，一遵诏旨。且朝廷许以铁券[46]之要，申以白马之盟[47]，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闻明者鉴未形，智者不再计，此成败之效，将军勿疑，吉凶之几，间不容发。方今蕃维尚少，皇子幼冲[48]，凡预宗枝，皆蒙宠树。况以将军之地，将军之才，将军之名，将军之势，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称臣，宁与刘泽[49]同年而语其功业哉？岂不身与山河等安，名与金石相弊？愿加三思，虑之无忽。

寄气力帛微，余阴无几，感恩怀德，不觉狂言，铁钺[50]之诛，甘之如芥[51]。

注释：

①陈宝应：晋安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世代为闽地大姓。侯景之乱时，随父据郡起兵，被封为晋安太守、侯官县侯。南朝陈建立后，任闽州刺史，编入宗室。后遣兵支持留异，兵败，为朝廷俘建康后遭杀。

②东山居士：虞寄常居东山寺，故以东山居士自称。

③侯景之乱时，虞寄流离颠沛。据《南史·虞寄传》载，他先是被张彪挟持，后又被张彪部将郑玮劫持到晋安，最后又投奔陈宝应手下。

④愒阴：贪求光阴。愒，音忾（kài），贪。

⑤意即死去。

⑥丹款：诚意，诚恳。

⑦高祖武皇帝：指南朝梁开国之君武帝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初任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和帝时，封梁公，后进梁王。公元502年建立梁朝，在位期间，优容皇族子弟及官吏，沉湎佛教，曾三次舍身同泰寺。后侯景之乱，困饿死于宫城。

⑧鲵：俗名娃娃鱼，两栖动物。此处指奸雄贼寇。

⑨业业：担心害怕的样子。

⑩动：此处作“洞”意讲。

⑪从衡：纵衡。

⑫辑睦：和睦。

⑬庙略：在朝廷上所制定的计划、策略。

⑭戢：音辑（jí），收敛。

⑮晷刻：时刻，时间。晷，音鬼（guǐ）。

⑯梁：指南朝梁。公元502～557年，历4帝，共五十六年。

⑰三灵：指日、月、星。

⑱陈氏：指陈霸先。字兴国，原籍颍川，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初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授予西江都督、高要太守。后为司空领扬州刺史、独揽梁朝权。公元555年，立萧方智为帝，加封陈王。公元557年，废梁帝自立陈朝。是为高祖武皇帝。

⑲王琳：字子珩，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击侯景授予湘州刺史，后占据郢州，立永嘉王萧庄，勾结北齐。他被陈霸先打败后，投奔北齐，被拜为扬州刺史、会稽郡公。以后他又随军援秦州，兵败还徐州，据寿阳。自募军士，进封郡王。陈将吴明围寿阳，他苦守三月，终城破被擒。

⑳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国（治所今四川阆中）人。家世为西蜀豪族。侯景之乱时，他随豫章刺史萧范入援建康，兵败投降侯景，授南兖州刺史。后随王僧辩征讨，以功累官至南豫州、江州刺史，封康乐县公。南朝陈建立后，官太尉、零陵郡公等。

㉑冰泮：冰化开。泮，音判（pàn）。

㉒窦融：字周公，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新莽时官强弩将军司马；更始时，出河西为官，联结酒泉、金

城、张掖、武威、敦煌五郡自保，官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形成河西割据局面。东汉政权建立后，他与刘秀共同联兵击败隗嚣、隗纯，归顺东汉，官冀州牧、大司空等职。

㉓吴芮：秦末汉初人。初任秦番阳县令，号番君。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率越人举兵反秦。秦亡，他被项羽封衡山王，西汉建立，他又被封为长沙王。据《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载，吴芮及后代均受皇宠，如他的后代数人均被封爵。

㉔析珪判野：中分玉石，剔去瑕疵。喻为册封官爵。

㉕余孝顷：南朝梁、陈人。侯景之乱时，他曾与留异、周迪共同起兵，任南江州刺史。公元557年广州刺史萧勃起兵，他也随之响应，战败后投奔王琳。以后又被周迪擒获，拜宣毅将军、南豫州刺史。公元567年因谋叛被诛。

潘纯陀：亦名潘纯陁。南朝梁、陈人，王琳部将。曾任巴州刺史。　　李孝钦：王琳部将。曾与余孝顷等共同攻打周迪，兵败被擒。　　欧阳頠：字靖世，长沙临湖（今湖南长沙）人。初因征伐蛮族有功，被授于东衡州刺史。南朝陈建立后，授于广州刺史，平定各割据势力，占有交、广之地。封阳山郡公、征南将军。

㉖纤芥：细微。

㉗张绣：东汉末武威祖历（今甘肃靖远）人。初随张济、李傕伐击吕布，以军功授建忠将军，封宣威侯。其先张济死后，他率领其军，投奔曹操，不久反叛。官渡之战时，其又投奔曹操，拜扬武将军。

㉘毕谌：西晋新蔡鲖阳（今安徽临泉西）人。曾任中书郎。

㉙周、齐：指北朝时期的北周和北齐。北齐，公元550年由汉人高洋代东魏称帝，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共历6帝，28年，公元577年为北周所灭。北周，公元557年

由鲜卑族人宇文觉代西魏称帝，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共历5帝，25年，公元581年为隋所代。

㉚指刘邦、项羽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楚汉战争，最后以刘邦击败项羽而告终。刘邦随即占有楚地，即帝位，建立西汉政权。

㉛指发生于公元前154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当时由于晁错屡向文、景两帝上削藩策，主张削夺藩王封地，引起各封国不满。吴王刘濞伙同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后被大将周亚夫平定。

㉜西伯：商末西方诸侯之长，即周文王。

㉝留将军：即留异。南朝梁、陈东阳长山（今浙江金华）人。初为晋安、安国县令，侯景之乱时降景，为东阳太守。南朝陈建立后，他迁为缙州刺史，封永兴县侯，与王琳暗自勾结。后又投奔陈宝应。

㉞高瓌：南朝梁、陈时人。生平不详。疑为留异部将。向文政：南朝梁、陈人，留异部将。天嘉二年（561年）被侯安部打败归降。　留瑜：南朝梁、陈时人，生平不详。疑为留异部将。　黄子玉：南朝梁、陈时人，生平不详。疑为留异部将。

㉟侯景：字万景，南朝梁、陈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人。初为北魏边镇戍兵，随尔朱荣镇压葛荣起义。东魏时，官至司徒、南道行台。以后归附南梁，封河南王。太清二年（548年），举兵谋反，攻陷建康。后废简文帝，自立为帝，国号汉。

㊱此句是指春秋时代鲁国“三分公室”、“四分公室”之事。公元前592年，因反对鲁宣公规定私田不可漏税，和内部争权夺利，季孙氏、叔孙氏与孟孙氏三家将国君财产分成

三份，各家每得一份，由此前后演化成一轮残酷的杀戮。如孟孙氏庆父杀子斑，立湣公，又杀湣公，图谋自立。季孙氏鸩杀支持庆父的叔牙。如季桓子时，季氏家臣阳虎妄想谋杀“三桓”（即孟、叔、季氏）嫡子等。

㊲余善：西汉时闽粤王郢之弟。公元前111年，他举兵反汉，自立为武帝，杀汉三校尉。后西汉武帝派兵征伐，粤建成侯散与繇王居股将其杀害。投奔汉朝。　右渠：姓卫，名右渠，西汉时燕（今北京）人。初继位朝鲜王，阻止其他民族觐见汉朝。武帝时曾派使者晓谕其入朝，但右渠不肯听从。以后西汉政府派兵大举进攻朝鲜，朝鲜贵族畏惧，合谋将其杀害。

㊳侔：音牟（móu），相等，等同。

㊴此句是指春秋晚期“三家分晋”之事。韩、智，即指韩康子、智伯。韩康子，名虎，韩贞子曾孙。在位期间，与赵襄子、魏桓子共同击败智伯，自此韩、赵、魏三国势力更大。智伯，即荀瑶。一作知伯，又称知襄子，晋六卿之一。晋阳之谋，是指公元前472年，智伯率韩、魏共同击赵，将赵襄子围于晋阳。后赵襄子暗中与韩、魏联合攻智，智伯兵败被杀。智氏后也被灭。

㊵此句是指秦末武臣被李良杀害，张耳、陈馀谋立赵歇一事。张、陈，即指张耳、陈馀。张耳，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初为信陵君门客，与陈馀友善。陈胜、吴广起义后，他投奔陈胜，被拜为校尉。随武臣率兵北定赵地。秦亡后，被项羽封为常山王。后投靠刘邦，仍立赵王。陈馀，大梁（今河南开封）人。陈胜起义后，与张耳投奔陈胜，任校尉。武臣被杀后，他与张耳共同谋立赵歇为王。后与张耳绝交。秦亡，他自立为代王，以后被韩信击败。井陉之事，见《汉书·张耳陈馀传》载：“赵王（歇）复使

(李)良略太原。……秦兵塞井陉,未能前……(李良)之邯郸益请兵。未至,道逢赵王姊,从百余骑。良望见,以为王,伏谒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良。良素贵,起,惭其从官……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遂袭邯郸。邯郸不知,竟杀武臣。"

㊶梁安:地名。在今安徽绩溪东南。

㊷修畔:不详。

㊸汉朝吴、楚:指西汉文景时期的封国吴国、楚国。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因不满晁错削夺诸王封地,以而联合五国进行叛乱。见注㉛。

㊹晋室颖、颙:指西晋时期八王之乱中之成都王颖、河间王颙。晋武帝死后,惠帝继位,晋室内部先后有八位封王争权夺利,连年混乱,从而酿成长达十六年之久、对社会生产起严重破坏作用的八王之乱。成都王司马颖,字章度,司马炎之子。初封成都王,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公元301年,他与河间王颙等起兵攻入洛阳,杀赵王伦,独揽朝政。不久,又与司马颙率兵攻打长沙王乂、齐王冏,自为丞相。后在东海王越起兵下,从洛阳逃出。河间王司马颙,字文载,司马瓌之子。初封河间王、平西将军。与成都王颖攻入洛阳后,授太尉,侍中,辅佐朝政。

㊺秦郎、快郎:秦郎,即陈扞秦,陈宝应之子。陈宝应被章昭达打败后,他仅仅哭泣而已。 快郎:陈宝应另一子小名。

㊻铁券:古时一种外形如瓦、上刻金字的信用凭证。一般由皇帝颁于有功之臣,上面刻写有履历、建功情况和获罪可免死刑的内容。铁券分两块,一块由被授与者持有,一块藏内府。使用时两块对照。

㊼白马之盟: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刘邦为维护刘姓

王朝的统治，曾宰杀白马和大臣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称白马之盟。后世喻意皇帝向大臣起誓盟约。

㊽幼冲：年龄幼小。冲，年幼。

㊾刘泽：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齐孝王子。昭帝继位后，燕王刘旦因年长未被立帝，心怀不满。刘泽乘机与刘旦相勾结，并约定在临淄和燕地同时起兵反叛。后因事泄，被青州刺史隽不疑拘捕处死。

㊿铁：铡刀。　　钺：兵器，形状似板斧。

51芥：即芥菜。一年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开黄色小花，果实细长。

译文：

东山居士虞寄致书明将军使君阁下：虞寄我近年来颠沛流离，艰辛万苦，最后飘零流落到您的故乡。将军待我如上宾之礼，多次给予我像对待高士一样的关怀爱护。您的大恩大德让我深受感动，怎敢忘怀呢？但是我重病在身，活在世上的时光不多，常常恐怕有一天身入黄土，连一点点的报答也没有做到。因此我斗胆地向您倾诉我的想法，陈述一下我的坦诚，希望将军抽出极短的时间考虑，简单地审视一番，则我闭眼的那一天，心愿也就满足了。

我想，安危的征兆、祸福的契机，并不单单在于上天，也在于人事。失之毫厘，就是差以千里。所以开明聪颖的人身处重职不会轻易地倾轧，秉持大节不会轻易地过失，难道会被浮华空洞的文辞所迷惑吗？将军您文武兼备，英姿豪爽，非凡不俗，面对社稷国家多灾多难仗剑兴师，举旗誓众，征战千里。难道这不是在四边设阵御敌，谋划维系王室，辅佐君主报效圣上，安定国家，保护百姓吗？这便是连五尺高的孩童都愿意扛着兵器追随您

的原因啊。等到高祖武皇帝从废墟中开拓基业，初渡时难啊！当时天下混乱不堪，百姓没有稳定的国君，奸凶雄枭当道，贼寇恶人横击，四方之人惊恐万分、不知所从，而将军您却洞察时势，运筹帷幄，选拔人才，臧否人物，依托着亲族联盟。这是将军深谋运虑，神机妙算，发自对社稷君主内心的忠诚。等到主上继承祖上大业，开明敬重，聪睿神圣，擢拔人才，撷选贤能，群臣和睦团结，结交将军让您肩负保卫都城的重托，尊崇将军给您封侯封地。这难道不是宏大的规划，对万事万物都能推心置腹的结果吗？如今朝廷屡屡申明下诏，待人接物真诚友善，君臣之间的名份已经确定，像骨肉一样的情感已经深厚。但不曾料到，将军受邪说妄语迷惑，转而产生背叛朝廷的计划。虞寄我非常痛心疾首，哭完又淌下血泪，万全之策暗暗替将军惋惜。我虽然病魔侵肌，人到老年，言语没有什么可采纳的地方，但千虑一得，还是恳请将军让我陈述愚陋的想法。真诚地希望将军稍稍收敛暴怒，花上一点时间，使得我那狂妄瞎话说尽，以凸显我披肝沥胆之诚。即使我为此失去生命，也犹重生。

自从上天厌恶了梁朝的品德以后，天灾人祸频频发生，社稷国家分崩离析，各地奸雄此起彼伏、不计其数，一时间，人人都自认为可以充当成功者。然而真正能够夷平奸凶剪灭动乱、担当起拯弱扶危大任，并且受到海内乐愿推举、天地都极其眷顾、威居南面称孤称王的，当不过是陈氏。这难道不是历数分明、上天所授，应运而生的吗？此事十分明白，此为第一。如今圣上承继基业，明德远播，天网再次张开，地维重新纽结。以王琳之强、侯瑱之力，向前足可以掌握中原、争夺天下，后退也可以把持江外，雄居一隅。然而有的仅命令一支军队前去攻打，有的依靠一位高士计谋，王琳就如坚冰顷刻瓦解融化，投奔到其他国家。侯瑱则俯首叩头，听命于朝廷。这又是上天依恃着威力，消除隐患，此事十分明白，此为第二。如今将军以藩王贵戚的高贵，拥

有东南地区的百姓军队，对圣上尽忠报效，对大王事奉辛劳，难道不功勋高过窦融、宠信超过吴芮？封王称侯，南面称孤，此事十分明了，此为第三。再说圣朝放弃追究瑕疵，忘记过失，待人宽厚仁爱，允许改过自新，凡是有功的均加官晋级。就是像从前和朝廷对抗的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頠等将领也都委以心腹、得到重任。由此可见圣上心胸豁达开朗，根本没有丝毫纤芥之心。何况将军罪责没有张绣那样重，过失也不同于毕谌，何必去考虑个人的安危？何必害怕丢失富贵？此事又十分明了，此为第四。如今北周、北齐和我们友好相处，境外没有堪忧的事情，合并军队，一心一意地向着朝廷，始终如一。不会再发生刘邦、项羽为争权夺利而大动干戈的事件，也不会再有楚、赵联合五国反叛朝廷的阴谋。可以从从容容地互相拱手，坐论周文王的往事。此事十分明了，此为第五。再说留将军狼狈不堪地蜷伏一隅，几经打击摧折，声名狼藉损坏，胆气衰落沮丧。高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这几个人，将军熟知，他们首鼠两端、唯利是图，其余将领也可见如此。有谁能披甲执锐，长驱深入，拴住战马，埋下车轮，奋不顾身，以先士卒呢？此事又十分明了，此为第六。而且将军强大，谁能像侯景那样？将军兵多将广，谁能像王琳那样？高祖武皇帝灭侯景在前，今圣上败王琳在后，这就是在于天时，而并非因为人力。况且兵革征战以后，人都厌恶动乱，有谁还会抛弃自己的墓穴，捐出妻子儿女，献出万死不顾的计策，跟随将军您出入于刀剑之间呢？此事又十分明了，此为第七。历观前古，借鉴往事，鲁国三桓互相间内讧嗜杀不断，余善、右渠危亡相继，上天的命运让人敬畏，江山河川难以依靠。何况将军想以几郡之地阻挡天下的军队，以诸侯的资本抗拒天子的旨意，强弱逆顺可以等同吗？此事又十分明了，此为第八。况且不是我们民族的同类，其心必定不同，不喜爱他的亲友的，怎能连及其他？留将军身兼朝廷命官，儿子迎娶封王姬妾，尚且抛

弃国君而不顾，背叛明君而独立，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怎能和将军同甘苦共患难，不背叛将军呢？至于再说到他的军队羸弱，力量竭尽，害怕战死，只图封赏，必定会出现韩康子在晋阳联合赵、魏击败智伯的阴谋、张耳与陈馀因为赵王歇而反目为仇的事件，此事又十分明了，此为第九。而且北方宋朝的军队万里远征，锐不可挡，将军您去他们的地方作战，士卒多顾及后果，于是梁安城背叛投顺敌方，修旿又只有匹夫之力，众寡不敌，将帅不和，军队没有名目而出战，事情没有时机而发动，以此来起兵，不知有什么好处！想当年，西汉的封国吴、楚，晋皇室司马颖、司马颙，拥有数十座连在一起的城池，军队百万之众，但拔去根本，堵塞了源头，只想到自己的家国，有哪一个成功了吗？此事又十分明了，此为第十。

替将军规划谋略的人，没有不再三考虑长远的。将军应该断绝和留异亲近，派儿子秦郎、快郎到京城充作人质，抛弃盔甲，息偃士卒，一心一意遵奉诏旨。何况朝廷许诺给您铁券，再三申明白马之盟。圣上为了表明决不食言，还专门到宗庙里去起誓。我听说明白的人将还没有成形的结果引为借鉴，智慧的人不会再三去盘算斟酌。这些成败的效验，将军不必猜疑。须知吉凶的时机瞬息万变，一刹那间。方今藩王封侯尚少，皇太子年幼，凡是预先准备划入宗枝的，都可以蒙受宠爱和培养。况且以将军的地盘、将军的才能、将军的名声、将军的势力，而能克己修性，诚心臣服，北面称臣，您的功业怎么可以和刘泽同日而语呢？难道不是身与山河一样安稳，名与金石相互混淆呢？希望三思而行，考虑了就不会不注意。

我气力微弱，余下的时光所剩无几，感受恩惠心怀仁德，不觉口出狂言。即使有铁钺之诛，也心中甜如芥兰。

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

庾　信

题解：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兰成，祖籍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南北朝文学之集大成者，又是唐诗的先驱者。“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是庾信代南朝梁上黄侯萧晔之子萧悫写给其妻的一封信。萧悫，字仁祖，原为梁朝宗室，北齐天保中（554 年左右）入齐，武平中（572 年左右）为太子洗马。其妻当时仍在江陵（今江苏南京）。此信描摹暂离之状，抒写永诀之情，含恨吞悲，无所倾诉。庾信代写此信，也寄托了自己的家国之思。信当写于庾信在北周期间。

（《六朝文絜》卷 7）

原文：

昔先人导引，尚刻三秋①；神女将梳，犹期九日②。未有龙飞剑匣，鹤别琴台③；莫不衔怨而心悲，闻猿而下泪④。人非新市，何处寻家⑤？别异邯郸，那应知路⑥？想镜中看影，当不含啼⑦；栏外将花，居然俱笑⑧。分杯帐里，却扇床前，故是不思，何时能忆⑨！当学海神，逐潮风而来往⑩；勿如织女，待填河而相见⑪。

注释：

①导引：道家养生之术。《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性多病，

即道引不食谷。”刻：限定。三秋：三个季度，也指三年。这两句本于晋干宝《搜神记》卷一。谓有杜兰香者，于建兴四年（316年）春，往见张传。传年十七，望见其车在门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受配君，可不敬从！”传先名，改硕。硕呼女前视，可十六七，说事邈然久远。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兰香作诗云：“阿母处灵岳，时游云霄际。众女侍羽仪，不出墉宫外。飘轮送我来，岂复耻尘秽？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至其年八月旦，复来，作诗云：“逍遥云汉间，呼吸发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鸡蛋，云：“食此，令君不畏风波，辟寒温。”又言：“本为君作妻，情无旷远。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岁东方卯，当还求君。”按自建兴四年春至其年八月旦，共三个季度；建兴四年，太岁在子，至卯年“当还求君”，中隔三年。

②梳：疑当作“疏”。这两句本于晋干宝《搜神记》卷一：“魏济北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按即251年左右）夜独坐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梦三四夕。一旦，显然来游。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与超共饮，遂为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娶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去晨来，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暗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后人怪问，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来已露，不复与君通。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泣流离，肃然升车，去若飞迅。去后五年，超奉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车马，似智琼。驱驰至

前，果是也。遂披帷相见，悲喜交切。同乘至洛，遂为室家，克复旧好。至太康中（按即284年左右）犹在，但不日日往来，每于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辄下往来，经宿而去。”“犹期九日”之“九日”，举其略数而言。

③未有：未若，比不上。龙飞剑匣：龙，指龙泉宝剑。晋丰城令雷焕掘狱屋基，得一石函，内有双剑，一名龙泉，一名太阿。乃以一送广武侯张华，一自佩之。后华被诛，失剑所在。焕卒，其子雷爽持剑过延平津，剑忽从腰中跃出，入水乃变为龙。见《晋书·张华传》。鹤别琴台：鹤别，指琴曲《别鹤操》。相传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将为改娶。妻于中夜起，倚户悲啸。牧子怆然，援琴而歌曰：“将乘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揽衣不寝食忘餐！”即《别鹤操》云。见晋崔豹《古今注》。龙飞、鹤别，喻夫妇远离。这两句承上言仙人导引、神女将疏，皆不若夫妻永别之苦。

④莫：无。衔：含。闻猿而下泪：形容哭声凄切，哀怨深绵。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九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⑤新市：古地名，在今湖北京山东北。王莽新朝末年，新市人王匡等领导农民起义，号“新市兵”。此两句意为：新市兵尚有家可寻，我到哪里能找到妻子呢？

⑥邯郸：汉时赵国都邑。故址在今河北邯郸。汉文帝行至霸陵（文帝所置县，在今陕西西安东北），时慎夫人相随，文帝指新丰道（今陕西临潼东北）对慎夫人说：“此赵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意甚凄恻悲怀。见《汉书·张释之传》。按霸陵为文帝生前为自己所修之陵

墓，死后即葬于此，而慎夫人为邯郸人，故云。此两句意为：这次离别与文帝、慎夫人“邯郸”之别不同，哪里去找寻回家的路？

⑦镜中看影：古代西域罽宾王获彩色鸾鸟，欲其鸣而不可得。夫人曰：“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可悬镜以映之。”王从其言。鸾影悲鸣，哀响中宵，一奋而绝。见南朝宋刘敬叔《异苑》。 当不含啼：意为只求能在镜中一见，当不致哀啼。

⑧将：送。 此两句意为：若能在栏外送花致意，也感到欣慰。

⑨分杯：古时婚礼，把瓠分为两个瓢，新婚夫妇各持一瓢而饮。 却扇：古时婚礼，新娘以扇遮面，交拜后去扇，称“却扇”。故：仍然，依旧。这几句说昔日新婚之时，种种细节永远值得回忆！

⑩《神异记》云：“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马，朱发，白衣，玄冠，从十二童子，驰马海上，如飞如风，名曰河伯使者。或时上岸，马迹所及，水至其处；所至之国，雨水滂沱。暮则还河。”

⑪织女：传说牛郎，织女被天河所隔，至每年七月初七，乌鹊填河成桥，以渡织女，始能相会。

译文：

从前，杜兰香与张硕别后重逢，尚限定三个年头；神女与弦超离别后，一年尚有九日可以相见。而我们的分别就像龙泉宝剑从匣中飞走，就像商陵牧子与妻子琴台歌别，无不含怨心悲，闻猿声而下泪。新市兵尚有家可寻，而我到哪里去寻家呢？慎夫人尚知回家之路，而我到哪里去寻找回家的路呢？只求能在镜中见妻子一面，当不致哀啼；若能隔栏送花向妻子致意，也感到满

足。遥想我们当初结婚之时，持瓢同饮，去扇而欢，种种细节永远值得回忆！应学海神，追随潮风而来往；不要像牛郎、织女那样，须乌鹊填河成桥才能相见。

与阳休之书

祖鸿勋

题解：

“与阳休之书”是祖鸿勋写给阳休之的一封信。祖鸿勋，北齐范阳（今北京市）人，曾任高阳太守等职，为官清廉，为时人所敬颂。阳休之，字子烈，北齐无终（今河北蓟县）人，曾任吏部尚书等职。“与阳休之书”作于祖鸿勋去官归乡里之时，信中表达了自己不慕富贵乐游田园的思想。

（《六朝文絜》卷 7）

原文：

阳生大弟：吾比以家贫亲老，时还故郡。在本县之西界，有雕山焉。其处闲远，水石清丽，高岩四匝，良田数顷。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乱荒废，今复经始。即石成基，凭林起栋。萝生映宇，泉流绕阶。月松、风草，缘庭绮合；日华、云实[①]，旁沼星罗，檐下流烟，共霄气而舒卷；园中桃李，杂松柏而葱茜[②]。时一牵裳涉涧，负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孤坐危石，抚琴对水[③]；独咏山阿，举酒望月。听风声以兴思，闻鹤唳以动怀。企庄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旷[④]。首戴萌蒲，身衣缊袯，出藙粱稻，归奉慈亲。缓步当车，无事为贵，斯已适矣，岂必抚尘[⑤]哉！而吾子既系名声之缰锁，就良工之剞劂[⑥]。振佩紫台[⑦]之上，彭袖丹墀[⑧]之下。采金匮[⑨]之漏简，访玉山[⑩]之遗文，敝精神于

《邱坟》[11]，尽心力于河、汉[12]。摛藻期之盘绣[13]，发议必在芬芳。兹自美耳，吾无取焉。尝试论之，夫昆峰积玉[14]，光泽者前毁；瑶山丛桂，芳茂者先折。是以东都有挂冕之臣[15]，南国见捐情之士[16]。斯岂恶粱锦，好蔬布哉！盖欲保其七尺，终其百年[17]耳。今弟官位既达，声华已远。象由齿毙，膏用明煎。既览老氏[18]谷神[19]之谈，应体留侯[20]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则吾于兹山庄，可办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携酒登巘[21]，舒席平山，道素志，论旧款，访丹法，语玄书，斯亦乐矣，何必富贵乎？去矣阳子！途乖趣别。缅寻此旨，杳若天汉[22]。已矣哉！书不尽言。

注释：

①云实：中草药，味辛苦，温，无毒，一名员实。有人释为生于山巅多云处的果实。

②葱：青。　茜：鲜明的样子。

③《吕氏春秋》云：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须臾，志在流水，子期曰：汤汤乎若流水！

④庄生：即庄子（前369～前286），战国时哲学家、道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所著《庄子》一书有一篇叫"逍遥游"。尚子：即尚子平，有道术，为县功曹。致仕回家，入山自担柴卖，以给饮食。见《英雄记》。

⑤《名苑》云：鹿大者曰尘，群鹿随之，视尘尾所转而往，古之谈者挥焉。

⑥缰：马缰。　剞劂：曲刀。

⑦紫台：紫宫。

⑧丹墀：以丹漆地谓之丹墀。

⑨《史记》云：高帝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券，金匮石室，

藏之宗庙。

⑩《穆天子传》云：至于群山之玉，四彻中绳，先王之所谓策府。郭璞注曰：中绳，言皆平直。策府，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

⑪《邱坟》：即《九丘》、《三坟》。九丘：古书名，为九州之志书。三坟：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

⑫王充《论衡》云：汉诸儒作书者，以司马长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河、汉为大家、著名之意。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前 179～前 117 年，西汉著名词赋家，著有《司马文园集》。扬子云，即扬雄，前53～后 18年，西汉著名文学家，著有《方言》等书。

⑬摛：舒展，散布。藻：辞藻，文采。期：必。盘：迴绕，盘曲。绣：华丽、精美如绣。

⑭《新序》云：固桑对晋平公曰：夫剑产于越，珠产于江南，玉产于昆山。

⑮《后汉书》云：逢萌字子庆，北海都昌人也。家贫，为亭长。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光武即位，始还，累征不起。

⑯《楚词序》云：屈原放江南之野，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罗自沉而死。

⑰七尺：人身长约当古尺七尺，故以“七尺”代称身躯。百年：指一生。人寿罕过百岁，故以百年为死之婉称。

⑱老氏：指老子。春秋末期杰出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著有《老子》一书。

⑲《老子》云：谷神不死。

⑳留侯：即张良，？～前 145 年，汉初大臣、政治家。字子

房，相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史记》云：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

㉑巘：小山。

㉒天汉：即银河。

译文：

阳生大弟：我们因为家里贫穷亲人老迈，经常回故乡。在我县西部边界，有一座山叫雕山。它的位置荒避遥远，水清石秀，四周是高高的山岩，山上有良田数顷。家里起初在山上盖有草屋，但遇战乱而荒废，现在又重新经营。就着石头建成地基，依着林木筑起房梁。莪蒿生长映照屋檐，清泉流动绕着房阶。如月一样高的苍松、随风而倒的小草沿着庭院精美地分布；太阳的光华、山顶白云间的仙果星罗棋布。屋檐下的流水，与云霄之气共使人们精神焕发；园中的桃李，与松柏相杂共成葱绿鲜亮之色。偶尔拿着衣裳跨过涧水，扶着拐杖登上高峰，心情悠悠好像只有自己，身体飘飘好像要消失。昏昏然不再知道自己尚在天地之间。像这样时间一长，再回到自己的住所。一个人坐在悬空的石头上，对着河水弹琴；独自在山峰的凹曲处作诗，举着酒杯望月。听风声兴起构思，闻鹤鸣以感动情怀。企求庄子一样的逍遥，仰慕尚子一样的空阔。头戴草笠，身披蓑衣，出去种下高粱和稻米，回家侍奉慈爱的双亲。慢慢地步行权当坐车，以没有事为贵，这已经很舒适了，难道一定要当官吗？而我们已经被名声的绳锁系住，被优良工匠的曲刀靠近。在紫宫之上摇动衣佩，在朱漆地下抖动衣袖，收集金匮中遗漏的简文，访求玉山上丢失的书籍，在《邱坟》中劳费精神，在名家那里尽心尽力。散布华丽

的文彩，发议论必定在有香气的地方。这自然是美事，我却不争取，尝试着论说原因，昆山上积累的美玉，光泽照人者首先被毁坏；瑶山上丛丛的桂树，芳香茂盛者首先被折断。因此，东都洛阳有像逢萌那样悬挂帽子的臣子，南方楚国有像屈原那样放弃生命的士人。这难道是他们厌恶膏粱锦绣，喜欢蔬菜粗布吗？而只不过是想保全性命、一生平安罢了。今天老弟官位已经显达，声名已经远播。大象由于牙齿而毙命，膏油因为可以照明而被煎熬。既然认为老子谷神不死的话有道理，也应体会到张良知足而停步的飘逸。如果能够很快地转变为纯清、庄重，解去佩带，遗弃头簪，那么我在这个山庄，可以具备又一个心得。握着胳膊进入树林，悬挂毛巾于下垂的树枝上；携带美酒登上小山，在平平的山项上展开铺席。说平素的志向，谈往日的情意，访求长生不死之药，议论荒诞不经的玄书，这也十分快乐，为什么一定要富贵呢？离别了，阳子！道路不同，旨趣有别。追念这种意旨，像银河一样遥远。就此打住吧！不再多说了。

与任城王湝书

宇文宪

题解：

“与任城王湝书”是北周宇文宪写给北齐高湝的一封信。宇文宪，字毗贺突，曾任大司马、大冢宰等职，以战功进封齐王。宣帝宇文赟即位后，以其尊望日重，忌而杀之。高湝，字敬寿。封任城王。后任大丞相，募兵抗北周军，战败被擒，与幼主高恒俱死。北周建德五年（577 年），宇文宪率军大举东伐北齐，俘北齐温公高纬，并令高纬致书高湝，劝其降北周。高湝不听，大开赏募，得战士数万。宇文宪率军过赵州，高湝令间谍二人视察形势，为宇文宪所捉。宇文宪放走间谍，并给高湝写了这封信，劝他认清形势，赶快归降。

（《周书·宇文宪传》）

原文：

山川有间，每深劳伫，仲春戒节，纳履唯宜。承始届两河，仍图三魏，二者交战，想无亏德[①]。昔魏历云季，海内横流，我太祖抚运乘时，大庇黔首[②]。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业，兴稽山之会，总盟津之师[③]。雷骇唐郊，则野无横阵；云腾晋水，则地靡严城[④]。袭伪之酋，既奔窜于草泽；窃号之长，亦委命于旌门[⑤]。德义振于无垠，威风被于有截[⑥]。彼朝宿将旧臣，良家戚里，俱升荣宠，皆縻好爵，是使临漳之下，效死争驱；营丘之前，奋身毕命[⑦]。此岂唯人事，抑亦天时。宜访之道路，无俟傍

说。

吾以不武，任总元戎，受命安边，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风导礼，皆荷来苏[8]。足下高氏令王，英风夙著，古今成败，备诸怀抱，岂不知一木不维大厦，三谏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项伯背楚，赐性汉朝[9]。去此弗图，苟徇亡辙，家破身殒，为天下笑。又足下谍者为候骑所拘，军中情实，具诸执事。知以弱卒琐甲，欲抗堂堂之师；萦带污城，冀保区区之命。战非上计，无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许。已勒诸军，分道并进，相望非远，凭轼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终日，所望知几也。

注释：

①战国秦汉时，黄河自今河南武陟县东北流，经山东省西北角折北到河北沧县东北入海，成南北流向；同上游今陕西、山西的北南流向正好东西相对，古人因称两河。三魏：地名。汉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邺县，王莽更名魏城。后分魏郡，置东西部都尉，故曰三魏，其地在今河北魏县、磁县一带。

②黔首：古代统治阶级对老百姓的称呼。

③稽山：会稽山的省称。《晋书·隐逸传·夏统》："先王惟寓稽山，朝会万国。"盟津：古地名，即孟津。旧址在今河南孟津县东。西周武王讨伐商纣，东观兵于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

④唐：诸侯国名。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其地在今山西翼城县西。晋水：水名。源于山西太原市西南，东流入汾河。

⑤旌门：古代帝王出行，在所住的帷幕前树立旗帜，其状如门，故称"旌门"。

⑥有截：海外的代称。

⑦临漳：县名。属河北省。即今河北临漳。 营丘：地名，即今山东临淄。

⑧来苏：从疾苦之中，获得重生。

⑨殷：商代。 微：微子。殷纣王庶兄，名启。因数次劝谏纣王而纣王不听，去国。周灭商，称臣于周。周公东征后，诛武庚，以微子统帅殷族，封于宋，为宋国的始祖。

项伯：？～前192年。秦末下相人，为项羽的叔父，与刘邦谋士张良友善。西楚霸王项羽入据关中后，从范增言欲击杀刘邦。项伯听说后驰告张良，刘邦幸而得免。后刘邦至鸿门谢项羽，羽设宴以待。席间项庄舞剑，欲杀刘邦。项伯拔剑与项庄对舞，以身蔽刘邦。刘邦即位建立西汉后，封项伯为射阳侯，赐姓刘氏。

译文：

山川之间有空隙，每次都要辛苦地长时间站立才能看得清楚，仲春的节日，发兵打仗是最适宜的时候。上承开始时的两河地区，然后图谋三魏，两国交战，想来不会吃亏。过去魏朝之时，海内战乱不息，我太祖有幸乘着时机，使百姓得到庇护。皇上继承了祖辈的英武，声势强大，兴起会稽山的大会，归总盟津的军队。惊雷在唐郊炸响，则山野上没有整齐的军阵；云彩在晋水升腾，则大地上没有严密的城池。非法继承的酋长已经逃窜到草原沼泽；自封名号的首领也听命于我们的战旗前。德行仁义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振响，八面威风在海外发布。那些朝代的旧将老臣、富贵之家、亲戚故里都升官发财，备受宠爱，得到了好的爵位。因此临漳一带，人们效死力往前跑；营丘城前，人们奋不顾身地拼命。这难道只是人事吗？也得到了上天的帮助。以上这些情况路人皆知，不待我多说。

我不足以显示威武，任总元帅，接受命令安定边疆，率大军直指幽州、冀州。各个名邑和藩镇无不屈膝归顺，宣布风化引导礼节，人民都从疾苦之中获得重生。阁下为高氏门中贤明的帝王，英伟的风范向来驰名，古今成败谋略都在您胸中装着，难道不知道独木支撑不了整座大厦，三次劝谏不被听从便可以另投明主吗？而且殷朝的微子离开商朝，在周代成为侯服的诸侯；项伯反叛楚国，在汉朝被赐以姓氏。除了这些不图别的，如果沿着死亡的车辙，家门破败身体牺牲，为天下人所耻笑。再者，阁下的间谍为我们的骑兵所捉，你军中的情况我们都一情二楚。知道你以弱小的军队、破烂的甲盔，想与威武军队相抗衡；以缠绕的衣带、脏污的城池，希望保全区区小命。战非上策，不等占卜便知道，守为下策，或者不被允许。我已勒令各支军队分路并进，相望不远，会合有约。两国打仗发派使者是古今的通例，不需等待一天，所希望的事就知道得差不多了。

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

伏知道

题解：

“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是南朝陈人伏知道替王宽写给其妻义安公主的一封信。王宽，琅玡临沂人，官至司徒左长史侍中。

（《六朝文絜》卷7）

原文：

昔鱼岭逢车，芝田息驾[①]，虽见妖嫿，终成挥忽[②]。遂使家胜阳台，为欢非梦[③]；人惭萧史，相偶成仙[④]。轻扇初开，欣看笑靥[⑤]；长眉始画，愁对离妆[⑥]。犹闻徙佩，顾长廊之未尽[⑦]；尚分行幰，冀回陌之难回[⑧]。广摄金屏，莫令愁拥[⑨]；恒开锦幔，速望人归。镜台新去，应余落粉[⑩]；熏炉未徙，定有余烟。泪滴芳衾，锦花常湿[⑪]；愁随玉轸，琴《鹤》恒惊[⑫]。已觉锦水丹鳞，素书稀远[⑬]；玉山青鸟，仙使难通[⑭]。彩笔试操，香笺遂满[⑮]；行云可托，梦想还劳[⑯]。九重千日，讵忆倡家；单枕一宵，便如荡子[⑰]。当令照影双来，一鸾羞镜[⑱]；弗使窥窗独坐，嫦娥笑人[⑲]。

注释：

①《搜神记》云：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他在嘉平中（251年左右），夜间独宿，梦中有神女从之。自称天

上玉女，姓成公，字知琼，被遣下嫁，故来从君。超遂与之结为夫妇。经七八年，神女夜来晨去，飘忽若飞，只有弦超见过她。一天早震，其事泄漏，神女遂离开了弦超。超数日伤感，几至萎靡。五年以后，超奉郡使到洛阳，经过济北鱼山下阡陌上向西行进，远远望见曲道头有一车马似知琼。超驱驰前去，果是。遂披帷相见，同乘至洛，重复旧好。《拾遗记》云：昆仑山第九层山形逐渐小狭，下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种耨焉。曹植《洛神赋》云：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

②挥忽：飘忽，倏忽。比喻转瞬即逝。

③宋玉《高唐赋》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邱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④《列仙传》云：箫史，秦穆公时人，善吹箫。穆公有女号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十年，吹似凤皇，凤皇来止其屋，为作凤皇台。夫妇止其所，一旦随凤皇去。

⑤鲍照《中兴歌》云：美人掩轻扇，含思歌春风。靥：姿。

⑥《汉书》云：张敞为妇画眉。崔豹《古今注》云：魏宫人好画长眉。

⑦佩：结于衣带上的饰物。梁简文帝《赠丽人诗》云：含羞来上砌，微笑出长廊。

⑧幰：古代车上的帷幔。何逊诗云：隔林望行幰。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云：严车临回陌。

⑨何逊诗云：含悲下翠帐，掩泣闭金库。

⑩魏武《上杂物疏》：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枚。

何逊《咏春风诗》：镜前飘落纷。

⑪衾：被子。

⑫轸：琴下转弦之横木。《鹤》：《别鹤操》，琴曲名。

⑬司马相如《报卓文君书》云：锦水有鸳。《古诗》云：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⑭《山海经》云：群玉山，西王母所居，青鸟，王母使者。

⑮操：拿。笺：信纸。

⑯托：寄放、委托。

⑰《楚辞》云：君之门兮九重。《古诗》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⑱《异苑》云：罽宾王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曰：闻见影则鸣，悬镜照之。鸾睹影，悲鸣冲霄，一奋而绝。

⑲《淮南子》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宫。嫦娥，羿妻也。服药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译文：

从前，弦超在鱼山碰见知琼的车马，群仙在昆仑山的芝田之上歇息。虽然事情美好，但是转瞬即逝。最后，成家胜于阳台，寻欢作乐，并非梦境；人人比不上萧史，与妻子一块成仙。美人轻摇羽扇，喜看笑姿；长长的眉毛画上颜色，坐在妆台前发愁。还听说传送衣带上的玉佩，回头看无尽头之长廊；还分开行车上的帷幔，希望逃避难以行走的阡陌。广泛地收取金屏，不让愁思涌上心头；经常开启锦绣纹幔，急切盼望回家的人儿。刚刚去掉的镜台，应该落下粉尘；熏炉没有移动，一定还有余烟。眼泪洒在芳香的被子上，锦绣的花常被泪水打湿；愁思如同琴下转弦之横木，绵绵不断；弹一曲《别鹤操》常常心惊。已经感到锦水中的鱼儿，腹中的素书那么稀远；群玉山上的青鸟，仙使难以沟通。试看拿起彩笔，写满了带香味的信纸；行云可以托付，梦想

回去慰问。君门九重，时隔千日，怎么想到了倡家女；一个人独睡一夜，便如荡子一般。鸾鸟照镜见影，悲鸣冲霄，一奋而绝；不能独坐看窗，让天上嫦娥发笑。

复王少保书

周弘让

题解：

“复王少保书”是周弘让回复王褒的一封书信。周弘让，南朝梁、陈时人，博学多通，始仕不得志，归隐句容之茅山。晚年仕侯景，为时人所讥。王褒，北周人，博览史书，梁元帝时曾任吏部尚书、左仆射，后入周，才名与庾信相伯仲。王褒素与周弘让相善，他曾作诗赠周弘让，并致书，周弘让亦致书王褒，因王褒曾任太子少保，故称“复王少保书”。

（《六朝文絜》卷7）

原文：

甚矣悲哉！此之为别也。云飞泥沉，金铄①兰灭。玉音②不嗣③，瑶华莫因④。家兄至自镐京⑤，致来书于穷⑥谷。故人之迹，有如对面。开题申⑦纸，流脸沾膝。江南燠⑧热，橘柚⑨冬青；渭北冱⑩寒，杨榆晚叶。土风气候，各集所安。餐卫⑪适时，寝兴多福。甚善甚善。与弟分袂⑫西陕，言反东区，虽保周陂⑬，还依蒋径⑭。三荆⑮离析，二仲⑯不归。麋鹿为曹⑰，更多悲绪。丹经在握⑱，贫病莫谐⑲；芝术⑳可求，聊㉑因采缀。昔吾壮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并欢衡泌㉒。《南风》雅操，清商妙曲㉓，弦琴促坐，无乏名晨㉔。玉沥金华，冀获难老㉕。不虞一旦㉖，翻覆波澜，吾已愒阴㉗，弟非茂齿。禽尚之契㉘，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难为胸臆㉙。正当视阴数箭㉚，排愁破涕。人生乐耳！

忧戚何为？岂能遽悲次房[31]，游魂不返；远伤金产[32]，骸柩无托。但愿爱玉体，珍金相[33]，保期颐[34]，享黄发。犹冀苍鹰赪鲤，时传尺素[35]；清风朗月，俱寄相思。子渊子渊[36]！长为别矣！握管操觚，声泪俱咽。

注释：

①铄：销。

②玉音：美妙的声音。玉为敬辞。

③嗣：继续。

④瑶：美玉，也比喻美好。 华：光辉。莫：不。 因：沿袭。

⑤镐京：西周时都城，在今陕西西安西。

⑥穷：贫困。

⑦题：书。信。 申：展开。

⑧燠：热。

⑨橘：常绿小乔木。 柚：落叶乔木。

⑩冱：寒。

⑪餐：食。 卫：护。

⑫袂：袖子。

⑬《后汉书·周燮传》："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安帝以元纁羔币聘燮，宗族更劝之，曰：'何为守东冈之陂乎？'"陂：山坡。

⑭嵇康《高士传》："蒋诩，杜陵人。诩为兖州刺史。王莽居宰衡，诩称疾归杜陵。荆棘塞门，舍中三径，终身不出。径：小路。

⑮《孝子传》曰："古有兄弟忽欲分异，出门见三荆同株，接叶连阴。叹曰：木犹欣聚，况我而殊哉！遂还为雍和。"按《周书》，"三荆"作"三姜"。《梁书》曰："韦放于诸

弟尤雍穆，每将远别，及行役初还，常同一室卧起，时称为三姜。”又《后汉书·姜肱传》：“肱与二弟仲海、季江友爱天至，常共卧起，此亦为三姜。”

⑯《三辅决录》：“蒋诩，字元卿，舍中三径，惟羊仲、求仲从之游。二仲皆铿廉逃名之士。”

⑰曹：群。

⑱《列仙传》：“汉淮南王刘安言神仙黄白之事，于是八公乃诣王，授以丹经。”

⑲谐：协调。

⑳芝：神草。　术：苍术之类，服之可成仙。

㉑聊：姑且。

㉒张衡《东京赋》：“上下共其邕熙。”《毛诗》：“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俱：都。　值：碰到、遇上。　邕：宁。　熙：光明。

㉓操：曲。　清商：郑音。《韩非子》曰：“师涓鼓新声。平公问师旷曰：‘此何声也？’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

㉔促：靠近。　乏：缺少。　晨：清早。

㉕江淹诗曰：“山中有杂桂，玉沥乃共斟。”　沥：滤。《抱朴子》曰：“肘后丹法以金华和丹，向日和之，光与日连，服之长生。”　华：光辉。

㉖虞：预料。　旦：天亮，早晨。

㉗愒：音（kài），荒废。　阴：暗。

㉘《后汉书》曰：“向长隐居不仕，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高士传》向字作尚。　契：心意相合。

㉙臆：胸。

㉚郑玄《周礼注》曰：“漏之箭昼夜共百刻，冬夏之间有长

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㉛遽：害怕。次：舍。房：室在旁者。

㉜金：钱。产：产业。

㉝相：箱。

㉞期颐：百岁。

㉟《汉书》：“苏武裂帛为书，系雁足下。”赪：赤。鲤：鲤鱼。《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怪之。”尺素：指书信。

㊱王褒，字子渊。

译文：

十分悲伤啊！我们的分别。云气升腾，泥沙下沉，金属销熔，兰花枯萎。美妙的声音不再继续，美玉的光辉不再沿袭。我的兄长宏正从镐京来，把您的书信带到我这穷乡僻谷。老朋友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面前。打开书信，展开信纸，不禁泪流满面，滴上双膝。江南燥热，橘树、柚木到冬天也是青的；渭北寒冷，杨树、榆树到很晚才发出嫩叶。各地的土地、风俗与气候，各自汇聚了自己的稳定性。食饮、保养适时，睡觉、起床多福，甚好呀甚好！与弟分别西陕，来到东瓯。虽守周氏之山坡，仍然不舍蒋氏之小路。同体之三颗荆树离体，二仲兄弟不回。麋鹿为群，勾起更多悲伤心绪。和药之丹经握在手中，与贫困病体不相和谐；神草灵芝可以求得，姑且不断去采集。从前，我壮年之日，及弟年富力强之时，都碰上安宁、光明的日子，一起欢乐，寝食无忧。《南风》高雅之曲，清商美妙之音，弹弦抚琴，靠近而坐，不知度过了多少欢乐的夜晚。共享金色年华，希能长生不老。没有料到一觉醒来，天地翻覆，迅若波澜。我已老而无用，弟亦牙齿不多。禽庆、尚长心投意合，漫游四方。一直怀念我们的过

去，可惜难得一抒胸臆。正当把光阴视为宝贵之物，排解忧愁，破涕而笑。人生就是享乐，忧愁、悲伤有什么用？哪能害怕、悲伤、舍于旁室，游魂不归？从远处说，不利于金钱、产业，从近处说，骨骸、灵柩无所托付。但愿爱护玉体，珍惜金钱，保有百年，享受黄发。还希望苍鹰赤鲤不时传递书信；清风明月均寄相思之情。子渊、子渊，我们分别太久了！握笔拿纸，不觉声泪俱塞。

后　记

80年代初，当我们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就对中国古今名人书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的产生，与其说是想从其中吸收多少精神养分，补充空虚的心灵，倒不如说是为了实用。因为那时候正值青春年少、多情善感，想对恩师说上几句话，想对父母聊上几句，尤其是想对同学朋友表表衷肠，苦于囊中无物。大白话又觉得失天之骄子的身份，华丽词藻、寓意深远的文字又制造不出，自然就想到了“偷”学先人。记得《傅雷家书》曾是“偷”得最多的书。

后来我们都进入了出版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渐渐地我们觉得如果将历代中国人的书信代表作汇编成册，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大有益处。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策划编撰了《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这套书。本套书基本上依时间顺序加以编排，分成秦汉魏晋卷、隋唐卷、两宋卷、金元卷、明卷、前清卷和晚清卷。从严格意义上讲，民国时期的书信应该单独出一卷，但由于种种原因，只编到晚清，诚为憾事。

这套书的每卷主编是王小方负责秦汉魏晋，李维新负责隋唐，郑强胜负责两宋，任崇岳负责金元，王瑞平负责明代，苏全有负责清代。在此，我们对每卷作者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敬佩。最后，还要感谢张正武先生、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方鸣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本套书是不可能这么快问世的。

耿相新　郑强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　秦汉·魏晋卷
作者=王小方，郭贵金主编
页数=477
SS号=12145987
DX号=
出版日期=2000.1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与南郡王义宣书&刘义恭
诫江夏文献王义恭书&刘义隆
与宋太祖义隆书&拓跋焘
报庐江何偃书&王微
书告弟僧谦灵&王微
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牋&谢庄
移书徐州&库莫提
答刘景安书&崔亮
诫子书&王僧虔
与司空褚渊书&何昌宇
答移书&刘铄
报羊希书&周朗
与陈伯之书&丘迟
复南朝齐萧惠景书&崔僧渊
北山移文&孔稚珪
与周宏让书&王褒
与王俭书&张充
诫子书&徐勉
答谢中书书&陶弘景
到大司马记室笺&任昉
重答刘秣陵沼书&刘峻
为衡山侯与妇书&何逊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谢朓
与顾章书&吴均
与宋思元书&吴均
北使还与永丰侯书&刘潜
与湘东王书&萧纲
与刘孝绰书&萧纲
与萧临川书&萧纲
诫当阳公大心书&萧纲

答徐摛书&萧纲
与侯景书&高澄
与詹事江总书&陈后主
狱中上陈后主书&傅縡
谏陈宝应书&虞寄
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庾信
与阳休之书&祖鸿勋
与任城王湝书&宇文宪
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伏知道
复王少保书&周弘让